

三俠五義

(清) 石玉昆 著

卷 上

出版社

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

诗曰：

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车书万里旧江山。
寻常巷陌陈罗绮，几处楼台奏管弦。
天下太平无事日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

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，众将立太祖为君，江山一统。相传至太宗，又至真宗，四海升平，万民乐业，真是风调雨顺，君正臣良。

一日早朝，文武班齐，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天狗星犯阙，恐于储君不利。恭绘形图一张，谨呈御览。”承奉接过，陈于御案之上。天子看罢，笑曰：“朕观此图，虽则是上天垂象，但朕并无储君，有何不利之处？卿且归班，朕自有道理。”早朝已毕，众臣皆散。转向宫内，真宗闷闷不乐，暗自忖道：“自御妻薨后，正宫之位久虚，幸有李、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，难道上天垂象就应于他二人身上不成？”才要宣召二妃见驾，谁想二妃不宣而至。参见已毕，跪而奏曰：“今日乃中秋佳节，妾妃



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之内，特请圣驾今夕赏月，作个不夜之欢。”天子大喜，即同二妃来到园中。但见秋色萧萧，花香馥馥，又搭着金风瑟瑟，不禁心旷神怡。真宗玩赏，进了宝殿，归了御座。李、刘二妃陪侍。宫娥献茶已毕，天子道：“今日文彦博具奏，他道现时天狗星犯阙，主储君不利。朕虽乏嗣，且喜二妃俱各有孕，不知将来谁先谁后，是男是女。上天既然垂兆，朕赐汝二人玉玺、龙袱各一个，镇压天狗冲犯；再朕有金丸一对，内藏九曲珠子一颗，系上皇所赐，无价之宝，朕幼时随身佩带。如今每人各赐一枚，将妃子等姓名宫名刻在上面，随身佩带。”李、刘二妃听了，望上谢恩。天子即将金丸解下，命太监陈林拿到尚宝监，立时刻字去了。

这里二位妃子吩咐摆酒，安席进酒。登时鼓乐迭奏，彩戏俱陈，皇家富贵自不必说。到了晚间，皓魄当空，照得满园如同白昼，君妃快乐，共赏冰轮，星斗齐辉，觥筹交错。天子饮至半酣，只见陈林手捧金丸，跪呈御前。天子接来细看，见金丸上面，一个刻着“玉宸宫李妃”，一个刻着“金华宫刘妃”，镌的甚是精巧。天子深喜，即赏了二妃。二妃跪领，钦遵佩带后，每人又各献金爵三杯。天子并不推辞，一连饮了，不觉大醉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二妃如有生太子者，立为正宫。”二妃又谢了恩。

天子酒后说了此话不知紧要，谁知生出无限风波。你道为何？皆因刘妃心地不良，久怀嫉妒之心，今一闻此言，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宫。何况正宫李妃居左，自己在右。自那日归宫之后，便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铺谋定计，要害李妃。谁知一旁有个宫人名唤寇珠，乃刘妃承御的宫人。此女虽是刘妃心腹，他却为人正直，素怀忠义，见刘妃与郭槐计议，好生不乐。从此后各处留神，悄地窥探。



单言郭槐奉了刘妃之命，派了心腹亲随，找了个守喜婆尤氏。他就屁滚尿流，又把自己男人托付郭槐，也做了添喜郎了。一日，郭槐与尤氏密密商议，将刘妃要害李妃之事，细细告诉。奸婆听了，始而为难。郭槐道：“若能办成，你便有无穷富贵。”婆子闻听，不由满心欢喜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对郭槐道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郭槐闻听，说：“妙，妙！真能办成，将来刘妃生下太子，你真有不世之功。”又嘱咐：“临期不要误事。”又给了好些东西，婆子欢喜而去。郭槐进宫，将此事回明，刘妃欢喜无限，专等临期行事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的到了三月，圣驾至玉宸宫看视李妃，李妃参驾。天子说：“免参。”当下闲谈，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宫八千岁的寿辰，便特派首领陈林前往御园办理果品，来日与八千岁祝寿。陈林奉旨去后，只见李妃双眉紧蹙，一时腹痛难禁。天子着惊，知是要分娩了，立刻起驾出宫，急召刘妃带领守喜婆前来守喜。刘妃奉旨，先往玉宸宫去了。郭槐急忙告诉尤氏，尤氏早已备办停当，双手捧定大盒，交付郭槐，一同齐至玉宸宫而来。

你道此盒内是什么东西？原来就是二人定的奸计，将狸猫剥去皮毛，血淋淋，光油油，认不出是何妖物，好生难看。二人来至玉宸宫内，别人以为盒内是吃食之物，那知其中就里。恰好李妃临蓐，刚然分娩，一时血晕，人事不知。刘妃、郭槐、尤氏做就活局，趁着忙乱之际，将狸猫换出太子，仍用大盒将太子就用龙袱包好装上，抱出玉宸宫，竟奔金华宫而来。刘妃即唤寇珠提藤篮暗藏太子，叫他到销金亭用裙绦勒死，丢在金水桥下。寇珠不敢不应，惟恐派了别人，此事更为不妥，只得提了藤篮，出凤右门。至昭德门外，直奔销金亭上，忙将藤篮打开，抱出太子。且喜有龙袱



包裹，安然无恙。抱在怀中，心下暗想：“圣上半世乏嗣，好容易李妃产生太子，偏遇奸妃设计陷害，我若将太子谋死，天良何在？也罢！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，尽我一点忠心罢了。”刚然出得销金亭，只见那边来了一人，即忙抽身，隔窗细看；见一个公公打扮的人，踏过引仙桥，手中抱定一个宫盒，穿一件紫罗袍，绣立蟒，粉底乌靴，胸前悬一挂念珠，顶左斜插一个拂尘儿，生的白面皮，精神好，双目把神光显。这寇承御一见，满心欢喜，暗暗的念佛说：“好了！得此人来，太子有救了！”原来此人不是别人，就是素怀忠义、首领陈林。只因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，手捧着金丝砌就龙妆盒，迎面而来。一见寇宫人怀抱小儿，细问情由，寇珠将始末根由，说了一回。陈林闻听，吃惊不小，又见有龙袱为证。二人商议，即将太子装入盒内，刚刚盛得下。偏偏太子啼哭，二人又暗暗的祷告，祝赞已毕，哭声顿止。二人暗暗念佛，保佑太子平安无事，就是造化。二人又望空叩首罢，寇宫人急忙回宫去了。

陈林手捧妆盒，一腔忠义，不顾死生，直往禁门而来。才转过桥，走至禁门，只见郭槐拦住道：“你往那里去？刘娘娘宣你，有话面问。”陈公公闻听，只得随往进宫，却见郭槐说：“待我先去启奏！”不多时，出来说：“娘娘宣你进去。”陈公公进宫，将妆盒放在一旁，朝上跪倒，口尊：“娘娘，奴婢陈林参见。不知娘娘有何懿旨？”刘妃一言不发，手托茶杯，慢慢吃茶，半晌，方才问道：“陈林，你提这盒子往那里去？上有皇封，是何缘故？”陈林奏道：“奉旨前往御园采拣果品，与南清宫八大王上寿，故有皇封封定。非是奴婢擅敢自专的。”刘妃听了，瞧瞧妆盒，又看看陈林，复又说道：“里面可有夹带？从实说来！倘有虚伪，你吃罪不起。”陈林当此之际，把生死付于度外，将心一横，不但不



怕，反倒从容答道：“并无夹带。娘娘若是不信，请去皇封，当面开看。”说着话，就要去揭皇封。刘妃一见，连忙拦住道：“既是皇封封定，谁敢私行开看！难道你不知规矩么？”陈林叩头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刘妃沉吟半晌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，便说：“既是如此，去罢！”陈林起身，手提盒子，才待转身，忽听刘妃说：“转来！”陈林只得转身。刘妃又将陈林上下打量一番，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，方缓缓的说道：“去罢。”陈林这才出宫，倒觉的心中乱跳。这也是一片忠心至诚，感格始终，瞒过奸妃，脱了这场大难。

出了禁门，直奔南清宫内，传旨意到。八千岁接旨，入内殿，将盒供奉上面，行礼已毕。因陈林是奉旨钦差，才要赐座，只见陈林扑簌簌泪流满面，双膝跪倒，放声大哭。八千岁一见，唬得惊疑不止，便问道：“伴伴，这是何故？有话起来说。”陈林目视左右，贤王心内明白，便吩咐左右回避了。陈林见没人，便将情由细述一遍。八千岁便问：“你怎么就知道必是太子？”陈林说：“现有龙袱包定。”贤王听罢，急忙将妆盒打开，抱出太子，一看果有龙袱。只见太子“哇”的一声，竟痛哭不止，仿佛诉苦的一般，真是圣天子百灵相助。贤王爷急忙抱入内室，并叫陈林随入里面，见了狄娘娘，又将原由说了一遍。大家商议，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，候朝廷诸事安顿后，再做道理。陈林告别，回朝复命。

谁知刘妃已将李妃产生妖孽，奏明圣上。天子大怒，立将李妃贬入冷宫下院，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。可怜无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，向谁申诉？幸喜吉人天相，冷宫的总管姓秦名凤，为人忠诚，素与郭槐不睦，已料此事必有奸谋；今见李妃如此，好生不忍，向前百般安慰。又吩咐小太监余忠：“好生服侍娘娘，不可怠慢。”谁知余忠更有奇异之处，



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，而且素来作事豪侠，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，因此秦凤更加疼爱他，虽是师徒，情如父子。他今见娘娘受此苦楚，恨不能以身代之，每欲设计救出，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来，也只得罢了。

且说刘妃此计已成，满心欢喜，暗暗的重赏了郭槐与尤氏，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。到了十月满足，恰恰也产了一位太子，奏明圣上。天子大喜，即将刘妃立为正宫，颁行天下。从此人人皆知国母是刘后了，待郭槐犹如开国的元勋一般。尤氏就为掌院，寇珠为主宫承御。清闲无事。

谁想乐极生悲，过了六年，刘后所生之子，竟至得病，一命呜呼。圣上大痛，自叹半世乏嗣，好不容易得了太子，偏又夭亡，焉有不心疼的呢？因为伤心过度，竟自连日未能视朝。这日八千岁进宫问安，天子召见八千岁，奏对之下，赐座闲谈，问及世子共有几人，年纪若干，八千岁一一奏对，说至三世子，恰与刘后所生之子岁数相仿。天子闻听，龙颜大悦，立刻召见，进宫见驾。一见世子，不由龙心大喜，更奇怪的，是形容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，因此一乐，病就好了。即传旨将三世子承嗣，封为东宫守缺太子，便传旨叫陈林带往东宫参见刘后，并往各宫看视。陈林领旨，引着太子，先到昭阳正院朝见刘后，并启奏说：“圣上将八千岁之三世子，封为东宫太子，命奴婢引来朝见。”太子行礼毕，刘后见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样，心内暗暗诧异。陈林又奏：“还要到各宫看视。”刘后说：“既如此，你就引去。快来见我，还有话说呢！”陈林答应着，随把太子引往各宫去。

路过冷宫，陈林便向太子说：“这是冷宫，李娘娘因产生妖物，圣上将李娘娘贬入此宫。若说这位娘娘，是最贤德的。”太子闻听产生妖物一事，心中就有几分不信。这太子乃一代帝王，何等天聪，如何信这怪异之事？可也断断想不



到就在自己身上，便要进去看视，恰好秦凤走出宫来。陈林素与秦凤最好，已将换太子之事悄悄说明：“如今八千岁的世子就是抵换的太子。”秦凤听了大喜，先参见了太子，便转身进宫奏明李娘娘。不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请太子进宫！”陈林一同引进，见了娘娘，他不由得泪流满面。这正是母子天性攸关。陈林一见，心内着忙，急将太子引出，仍回正宫去了。

刘后正在宫中闷坐细想，忽见太子进宫面有泪痕，追问何故啼哭。太子又不敢隐瞒，便说：“适从冷宫经过，见李娘娘形容憔悴，心实不忍，奏明情由，还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劝解劝，使脱了沉埋，以慰孩儿凄惨之忱。”说着，说着，便跪下去了。刘后闻听，便心中一惊，假意连忙搀起，口中夸赞道：“好一个仁德的殿下！只管放心，我得便就说便了。”太子仍随着陈林上东宫去了。

太子去后，刘后心中那里丢得下此事，心中暗想：“适才太子进宫，猛然一见，就有些李妃形景；何至见了李妃之后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？事有可疑，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宫去，并未勒死，不曾丢在金水桥下？”因又转想：“曾记那年有陈林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，难道寇珠擅敢将太子交与陈林，携带出去不成？若要明白此事，须拷问寇珠这贱人，便知分晓。”愈想愈觉可疑，即将寇珠唤来，剥去衣服，细细拷问，与当初言语一字不差。刘后更觉恼怒，便召陈林当面对证，也无异词。刘后心内发焦，说：“我何不以毒攻毒，叫陈林掌刑追问。他二人做的事，如今叫一人受苦，焉有不说的道理。”便命陈林掌刑，拷问寇珠。刘后虽是如此心毒，那知横了心的寇珠，视死如归。可怜他柔弱身躯，只打得体无完肤，也无一字招承。正在难分难解之时，见有圣旨来宣陈林，刘后惟恐耽延工夫，露了马脚，只得打发陈林去了。



寇宫人见了陈林已去：“大约刘后必不干休，与其零碎受苦，莫若寻个自尽。”因此触槛而死。刘后吩咐将尸抬出，就有寇珠心腹小宫人偷偷埋在玉宸宫后。刘后因无故打死宫人，威逼自尽，也不敢启奏，也不敢追究了。刘后不得真情，其妒愈深，转恨李妃不能忘怀，悄与郭槐商议，密访李妃嫌隙，必须置之死地方休。也是合当有事。

且说李妃自见太子之后，每日伤感，多亏秦凤百般开解，暗将此事一一奏明。李妃听了，如梦方醒，欢喜不尽，因此每夜烧香，祈保太子平安。被奸人访着，暗在天子前启奏，说：“李妃心下怨恨，每夜降香诅咒，心怀不善，情实难宥。”天子大怒，即赐白绫七尺，立时赐死。谁知早有人将信暗暗透于冷宫，秦凤一闻此言，胆裂魂飞，忙忙奏知李娘娘。李娘娘闻听，登时昏迷不醒。正在忙乱，只见余忠赶至面前，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！快将娘娘衣服脱下，与奴婢穿了！奴婢情愿自身替死。”李妃苏醒过来，一闻此言，只哭得哽气倒噎，如何还说得出话来。余忠不容分说，自己摘下花帽，扯去网巾，将发散开，挽了一个绺儿；又将自己衣服脱下，放在一旁，只求娘娘早将衣服赐下。秦凤见他如此忠烈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羡慕，只得横了心在旁催促更衣。李妃不得已将衣脱下，与他换了，便哭说道：“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！”说罢，又昏过去了。秦凤不敢耽延，忙忙将李妃移至下房，装作余忠卧病在床。刚然收拾完了，只见圣旨已到，钦派孟彩娥验看。秦凤连忙迎出，让至偏殿暂坐。“俟娘娘归天后，请贵人验看就是了。”孟彩娥一来年轻，不敢细看；二来感念李妃素日恩德，如今遭此凶事，心中悲惨，如何想的到是别人替死呢。不多时，报道：“娘娘已经归天了，请贵人验看。”孟彩娥闻听，早已泪流满面，那里还忍近前细看，便道：“我今回复圣旨去了。”此事若非余忠与娘



娘面貌仿佛，如何遮掩的过去。于是按礼埋葬。此事已毕，秦凤便回明余忠病卧不起。郭槐原与秦公公不睦，今闻余忠患病，又去了秦凤膀臂，正中心中机关，便不容他调养，立刻逐出，回籍为民。因此秦凤将假余忠抬出，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陈州家内去了。后文再表。

从此秦凤踽踽凉凉，凄凄惨惨，时常思念徒儿死的可怜又可敬，又惦记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屈。这日晚间正然伤心，只见本宫四面火起，秦凤一见已知是郭槐之计，一来要斩草除根，二来是公报私仇。“我纵然逃出性命，也难免失火之罪；莫若自焚，也省的与他做对。”于是秦凤自烧死冷宫之内。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。此后刘后与郭槐安心乐意，以为再无后患了，那知后来恶贯满盈，自有报应呢。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详细，谁也不敢泄漏。又奉旨钦派陈林督管东宫，总理一切，闲杂人等不准擅入。这陈林却是八千岁在太子面前保举的，从此太平无事了。如今将仁宗的事已叙明了，暂且搁起，后文自有交代。

便说包公降生，自离娘胎受了多少折磨，较比仁宗，坎坷更加百倍，正所谓“天将降大任”之说。闲言少叙。单表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，住一包员外，名怀，家富田多，骡马成群，为人乐善好施，安分守己，因此人人皆称他为“包善人”，又曰“包百万”。包怀原是谨慎之人，既有百万之称，自恐担当不起。他又难以拦阻众人，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包村，一是自己谦和，二免财主名头。院君周氏，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。所生二子，长名包山，娶妻王氏，生了一子，尚未满月；次名包海，娶妻李氏，尚无儿女。他兄弟二人虽是一母同胞，却不大相同。大爷包山为人忠厚老诚，正直无私，恰恰娶了王氏，也是四德三从的好人；二爷包海为人尖酸刻薄，奸险阴毒，偏偏娶了李氏，也是心地不端。



亏得老员外治家有法，规范严肃。又喜大爷凡事宽和，诸般逊让兄弟，再也叫二爷说不出话来。就是妯娌之间，王氏也是从容和蔼，在小婢前毫不较量。李氏虽是刁悍，他也难以施展。因此一家尚为和睦，每日大家欢欢喜喜。父子兄弟春耕秋收，务农为业，虽非诗书门第，却是勤俭人家。

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纪四旬开外，忽然怀孕。员外好不乐意，终日忧愁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是老来得子是快乐，包员外为何不乐？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，已有两个儿子，并皆娶媳生子，如今安人又养起儿女来了。再者院君偌大年纪，今又生产，未免受伤；何况乳哺三年更觉勤劳，如何禁得起呢？因此每日忧烦，闷闷不乐，竟是时刻不能忘怀。这正是：家遇吉祥反不乐，时逢喜事顿添愁。

未审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

且说包员外终日闷闷，这日独坐书斋，正踌躇此事，不觉双目困倦，伏几而卧。朦胧之际，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，瑞气氤氲，猛然红光一闪，面前落下个怪物来，头生双角，青面红发，巨口獠牙，左手拿一银锭，右手执一朱笔，跳舞着奔落前来。员外大叫一声，醒来却是一梦，心中尚觉乱跳。正自出神，忽见丫鬟掀帘而入，报道：“员外，大喜了！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，奴婢特来禀知。”员外闻听，抽了一口凉气，只唬得惊疑不止。怔了多时，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家门不幸，生此妖邪，真是冤家到了。”急忙立起身来，一步一咳，来至后院看视。幸安人无恙，略问了几句话，连小孩也不瞧，回身仍往书房来了。这里服侍安人的，包裹小孩的，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的，不必细表。

单说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己房中，只见包海坐在那里发呆。李氏道：“好好儿的‘二一添作五’的家当，如今弄成‘三一三十一’了。你到底想个主意呀！”包海答道：“我正为此事发愁。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，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，从空中掉将下来，把老当家的唬醒了，谁知就生此子。我细细想来，必是咱们东地里西瓜成了



精了。”李氏闻听，便撺掇道：“这还了得！若是留在家内，他必做耗。自古书上说，妖精入门，家败人亡的多着呢。如今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，将他抛弃在荒郊野外，岂不省了担着心，就是家私也省了‘三一三十一’了。一举两得，你想好不好？”这妇人一套话，说得包海如梦初醒，连忙起身来到书房，一见员外，便从头至尾的把话说了一遍，止于不提家私一事。谁知员外正因此烦恼，一闻包海之言，恰合了念头，连声说好：“此事就交付于你，快快办去！将来你母亲若问时，就说落草不多时就死了。”

包海领命，回身来至卧房，托言公子已死，急忙抱出，用茶叶簋子装好，携至锦屏山后，见一坑深草，便将簋子放下。刚要撿出小儿，只见草丛里有绿光一闪，原来是一只猛虎眼光射将出来。包海一见，只唬得魂不附体，连尿都唬出来了，连簋带小孩一同抛弃，抽身跑将回来。气喘吁吁，不顾回禀员外，跑到自己房中，倒在炕上，连声说道：“唬杀我也！唬杀我也！”李氏忙问道：“你这等见神见鬼的，不是妖精作了耗了？”包海定了定神，答道：“利害！利害！”一五一十说与李氏道：“你说可怕不可怕？只是那茶叶簋子没有拿回来。”李氏笑道：“你真是‘整簋洒油，满地捡芝麻’，大处不算小处算咧！一个簋能值几何？一分家私省了，岂不乐吗？”包海笑嘻嘻道：“果然是‘表壮不如里壮’，这事多亏贤妻你巧咧。这孩子这时候管保叫虎吧嗒咧！”

谁知他二人在屋内说话，不防窗外有耳。恰遇贤人王氏从此经过，一一听去，急忙回至屋中，细想此事好生残忍，又着急，又心痛，不觉落下泪来。正自悲泣，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，见此光景，便问情由，王氏将此事一一说知。包山道：“原来有这等事。不要紧，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，待我前去看看，再做道理。”说罢，立刻出房去了。王氏自丈夫



去后，耽惊害怕，惟恐猛虎伤人，又恐找不着三弟，心中好生委决不下。

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锦屏山后，果见一片深草。正在四下找寻，只见茶叶簋子横躺在地，却无三弟。大爷着忙，连说：“不好！大约是被虎吃了。”又往前走了数步，只见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，足有一尺多厚，上爬着个黑漆漆、亮油油、赤条条的小儿。大爷一见，满心欢喜，急忙打开衣服，将小儿抱起，揣在怀内，转身竟奔家来，悄悄的归到自己屋内。

王氏正在盼望之际，一见丈夫回来，将心放下；又见抱了三弟回来，喜不自胜，连忙将自己衣襟解开，接过包公，以胸膛偎抱。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内，天生的聪俊，将头乱拱，仿佛要乳食吃的一般。贤人即将乳头放在包公口内，慢慢的喂哺。包山在旁，便与贤人商议：“如今虽将三弟救回，但我房中忽然有了两个小孩，别人看见，岂不生疑么？”贤人闻听，道：“莫若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子，另寄别处，寻人抚养，妾身单单乳哺三弟，岂不两全呢。”包山闻听大喜，便将自己孩儿偷偷抱出，寄于他处厮养。可巧就在本村的乡民张得禄，因妻子刚生一子，未满月已经死了，正在乳旺之时，如今得了包山之子，好生欢喜。这也是大爷夫妻一点至诚感格，故有此机会。可见人有善念，天必从之；人怀恶意，天必诛之。李氏他陷害包公，将来也必有报应的。

且说由春而夏，自秋徂冬，光阴迅速，转瞬过了六个年头，包公已到七岁，总以兄嫂呼为父母，起名就叫黑子。最奇怪的是从小至七岁未尝哭过，也未尝笑过，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，就是人家逗他，他也不理。因此人人皆嫌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持外，人皆没有爱他的。

一日，乃周氏安人生辰，不请外客，自家家宴。王氏贤



人带领黑子与婆婆拜寿，行礼已毕，站立一旁。只见包黑跑到安人跟前，双膝跪倒，恭恭敬敬也磕了三个头，把个安人喜的眉开眼笑，将他抱在怀中，因说道：“曾记六年前产生一子，正在昏迷之时，不知怎么落草就死了；若是活着，也与他一般大了。”王氏闻听，见旁边无人，连忙跪倒，禀道：“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，此子便是婆婆所生。媳妇恐婆婆年迈，乳食不足，担不得乳哺操劳，故此将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内抚养，不敢明言。今因婆婆问及，不敢不以实情禀告。”贤人并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节。周氏老安人连忙将贤人扶起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吾儿多亏媳妇抚养，又免我劳心，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了。但是一件，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？”王氏禀道：“现在别处厮养。”安人闻听，立刻叫将小孙孙领来。面貌虽然不同，身量却不甚分别。急将员外请至，大家言明此事。员外心中虽乐，然而想起从前情事对不过安人，如今事已如此，也就无可奈何了。从此包黑认过他的父母，改称包山夫妻仍为兄嫂。安人是年老惜子，百般珍爱，改名为三黑。又有包山夫妻照应，各处留神，纵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，也是不能凑手。转眼之间，又过了二年，包公到了九岁之时，包海夫妇心心念念要害包公。

这一日，包海在家，便在员外跟前下了谗言，说：“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，不宜游荡。将来闲的好吃懒做的，如何使得。现今三黑已九岁了，也不小了，应该叫他跟着村庄牧童，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习牧放牛羊，一来学本事，二来也不吃闲饭。”一片话说得员外心活，便与安人说明，犹如三黑天天跟着闲逛的一般。安人应允，便嘱长工老周加意照料。老周又嘱咐长保儿：“天天出去牧放牛羊，好好儿哄着三官人顽耍；倘有不到之处，我是现打不赊的。”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长保出去牧放牛羊，或在村外，或在河



边，或在锦屏山畔，总不过离村五六里之遥，再也不肯远去。

一日，驱逐牛羊来至锦屏山鹅头峰下，见一片青草，将牛羊就在此处牧放。乡中牧童彼此顽耍，独有包公一人或观山水，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，或在山环之中枕石而眠，却是无精打采，仿佛心有所思的一般。正在山环之中石上歇息，只见阴云四合，雷闪交加，知道必有大雨，急忙立起身来，跑至山窝古庙之中。才走至殿内，只听得“忽喇喇”霹雳一声，风雨骤至。包公在供桌前盘膝端坐，忽觉背后有人一搂，将腰抱住。包公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个女子，羞容满面，其惊怕之态令人可怜。包公暗自想道：“不知谁家女子从此经过，遇此大雨，看他光景想来是怕雷。慢说此柔弱女子，就是我三黑闻此雷声，也觉胆寒。”因此索性将衣服展开，遮护女子。外边雷声愈急，不离顶门。约有两三刻的工夫，雨声渐小，雷始止声。不多时，云散天晴，日已夕晖，回头看时，不见了那女子。心中纳闷，走出庙来，找着长保，驱赶牛羊。

刚来到村头，只见服侍二嫂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饼，说道：“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点心吃的。”包公一见，便说道：“回去替我给嫂嫂道谢！”说着，拿起要吃，不觉手指一麻，将饼落在地下。才待要捡，从后来了一只獭犬，竟自衔饼去了。长保在旁，便说：“可惜一张油饼，却被他吃了。这是我家獭犬，等我去赶回来。”包公拦住道：“他既衔去，纵然拿回也吃不得了。咱们且交代牛羊要紧。”说着，来到老周屋内。长保将牛羊赶入圈中，只听他在院内嚷道：“不好了！怎么獭狗七孔流血了？”老周闻听，同包公出得院来，只见犬倒在地，七窍流血。老周看了，诧异道：“此犬乃服毒而死的。不知他吃了什么了？”长保在旁插言：“刚才



二奶奶叫秋香送饼与三官人吃，失手落地，被咱们的癞狗吃了。”老周闻听，心下明白，请三官人来至屋内，暗暗的嘱咐：“以后二奶奶给的吃食，务要留神，不可堕入术中。”包公闻听，不但不信，反倒嗔怪他离间叔嫂不和，赌气别了老周回家，好生气闷。

过了几天，只见秋香来请，说二奶奶有要紧的事，包公只得随他来至二嫂屋内。李氏一见，满面笑容说：“秋香昨日到后园，忽听枯井内有人说话，因在井口往下一看，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，恐怕安人见怪。若叫别人打捞，井口又小，下不去，又恐声张出来。没奈何，故此叫他急请三官人来。”问包公道：“三叔，因你身量又小，下井将金簪摸出，以免嫂嫂受责。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么？”包公道：“这不打紧！待我下去，给嫂嫂摸出来就是了。”于是李氏呼秋香拿绳子，同包公来到后园井边。包公将绳拴在腰间，手扶井口，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松放。刚才系到多一半，只听上面说：“不好！揪不住了！”包公觉得绳子一松，身如败絮一般，“噗通”一声，竟自落在井底。且喜是枯井无水，却未摔着。心中方才明白，暗暗思道：“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，原来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。只是如今既落井中，别人又不知道，我却如何出的去呢？”

正在闷闷之际，只见前面忽有光明一闪，包公不知何物，暗忖道：“莫非果有金钗放光么？”向前用手一扑，并未扑着，光明又往前去。包公诧异，又往前赶，越扑越远，再也扑他不着。心中焦躁，满面汗流，连说：“怪事，怪事！井内如何有许多路径呢？”不免尽力追去，看是何物。因此扑赶有一里之遥，忽然光儿不动。包公急忙向前扑住，看时却是古镜一面。翻转细看，黑暗之处再也瞧不出来，只觉得冷气森森，透人心胆。正看之间，忽见前面明亮，忙将古镜



揣起，爬将出来。看时乃是场院后墙以外地沟，心内自思道：“原来我们后园枯井竟与此道相通。不要管他，幸喜脱了枯井之内，且自回家便了。”

走到家中，好生气闷，自己坐着，无处发泄这口闷气，走到王氏贤人屋内，撅着嘴发怔。贤人问道：“老三，你从何处而来？为着何事，这等没好气？莫不有人欺负你了？”包公说：“我告诉嫂嫂，并无别人欺我。皆因秋香说二嫂嫂叫我，赶着去见，谁知他叫我摸簪……”于是将赚入枯井之事，一一说了一回。王氏闻听，心中好生不平，又是难受，又无可奈何，只得解劝安慰，嘱咐以后要处处留神。包公连连称“是”。说话间，从怀中掏出古镜交与王氏，便说：“是从暗中得来的，嫂嫂好好收藏，不可失落。”

包公去后，贤人独坐房中，心里暗想：“叔叔婶婶所做之事，深谋密略。莫说三弟孩提之人难以揣度，就是我夫妻二人也难测其阴谋。将来倘若弄出事端，如何是好？可笑他二人只为家私，却忘伦理。”正在嗟叹，只见大爷包山从外而入，贤人便将方才之话，说了一遍。大爷闻听，连连摇首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必是三弟淘气，误掉入枯井之中，自己恐怕受责，故此捏造出这一片谎言，不可听他。日后总叫他时时在这里就是了，可也免许多口舌。”大爷口虽如此说，心中万分难受，暗自思道：“二弟从前做的事体我岂不知，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认真，只好含糊罢了。此事若是明言，一来伤了手足的和气，二来添妯娌疑忌。”沉吟半晌，不觉长叹一声，便向王氏说：“我看三弟气宇不凡，行事奇异，将来必不可限量。我与二弟已然耽搁，自幼不曾读书，如今何不延师教训三弟。倘上天怜念，得个一官半职，一来改换门庭，二来省受那赃官污吏的闷气。你道好也不好？”贤人闻听，点头连连称“是”，又道：“公公之前须善为说词方



好。”大爷说：“无妨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次日，大爷料理家务已毕，来见员外，便道：“孩儿面见爹爹，有一事要禀。”员外问道：“何事？”大爷说：“只因三黑并无营生，与其叫他终日牧羊，在外游荡，也学不出好来，何不请个先生教训教训呢？就是孩儿等自幼失学，虽然后来补学一二，遇见为难的帐目，还有念不下去的，被人欺哄。如今请个先生，一来教三黑些书籍，二来有为难的字帖，亦可向先生请教，再者三黑学会了，也可以管些出入帐目。”员外闻听可管些帐目之说，便说：“使得。但是一件，不必请饱学先生，只要比咱们强些的就是了，教个三年两载，认得字就是了。”大爷闻听员外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即退出来，便托乡邻延请饱学先生，是必要叫三弟一举成名。看官，这非是包山故违父命，只因见三弟一表非凡，终成大器，故此专要请一名儒教训，以为将来显亲扬名，光宗耀祖。

闲言少叙，且表众乡邻闻得包百万家要请先生，谁不献勤，这个也来说，那个也来荐。谁知大爷非名儒不请。可巧隔村有一甯老先生，此人品行端正，学问渊深，兼有一个古怪脾气，教徒弟有三不教：笨了不教；到馆中只要书童一人，不许闲人出入；十年之内只许先生辞馆，不许东家辞先生。有此三不教，束修不拘多少，故此无人敢请。一日，包山访听明白，急亲身往谒，见面叙礼。包山一见，真是好一位老先生，满面道德，品格端方，即将延请之事说明，并说：“老夫子三样规矩，其二其三，小子俱是敢应的。只是恐三弟笨些，望先生善导为幸。”当下言明，即择日上馆。是日备席延请，递贽敬束修，一切礼仪自不必说。即领了包公，来至书房，拜了圣人，拜了老师。这也是前身缘分，师徒一见，彼此对看，爱慕非常。并派有伴童包兴，与包公同



岁，一来伺候书房茶水，二来也叫他学几个字儿。这正是：英才得遇春风入，俊杰来从喜气生。

未审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

且说当下开馆，节文已毕，甯老先生入了师位，包公呈上《大学》。老师点了句断，教道：“大学之道。”包公便说：“在明明德。”老师道：“我说的是‘大学之道’。”包公说：“是。难道下名不是‘在明明德’么？”老师道：“再说。”包公便道：“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老师闻听，甚为诧异，叫他往下念，依然丝毫不错。然仍不大信，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，或是听人家念学就了的，尚不在怀。谁知到后来，无论甚么书籍俱是如此，教上句便会下句，有如温熟书的一般，真是把个老先生喜的乐不可支，自言道：“天下聪明子弟甚多，未有不教而成者，真是生就的神童，天下奇才，将来不可限量。哈哈！不想我甯某教读半世，今在此子身上成名。这正是孟子有云：‘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’”遂乃给包公起了官名一个“拯”字，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；起字“文正”，取其意“文”与“正”，岂不是“政”字么？言其将来理国政，必为治世良臣之意。

不觉光阴荏苒，早过了五个年头，包公已长成十四岁，学得满腹经纶，诗文之佳自不必说。先生每每催促递名送考，怎奈那包员外是个勤俭之人，恐怕赴考有许多花费。从中大爷包山不时在员外跟前说道：“叫三黑赴考，若得进一



步也是好的。”无奈员外不允，大爷只好向先生说：“三弟年纪太小，恐怕误事，临期反为不美。”于是又过了几年，包公已长成十六岁了。

这年又逢小考，先生实在忍耐不住，急向大爷包山说道：“此次你们不送考，我可要替你们送了。”大爷闻听，急又向员外跟前稟说道：“这不过先生要显弄他的本领，莫若叫三黑去。这一次若是不中，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。”大爷说的员外一时心活，就便允了。大爷见员外已应允许考，心中大喜，急来告知先生，先生当时写了名字报送。即到考期，一切全是大爷张罗，员外毫不介意。大爷却是殷殷盼望。到了揭晓之期，天尚未亮，只听得一阵喧哗，老员外以为必是本县差役前来，不是派差，就是拿车。正在游疑之际，只见院公进来报喜道：“三公子中了生员了！”员外闻听，倒抽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我上了先生的当了，这也是家运使然，活该是冤孽，再也躲不开的。”因此一烦，自己藏于密室，连亲友前来贺他也不见，就是先生，他也不致谢一声。多亏了大爷一切周旋，方将此事完结。

惟有先生暗暗的想道：“我自从到此课读也有好几年了，从没见过本家老员外。如今教的他儿子中了秀才，何以仍不见面，连个谢字也不道，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，实实又令人纳闷了。又可气，又可恼！”每每见了包山，说了好些嗔怪的言语。包山连忙陪罪，说道：“家父事务冗繁，必要定日相请，恳求先生宽恕。”甯公是个道学之人，听了此言，也就无话可说了。亏得大爷暗暗求告太爷，求至再三，员外方才应允，定了日子，下了请帖，设席与先生酬谢。

是日请先生到待客厅中，员外迎接，见面不过一揖，让至屋内，分宾主坐下。坐了多时，员外并无致谢之辞，然后摆上酒筵，将先生让至上座，员外在主位相陪。酒至三巡，



菜上五味，只见员外愁容满面，举止失措，连酒他也不吃。先生见此光景，忍耐不住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学生在贵府打搅了六七年，虽有微劳开导指示，也是令郎天分聪明，所以方能进此一步。”员外闻听，呆了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好。”先生又说道：“若论令郎刻下学问，慢说是秀才，就是举人、进士，也是绰绰有余的了，将来不可限量。这也是尊府上德行。”员外听说至此，不觉双眉紧蹙，发恨道：“什么德行！不过家门不幸，生此败家子，将来但能保得住不家败人亡，就是造化了。”先生闻听，不觉诧异道：“贤东何出此言？世人那有不望儿孙中举作官之理呢？此话说来，真真令人不解。”员外无奈，只得将生包公之时所作恶梦，说了一遍：“如今提起，还是胆寒。”甯公原是饱学之人，听见此梦之形景，似乎奎星；又见包公举止端方，更兼聪明过人，就知是有来历的，将来必是大贵，暗暗点头。员外又说道：“以后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儿，就是十年束修断不敢少的，请放心！”一句话将个正直甯公说得面红过耳，不悦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令郎是叫他不考的了？”员外连声道：“不考了！不考了！”先生不觉勃然大怒道：“当初你的儿子叫我教，原是由得你的；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，却是由得我的。以后不要你管，我自有主张罢了！”怒冲冲不等席完，竟自去了。

你道甯公为何如此说？他因员外是个愚鲁之人，若是谏劝，他决不听，而且自己徒弟又保得必作脸；莫若自己拢来，一则不至误了包公，二则也免包山跟着为难。这也是他读书人一片苦心。因至乡试年头，全是甯公作主，与包山一同商议，硬叫包公赴试，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。到了挂榜之期，谁知又高高的中了乡魁。包山不胜欢喜，惟有员外愁个不了，仍是藏着不肯见人。大爷备办筵席，请了先生坐了上席，所有贺喜的乡亲两边相陪，大家热闹了一天。



诸事已毕，便商议叫包公上京会试，禀明员外。员外到了此时，也就没了说了，只是不准多带跟人，惟恐耗费了盘川，就带伴童包兴一人。包公起身之时，拜别了父母，又辞了兄嫂。包山暗与了盘川。包公又到书房参见了先生，先生嘱咐了多少言语，又将自己的几两修金送给了包公。包兴备上马，大爷包山送至十里长亭。兄弟留恋多时，方才分手。

包公认镫乘骑，带了包兴，竟奔京师，一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。一日，到了座镇店，主仆两个找了一个饭店。包兴将马接过来，交与店小二喂好。找了一个座儿，包公坐在正面，包兴打横。虽系主仆，只因出外，又无外人，爷儿两个就在一处吃了。堂官过来安放杯筷，放下小菜。包公随便要一角酒，两样菜。包兴斟上酒，包公刚才要饮，只见对面桌上来了一个道人坐下，要了一角酒，且自出神，拿起壶来不向杯中斟，花喇喇倒了一桌子。见他嘻声叹气，似有心事的一般。包公正然纳闷，又见从外进来一人，武生打扮，叠暴着英雄精神，面带着侠气。道人见了，连忙站起，只称：“恩公请坐。”那人也不坐下，从怀中掏出一锭大银，递给道人，道：“将此银暂且拿去，等晚间再见。”那道人接过银子，爬在地下，磕了一个头，出店去了。

包公见此入年纪约有二十上下，气宇轩昂，令人可爱，因此立起身来，执手当胸，道：“尊兄请了。若不弃嫌，何不请过来彼此一叙？”那人闻听，便将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便笑容满面道：“既承错爱，敢不奉命。”包兴连忙站起，添分杯筷，又要了一角酒、二碟菜，满满斟上一杯。包兴便在一旁侍立，不敢坐了。包公与那人分宾主坐了，便问：“尊兄贵姓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弟姓展名昭，字熊飞。”包公也通了姓名。二人一文一武，言语投机，不觉饮了数角。展昭便道：“小弟现有些小事情，不能奉陪尊兄，改日再会。”说



罢，会了钱钞。包公也不谦让。包兴暗道：“我们三爷嘴上抹石灰。”那人竟自作别去了。包公也料不出他是什么人。

吃饭已毕，主仆乘马登程。因店内耽误了工夫，天色看看已晚，不知路径，忽见牧子归来。包兴便向前问道：“牧童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童子答道：“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镇，是个大去处。如今你们走差了路了。此是正西，若要绕回去，还有不足三十里之遥呢。”包兴见天色已晚，便问道：“前面可有宿处么？”牧童道：“前面叫做沙屯儿，并无店口，只好找个人家歇了罢。”说罢，赶着牛羊去了。

包兴回复包公，竟奔沙屯儿而来。走了多时，见道旁有座庙宇，匾上大书“敕建护国金龙寺”。包公道：“与其在人家借宿，不若在此庙住宿一夕。明日布施些香资，岂不方便。”包兴便下马，用鞭子前去扣门，里面出来了一个僧人，问明来历，便请进了山门。包兴将马拴好，喂在槽上。和尚让至云堂小院，三间净室，叙礼归座，献罢茶汤。和尚问了包公家乡姓氏，知是上京的举子。包公问道：“和尚上下？”回说：“僧人法名叫法本，还有师弟法明，此庙就是我二人住持。”说罢，告辞出去。

一会儿，小和尚摆上斋来，不过是素菜素饭，主仆二人用毕，天已将晚。包公即命包兴将家伙送至厨房，省得小和尚来回跑。包兴闻听，急忙把家伙拿起，因不知厨房在那里，出了云堂小院，来至禅院。只见几个年轻的妇女花枝招展，携手嘻笑，说道：“西边云堂小院住下客了，咱们往后边去罢。”包兴无处可躲，只得退回，容他们过去，才将家伙找着厨房送去，急忙回至屋内，告知包公，恐此庙不大安静。

正说话间，只见小和尚左手拿一只灯，右手提一壶茶，走进来贼眉贼眼，将灯放下，又将茶壶放在桌上，两只贼眼



东瞧西看，连话也不说，回头就走。包兴一见，连说：“不好！这是个贼庙！”急来外边看时，山门已经倒锁了，又看别处竟无出路，急忙跑回。包公尚可自主，包兴张口结舌说：“三爷，咱们快想出路才好！”包公道：“门已关锁，又无别路可出，往那里走？”包兴着急道：“现有桌椅，待小人搬至墙边，公子赶紧跳墙逃生。等凶僧来时，小人与他拚命。”包公道：“我自小儿不会登梯爬高；若是有墙可跳，你赶紧逃生，回家报信，也好报仇。”包兴哭道：“三官人说那里话来，小人至死，再也不离了相公的！”包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主仆二人索性死在一处。等那僧人到来再作道理，只好听命由于罢了。”包公将椅子挪在中间门口，端然正坐。包兴无物可拿，将门栓擎在手中，在包公之前，说：“他若来时，我将门栓尽力向他一杵，给他个冷不防。”两只眼直勾勾的嗔瞅着板院门。

正在凝神，忽听门外了吊“咣咣”一声，仿佛砍掉一般，门已开了，进来一人。包兴唬了一跳，门栓已然落地，浑身乱抖，堆缩在一处。只见那人浑身是青，却是夜行打扮，包公细看不是别人，就是白日在饭店遇见的那个武生。包公猛然省悟，他与道人有晚间再见一语，此人必是侠客。

原来列位不知，白日饭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庙中的。皆因法本、法明二人抢掠妇女，老和尚嗔责，二人不服，将老僧杀了。道人惟恐干连，又要与老和尚报仇，因此告至当官。不想凶僧有钱，常与书吏差役人等接交，买嘱通了，竟将道人重责二十大板，作为诬告良人，逐出境外。道人冤屈无处可伸，来到林中欲寻自尽，恰遇展爷行到此间，将他救下，问得明白，叫他在饭店等候。他却暗暗采访实在，方赶到饭店之内，赠了道人银两，不想遇见包公。同饮多时，他便告辞先行，回到旅店歇息。至天交初鼓，改扮行装，施展



飞檐走壁之能，来至庙中，从外越墙而入，悄地行藏，飞至宝阁。只见阁内有两个凶僧，旁列四五个妇女，正在饮酒作乐。又听得说：“云堂小院那个举子，等到三更时分再去下手不迟。”展爷闻听，暗道：“我何不先救好人，后杀凶僧，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。”因此来到云堂小院，用巨阙宝剑削去了吊铁环，进来看时，不料就是包公，真是生朴五行有救。

展爷上前拉住包公，携了包兴道：“尊兄随我来。”出了小院，从旁边角门来至后墙，打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索来，系在包公腰间，自己提了绳头，飞身一跃上了墙头，骑马势蹲住，将手轻轻一提，便将包公提在墙上，悄悄附耳说道：“尊兄下去时，便将绳子解开，待我再救尊管。”说罢，向下一放，包公两脚落地，急忙解开绳索，展爷提将上去，又将包兴救出，向外低声道：“你主仆二人就此逃走去罢。”只见身形一晃，就不见了。

包兴搀扶着包公那敢稍停，深一步，浅一步，往前没命的好跑。好容易奔到一个村头，天已五鼓，远远有一灯光。包兴说：“好了！有人家了。咱们暂且歇息歇息，等到天明再走不迟。”急忙上前叫门。柴扉开处，里面走出一个老者来，问是何人，包兴道：“因我二人贪赶路程，起得早了，辨不出路径，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，俟天明便行。”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，又看了包兴是个书童打扮，却无行李，只当是近处的，便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到里面坐。”

主仆二人来至屋中，原来是连舍三间，两明一暗。明间安一磨盘，并方屉罗桶等物，却是卖豆腐生理。那边有小小土炕，让包公坐下。包兴问道：“老人家贵姓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姓孟，还有老伴，并无儿女，以卖豆腐为生。”包兴道：“老人家有热水讨一杯吃。”老者道：“我这里有现成的



豆腐漿兒，是剛出鍋的。”包興道：“如此更好。”孟老道：“待我拿個燈兒，與你們盛漿。”說罷，在壁子裡拿出一個三條腿的桌子放在炕上，又用土坯將那條腿兒支好，掀開舊布帘子，進里屋內，拿出一個黃土泥的蠟台；又在席簍子裡摸了半天，摸出一只半截的蠟來，向油燈點着，安放在小桌上。包興一旁道：“小村中竟有胳膊粗的大蠟。”細看時，影影綽綽，原來是綠的，上面尚有“冥路”二字，方才明白是吊祭用過的，孟老得來，舍不得點，預備待客的。只見孟老從鍋台上拿了一個黃砂碗，用水洗淨，盛了一碗白亮亮、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。包興捧與包公喝時，其香甜無比。包興在旁看着，饒的好不難受。只見孟老又盛一碗遞與包興，包興連忙接過，如飲甘露一般。他主仆勞碌了一夜，又受驚恐，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，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琼漿。不多時，大豆腐得了。孟老化了鹽水，又與每人盛了一碗，真是飢渴之下，吃下去肚內暖烘烘的，好生快活。又與孟老閑談，問明路途，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不足二十里之遙。

正在叙話之間，忽見火光沖天。孟老出院看時，只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，按方向好似金龙寺內走火。包公同包興也到院中看望，心內料定必是俠士所為，只得問孟老：“這是何處走火？”孟老道：“天理昭彰，循環報應。老天爺是再不錯的。二位不知，這金龙寺自老和尚沒後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，時常謀殺人命，搶掠婦女。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！不想他今日也有此報應！”說話之間，又進屋內，歇了多時，只听雞鳴茅店，催客前行。主仆二人深深致謝了孟老，改日再來酬報。孟老道：“些小微意，何勞齒及。”送至柴扉，又指引了路徑：“出了村口，過了樹林，便是三元鎮的大路了。”包興道：“多承指引了。”

主仆執手告別，出了村口，竟奔樹林而來。又无行李馬



匹，连盘川银两俱已失落。包公却不着意，觉得两腿酸痛，步履艰难，只得一步捱一步，往前款款行走。爷儿两个一壁走着，说着话。包公道：“从此到京尚有几天路程，似这等走法，不知道多久才到京中？况且又无盘川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包兴听了此言，又见相公形景可惨，恐怕愁出病来，只得要撒谎安慰，便道：“这也无妨。只要到了三元镇，我那里有个舅舅。向他借些盘川，再叫他备办一头骡子与相公骑坐，小人步下跟随，破着十天半月的工夫，焉有不到京师之理？”包公道：“若是如此，甚好了。只是难为了你了。”包兴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。咱们走路，仿佛闲游一般，包管就生出乐趣，也就不觉苦了。”这虽是包兴宽慰他主人，却是至理。

主仆就说着话儿，不知不觉，已离三元镇不远了，看看天气已有将午，包兴暗暗打算：“真是，我那里有舅舅。已到镇上，且同公子吃饭，先从我身上卖起。混一时是一时，只不叫相公愁烦便了。”一时来到镇上，只见人烟稠密，铺户繁杂。包兴不找那南北碗菜应时小卖的大馆，单找那家常便饭的二荤铺，说：“相公，咱爷儿俩在此吃饭罢。”包公却分不出那是贵贱，只不过吃饭而已。主仆二人来到铺内，虽是二荤铺，俱是连脊的高楼。包兴引着包公上楼，拣了个干净座儿。包公上座，包兴仍是下边打横。跑堂的过来放下杯筷，也有两碟小菜，要了随便的酒饭。登时间，主仆饱餐已毕，包兴立起身来，向包公悄悄的道：“相公在此等候，别动。小人去找找舅舅就来。”包公点头。

包兴下楼出了铺子，只见镇上热闹非常，先抬头认准了饭铺字号，却是望春楼，这才迈步。原打算来找当铺，到了暗处，将自己内里青绸夹袍蛇退皮脱下来，暂当几串铜钱，雇上一头驴，就说是舅舅处借来的，且混上两天再作道理。



不想四五里地长街，南北一直，再没有一个当铺，及至问人时，原有一个当铺，如今却是止当候赎了。包兴闻听，急的浑身是汗，暗暗说道：“罢咧！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正在为难，只见一簇人围绕着观看。包兴挤进去，见地下铺一张纸，上面字迹分明。忽听旁边有人倚声倚气说道：“告白……”又说：“白老四是我的朋友，为什么告他呢？”包兴闻听，不由笑道：“不是这等，待我念来。上面是：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，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人宅内小姐被妖迷住，倘有能治邪捉妖者，谢纹银三百两，决不食言。谨此告白。”包兴念完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何不如此如此。倘若事成，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；即或不成，混他两天吃喝也好。”想罢，上前。这正是：难里巧逢机会事，急中生出智谋来。

未审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

且说包兴见了告白，急中生智来，见旁边站着一人，他即便向那人道：“这隐逸村离此多远？”那人见问，连忙答道：“不过三里之遥。你却问他怎的？”包兴道：“不瞒你们说，只因我家相公惯能驱逐邪祟，降妖捉怪，手到病除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原是外乡之人，我家相公虽有些神通，却不敢露头，惟恐妖言惑众，轻易不替人驱邪，必须来人至诚恳求，相公必然说是不会降妖，越说不会，越要恳求。他试探了来人果是真心，一片至诚，方能应允。”那人闻听，说：“这有何难。只要你家相公应允，我就是赴汤投火也是情愿的。”包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闲话少说。我将这告白收起，随了我来。”两旁看热闹之人，闻听有人会捉妖的，不由的都要看看，后面就跟了不少的人。

包兴带领那人来在二荤铺门口，便向众人说道：“众位乡亲，倘我家相公不肯应允，欲要走时，求列位拦阻拦阻。”那人也向众人说道：“相烦众位高邻，倘若法师不允，奉求帮衬帮衬！”包兴将门口儿埋伏了个结实，进了饭店，又向那人说道：“你先到柜上将我们钱会了，省得回来走时，又要耽延工夫。”那人连连称“是”，来到柜上，只见柜内俱各



执手相让，说：“李二爷请了，许久未来到小铺。”谁知此人姓李名保，乃李大人宅中主管。李保连忙答应道：“请了。借重，借重。楼上那位相公、这位管家吃了多少钱文，写在我帐上罢。”掌柜的连忙答应，暗暗告诉跑堂的知道。包兴同李保来至楼梯之前，叫李保听咳嗽为号，急便上楼恳求。李保答应，包兴方才上楼。

谁知包公在楼上等的心内焦躁，眼也望穿了，再也不见包兴回来，满腹中胡思乱想：“先前犹以为见他母舅必有许多的缠绕，或是借贷不遂，不好意思前来见我。”后又转想：“从来没听见他说有这门亲戚，别是他见我行李盘费皆无，私自逃走了罢？或者他年轻幼小，错走了路头，也未可知。”疑惑之间，只见包兴从下面笑嘻嘻的上来，包公一见，不由的动怒，嗔道：“你这狗才往那里去了？叫我在此好等！”包兴上前悄悄的道：“我没找着我母舅，如今倒有一事……”便将隐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，请人捉妖之事，说了一遍：“如今请相公前去混他一混。”包公闻听，不由的大怒，说：“你这狗才！”包兴不容分说，在楼上连连咳嗽。

只见李保上得楼来，对着包公双膝跪倒，道：“相公在上，小人名叫李保，奉了主母之命，延请法官以救小姐。方才遇见相公的亲随，说相公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望祈搭救我家小姐才好！”说罢磕头，再也不肯起来。包公说道：“管家休听我那小价之言，我是不会捉妖的。”包兴一旁插言道：“你听见了？说出不会来了。快磕头罢！”李保闻听，连连叩首，连楼板都碰了个山响，包兴又道：“相公，你看他一片诚心，怪可怜的。没奈何，相公慈悲慈悲罢。”包公闻听，双眼一瞪，道：“你这狗才，满口胡说！”又向李保道：“管家你起来，我还要赶路呢。我是不会捉妖的。”李保那里肯放，道：“相公如今是走不的了了。小人已哀告众位乡邻，在



楼下帮衬着小人拦阻。再者众乡邻皆知相公是法官，相公若是走了，倘被小人主母知道，小人实实吃罪不起。”说罢，又复叩首。包公被缠不过，只是暗恨包兴，复又转想道：“此事终属妄言，如何会有妖魅。我包某以正胜邪，莫若随他看看，再作脱身之计便了。”想罢，向李保道：“我不会捉妖，却不信邪。也罢，我随你去看看就是了。”

李保闻听包公应允，满心欢喜，磕了头，站起来，在前引路。包公下得楼来，只见铺子门口人山人海，俱是看法官的。李保一见，连忙向前，说道：“有劳列位乡亲了。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诚，法官业已应允，不劳众位拦阻。望乞众位闪闪，让开一条路，实为方便。”说罢，奉了一揖。众人闻听，往两旁一闪，当中让出一条胡同来。仍是李保引路，包公随着，后面是包兴。只听众人中有称赞的道：“好相貌！好神气！怪道有此等法术。只这一派的正气，也就可以避邪了。”其中还有好事儿的，不辞劳苦，跟随到隐逸村的也就不少。不知不觉进了村头，李保先行禀报去了。

且说这李大人不是别人，乃吏部天官李文业，告老退归林下。就是这隐逸村名，也是李大人起的，不过是退归林下之意。夫人张氏，膝下无儿，只生一位小姐，因游花园，偶然中了邪祟，原是不准声张，无奈夫人疼爱女儿的心盛，特差李保前去各处，觅请法师退邪。李老爷无可奈何，只得应允。这日正在卧房，夫妻二人讲论小姐之病，只见李保禀道：“请到法师，是个少年儒流。”老爷闻听，心中暗想：“既是儒流，读圣贤之书，焉有攻乎异端之理。待我出去责备他一番。”想罢，叫李保请至书房。

李保回身来至大门外，将包公主仆引至书房，献茶后，复进来说道：“家老爷出见。”包公连忙站起，从外面进来一位须发半白、面若童颜的官长。包公见了，不慌不忙，向前



一揖，口称：“大人在上，晚生拜揖。”李大人看见包公气度不凡，相貌清奇，连忙还礼，分宾主坐下，便问：“贵姓？仙乡？因何来到敝处？”包公便将上京会试、路途遭劫，毫无隐匿，和盘说出。李大人闻听，原来是个落难的书生。“你看他言语直爽，倒是忠诚之人，但不知他学问如何？”于是攀话之间，考问多少学业，包公竟是问一答十，就便是宿儒名流，也不及他的学问渊博。李大人不胜欢喜，暗想道：“看此子骨格清奇，又有如此学问，将来必为人上之人。”谈不多时，暂且告别，并吩咐李保：“好生服待包相公，不可怠慢。晚间就在书房安歇。”说罢，回内去了。所有捉妖之事，一字却也未提。

谁知夫人暗里差人告诉李保，务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内捉妖，如今已将小姐挪至夫人卧房去了。李保便问：“法官应用何物？趁早预备。”包兴便道：“用桌子三张、椅子一张，随围桌椅披，在小姐室内设坛。所有朱砂新笔、黄纸宝剑、香炉烛台俱要洁净的，等我家相公定性养神，二鼓上坛便了。”李保答应去了，不多时，回来告诉包兴道：“俱已齐备。”包兴道：“既已齐备，叫他们拿到小姐绣房。大家帮着，我设坛去了。”李保闻听，叫人抬桌搬椅，所有软片东西俱是自己拿着。请了包兴，一同引至小姐卧房，只闻房内一股幽香。就在明间堂屋，先将两张桌子并好，然后搭了一张搁在前面桌子上，又把椅子放在后面桌子上，系好了围桌，搭好了椅披；然后设摆香炉烛台，安放墨砚纸笔宝剑等物。设摆停当，方才同李保出了绣房，竟奔书房而来。叫李保不可远去，听候呼唤，即便前来，李保连声答应。

包兴便进了书房，已有初更的时候。谁知包公劳碌了一夜，又走了许多路程，困乏已极，虽未安寝，已经困的前仰后合。包兴一见，说：“我们相公吃饱了就困，也不怕存住



食。”便走到跟前，叫了一声：“相公。”包公惊醒，见包兴，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服待我睡觉罢。”包兴道：“相公就是这么睡觉，还有什么说的？咱们不是捉妖来了吗？”包公道：“那不是你这狗才干的！我是不会捉妖的。”包兴悄悄道：“相公也不想想，小人费了多少心机，给相公找了这样住处，又吃那样的美馐，喝那样好陈绍酒，又香又陈。如今吃喝足了，就要睡觉。俗语说：‘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’相公也是这么过意的去么？咱们何不到小姐卧房看看？凭着相公正气，或者胜了邪魅，岂不两全其美呢？”一席话说的包公心活，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，原要前来看看的，只得说道：“罢了，由着你这狗才闹罢了。”包兴见包公立起身来，急忙呼唤：“快掌灯呀！”只听外面连声答应：“伺候下了。”

包公出了书房，李保提灯在前引道，来至小姐卧房一看，只见灯烛辉煌，桌椅高搭，设摆的齐备，心中早已明白是包兴闹的鬼，迈步来到屋中。只听包兴吩咐李保道：“所有闲杂人等俱各回避，最忌的是妇女窥探。”李保闻听，连忙退出，藏躲去了。包兴拿起香来，烧放炉内，爬在地下，又磕了三个头。包公不觉暗笑。只见他上了高桌，将朱砂墨研好，蘸了新笔，又将黄纸撕了纸条儿。刚才要写，只觉得手腕一动，仿佛有人把着的一般，自己看时，上面写的：“淘气，淘气！该打，该打！”包兴心中有些发毛，急急在灯上烧了，忙忙的下台。只见包公端坐在那边，包兴走至跟前道：“相公与其在这里坐着，何不在高桌上坐着呢？岂不是好？”包公无奈，只得起身上高台，坐在椅子上。只见桌子上放着宝剑一口，又有朱砂黄纸笔砚等物。包公心内也暗自欢喜：“难为他想的周到。”因此不由的将笔提起，蘸了朱砂，铺下黄纸。刚才要写，不觉腕随笔动，顺手写将下去。才要看时，只听得外面“哎呀”了一声，咕咚栽倒在



地。

包公闻听，急忙提了宝剑，下了高台，来至卧房外看时，却是李保，见他惊惶失色，说道：“法官老爷，吓死小人了！方才来至院内，只见白光一道冲户而出，是小人看见，不觉失色栽倒。”包公也觉纳闷，进得屋来，却不见包兴。与李保寻时，只见包兴在桌子底下缩作一堆，见有人来方敢出头，却见李保在旁，便遮饰道：“告诉你们，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窥探，连我还在桌子底下藏着呢。你们何得不遵法令？幸亏我家相公法力无边。”一片谎言说的很像，这也是他的聪明机变的好处。李保方才说道：“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惟恐相公夜深劳苦，叫小人前来照应，请相公早早安歇。”包公闻听，方叫包兴打了灯笼，前往书房去了。

李保叫人来拆了法台，见有个朱砂黄纸字帖，以为法官留下的镇压符咒，连宝剑一同拿起，回身来到内堂，禀道：“包相公业已安歇了。这是宝剑，还有符咒，俱各交进。”丫鬟接进来。李保才待转身，忽听老爷说道：“且住！拿来我看。”丫鬟将黄纸字帖呈上。李老爷灯下一阅，原来不是符咒，却是一首诗句道：“避劫山中受大恩，欺心毒饼落于尘。寻钗井底将君救，三次相酬结好姻。”李老爷细看诗中隐藏事迹，不甚明白，便叫李保暗向包兴探问其中事迹，并打听娶妻不曾，明日一早回话。李保领命。

你道李老爷为何如此留心？只因昨日书房见了包公之后，回到内宅，见了夫人，连声夸奖说：“包公人品好，学问好，将来不可限量。”张氏夫人闻听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若将我孩儿治好，何不就与他结为秦晋之好呢？”老爷道：“夫人之言，正合我意，且看我儿病体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所以老两口儿惦记此事。又听李保说二鼓还要上坛捉妖，因此不敢早眠。天交二鼓，尚未安寝，特遣李保前来探听，不意



李保拿了此帖回来，故叫他细细的访问。

到了次日，谁知小姐其病若失，竟自大愈，实是奇事。老爷夫人更加欢喜，急忙梳洗已毕，只见李保前来回话：“昨晚细问包兴，说这字帖上的事迹，是他相公自幼儿遭的魔难，皆是逢凶化吉，并未遇害。并且问明尚未定亲。”李老爷闻听，满心欢喜，心中已明白是狐狸报恩，成此一段良缘，便整衣襟来至书房。李保通报，包公迎出。只见李老爷满面笑容，道：“小女多亏贤契救拔，如今沉痾已愈，实为奇异。老夫无儿，只生此女，尚未婚配，意欲奉为箕帚，不知贤契意下如何？”包公答道：“此事晚生实实不敢自专，须要禀明父母兄嫂，方敢联姻。”李老爷见他不肯应允，便笑嘻嘻从袖中掏出黄纸帖儿，递与包公，道：“贤契请看此帖便知，不必推辞了。”

包公接过一看，不觉面红过耳，暗暗思道：“我晚间恍惚之间，如何写出这些话来？”又想到：“原来我小时山中遇雨，见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，却蒙他累次救我，他竟知恩报恩。”包兴在旁着急，恨不得赞成相公应允此事，只是不敢插口。李老爷见包公沉吟不语，便道：“贤契不必沉吟。据老夫看来，并非妖邪作祟，竟为贤契来作红线来了，可见凡事自有一定道理，不可过于迂阔。”包公闻听，只得答道：“既承大人错爱，敢不从命。只是一件须要禀明：候晚生会试以后，回家禀明父母兄嫂，那时再行纳聘。”李老爷见包公应允，满心欢喜，便道：“正当如此，大丈夫一言为定，谅贤契绝不食言。老夫静候佳音便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排开桌椅，摆上酒饭，老爷亲自相陪。饮酒之间，又谈论些齐家治国之事，包公应答如流，说的有经有纬，把个李老爷乐的事不有余，再不肯放他主仆就行，一连留住三日，又见过夫人。三日后备得行囊马匹、衣服盘费，



并派主管李保跟随上京，包公拜别了李老爷后，复又嘱咐一番。包兴此时欢天喜地，精神百倍，跟了出来。只见李保牵马坠镫，包公上了坐骑，李保小心伺候，事事精心。一日，来到京师，找寻了下处，所有吏部投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，竟等临期下场而已。

且说朝廷国政，自从真宗皇帝驾崩，仁宗皇帝登了大宝，就封刘后为太后，立庞氏为皇后，封郭槐为总管都堂，庞吉为国丈加封太师。这庞吉原是个谗佞之臣，倚了国丈之势，每每欺压臣僚。又有一班趋炎附势之人，结成党羽，明欺圣上年幼，暗有擅自专权之意。谁知仁宗天子自幼历过多少磨难，乃是英明之主。先朝元老左右辅弼，一切正直之臣照旧供职，就是庞吉也奈何不得。因此朝政法律严明，尚不至紊乱。只因春闱在迩，奉旨钦点太师庞吉为总裁。因此会试举子就有走门路的、打关节的，纷纷不一，惟有包公自己仗着自己学问。考罢三场，到了揭晓之期，因无门路，将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进士，翰林无分，奉旨榜下即用知县，得了凤阳府定远县知县。包公领凭后，收拾行李，急急出京，先行回家拜见父母兄嫂，稟明路上遭险，并与李天官结亲一事。员外安人又惊又喜，择日祭祖，叩谢甯老夫子。过了数日，拜别父母兄嫂，带了李保、包兴起身赴任。将到定远县地界，包公叫李保押着行李慢慢行走，自己同包兴改装易服，沿途私访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一日，包公与包兴暗暗进了定远县，找了个饭铺打尖。正在吃饭之时，只见从外面来了一人，酒保见了，让道：“大爷少会呀！”那人拣个座儿坐下。酒保转身提了两壶酒，拿了两个盅子过来，那人便问：“我一人如何要两壶酒，两个盅子呢？”酒保答道：“方才大爷身后有一个一人一同进来，披头散发，血渍模糊。我只打量你



是劝架给人和息事情，怎么一时就不见了？或者是我瞧恍惚了也未可知。”

不知那人闻听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

且说酒保回答那人说，方才还有一人披头散发、血渍满面跟了进来，一时就不见了，说了一遍。只见那人一闻此言，登时惊慌失色，举止失宜，大不像方才进来之时那等骄傲之状。只见坐不移时，发了回怔，连那壶酒也未吃完，便匆匆会了钱钞而去。包公看此光景，因问酒保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酒保道：“他姓皮名熊，乃二十四名马贩之首。”包公记了姓名，吃完了饭，便先叫包兴到县传谕，就说老爷即刻到任。包公随后就出了饭铺，尚未到县，早有三班衙役、书吏人等迎接上任。到了县内，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，并一切交代，不必细说。

包公便将秋审册籍细细稽察，见其中有个沈清伽蓝殿杀死僧人一案，情节支离，便即传出谕去，立刻升堂审问沈清一案。所有三班衙役早知消息，老爷暗自一路私访而来，就知这位老爷的利害，一个个兢兢业业，早已预备齐全。一闻传唤，立刻一班班进来，分立两旁，喊了堂威。包公入座，标了禁牌，便吩咐：“带沈清！”不多时，将沈清从监内提出，带至公堂，打去刑具，朝上跪倒。包公留神细看，只见此人不过三旬年纪，战战兢兢，匍匐在尘埃，不像个行凶之人。包公看罢，便道：“沈清，你为何杀人？从实招来！”沈



清哭诉道：“只因小人探亲回来，天气太晚，那日又蒙蒙下雨，地下泥泞，实在难行。素来又胆小，又不敢夜行，因在这县南三里多地有个古庙，暂避风雨。谁知次日天未明，有公差在路，见小人身后有血迹一片。公差便问小人从何而来，小人便将昨日探亲回来、天色太晚、在庙内伽蓝殿上存身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不想公差拦住不放，务要同小人回至庙中一看。哎呀！太爷呀！小人同差役到庙看时，见佛爷之旁有一杀死的僧人。小人实是不知僧人是谁杀的。因此二位公差将小人解至县内，竟说小人谋杀和尚。小人真是冤枉！求青天大老爷明察！”包公闻听，便问道：“你出庙时，是什么时候？”沈清答道：“天尚未明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你这衣服，因何沾了血迹？”沈清回道：“小人原在神橱之下，血水流过，将小人衣服沾污了。”老爷闻听点头，吩咐带下，仍然收监。立刻传轿，打道伽蓝殿。包兴伺候主人上轿，安好伏手。包兴乘马跟随。

包公在轿内暗思：“他既谋害僧人，为何衣服并无血迹，光有身后一片呢？再者虽是刀伤，彼时并无凶器。”一路盘算，来到伽蓝殿。老爷下轿，吩咐跟役人等不准跟随进去，独带包兴进庙。至殿前，只见佛像残朽败坏，两旁配像俱已坍塌。又转到佛像背后，上下细看，不觉暗暗点头。回身细看神橱之下，地上果有一片血迹迷乱，忽见那边地下放着一物，便捡起看来，一言不发，拢入袖中，即刻打道回衙。来至书房，包兴献茶，回道：“李保押着行李来了。”包公闻听，叫他进来，李保连忙进来，给老爷叩头。老爷便叫包兴传该值的头目进来，包兴答应。去不多时，带了进来，朝上跪倒：“小人胡成给老爷叩头。”包公问道：“咱们县中可有木匠么？”胡成应道：“有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去多叫几名来，我有紧要活计要做的，明早务要俱各传到。”胡成连忙答应，



转身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胡成稟道：“小人将木匠俱已传齐，现在外面伺候。”包公又吩咐道：“预备矮桌数张、笔砚数分，将木匠俱带至后花厅，不可有误。去罢！”胡成答应，连忙备办去了。这里包公梳洗已毕，即同包兴来至花厅，吩咐木匠俱各带进来。只见进来了九个人，俱各跪倒，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小的叩头。”包公道：“如今我要做各样的花盆架子，务要新奇式样。你们每人画他一个，老爷拣好的用，并有重赏。”说罢，吩咐拿矮桌笔砚来。两旁答应一声，登时齐名。只见九个木匠分在两旁，各自搜索枯肠，谁不愿新奇讨好呢？内中就有使惯了竹笔，拿不上笔来的；也有怯官的，战战哆嗦画不像样的；竟有从容不迫，一挥而就的。包公在座上，往下细细留神观看。不多时，俱各画完，挨次呈递。老爷接一张，看一张，看到其中一张，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叫吴良。”包公便向众木匠道：“你们散去，将吴良带至公堂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立刻点鼓升堂。

包公入座，将惊堂木一拍，叫道：“吴良，你为何杀死僧人？从实招来！免得皮肉受苦。”吴良听说，吃惊不小，回道：“小人以木匠做活为生，是极安分的，如何敢杀人呢？望乞老爷详察。”老爷道：“谅你这厮决不肯招。左右，尔等立刻到伽蓝殿将伽蓝神好好抬来！”左右答应一声，立刻去了。不多时，将伽蓝神抬至公堂。百姓们见把伽蓝神泥胎抬到县衙听审，谁不要看看新奇的事，都来。只见包公离了公座，迎将下来，向伽蓝神似有问答之状。左右观看，不觉好笑，连包兴也暗说道：“我们老爷这是装什么腔儿呢？”只见包公从新入座，叫道：“吴良！适才神圣言道，你那日行凶之时，已在神圣背后留下暗记。下去比来。”左右将吴良带下去。只见那神圣背后肩膀以下，果有左手六指儿的手印，



谁知吴良左手却是六指儿，比上时丝毫不错。吴良唬的魂飞胆裂。左右的人无不吐舌，说：“这位太爷真是神仙，如何就知是木匠吴良呢？”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庙验看时，地下捡了一物，却是个墨斗，又见那伽蓝神身后有六指手的血印，因此想到木匠身上。

左右又将吴良带至公堂跪倒。只见包公把惊堂木一拍，一声断喝，说：“吴良！如今真赃实犯，还不实说么？”左右复又威吓说：“快招！快招！”吴良着忙道：“太爷不必动怒，小人实招就是了。”刑房书吏在一旁写供。吴良道：“小人原与庙内和尚交好。这和尚素来爱喝酒，小人也是酒头鬼儿。因那天和尚请我喝酒，谁知他就醉了。我因劝他收个徒弟，以为将来的收缘结果。他便说：‘如今徒弟实在难收。就是将来收缘结果，我也不怕。这几年的工夫，我也积攒了有二十多两银子了。’他原是醉后无心的话。小人便问他：‘你这银子收藏在何处呢？若是丢了，岂不白费了这几年的工夫么？’他说：‘我这银子是再丢不了的，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。’小人就问他：‘你到底搁在那里呢？’他就说：‘咱们俩这样相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别人。’他方说出将银子放在伽蓝神脑袋以内。小人一时见财起意，又见他醉了，原要用斧子将他劈死了。回老爷，小人素来拿斧子劈木头惯了，从来未劈过人。乍乍儿的劈人，不想手就软了，头一斧子未劈重。偏遇和尚泼皮要夺我斧子，我如何肯让他，又将他按住，连劈几斧，他就死了。闹了两手血，因此上神桌，便将左手扶住神背，右手在神圣的脑袋内掏出银子，不意留下了个手印子。今被太爷神明断出，小人实实该死。”包公闻听所供是实，又将墨斗拿出，与他看了。吴良认了是自己之物，因抽斧子落在地下。包公叫他画供，上了刑具收监。沈清无故遭屈，赏官银十两释放。



刚要退堂，只听有击鼓喊冤之声。包公即着带进来。但见从角门进来二人，一个年纪二十多岁，一个有四十上下，来到堂上，二人跪倒。年轻的便道：“小人名叫匡必正。有一叔父开缎店，名叫匡天佑。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珊瑚扇坠，重一两八钱，遗失三年未有下落。不想今日遇见此人，他腰间佩的正是此物。小人原要借过来看看，怕的是认错了。谁知他不但不借给看，开口就骂，还说小人讹他，扭住小人不放。太爷详察。”又只见那人道：“吾么是江苏人，姓吕名佩。今日狭路相逢，遇见这个后生，将我拦住，硬说吾腰间佩的珊瑚坠子是他的。青天白日，竟敢拦路打抢，这后生实实可恶！求太爷与吾剖断剖断。”包公闻听，便将珊瑚坠子要来一看，果然是真的，淡红，光润无比，便向匡必正道：“你方才说此坠重够多少？”匡必正道：“重一两八钱。倘若不对，或者东西一样的极有，小人再不敢讹人。”包公又问吕佩道：“你可知道此坠重够多少？”吕佩道：“此坠乃友人送的，并不晓得多少分两。”包公回头，叫包兴取戥子来。包兴答应，连忙取戥平了，果然重一两八钱。包公便向吕佩道：“此坠若按分两，是他说的不差，理应是他的。”吕佩着急道：“噯呀！太爷呀！此坠原是我的好朋友送吾的，又平什么分两呢？吾们江苏人是不敢撒谎的。”包公道：“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实说！”吕佩道：“吾这朋友姓皮名熊，他是马贩头儿，人所共知的。”包公猛然听“皮熊”二字，触动心事，吩咐将他二人带下去，立刻出签，传皮熊到案。包公暂且退堂，用了酒饭。

不多时，人来回话：“皮熊传到。”包公复又升堂：“带皮熊！”皮熊上堂跪倒，口称：“太爷在上，传小人有何事故？”包公道：“闻听你有珊瑚扇坠，可是有的？”皮熊道：“有的。那是三年前小人捡的。”包公道：“此坠你可送过人



么？”皮熊道：“小人不知何人失落，如何敢送人呢？”包公便问：“此坠尚在何处？”皮熊道：“现在小人家中。”包公吩咐将皮熊带在一边，叫把吕佩带来。包公问道：“方才问过皮熊，他并未曾送你此坠，此坠如何到了你手？快说！”吕佩一时慌张，方说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给的。包公就知话内有因，连问道：“柳氏他如何给你此坠呢？实说！”吕佩便不言语。包公吩咐：“掌嘴！”两旁人役刚要上前，只见吕佩摇头，道：“唔呀，老爷不必动怒，吾说就是了。”便将与柳氏通奸、是柳氏私赠此坠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皮熊在旁听见他女人和人通奸，很觉不够瞧的。包公立刻将柳氏传到。谁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奸，不与自己一心一计，因此来到公堂，不用审问，便说出丈夫皮熊素与杨大成之妻毕氏通奸：“此坠从毕氏处携来，交与小妇人收了二三年。小妇人与吕佩相好，私自赠他的。”包公立刻出签，传毕氏到案。

正在审问之际，忽听得外面又有击鼓之声，暂将众人带在一旁，先带击鼓之人上堂。只见此人年有五旬，原来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，因听见有人将他侄儿扭结到官，故此急急赶来，禀道：“只因三年前不记日子，托杨大成到缎店取缎子，将此坠做为执照。过了几日，小人到铺问时，并未见杨大成到铺，也未见此坠，因此小人到杨大成家内。谁知杨大成就是那日晚间死了，也不知此坠的下落，只得隐忍不言。不料小人侄儿今日看见此坠，被人告到太爷台前。惟求太爷明镜高悬，伸此冤枉！”说罢，磕下头去。

包公闻听，心下明白，叫天佑下去，即带皮熊、毕氏上堂，便问毕氏：“你丈夫是何病死的？”毕氏尚未答言，皮熊在旁答道：“是心疼病死的。”包公便将惊堂木一拍，喝声：“该死的狗才！他丈夫心疼病死的，你如何知道？明是因奸谋命。快把怎生谋害杨大成致死情由，从实招来！”两旁一



齐威吓：“招！招！招！”皮熊惊慌，说道：“小人与毕氏通奸是实，并无谋害杨大成之事。”包公闻听，说：“你这刁嘴的奴才！曾记得前在饭店之中，你要吃酒，后面跟着带血之人，酒保说出，唬的你酒也未敢吃，立时会了钱钞而去。今日公堂之上，还敢支吾！左右，抬上刑来！”皮熊只唬得哑口无言，暗暗自思道：“这位太爷连喝酒之事俱已知道，别的谅也瞒不过他去，莫若实说，也免得皮肉受苦。”想罢，连连叩头，道：“太爷不必动怒，小人愿招。”包公道：“招来！”皮熊道：“只因小人与毕氏通奸，情投意合，惟恐杨大成知道，将我二人拆散。因此定计，将他灌醉，用刀杀死，暗用棺木盛殓，只说心疼暴病而死。彼时因见珊瑚坠，小人拿回家去，交付妻子收了。即此便是实情。”包公闻听，叫他画供。即将毕氏定了凌迟，皮熊定了斩决，将吕佩责四十大板释放，柳氏官卖，匡家叔侄将珊瑚坠领回无事。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断事如神，各处传扬，就传到了一个行侠尚义的老者耳内。

且说小沙窝内有一老者姓张行三，为人梗直，好行侠义，因此人都称他为“别古”。与众不同谓之“别”，不合时宜谓之“古”。原是打柴为生，皆因他有了年纪，挑不动柴草，众人就叫他看着过秤，得了利息大家平分。这也是他素日为人拿好儿换来的。一日，闲暇无事，偶然想起：“三年前，东塔洼赵大欠我一担柴钱四百文，我若不要了，有点对不过众伙计们。他们不疑惑我使了，我自己居心实在的过意不去。今日无事，何不走走呢。”于是拄了竹杖，锁了房门，竟往东塔洼而来。

到了赵大门首，只见房舍焕然一新，不敢敲门，问了问邻右之人，方知赵大发财了，如今都称“赵大官人”了。老头子闻听，不由心中不悦，暗想道：“赵大这小子，长处招，



短处捏，那一种行为，连柴火钱都不想着还，他怎么配发财呢？”转到门口，便将竹杖敲门，口中道：“赵大，赵大！”只听里面答应道：“是谁，这么‘赵大’‘赵二’的？”说话间，门已开了。张三看时，只见赵大衣冠鲜明，果然不是先前光景。赵大见是张三，连忙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张三哥。”张三道：“你先少合我论哥儿们。你欠我的柴火钱，也该给我了。”赵大闻听，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。老弟老兄的，请到家里坐。”张三道：“我不去，我没带着钱。”赵大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张三道：“正经话。我若有钱，肯找你来要帐吗？”正说着，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妇人来，打扮的怪模怪样的，问道：“官人，你同谁说话呢？”张三一见，说：“好呀！赵大，你干这营生呢，怨的发财呢！”赵大道：“休得胡说，这是你弟妹小婢。”又向妇人道：“这不是外人，是张三哥到了。”妇人便上前万福。张三道：“恕我腰疼，不能还礼。”赵大说：“还是这等爱顽，还请里面坐罢。”张三只得随着进来，到了屋内，只见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。彼此让坐，赵大叫妇人倒茶。张三道：“我不喝茶。你也不用闹酸款，欠我的四百多钱总要还我的，不用闹这个软局子。”赵大说：“张三哥，你放心，我那就短了你四百文呢。”说话间，赵大拿了四百钱递与张三。张三接来揣在怀内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不是我爱小便宜，我上了年纪，夜来时常爱起夜。你把那小盆给我一个，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儿罢。从此两下开交，彼此不认得，却使得？”赵大道：“你这是何苦吃井水！这些盆子俱是挑出来的，没沙眼，拿一个就是了。”张三挑了一个趣黑的乌盆，挟在怀中，转身就走，也不告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

这东塔洼离小沙窝也有三里之遥。张三满怀不平，正遇着深秋景况，夕阳在山之时，来到树林之中，耳内只听一阵



阵秋风飒飒，败叶飘飘。猛然间滴溜溜一个旋风，只觉得寒毛眼里一冷。老头子将脖子一缩，腰儿一躬，刚说一个“好冷”，不防将怀中盆子掉在尘埃，在地下咕噜噜乱转，隐隐悲哀之声，说：“摔了我的腰了。”张三闻听，连连唾了两口，捡起盆子往前就走。有年纪之人如何跑的动，只听后面说道：“张伯伯，等我一等。”回头又不见人，自己怨恨道：“真是时衰鬼弄人，我张三生平不做亏心之事，如何白日就会有鬼？想是我不久于人世了。”一边想，一边走，好容易奔至草房，急忙放下盆子，撂了竹杖，开了锁儿，拿了竹杖，拾起盆子，进得屋来将门顶好，觉得困乏已极，自己说：“管他什么鬼不鬼的，且梦周公。”刚才说完，只听得悲悲切切，口呼：“伯伯，我死的好苦也！”张三闻听，道：“怎么的竟自把鬼关在屋里了？”别古秉性忠直，不怕鬼邪，便说道：“你说罢，我这里听着呢。”隐隐说道：“我姓刘名世昌，在苏州阊门外八宝乡居住。家有老母周氏、妻子王氏，还有三岁的孩子乳名百岁。本是缎行生理。只因乘驴回家，行李沉重，那日天晚，在赵大家借宿。不料他夫妻好狠，将我杀害，谋了资财，将我血肉和泥焚化。到如今闪了老母，抛却妻子，不能见面。九泉之下，冤魂不安，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申明此冤，报仇雪恨。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，也感恩不尽。”说罢，放声痛哭。张三闻听他说的可怜，不由的动了豪侠的心肠，全不畏惧，便呼道：“乌盆。”只听应道：“有呀，伯伯。”张三道：“虽则替你鸣冤，惟恐包公不能准状，你须跟我前去。”乌盆应道：“愿随伯伯前往。”张三见他应叫应声不觉满心欢喜道：“这去告状，不怕包公不信。言虽如此，我是上了年纪之人，记性平常，必须将他姓名住处记清背熟了方好。”于是从新背了一回，样样记明。

老头儿为人心热，一夜不曾合眼，不等天明爬起来，挟



了乌盆，拄起竹杖，锁了屋门，竟奔定远县而来。出得门时，冷风透体，寒气逼人，又在天亮之时。若非张三好心之人，谁肯冲寒冒冷，替人鸣冤？及至到了定远县，天气过早，尚未开门，只冻得他哆哆嗦嗦，找了个避风的所在，席地而坐，喘息多时，身上觉得和暖。老头儿又高兴起来了，将盆子扣在地下，用竹杖敲着盆底儿，唱起什不闲来了。刚唱句“八月中秋月照台”，只听的一声响，门分两扇，太爷升堂。

张三忙拿起盆子，跑向前来喊“冤枉”。就有该值的回禀，立刻带进。包公座上问道：“有何冤枉？诉上来。”张三就把东塔洼赵大家讨帐、得了个黑盆、遇见冤魂自述的话，说了一遍：“现有乌盆为证。”包公闻听，便不以此事为妄谈，就在座上唤道：“乌盆！”并不见答应。又连唤两声，也无影响。包公见别古年老昏愤，也不动怒，便叫左右撵去便了。

张老出了衙门，口呼：“乌盆！”只听应道：“有呀，伯伯。”张老道：“你随我诉冤，你为何不进去呢？”乌盆说道：“只因门上门神拦阻，冤魂不敢进去，求伯伯替我说明。”张老闻听，又嚷“冤枉”。该值的出来，嗔道：“你这老头子还不走！又嚷的是什么？”张老道：“求爷们替我回复一声：‘乌盆有门神拦阻，不敢进见。’”该值的无奈，只得替他回禀。包公闻听，提笔写了一张，叫该值的拿出门前焚化，仍将老头子带进来，再讯二次。张老抱着盆子，上了公堂，将盆子放在当地，他跪在一旁。包公问道：“此次叫他可应了？”张老说：“是。”包公吩咐：“左右，尔等听着。”两边人役应声，洗耳静听。只见包公座上问道：“乌盆！”不见答应，包公不由动怒，将惊堂木一拍：“我骂你这狗才！本县念你年老之人，方才不加责于你，如今还敢如此。本县也是



你愚弄的吗？”用手抽签，吩咐打责了十板，以戒下次。两旁不容分说，将张老打了十板。闹的老头儿呲牙咧嘴，一拐一拐的，挟了乌盆，拿了竹杖，出衙去了。

转过影壁，便将乌盆一扔，只听得“噯呀”一声，说：“碰了我脚面了！”张老道：“异怪！你为何又不进去呢？”乌盆道：“只因我赤身露体，难见星主。没奈何，再求伯伯替我申诉明白。”张老道：“我已然为你挨了十大板，如今再去，我这两条腿不用长着咧。”乌盆又苦苦哀求。张老是个心软的人，只得拿起盆子。他却又不敢伸冤，只得从角门溜溜啾啾往里便走。只见那边来了一个厨子，一眼看见，便叫：“胡头儿，胡头儿，那老头儿又来了。”胡头正在班房谈论此事说笑，忽听老头子又来了，连忙跑出来要拉。张老却有主意，就势坐在地下，叫起屈来了。

包公那里也听见了，吩咐带上来，问道：“你这老头子为何又来？难道不怕打么？”张老叩头道：“方才小人出去又问乌盆，他说赤身露体，不敢见星主之面。恳求太爷赏件衣服遮盖遮盖，他才敢进来。”包公闻听，叫包兴拿件衣服与他。包兴连忙拿了一件夹袄，交与张老。张老拿着衣服出来，该值的说：“跟着他，看他是拐子！”只见他将盆子包好，拿起来，不放心，又叫道：“乌盆，随我进来！”只听应道：“有呀，伯伯，我在这里。”张老闻听他答应，这一回留上心了，便不住叫着进来。到了公堂，仍将乌盆放在当中，自己在一旁跪倒。包公又吩咐两边仔细听着，两边答应“是”。此所谓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有说老头子有了病了的，有说太爷好性儿的，也有暗笑的。连包兴在旁也不由的暗笑：“老爷今日叫疯子磨住了。”只见包公座上呼唤：“乌盆！”不想衣内答应说：“有呀，星主。”众人无不诧异。只见张老听见乌盆答应了，他便忽的跳将起来，恨不能要上公



案桌子。两旁众人吆喝，他才复又跪下。包公细细问了张老，张老仿佛背书的一般：他姓甚名谁，家住那里，他家有何人，作何生理，怎么遇害，是谁害的，滔滔不断说了一回，清清楚楚。两旁听的无不叹息。包公听罢，吩咐包兴取十两银子来，赏了张老，叫他回去听传。别古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包公立刻吩咐书吏办文一角，行到苏州，调取尸亲前来结案。即行出签，拿赵大夫妇，登时拿到，严加讯问，并无口供。包公沉吟半晌，便吩咐：“赵大带下去，不准见刁氏。”即传刁氏上堂。包公说：“你丈夫供称陷害刘世昌，全是你的主意。”刁氏闻听，恼恨丈夫，便说出赵大用绳子勒死的，并言现有未用完的银两。即行画招，押了手印。立刻派人将赃银起来。复又带上赵大，叫他女人质对。谁知这厮好狠，横了心再也不招，言银子是积攒的。包公一时动怒，请了大刑，用夹棍套了两腿，问时仍然不招。包公一声断喝，说了一个“收”字。不想赵大不禁夹，就呜呼哀哉了。包公见赵大一死，只得叫人搭下去，立刻办详，禀了本府，转又行文上去，至京启奏去了。

此时尸亲已到。包公将未用完的银子，俱叫他婆媳领取，并将赵大家私奉官折变，以为婆媳养贍。婆媳感念张老替他鸣冤之恩，愿带到苏州养老送终。张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嘱托，亦愿照看孀居孤儿。因此商量停当，一同起身往苏州去了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

且说包公断明了乌盆，虽然远近闻名，这位老爷正直无私，断事如神，未免犯了上司之嫉，又有赵大刑毙，故此文书到时，包公例应革职。包公接到文书，将一切事宜交代署印之人，自己住庙。李保看此光景，竟将银两包袱收拾收拾，逃之夭夭了。

包公临行，百姓遮道哭送。包公劝勉了一番，方才乘马，带着包兴，出了定远县，竟不知投奔何处才好。包公在马上自己叹息，暗里思量道：“我包某命运如此淹蹇，自幼受了多少的颠险，好容易蒙兄嫂怜爱，聘请恩师，教诲我一举成名。不想妄动刑具，致毙人命。虽是他罪应如此，究竟是粗心浮躁，以至落了个革职，至死也无颜回家。无处投奔，莫若仍奔京师，再作计较。”只顾马上嗟叹。包兴跟随，明知老爷为难，又不敢问。信马由缰，来至一座山下，虽不是峻岭高峰，也觉得凶恶。正在观看之际，只听一棒锣响，出来了无数的喽兵，当中一个矮胖黑汉，赤着半边身的胳膊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不容分说，将主仆二人拿下捆了，送上山去。谁知山中尚有三个大王，见缚了二人前来，吩咐绑在两边柱子上，等四大王到来，再行发落。不一时，只见四



大王慌慌张张，喘吁吁跑了来，嚷道：“不好了！山下遇见一人好本领，强小弟十倍，才一交手，我便倒了。幸亏跑得快，不然吃大亏了。那位哥哥去会会他？”只见大大王说：“二弟，待劣兄前往。”二大王说：“小弟奉陪。”于是二人下山，见一人气昂昂在山坡站立。大大王近前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是兄长，请到山中叙话。”

你道此山何名？名叫土龙岗，原是山贼窝居之所。原来张龙、赵虎误投庞府，见他是权奸之门，不肯逗留，偶过此山，将山贼杀走，他二人便作了寨主。后因王朝、马汉科考武场，亦被庞太师逐出，愤恨回家，路过此山，张、赵两个即请到寨，结为兄弟。王朝居长，马汉第二，张龙第三，赵虎第四。王、马、张、赵四人已表明来历。

且说马汉同定那人来至山中，走上大厅，见两旁柱上绑定二人，走近一看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噯呀！县尊为何在此？”包公睁眼看时，说道：“莫不是恩公展义士么？”王朝闻听，连忙上前解开，立刻让至厅上，坐定了。展爷问及，包公一一说了。大家俱各叹息。展爷又叫王、马、张、赵给包公陪了罪，分宾主坐下。立时摆酒，彼此谈心，甚是投机。包公问道：“我看四位俱是豪杰，为何作这勾当？”王朝道：“我等皆为功名未遂，亦不过暂借此安身，不得已而为之。”展爷道：“我看众弟兄皆是异姓骨肉。今日恰逢包公在此，虽则目下革职，将来朝廷必要擢用。那时众位弟兄何不弃暗投明，与国出力，岂不是好？”王朝道：“我等久有此心。老爷倘蒙朝廷擢用，我等俱愿效犬马之劳。”包公只得答应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大家饮至四更方散。至次日，包公与展爷告辞。四人款留不住，只得送下山来。王朝素与展爷相好，又远送几里。包公与展爷恋恋不舍，无奈分别而去。

单言包公主仆乘马竟奔京师。一日，来至大相国寺门



前，包公头晕眼花，竟从马上栽将下来。包兴一见，连忙下马看时，只见包公二目双合，牙关紧闭，人事不知。包兴叫着不应，放声大哭，惊动庙中方丈，乃得道高僧，俗家复姓诸葛名遂，法号了然，学问渊深，以至医卜星相，无一不精，闻得庙外人声，来到山门以外，近前诊了脉息，说：“无妨，无妨。”又问了方才如何落马的光景，包兴告诉明白。了然便叫僧众帮扶抬到方丈东间，急忙开方抓药。包兴精心用意煎好。吃不多时，至二鼓天气，只听包公“嗷呀”一声，睁开二目，见灯光明亮，包兴站在一旁，那边椅子上坐着个僧人。包公便问：“此是何处？”包兴便将老爷昏过多时、亏这位师傅慈悲用药救活的话，说了一回。包公刚要挣扎起来致谢，和尚过来按住，道：“不可劳动，须静静安心养神。”

过了几日，包公转动如常，才致谢和尚，以至饮食用药调理，俱已知是和尚的，心中不胜感激。了然细看包公气色，心下明白，便问了年命，细算有百日之难，过了日子就好了，自有机缘，便留住包公在庙内居住。于是将包公改作道人打扮，每日里与了然不是下棋，便是吟诗，彼此爱慕。将过了三个月，一日，了然求包公写“冬季哮喘祝国裕民”八字，叫僧人在山门两边粘贴。包公无事，同了然出来，一旁观看。只见那壁厢来了一个厨子，手提菜筐，走至庙前，不住将包公上下打量，瞧了又瞧，看了又看，直瞅着包公进了庙，他才飞也似的跑了。包公却不在意，回庙去了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他乃丞相府王芑的买办厨子。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，赐图像一张，乃圣上梦中所见，醒来时宛然在目，御笔亲画了形像，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访此人。丞相遵旨回府，又叫妙手丹青照样画了几张，吩咐虞候、伴当、执事人员各处留神，细细访查。不想这日买办从大相国寺经



过，恰遇包公，急忙跑回相府，找着该值的虞候，便将此事说了一遍，虞候闻听，不能深信，亦不敢就回，即同买办厨子暗到庙中，闲游的一般，各处瞻仰。后来看到方丈，果见有一道人与老僧下棋，细看相貌正是龙图之人，心中不胜惊骇，急忙赶回相府，禀知相爷。

王大人闻听，立刻传轿到大相国寺拈香。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，不敢耽延；二是老大人为国求贤，一番苦心。不多时，来在庙内。小沙弥闻听，急忙跑至方丈室内，报与老和尚知道。只见了然与包公对弈，全然不理。倒是包公说道：“吾师也当迎接。”了然道：“老僧不走权贵之门，迎他则甚？”包公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他乃是个忠臣，就是迎他，也不至于沾碍老师。”了然闻听，方起身道：“他此来与我无沾碍，恐与足下有些瓜葛。”说罢，迎出去了。

接至禅堂，分宾主坐了。献茶已毕，便问了然：“此庙有多少僧众？多少道人？老夫有一心愿，愿施僧鞋僧袜，每人各一双，须当面领去。”了然明白，即吩咐僧道领取，一一看过，并无此人。王大人问道：“完了么？你庙中还有人没有？”了然叹道：“有是还有一人，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这一双鞋袜。如要见这人么，大概还须大人以礼相见。”王丞相闻听，忙道：“就烦长老引见引见何如？”了然答应，领至方丈。包公隔窗一看，也不能回避了，只得上前一揖，道：“废员参见了。”王大人举目细看形容，与圣上御笔画的龙图分毫不差，不觉大惊，连忙让坐，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？”包公便道：“废员包拯，曾任定远县。”因断乌盆革职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王大人道：“此案终属妄诞，老夫实难凭信。”包公不觉正色答道：“虽则理之所无，却是事之必有。自古负屈含冤之魂，凭物伸诉者不可枚举，难道都是妄诞么？只要自己秉公断理民情，焉肯以妄诞二字就置之不问，岂不使怨鬼含



冤于泉下乎？何况废员非攻乎异端之人，此事亦非攻乎异端之案。”王大人见包公说话梗直，忠正严肃，不觉满心欢喜，立刻备马，请包公随至相府。进了相府，大家看大人轿后一个道士，不知什么缘故。当下留在书房安歇。

次日早朝，仍将包公换了县令服色，先在朝房伺候。净鞭三下，天子升殿。王芑出班奏明仁宗，天子大喜：“立刻宣召见朕！”包公步上金阶跪倒。山呼已毕，天子闪龙目一看，果是梦中所见之人，满心欢喜，便问为何罢职。包公便将断乌盆将人犯刑毙身死情由，毫无遮饰，一一奏明。王芑在班中着急，恐圣上见怪。谁知天子不但不怪，反喜道：“卿家既能断乌盆负屈之冤魂，必能镇皇宫作祟之邪。今因玉宸宫内每夕有怨鬼哀啼，甚属不净，不知是何妖邪，特派卿前往镇压一番。”即着王芑在内阁听候。钦派太监总管杨忠带领包公，至玉宸宫镇压。

这杨忠素来好武，胆量甚好，因此人皆称他为“杨大胆”。奉旨赐他宝剑一口，每夜在内巡逻。今日领包公进内，他那里瞧得起包公呢，先问了姓，后又问了名，一路称为老黑，又叫老包。来到昭德门，说道：“进了此门，就是内廷了。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！今日对了圣心，派你入宫，将来回家到乡里说古去罢，是不是？老黑呀！怎么我合你说话，你怎么纺丝吊面布里儿呢？”包公无奈，答道：“公公说的是。”杨忠又道：“你别合我闹这个整脸儿。我是好顽好乐的。这就是你，别人还巴结不上呢。”说着话，进了凤右门。只见有多少内侍垂手侍立，内中有一个头领，上前执手，道：“老爷今日有何贵干？”杨忠说：“辛苦，辛苦！咱家奉旨带领此位包先生前到玉宸宫镇邪。此乃奉旨官差。我们完差之时，不定三更五更回来，可就不照门了，省得又劳动你们。请罢，请罢！”说罢，同定包公，竟奔玉宸宫。只



见金碧交辉，光华烂漫，到了此地，不觉肃然起敬。连杨忠爱说爱笑，到了此地，也就哑口无言了。

来至殿门，杨忠止步，悄向包公道：“你是钦奉谕旨，理应进殿除邪。我就在这门槛上照看便了。”包公闻听，轻移慢步，侧身而入，来至殿内，见正中设立宝座，连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礼。又见旁边设立座位，包公躬身入座。杨忠见了，心下暗自佩服道：“瞧不得小小官儿，竟自颇知国礼。”又见包公如对君父一般，秉正端坐，凝神养性，二目不往四下观瞧，另有一番凜然难犯的神色，不觉的暗暗夸奖道：“怪不得圣上见了他喜欢呢。”正在思想之际，不觉的谯楼上漏下矣，猛然间听的呼呼风响，杨忠觉的毛发皆竖，连忙起身，手掣宝剑，试舞一回。耍不了几路已然气喘，只得归入殿内，锐气已消，顺步坐在门槛子上。包公在座上，不由的暗暗发笑。

杨忠正自发怔，只见丹墀以下起了一个旋风，滴溜溜在竹丛里团团乱转，又隐隐的听得风中带着悲泣之声。包公闪目观瞧，只见灯光忽暗，杨忠在外扑倒。片刻工夫，见他复起，袅袅婷婷，走进殿来，万福跪下。此时灯光复又明亮，包公以为杨忠戏耍，便以假作真，开言问道：“你今此来，有何冤枉？诉上来。”只听杨忠娇滴滴声音，哭诉道：“奴婢寇珠原是金华宫承御，只因救主遭屈，含冤地府，于今廿载，专等星主来临，完结此案。”便将当初定计陷害的原委，哭诉了一遍：“因李娘娘不日难满，故特来泄机由。星主细细搜查，以报前冤，千万不可泄漏。”包公闻听点头，道：“既有如此沉冤，包某必要搜查。但你必须隐形藏迹，恐惊主驾，获罪不浅。”冤魂说道：“谨遵星主台命。”叩头站起，转身出去，仍坐在门槛子上。

不多时，只见杨忠张牙欠嘴，仿佛睡醒的一般，瞧见包



公仍在那边端坐，不由的悄悄的道：“老黑，你没见什么动静，咱家怎生回复圣旨？”包公道：“鬼已审明，只是你贪睡不醒，叫我在此呆等。”杨忠闻听诧异，道：“什么鬼？”包公道：“女鬼。”杨忠道：“女鬼是谁？”包公道：“名叫寇珠。”杨忠闻听，只唬得惊异不止，暗自思道：“寇珠之事算来将近二十年之久，他竟如何知道？”连忙陪笑道：“寇珠他为什么事在此作祟呢？”包公道：“你是奉旨，同我进宫除邪，谁知你贪睡。我已将鬼审明，只好明日见了圣上，我奏我的，你说你的便了。”杨忠闻听，不由着急道：“喂呀！包……包先生，包……包老爷，我的亲亲的包……包大哥，你这不把我毁透了吗？可是你说的，圣上命我同你进宫，归齐我不知道，睡着了，这是什么差使眼儿呢？怎的了！可见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。过后就真没有用我们的地方了？瞧你老爷们这个劲儿，立刻给我个眼里插棒槌，也要我们搁的住呀！好包先生，你告诉我，我明日送你个小巴狗儿，这么短的小嘴儿。”包公见他央求可怜，方告诉地道：“明日见了圣上，就说：‘审明了女鬼，系金华宫承御寇珠含冤负屈，来求超度他的冤魂。臣等业已相许，以后不再作祟。’”杨忠听毕，记在心头，并谢了包公，如敬神的一般。他也不敢言语褻渎了。

出了玉宸宫，来至内阁，见了丞相王芑，将审明的情由，细述明白。少时圣上临朝，包公同杨忠一一奏明，只说冤魂求超度，却不提别的。圣上大悦，愈信乌盆之案，即升用开封府府尹、阴阳学士。包公谢恩。加封“阴阳”二字，从此人传包公善于审鬼，白日断阳，夜间断阴，一时哄传遍了。

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芑，爱慕非常，后谢了了然。又至开封府上任，每日查办事件。便差包兴回家送信，并具禀替甯



老夫子請安；又至隱逸村投遞书信，一來報喜，二來求婚婚姻。包興奉命，即日起身，先往小包村去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

且说包兴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，后又到隐逸村。这日包兴回来，叩见包公，呈上书信，言：“太老爷、太夫人甚是康健，听见老爷得了府尹，欢喜非常，赏了小人五十两银子。小人又见大老爷、大夫人，欢喜自不必说，也赏了小人三十两银子。惟有大夫人给小人带了个薄薄儿包袱，嘱咐小人好好收藏，到京时交付老爷。小人接在手中，虽然有些分两，不知是何物件，惟恐路上磕碰。还是大夫人见小人为难，方才说明此包内是一面古镜，原是老爷井中捡的。因此镜光芒生亮，大夫人挂在屋内。有一日，二夫人使唤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门前滑了一跤，头已跌破，进屋内就在挂镜处一照。谁知血滴镜面，忽然云翳开豁。秋香大叫一声，回头跑在二夫人屋内，冷不防按住二夫人将右眼挖出；从此疯癫，至今锁禁，犹如活鬼一般。二夫人死去两三番，现在延医调治，尚未痊愈。小人见二老爷，他无精打彩的，也赏了小人二两银子。”说着话，将包袱呈上。包公也不开看，吩咐好好收讫。包兴又回道：“小人又见甯师老爷看了书信，十分欢喜，说叫老爷好好办事，尽忠报国，还教导了小人好些好话。小人在家住了一天，即到隐逸村报喜投书。李大人大



喜，满口应承，随后便送小姐前来就亲。赏了小人一个元宝、两匹尺头，并回书一封。”即将信呈上，包公接书看毕，原来是张氏夫人同着小姐，于月内便可来京。立刻吩咐预备住处，仍然派人前去迎接。便叫包兴暂且歇息，次日再商量办喜事一节。

不多几日，果然张氏夫人带领小姐俱各到了。一切定日迎娶事务，俱是包兴尽心备办妥当。到了吉期，也有多少官员前来贺喜，不必细表。

包公自毕姻后，见李氏小姐幽闲贞静，体态端庄，诚不失大家闺范，满心欢喜。而且妆奁中有一宝物，名曰“古今盆”，上有阴阳二孔，堪称希世奇珍。包公却不介意。过了三朝满月，张氏夫人别女回家，临行又将自己得用的一个小厮，名唤李才，留下服侍包公，与包兴同为内小厮心腹。

一日，放告坐堂，见有个乡民年纪约有五旬上下，口称“冤枉”，立刻带至堂上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有何冤枉？诉上来！”那人向上叩头，道：“小人姓张名致仁，在七里村居住。有一族弟名叫张有道，以货郎为生，相离小人不过数里之遥。有一天，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，谁知三日前竟自死了！问我小婢刘氏是何病症，为何连信也不送呢？刘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，因家中无人，故此未能送信。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，在祥符县申诉情由，情愿开棺检验。县太爷准了小人状子，及至开棺检验，谁知并无伤痕。刘氏他就放起刁来，说了许多诬赖的话。县太爷将小人责了二十大板，讨保回家。越想此事，实实张有道死的不明。无奈何投到大老爷台前，求青天与小人作主！”说罢，眼泪汪汪，匍匐在地。包公便问道：“你兄弟素来有病么？”张致仁说：“并无疾病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你几时没见张有道？”致仁道：“素来弟兄和睦，小人常到他家，他也常来小人家。五日前尚在小人



家中。小人因他五六天没来，因此小人找到他家，谁知三日前竟自死了。”包公闻听，想到五日前尚在他家，他第六天去探望，又是三日前死的，其中相隔一两天，必有缘故。包公想罢，准了状词，立刻出签，传刘氏到案。

暂且退了堂，来至书房，细看呈子，好生纳闷。包兴与李才旁边侍立。忽听外边有脚步声响，包兴连忙迎出，却是外班，手持书信一封，说：“外面有一儒流求见。此书乃了然和尚的。”包兴闻听，接过书信，进内回明，呈上书信。包公是极敬了然和尚的，急忙将书拆阅，原来是封荐函，言此人学问品行都好。包公看罢，即命包兴去请。

包兴出来看时，只见那人穿戴的衣冠，全是包公在庙时换下衣服，又肥又长，勒里勒得的，并且帽子上面还捏着折儿。包兴看罢，知是当初老爷的衣服，必是了然和尚与他穿戴的，也不说明，便向那人说道：“我家老爷有请。”只见那人斯斯文文，随着包兴进来。到了书房，包兴掀帘。只见包公立起身来，那人向前一揖，包公答了一揖，让坐。包公便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晚生复姓公孙名策，因久困场屋，屡落孙山，故流落在大相国寺。多承了然禅师优待，特具书信前来，望祈老公祖推情收录。”包公见他举止端详，言语明晰，又问了些书籍典故，见他对答如流，学问渊博，竟是个不得第的才子。包公大喜。

正谈之间，只见外班禀道：“刘氏现已传到。”包公吩咐伺候，便叫李才陪侍公孙先生，自己带了包兴，立刻升堂。入了公座，便叫：“带刘氏！”应役之人接声喊道：“带刘氏！带刘氏！”只见从外角门进来一个妇人，年纪不过二十多岁，面上也无惧色，口中尚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好端端的人，死了叫他翻尸倒骨的，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了！如今又把我传到这里来，难道还生出什么巧招儿来吗？”一边说，一边上



堂，也不东瞧西望，他便袅袅婷婷朝上跪倒，是一个久惯打官司的样儿。包公便问道：“你就是张刘氏么？”妇人答道：“小妇人刘氏，嫁与货郎张有道为妻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你丈夫是什么病死的？”刘氏道：“那一天晚上，我丈夫回家，吃了晚饭，一更之后便睡了。到了二更多天，忽然说心里怪疼的。小妇人唬的了不得，急忙起来。便嚷疼的利害，谁知不多一会就死了。害的小妇人好不苦也！”说罢，泪流满面。包公把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你丈夫到底是怎么病死的？讲来！”站堂喝道：“快讲！”刘氏向前跪爬半步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我丈夫实是害心疼病死的，小妇人焉敢撒谎。”包公喝道：“既是害病死的，你为何不给他哥哥张致仁送信？实对你说，现在张致仁在本府堂前已经首告。实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！”刘氏道：“不给张致仁送信，一则小妇人烦不出人来，二则也不敢给他送信。”包公闻听，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刘氏道：“因小妇人丈夫在日，他时常到小妇人家中，每每见无人，他言来语去，小妇人总不理他。就是前次他到小妇人家内，小妇人告诉他兄弟已死，不但不哭，反倒向小妇人胡说八道，连小妇人如今直学不出口来。当时被小妇人连嚷带骂，他才走了。谁知他恼羞成怒，在县告了，说他兄弟死的不明，要开棺检验。后来太爷到底检验了，并无伤痕，才将他打了二十大板。不想他不肯歇心，如今又告到老爷台前。可怜小妇人丈夫死后，受如此罪孽，小妇人又担如此丑名，实实冤枉！恳求老青天与小妇人作主啊！”说着，说着，就哭起来了。包公见他口似悬河，牙如利剑，说得有情有理，暗自思道：“此妇听他言语，必非善良。若与张致仁质对，我看他那诚朴老实形景，必要输与妇人口角之下。须得查访实在情形，妇人方能服输。”想罢，向刘氏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竟是无故被人诬赖了。张致仁着实可恶。我自有道



理，你且下去，三日后听传罢了。”刘氏叩头下去，似有得色。包公更觉生疑。

退堂之后，来到书房，便将口供呈词与公孙策观看。公孙策看毕，躬身说道：“据晚生看此口供，张致仁疑的不差。只是刘氏言语狡猾，必须采访明白，方能折服妇人。”不料包公心中所思主见，公孙策一言道破，不觉欢喜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公孙策正欲作进见之礼，连忙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待我晚生改扮行装，暗里访查访查，如有机缘，再来禀复。”包公闻听，道：“如此说，有劳先生了。”叫包兴：“将先生盘川并要何物件，急忙预备，不可误了！”包兴答应，跟随公孙策来至书房。公孙策告诉明白，包兴连忙办理去了。不多时，俱各齐备。原来一个小小药箱儿，一个招牌，还有道衣丝绦鞋袜等物。公孙策通身换了，背起药箱，连忙从角门暗暗溜出，到七里村查访。

谁知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，闹了一天并无机缘可寻。看看天晚，又觉得腹中饥饿，只得急忙且回开封府再做道理。不料慌不择路，原是往北，他却往东南岔下去了。多走数里之遥，好容易奔至镇店，问时知是榆林镇，找了兴隆店投宿，又乏又饿。正要打算吃饭，只见来了一群人、数匹马，内中有一黑矮之人，高声嚷道：“凭他是谁，快快与我腾出！若要惹恼了你老爷的性儿，连你这店俱各给你拆了。”旁有一人说道：“四弟不可。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就是叫人家腾挪也要好说，不可如此的罗唆。”又向店主人道：“东人，你去说说看。皆因我们人多，两下住着不便。奉托，奉托！”店主无奈，走到上房，向公孙策说道：“先生，没有什么说的，你老将就将就我们！说不得屈尊你老，在东间居住，把外间这两间让给我们罢！”说罢，深深一揖。公孙策道：“来时原不要住上房，是你们小二再三说，我才住此房内。如今



来的客既是人多，我情愿将三间满让，店东给我个单房我住就是了。皆是行路，纵有大厦千间，不过占七尺眠，何必为此吵闹呢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进来了黑凛凛一条大汉，满面笑容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老先生请自尊便罢。这外边两间承情让与我等，足已够了。我等从人俱叫他们下房居住，再不敢劳动了。”公孙策再三谦逊，那大汉只是不肯，只得挪在东间去了。

那大汉叫从人搬下行李，揭下鞍辔，俱各安放妥协。又见上人却是四个，其余五六个俱是从人，要净面水，唤开水壶，吵嚷个不了。又见黑矮之人先自呼酒要菜。店小二一阵好忙，闹的公孙策竟喝了一壶空酒，菜总没来，又不敢催。忽听黑矮人说道：“我不怕别的，明日到了开封府，恐他记念前仇，不肯收录，那却如何是好？”又听黑脸大汉道：“四弟放心，我看包公决不是那样之人。”公孙策听至此言，不由站起身来，出了东间，对着四人举手，道：“四位原是上开封的，小弟不才，愿作引进之人。”四人听了，连忙立起身来，仍是那大汉说道：“足下何人？请过来坐，方好讲话。”公孙策又谦逊再三，方才坐下，各通姓名。

原来这四人正是土龙岗的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四条好汉。听说包公作了府尹，当初原有弃暗投明之言，故将山上喽罗粮草金银俱各分散，只带了得用伴当五六人，前来开封府投效，以全信行。他们又问公孙策，公孙策答道：“小可现在开封府。因目下有件疑案，故此私行暗暗查访。不想在此得遇四位，实实三生有幸了。”彼此谈论多时，真是文武各尽其妙，大家欢喜非常。惟独赵四爷粗俗，却有酒量颇豪。王朝恐怕他酒后失言，叫外人听之不雅，只得速速要饭。大家吃毕，闲谈饮茶。天到二更以后，大家商议，今晚安歇后，明日可早早起来，还行路呢。这正是：只因清正声



名远，致使英雄跋涉来。

未审明日王、马、张、赵投奔开封府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

且说四爷赵虎因多贪了几杯酒，大家闲谈，他连一句也插不上，一旁前仰后合，不觉的瞌睡起来。困因酒后，酒因困魔，后来索性放倒头，酣睡如雷，因打呼，方把大家提醒。王朝说：“只顾说话儿，天已三更了。先生也乏了，请安歇罢。”大家方才睡下。谁知赵四爷心内惦着上开封府，睡得容易，醒的剪绝。外边天气不过四鼓之半，他便一咕噜身爬起来，乱嚷道：“天亮了！快些起来赶路！”又喊道：“叫从人备马捎行李！”把大家吵醒。谁知公孙策心中有事尚未睡着，也只得随大家起来。这老先生算烟袋铺铁丝儿，通了杆了。只见大爷将从人留下一个，腾出一匹马叫公孙策乘坐。叫那人将药箱儿、招牌俟天亮时背至开封府，不可违误。吩咐已毕，叫店小二开了门，大家乘马，趁着月色，迤迤而行。

天气尚未五更，正走之间，过了一带林子，却是一座庙宇。猛见墙角边人影一晃。再细看时，却是一个女子，身穿红衣，到了庙门捱身而入。大家看的明白，口称“奇怪”。张龙说：“深夜之间，女子入庙，必非好事。天气尚早，咱们何不到庙看看呢？”马汉说：“半夜三更，无故敲打山门，见了僧人怎么说呢？”王朝说道：“不妨，就说贪赶路程，口



渴之甚，讨杯茶吃，有何不可。”公孙策道：“既如此，就将马匹行李叫从人在树林等候，省得僧人见了兵刃生疑。”大家闻听，齐说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于是大家下马，叫从人在树林看守，从人答应。五位老爷迈步竟奔山门而来。

到了庙门，趁着月光，看的明白，匾上大书“铁仙观”。公孙策道：“那女子捱身而入，未听见他插门，如何是关着呢？”赵虎上前，抡起拳头，在山门上就是啞、啞、啞的三拳，口中嚷道：“道爷开门来！”口中嚷着，随手又是三拳，险些儿把山门砸掉。只听里面道：“是谁？是谁？半夜三更怎么说！”只听“哗拉”一声，山门开处，见个道人。公孙策连忙上前施礼，道：“道爷，多有惊动了。我们一行人贪赶路程，口渴舌干，欲借宝刹歇息歇息，讨杯茶吃，自有香资奉上，望祈方便。”那道人闻听，便道：“等我禀明白了院长，再来相请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走出一个浓眉大眼、膀阔腰粗、怪肉横生的道士来，说道：“既是众位要吃茶，何妨请进来。”王朝等闻听，一拥而入，来至大殿，只见灯烛辉煌。彼此逊坐。见道人凶恶非常，并且酒气喷人，已知是不良之辈。

张龙、赵虎二人悄地出来寻那女子，来至后面，并无踪迹。又到一后院，只见一口大钟，并无别物。行至钟边，只听有人呻吟之声。赵虎说：“在这里呢。”张龙说：“贤弟，你去掀钟，我拉人。”赵虎挽挽袖子，单手抓住钟上铁爪，用力向上一掀。张龙说：“贤弟吃住劲，不可松手！等我把住底口。”往上一挺，就把钟内之人露将出来。赵爷将手一松，仍将钟扣在那边。仔细看此人时，却不是女子，是个老者，捆做一堆，口内塞着棉花，急忙掏出，松了捆绑。那老者干呕做一团，定了定神，方才说：“暖哟！苦死我也！”张龙便问：“你何人？因何被他们扣在钟内？”那老头儿道：



“小人名唤田忠，乃陈州人氏。只因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昱奉旨前往賑济，不想庞昱到了那里，并不放賑，在彼盖造花园，抢掠民间女子。我主人田起元，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，割肉煎药。老太太病好，主母上庙还愿，不意被庞昱窥见，硬行抢去。又将我主人送县监禁。老太太一闻此信时，生生唬死。是我将老主母埋葬已毕。想此事一家被害，非上京控告不可。因此贪赶路程，过了宿头，于四更后投至此庙，原为歇息。谁知道人见我行李沉重，欲害小人。正在动手之时，忽听众位爷们敲门，便将小人扣在钟下，险些儿丧了性命。”正在说话间，只见那边有一道人探头缩脑。赵四爷急忙赶上，兜的一脚，踢翻在地，将拳向面上一晃：“你嚷，我就是一拳！”那贼道看见柳斗大的皮锤，那里还有魂咧。赵四爷便将他按住在钟边。

不想这前边凶道名唤萧道智，在殿上张罗烹茶，不见了张、赵二人，叫道人去请也不见回来，便知事有不妥，悄悄的退出殿来，到了自己屋内，将长衣甩去，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朴刀，竟奔后院而来。恰入后门，就瞧见老者已放，赵虎按着道人，不由心头火起，手举朴刀，便杀张龙。张爷手急眼快，斜刺里就是一腿，道人将身躲过，一刀照定张龙面门砍来。张爷手无寸铁，全仗步法巧妙，身体灵便，一低头将刀躲过，顺手就是一掌。恶道惟恐是暗器，急待侧身时，张爷下边就是一扫堂腿。好恶道！金丝绕腕势躲过，回手反背又是一刀。究竟有兵刃的气壮，无家伙的胆虚，张龙支持了几个照面，看看不敌。

正在危急之时，只见王朝、马汉二人见张龙受敌，王朝赶近前来，虚晃一掌，左腿飞起，直奔胁下。恶道闪身时，马汉后边急急又是一拳，打在背后。恶道往后一扑，急转身，伸手就是一刀。亏得马汉眼快，将身一闪，刚然躲过，



恶道倒垂势又奔了王朝而来。三个人赤着手，刚刚敌得住，就是防他的刀便了。王朝见恶道奔了自己，他便把月势等刀头切近，将身一撇。恶道把身使空，身往旁边一闪，后面张龙照面又是一脚。恶道觉得在后面有人，趁着月影也不回头，伏身将脚往后一蹬。张龙脚刚落地，恰被恶道在迎面骨上蹬了一脚，力大势猛，身子站立不住，不由的斗了个豆墩。赵虎在旁看见，连忙叫道：“三哥，你来挡住那个道人。”张龙连忙起来挡住道人。只见赵虎站起来，竟奔东角门前边去了。张龙以为四爷必是到树林取兵刃去了。

迟了不多时，却见赵虎从西角门进来。张龙想道：“他取兵刃不能这么快，他必是解了解手儿回来了。”眼瞧着他迎面扑了恶道，将左手一扬，是个虚晃架式，右手对准面门一摔，口中说：“恶道，看我的法宝取你！”只见白扑扑一股稠云打在恶道面上，登时二目难睁，鼻口倒噎，连气也喘不过来。马汉又在小肚上尽力的一脚，恶道站立不住，咕咚栽倒在地，将刀扔在一边。赵虎赶进一步，一跪腿，用磕膝盖按住胸膛，左手按膀背，将右袖从新向恶道脸上一路乱抖。原来赵虎绕到前殿，将香炉内香灰装在袖内。俗语说的好，“光棍眼内揉不下沙子去”。何况是一炉香灰，恶道如何禁得起。四个人一起动手，将两个道人捆缚，预备送到祥符县去。此系祥符地面之事，由县解府，按劫掠杀命定案。四人复又搜寻，并无人烟。后又搜至旁院之中，却是菩萨殿三间，只见佛像身披红袍。大家方明白，红衣女子乃是菩萨现化。可见田忠有救，道人恶贯已满，报应不爽。此时公孙策已将树林内伴当叫来，拿获道人。便派从人四名，将恶道交送至县内。立刻祥符县申报到府。大家带了田忠，一同出庙。此时天已大亮，竟奔开封府而来。暂将四人寄在下处。

公孙策进内参见包公，言访查之事尚未确实，今有土龙



岗王、马、张、赵四人投到，并铁仙观救了田忠，捉拿恶道交祥符县，不日解到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复又立起身来，说：“晚生还要访查刘氏案去。”当下辞了包公，至茶房。此时药箱、招牌俱已送到。公孙策先生打扮停当，仍从角门去了。

且说包公见公孙策去后，暗叫包兴将田忠带至书房，问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，叫左右领至茶房居住，不可露面，恐走漏了风声，庞府知道。又吩咐包兴将四勇士暂在班房居住，俟有差听用。

且说公孙策离了衙门，复至七里村沿途暗访，心下自思：“我公孙策时乖运蹇，屡试不第。幸亏了然和尚一封书信荐至开封府，偏偏头一天到来就遇见这一段公案，不知何日方能访出。总是我的运气不好，以致诸事不顺。”越思越想，心内越烦，不知不觉出了七里村。忽然想起，自己叫着自己说：“公孙策，你好呆！你是作什么来了？就是这么走着，有谁知你是医生呢？既不知道你是医生，你又焉能打听出来事情呢？实实呆的可笑！”原来公孙策只顾思索，忘了摇串铃了。这时想起，连忙将铃儿摇起，口中说道：“有病早来治，莫要多延迟。养病如养虎，虎大伤人的。凡是疑难大症，管保手到病除。贫不计利。”正在念诵，可巧那一边一个老婆子唤道：“先生，这里来，这里来！”公孙策闻听，向前问道：“妈妈唤我么？”那婆子道：“可不是。只因我媳妇身体有病，求先生医治医治。”公孙策闻听，说：“既是如此，妈妈引路。”

那婆子引进柴扉，掀起了篙子杆的帘子，将先生请进。看时，却是三间草房，一明两暗。婆子又掀起西里间单布帘子，请先生土炕上坐了。公孙策放了药箱，倚了招牌，刚然坐下，只见婆子搬了个不带背、三条腿椅子在地下相陪。婆子便说道：“我姓尤，丈夫早已去世。有个儿子名叫狗儿，



在陈大户陈应杰家做长工。只因我的儿媳妇得病，有了半月了。他的精神短少，饮食懒进，还有点午后发烧。求先生看看脉，吃点药儿。”公孙策道：“令媳现在那屋？”婆子道：“在东屋里呢，待我告诉他。”说着站起，往东屋里去了。只听说道：“媳妇，我给你请个先生来，求他老看看，管保就好咧。”只听妇人道：“母亲，不看也好，一来我没有什么大病；二来家无钱钞，何苦妄费钱文。”婆子道：“哎哟！媳妇呵！你没听见先生说么，‘贫不计利’；再者‘养病如养虎’。好孩子，请先生瞧瞧罢。你早些好了，也省得老娘悬心。我就是倚靠你了，我那儿子也不指望他了！”说至此，妇人便道：“母亲，请先生过来看看就是了。”婆子闻听，说：“还是我这孩子听说，好个孝顺的媳妇。”一边说着，便来到西屋请公孙策。公孙策跟定婆子来至东间，与妇人诊脉。

原来医生有“望”“闻”“问”“切”四条，但给右科看病也不可要望，不过一目了然。又道：“医者易也，易者移也。”故有移重就轻之法。假如给老年人看准脉息不好，必要安慰，说道：“不要紧，立个方儿，吃与不吃均可。”后至出来，方向本家说道：“老人家脉息不好得很，赶紧预备后事罢。”本家问道：“先生，你为何方才不说？”医家道：“我若不开导着说，上年纪的人听说利害，痰向上一涌，那不登时交代了么？”此是移重就轻之法。闲言少叙。

且说公孙策与妇人看病，虽是私访，他素来原有实学，所有医理，先生尽皆知晓。诊完脉息，已知病源。站起身来，仍然来至西间坐下，说道：“我看令媳之脉，乃是双脉。”尤氏闻听，道：“哎哟！何尝不是。他大约有四五个月没见……”公孙策又道：“据我看来，病源因气恼所致，郁闷不舒，竟是个气裹胎了。若不早治，恐入痼症。必须将病源说明，方好用药。”婆子闻听，不由的吃惊：“先生真是神



仙，谁说不是气恼上得的呢！待我细细告诉先生。只因我儿子在陈大户家做长工，素日多亏大户帮些银钱。那一天，忽然我儿子拿了两个元宝回来……”说至此处，只听东屋妇人道：“此事不必说了。”公孙策忙说道：“用药必须说明，我听的确，下药方能见效。”婆子道：“孩子，你养你的病，这怕什么？”又说道：“我见元宝不免生疑，便问这元宝从何而来。我儿子说，只因大户与七里村张有道之妻不大清楚。这一天陈大户到张家去了，可巧叫他男人撞见，因此大户要害他男人，给我儿两个元宝。”说至此，东屋妇人又道：“母亲不消说了，此事如何说得！”婆子道：“儿呀，先生也不是外人，说明了好用药呀。”公孙策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若不说明，药断不灵。”婆子接说：“交给我儿两个元宝，是叫他找什么东西的。原是我媳妇劝他不依，后来跪在地下央求，谁知我不肖的儿子不但不听，反将媳妇踢了几脚，揣起元宝，赌气走了未回。后来果然听说张有道死了。又听见说接三的那日晚上，棺材里连响了三阵，仿佛炸尸的一般，连和尚都唬跑了。因此我媳妇更加忧闷。这便是得病的原由。”

公孙策听毕，提起笔来写了一方，递与婆子。婆子接来一看，道：“先生，我看别人方子有许多的字，怎么先生的方儿只一行字呢？”公孙策答道：“药用当而通神。我这方乃是独门奇方。用红棉一张，阴阳瓦焙了，无灰，老酒冲服，最是安胎活血的。”婆子闻听，记下。公孙策又道：“你儿子做成此事，难道大户也无谢礼么？”公孙策问及此层，他算定此案一明，尤狗儿必死，婆媳二人全无养赡，就势要给他婆媳二人想出个主意。这也是公孙策文人妙用。话已说明，且说婆子说道：“听说他许给我儿子六亩地。”先生道：“这六亩地可有字样么？”婆子道：“那有字样呢，还不定他给不给呢。”先生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！给他办此大事，若无字据，



将来你如何养贍呢？也罢，待我替你写张字儿，倘若到官时，即以此字向他要地。”真是乡里人好哄，当时婆子乐了个事不有余，说：“多谢先生！只是没有纸，可怎么好呢？”公孙策道：“不妨，我这里有纸。”打开药箱，拿出一大张纸来，立刻写就，假画了中保，押了个花押，交给婆子。婆子深深谢了。先生背起药箱，拿了招牌，起身便走。婆子道：“有劳先生！又无谢礼，连杯茶也没吃，叫婆子好过意不去。”公孙策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出了柴扉，此时精神百倍，快乐非常。原是屡试不第，如今仿佛金榜标了名似的，连乏带饿全忘了，两脚如飞，竟奔开封府而来。这正是：心欢访得希奇事，意快听来确实音。

未审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

且说公孙策回到开封府，仍从角门悄悄而入，来至茶房，放下药箱、招牌，找着包兴，回了包公，立刻请见。公孙策见礼已毕，便将密访的情由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细细述了一遍。包公闻听欢喜，暗暗想：“此人果有才学，实在难为他访查此事。”便叫包兴与公孙策更衣，预备酒饭，请先生歇息。又叫李才将外班传进，立刻出签，拿尤狗儿到案。外班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前来说：“尤狗儿带到。”

老爷点鼓升堂，叫带尤狗儿上堂，跪倒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就是尤狗儿么？”回道：“老爷，小人叫驴子。”包公一声断喝：“哇！你明是狗儿，你为何叫驴子呢？”狗儿回道：“老爷，小人原叫狗儿来着，只因他们说狗的个儿小，改叫驴子，岂不大些儿呢？因此就改了叫驴子。老爷若不爱叫驴子，还叫狗儿就是了。”两旁喝道：“少说！少说！”包公叫道：“狗儿。”应道：“有。”“只因张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，说你与陈大户主仆定计，将他谋死。但此事皆是陈大户要图谋张有道的妻子刘氏。你不过是上人差遣，概不由己，虽然受了两个元宝，也是小事。你可要从实招来，自有本府与你作主，出脱你的罪名便了。你不必忙，慢慢的讲来。”

狗儿听见冤魂告状，不由的心中害怕。后又见老爷和颜



悦色的出脱他的罪名，与他作主，放了心了，即向上叩头，道：“老爷既施天恩，与小人作主，小人只得实说。因小人当家的与张有道的女人有交情，可合张有道没有交情。那一天被张有道撞见了，他跑回来就病了，总想念刘氏，他又不肯去。因此想出一个法子来，须得将张有道害了。他或上刘氏家去，或将刘氏娶到家里来，方才遂心。故此将小人叫到跟前说：‘我托付你一宗事情。’我说：‘当家的，有什么事呢？’他说：‘这宗事情不容易，你须用心搜寻才有。’我就问‘找什么呢？’他说：‘这宗东西叫尸龟，仿佛金头虫儿，尾巴上发亮，有蠖虫大小。’我就问：‘这宗东西出在那里呢？’他说：‘须在坟里找。总要尸首肉都化了，独有脑子未干，才有这虫儿。’小人一听，就为了难了，说：‘这可怎么找法呢？’他见小人为难，便给小人两个元宝，叫小人且自拿着：‘事成之后，我给你六亩地。不论几日，总要找了来。白日也不做活，养着精神，夜里好找。’可是老爷说的：‘上人差遣，概不由己。’又说：‘受人之托，当终人之事。’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刨坟，刨到第十七个上，好容易得了此虫。晒成干，研了末，或茶或饭洒上，必是心疼而死，并无伤痕。惟有眉攒中间有小小红点，便是此毒。后来听见张有道死了，大约就是这宗东西害的。求老爷与小人作主。”包公听罢此话，大约无甚虚假。书吏将供单呈上，包公看了，拿下去，叫狗儿画了招。立刻出签，将陈应杰拿来。老爷又吩咐狗儿道：“少时陈大户到案，你可要当面质对，老爷好与你作主。”狗儿应允。包公点头，吩咐：“带下去。”

只见差人当堂跪倒，禀道：“陈应杰拿到。”包公又吩咐传刘氏并尤氏婆媳。先将陈大户带上堂来，当堂上了刑具。包公问道：“陈应杰，为何谋死张有道？从实招来！”陈大户闻听，唬得惊疑不止，连忙说道：“并无此事呀，青天老



爷！”包公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你这大胆的奴才！在本府堂前还敢支吾么？左右，带狗儿。”立刻将狗儿带上堂来，与陈应杰当面对证。大户只唬得抖衣而战，半晌，方说道：“小人与刘氏通奸是实情，并无谋死有道之事。这都是狗儿一片虚词，老爷千万莫信。”包公大怒，吩咐：“看大刑伺候！”左右一声喊，将三木往堂上一撂，把陈大户唬的胆裂魂飞，连忙说道：“愿招！愿招！”便将狗儿找寻尸龟，悄悄交与刘氏，叫或茶或饭洒上，立刻心疼而死，并告诉他放心，并无一点伤痕，连血迹也无有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包公看了供单，叫他画了招。

只见差役禀道：“刘氏与尤氏婆媳俱各传到。”包公吩咐先带刘氏。只见刘氏仍是洋洋得意，上得堂来，一眼瞧见陈大户，不觉朱颜更变，形色张惶，免不得向上跪倒。包公却不问他，便叫陈大户与妇人当面对质。陈大户对着刘氏哭道：“你我干此事，以为机密，再也无人知道，谁知张有道冤魂告到老爷台前。事已败露，不能不招，我已经画招，你也画了罢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妇人闻听，骂了一声：“冤家！想不到你如此脓包，没能为！你既招承，我又如何推托呢？”只得向上叩首，道：“谋死亲夫张有道情实，再无别词。就是张致仁调戏一节，也是诬赖他的。”包公也叫画了手印。

又将尤氏婆媳带上堂来。婆子哭诉前情，并言毫无养贍：“只因陈大户曾许过几亩地，婆子恐他诬赖，托人写了一张字儿。”说着话，从袖中将字儿拿出呈上。包公一看，认得是公孙策的笔迹，心中暗笑道：“说不得，这可要讹陈大户了。”便向陈大户道：“你许给他地亩，怎不拨给他呢？”陈大户无可奈何，并且当初原有此言，只得应许拨给几亩地与尤氏婆媳。包公便饬发该县办理。包公又问陈大户道：“你这尸龟的方子，是如何知道的？”陈大户回道：“是我家



教书的先生说的。”包公立刻将此先生传来，问他如何知道的，为何教他这法子。先生费士奇回道：“小人素来学习些医学，因知药性。或于完了功课之时，或刮风下雨之日，不时合东人谈谈论论。因提及此药不可乱用，其中有六脉八反，乃是最毒之物，才提到尸龟。小人是无心闲谈，谁知东家却是有心记忆，故此生出事来。求老爷详察。”包公点头，道：“此语虽是你无心说出，只是不当对匪人言论此事，亦当薄薄有罪，以为妄谈之戒。”即行办理文书，将他解地还乡。刘氏定了凌迟，陈大户定了斩立决，狗儿定了绞监候，原告张致仁无事。

包公退了堂，来至书房，即打了折底，叫公孙策誊清。公孙策刚然写完，包兴进来，手中另持一纸，向公孙策道：“老爷说咧，叫把这个誊清夹在折内，明早随着折子一同具奏。”先生接过一看，不觉目瞪口呆，半晌，方说道：“就照此样写么？”包兴道：“老爷亲自写的，叫先生誊清，焉有不照样写的理呢？”公孙策点头，说：“放下，我写就是了。”心中好不自在。原来这个夹片是为陈州放粮，不该信用椒房宠信之人，直说圣上用人不当，一味顶撞言语。公孙策焉有不担惊之理呢？“写只管写了，明日若递上去，恐怕是辞官表一道。总是我公孙策时运不顺，偏偏遇的都是这些事，只好明日听信儿再为打算罢。”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上朝。此日正是老公公陈伴伴接折子，递上多时，就召见包公。原来圣上见了包公折子，初时龙心甚为不悦，后来转又一想，此乃直言敢陈，正是忠心为国，故尔转怒为喜，立刻召见包公。奏对之下，明系陈州放赈恐有情弊，因此圣上加封包公为龙图阁大学士，仍兼开封府事务，前往陈州稽察放赈之事，并统理民情。包公并不谢恩，跪奏道：“臣无权柄，不能服众，难以奉诏。”圣上因此



又赏了御札三道。包公谢恩，领旨出朝。

且说公孙策自包公入朝后，他便提心吊胆，坐立不安，满心要打点行李起身，又恐谣言惑众，只得忍耐。忽听一片声喊，以为事体不妥。正在惊惶之际，只见包兴先自进来告诉：“老爷圣上加封龙图阁大学士，派往陈州查赈。”公孙策闻听，这一乐真是喜出望外。包兴道：“特派我前来与先生商议，打发报喜人等，不准他们在此嘈杂。”公孙策欢欢喜喜，与包兴斟酌妥协，赏了报喜的去后，不多时包公下朝。大家叩喜已毕，便对公孙策道：“圣上赐我御札三道，先生不可大意。你须替我仔细参详，莫要辜负圣恩。”说罢，包公进内去了。

这句话把个公孙策打了个闷葫芦，回至自己屋内，千思万想，猛然省悟，说：“是了！这是逐客之法，欲要不用我，又赖不过了然的情面，故用这样难题目。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，一来显显我胸中的抱负，二来也看看包公胆量。左右是散伙罢咧！”于是研墨蘸笔，先度量了尺寸，注写明白；后又写了做法，并分上、中、下三品，龙、虎、狗的式样。他用笔画成三把铡刀，故意的以“札”字做“铡”字，看包公有何话说。画毕，来至书房。包兴回明了包公，请进。公孙策将画单呈上，以为包公必然大怒，彼此一拱手就完了。谁知包公不但不怒，将单一一看明，不由春风满面，口中急急称赞：“先生真天才也！”立刻叫包兴传唤木匠。“就烦先生指点，务必连夜荡出样子来，明早还要恭呈御览。”公孙策听了此话，愣柯柯的连话也说不出。此时就要说这是我画着顽的，也改不过口来了。

又见包公连催外班快传匠役。公孙策见真要办理此事，只得退出，从新将单子细细的搜求，又添上如何包铜叶子，如何钉金钉子，如何安鬼王头，又添上许多样色。不多时，



匠役人等来到。公孙策先叫看了样子，然后教他做法。众人不知有何用处，只得按着吩咐的样子荡起，一个个手忙脚乱，整整闹了一夜，方才荡得。包公临上朝时，俱各看了，吩咐用黄箱盛上，抬至朝中，预备御览。

包公坐轿来至朝中，三呼已毕，出班奏道：“臣包拯昨蒙圣上恩赐臣御札三道，臣谨遵旨，拟得式样，不敢擅用，谨呈御览。”说着话，黄箱已然抬到，摆在丹墀。圣上闪目观瞧，原来是三口铡刀的样子，分龙、虎、狗三品。包公又奏：“如有犯法者，各按品级行法。”圣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，是借“札”字之音改作“铡”字，做成三口铡刀，以为镇唬外官之用，不觉龙颜大喜，称美包公奇才巧思，立刻准了所奏：“不必定日请训，俟御刑造成，急速起身。”

包公谢恩，出朝上轿，刚到街市之上，见有父老十名一齐跪倒，手持呈词。包公在轿内看的分明，将脚一跺轿底，这是暗号，登时轿夫止步打杵。包兴连忙将轿帘微掀，将呈子递进。不多时，包公吩咐掀起轿帘。包兴连忙将轿帘掀起。只见包公“嗤嗤”将呈子撕了个粉碎，掷于地下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些刁民！焉有此事？叫地方将他们押去城外，惟恐在城内滋生是非。”说罢，起轿竟自去了。这些父老哭哭啼啼，抱抱怨怨，说道：“我们不辞辛苦奔至京师，指望伸冤报恨，谁知这位老爷也是怕权势的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我等冤枉再也无处诉了。”说罢，又大哭起来。旁边地方催促道：“走罢，别叫我们受罪。大小是个差使，哭也无益，何处没有屈死的呢？”众人闻听，只得跟随地方出城。刚到城外，只见一骑马飞奔前来，告诉地方道：“送他们出城，你就不必管了，回去罢！”地方连忙答应，抽身便回去了。来人却是包兴，跟定父老，到无人处，方告诉他们道：“老爷不是不准呈子，因市街上耳目过多，走漏风声，反为不



美。老爷吩咐，叫你们俱不可散去，且找幽僻之处藏身，暗暗打听老爷多□起身时，叫你们一同随去。如今先叫两个有年纪的，悄悄跟我进城，到衙门有话问呢。”众人闻听，俱各欢喜。其中单叫两个父老，远远跟定包兴。到了开封府，包兴进去回明，方将两个父老带至书房。包公又细细问了一遍。原来是十三家，其中有收监的，有不能来的。包公吩咐：“你们在外不可声张，俟我起身时一同随行便了。”二老者叩头谢了，仍然出城去了。

且说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后，便吩咐公孙策督工监造，务要威严赫耀，更要纯厚结实。便派王、马、张、赵四勇士服侍御刑：王朝掌刀，马汉卷席捆人，张龙、赵虎抬人入铡。公孙策每日除监造之外，便与四勇士服侍御刑，操演规矩，定了章程礼法，不可紊乱。

不数日光景，御刑打造已成，包公具折请训，便有无数官员前来饯行。包公将御刑供奉堂上，只等众官员到齐，同至公堂之上，验看御刑。众人以为新奇，正要看看是何治度。不多时，俱到公堂，只见三口御铡上面俱有黄龙袱套，四位勇士雄赳赳，气昂昂，上前抖出黄套，露出刑外之刑，法外之法。真是：光闪闪，令人毛发皆竖；冷飕飕，使人心胆俱寒。正人君子看了尚可支持，奸邪小人见了魂魄应飞，真算从古至今未有之刑也！众人看毕，也有称赞的，也有说奇的，就是暗说过苛的，并有暗说多事的，纷纷议论不一。大家只得告别，包公送至仪门，回归后面。所有内外执事人等忙忙乱乱，打点起身。包公又暗暗吩咐，叫田忠跟随公孙策同行。到了起行之日，有许多同僚在十里长亭送别，也不细表。沿途上叫告状的父老也暗暗跟随。

这日包公走至三星镇，见地面肃静，暗暗想道：“地方官制度有方。”正自犯想，忽听喊冤之声，却不见人。包兴



早已下马，顺着声音找去，原来在路旁空柳树里。及至露出身来，却又是个妇人，头顶呈词，双膝跪倒。包兴连忙接过呈子，此时轿已打杵，上前将状子递入轿内。包公看毕，对那妇人道：“你这呈子上言家中无人，此呈却是何人所写？”妇人答道：“从小熟读诗书，父兄皆是举贡，嫁得丈夫也是秀才，笔墨常不释手。”包公将轿内随行纸墨笔砚，叫包兴递与妇人另写一张。只见不加思索，援笔立就，呈上。包公接过一看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那妇人，你且先行回去听传。待本阁到了公馆，必与你审问此事。”那妇人磕了一个头，说：“多谢青天大人！”当下包公起轿，直投公馆去了。

未识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花子勇士获贼人

且说包公在三星镇接了妇人的呈子。原来那妇人娘家姓文，嫁与韩门为妻。自从丈夫去世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唤瑞龙，年方一十六岁，在白家堡租房三间居住。韩文氏做些针指，训教儿子读书。子在东间读书，母在西间做活。娘儿两个将就度日，并无仆妇下人。一日晚间，韩瑞龙在灯下念书，猛回头见西间帘子一动，有人进入西间，是葱绿衣衿，大红朱履，连忙立起身赶入西间，见他母亲正在灯下做活。见瑞龙进来，便问道：“吾儿，晚上功课完了么？”瑞龙道：“孩儿偶然想起个典故，一时忘怀，故此进来找书查看查看。”一壁说着，奔了书箱。虽则找书，却暗暗留神，并不见有什么，只得拿一本书出来，好生纳闷。又怕有贼藏在暗处，又不敢声张，恐怕母亲害怕，一夜也未合眼，到了次日晚间读书，到了初更之后，一时恍惚，又见西间帘子一动，仍是朱履绿衫之人进入屋内。韩生连忙赶至屋中，口叫：“母亲。”只这一声，倒把个韩文氏唬了一跳，说道：“你不念书，为何大惊小怪的？”韩生见问，一时不能答对，只得实诉道：“孩儿方才见有一人进来，及至赶入屋内，却不见了。昨晚也是如此。”韩文氏闻听，不觉诧异：“倘有歹人窝藏，这还了得！我儿持灯照看照看便了。”韩生接过灯来，



在床下一照，说：“母亲，这床下土为何高起许多呢？”韩文氏连忙看时，果是浮土，便道：“且把床挪开细看。”娘儿两个抬起床来，将浮土略略扒开，却露出一只箱子，不觉心中一动，连忙找了铁器将箱盖打开，不看则可，只因一看，便是时衰鬼弄人了。韩生见里面满满的一箱子黄白之物，不由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母亲，原来是一箱子金银，敢则是财来找人。”文氏闻听，喝道：“胡说！焉有此事！纵然是财，也是无义之财，不可混动！”无奈韩生年幼之人，见了许多金银，如何割舍得下，又因母子很穷，便对文氏道：“母亲，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枚举。况此物非是私行窃取的，又不是别人遗失捡了来的，何以谓之不义呢？这必是上天怜我母子孤苦，故尔才有此财发现，望乞母亲详察！”文氏听了，也觉有理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早买些三牲祭礼，谢过神明之后，再做道理。”韩生闻听母亲应允，不胜欢喜，便将浮土仍然掩上，又将木床暂且安好。母子各自安寝。

韩生那里睡得着，翻来覆去，胡思乱想，好容易心血来潮，入了梦乡，总是惦念此事。猛然惊醒，见天发亮，急忙起来禀明母亲，前去买办三牲祭礼。谁知出了门一看，只见月明如昼，天气尚早，只得慢慢行走。来至郑屠铺前，见里面却有灯光，连忙敲门，要买猪头。忽然灯光不见了，半晌，毫无人应，只得转身回来。刚走了几步，只听郑屠门响。回头看时，见灯光复明，又听郑屠道：“谁买猪头？”韩生应道：“是我，赊个猪头。”郑屠道：“原来是韩相公。既要猪头，为何不拿个家伙来？”韩生道：“出门忙了就忘了，奈何？”郑屠道：“不妨，拿一块垫布包了，明日再送来罢。”因此用垫布包好，交付韩生。韩生两手捧定，走不多时，便觉乏了，暂且放下歇息，然后又走。迎面恰遇巡更人来，见韩生两手捧定带血布包，又累的气喘吁吁，未免生疑，便



问：“是何物件？”韩生答道：“是猪头。”说话气喘，字儿不真。巡更人更觉疑心，一人说话，一人弯腰打开布包验看，明月之下，又有灯光照的真切，只见里面是一颗血淋淋、发髻蓬松女子人头。韩生一见，只唬的魂飞魄散。巡更人不容分说，即将韩生解至邳县，俟天亮禀报。

县官见是人命，立刻升堂，带上韩生一看，却是个懦弱书生，便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因何杀死人命？”韩生哭道：“小人叫韩瑞龙，到郑屠铺内买猪首，忘拿家伙，是郑屠用布包好递与小人。后遇巡更之人追问，打开看时，不想是颗人头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县官闻听，立刻出签，拿郑屠到案。谁知郑屠拿到，不但不应，他便说连买猪头之事也是没有的。又问他：“垫布不是你的么？”他又说：“垫布是三日前韩生借去的，不想他包了人头移祸于小人。”可怜年幼的书生，如何敌的过这狠心屠户！幸亏官府明白，见韩生不像杀人行凶之辈，不肯加刑，连屠户暂且收监，设法再问。

不想韩文氏在三星镇递了呈词，包公准状。及至来到公馆，县尹已然迎接，在外伺候。包公略为歇息，吃茶，便请县尹相见，即问韩瑞龙之案。县官答道：“此案尚在审讯，未能结案。”包公吩咐：“将此案人证俱各带至公馆听审。”少刻带到。包公升堂入座，先带韩瑞龙上堂，见他满面泪痕，战战兢兢，跪倒堂前。包公叫道：“韩瑞龙，因何谋杀人命？诉上来！”韩生泪涟涟道：“只因小人在郑屠铺内买猪头，忘带家伙，是他用垫布包好递给小人，不想闹出这场官司。”包公道：“住了。你买猪头，遇见巡更之人，是什么时候？”韩生道：“天尚未亮。”包公道：“天未亮，你就去买猪头何用？讲！”韩生到了此时不能不说，便一五一十，回明堂前，放声大哭：“求大人超生革命。”包公暗暗点头道：“这小孩子家贫，贪财心胜。看此光景，必无谋杀人命之



事。”吩咐：“带下去！”便对县官道：“贵县，你带人役到韩瑞龙家相验板箱，务要搜查明白。”县官答应，出了公馆，乘马带了人役去了。

这里包公又将郑屠提出，带上堂来。见他凶眉恶眼，知是不良之辈，问他时与前供相同。包公大怒，打了二十个嘴巴，又责了三十大板。好恶贼！一言不发，真会挺刑。吩咐：“带下去！”只见县官回来，上堂禀道：“卑职奉命前去韩瑞龙家验看板箱，打开看时，里面虽是金银，却是冥资纸锭。又往下搜寻，谁知有一无头死尸，却是男子。”包公问道：“可验明是何物所伤？”一句话把个县尹问了个怔，只得禀道：“卑职见是无头之尸，未及验看是何物所伤。”包公喝道：“既去查验，为何不验看明白？”县尹连忙道：“卑职粗心，粗心。”包公吩咐：“下去！”县尹连忙退出，唬了一身冷汗，暗自说：“好一位利害钦差大人，以后诸事小心便了。”

再说包公吩咐再将韩瑞龙带上来，便问道：“韩瑞龙，你住的房屋是祖积？还是自己盖造的呢？”韩生回道：“俱不是，乃是租赁居住的，并且住了不久。”包公又问：“先前是何人居住？”韩生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包公听罢，叫将韩生并郑屠寄监。

老爷退堂，心中好生忧闷，叫人请公孙先生来，彼此参详此事：一个女子头，一个男子身，这便如何处治？公孙先生又要暗访。包公摇头道：“得意不宜再往，待我细细思索便了。”公孙退出，与王、马、张、赵大家参详此事，俱各无有定见。公孙先生自回下处。

愣爷赵虎便对三位哥哥言道：“你我投至开封府，并无寸进之功。如今遇了为难的事，理应替老爷分忧，待小弟暗访一番。”三人听了，不觉大笑，说：“四弟，此乃机密细



事，岂是你粗鲁之人干得的？千万莫要留个话柄！”说罢，复又大笑。四爷脸上有些下不来，搭搭讪讪的回到自己屋内，没好谤气的。倒是跟四爷的从人有机变，向前悄悄对四爷到耳边说：“小人倒有个主意。”四爷说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”从人道：“他们三位不是笑话你老吗？你老倒要赌赌气，偏去私访，看是如何。然而必须巧妆打扮，叫人认不出来。那时若是访着了，固然是你老的功劳；就是访不着，悄悄儿回来，也无人知觉，也不至于丢人。你老想好不好？”愣爷闻听大喜，说：“好小子！好主意！你就替我办理。”从人连忙去了，半晌，回来道：“四爷，为你老这宗事好不费事呢，好容易才找了来了。花了十六两五钱银子。”四爷说：“什么多少，只要办的事情妥当就是了。”从人说：“管保妥当，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，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来，好不好？”四爷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跟着从人出了公馆，来至静处，打开包袱，叫四爷脱了衣衿。包袱里面却是锅烟子，把四爷脸上一抹，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；然后拿出一顶半零不落的开花儿的帽子，与四爷戴上；又拿上一件滴零搭拉的破衣，与四爷穿上；又叫四爷脱了裤子鞋袜，又拿条少腰没腿的破裤叉儿，与四爷穿上；腿上给四爷贴了两贴膏药，唾了几口吐沫，抹了些花红柳绿的，算是流的脓血；又有没脚跟的榨板鞋，叫四爷他拉上；余外有个黄磁瓦罐，一根打狗棒，叫四爷拿定，登时把四爷打扮了个花铺盖相似。这一身行头别说十六两五钱银子，连三十六个钱谁也不要。他只因四爷大秤分金，扒堆使银子，那里管他多少；况且又为的是官差私访，银子上更不打算盘子。临去时，从人说：“小人于起更时，仍在此处等候你老。”四爷答应，左手提罐，右手拿棒，竟奔前村而去。

走着，走着，觉得脚指扎的生疼。来到小庙前石上坐



下，将鞋拿起一看，原来是鞋底钉子透了。抡起鞋来在石上“拍搭、拍搭”紧摔，好容易将钉子摔下去。不想惊动了庙内的和尚，只当有人敲门，及至开门一看，是个叫花子在那里摔鞋。四爷抬头一看，猛然问和尚：“你可知女子之身、男子之头，在于何处？”和尚闻听，道：“原来是个疯子。”并不答言，关了山门进去了。

四爷忽然省悟，自己笑道：“我原来是私访，为何信口开河？好不是东西！快些走罢。”自己又想道：“既扮做花子，应当叫化才是。这个我可没有学过，说不得那里说那里，胡乱叫两声便了。”便道：“可怜我一碗半碗，烧的黄的都好！”先前还高兴，以为我是私访；到后来见无人理他，自想道似此如何打听得出事来，未免心中着急。又见日色西斜，看看的黑了。幸喜是月望之后，天色虽然黑了，东方却早一轮明月。走至前村，也是事有凑巧，只见一家后墙有个人影往里一跳。四爷心中一动，暗说：“才黑如何便有偷儿？不要管他，我也跟进去瞧瞧，那个要饭的有良心呢？非偷即摸，若有良心，也不要饭了。”想罢，放下瓦罐，丢了木棒，摔了破鞋，光着脚丫子，一伏身往上一纵，纵上墙头，看墙内有柴火垛一堆，就从柴垛顺溜下去。留神一看，见有一人爬伏在那里。愣爷便上前伸手按住，只听那人“哎哟”了一声。四爷说：“你嚷，我就捏死你！”那人道：“我不嚷！”我不嚷！求爷爷饶命。”四爷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偷的什么包袱？放在那里？快说！”只听那人道：“我叫叶阡儿，家有八十岁的老母无养贍。我是头次干这营生呀，爷爷！”四爷说：“你真没偷什么？”一面问，一面检查细看，只见地下露着白绢条儿。四爷一拉，土却是松的，越拉越长，猛力一抖，见是一双小小金莲。复又将腿攥住，尽力一掀，原来是一个无头的女尸。四爷一见，道：“好呀！你杀了人，还合我闹这



个腔儿呢！实对你说，我非别个，乃开封府包大人阁下赵虎的便是。因为此事，特来暗暗私访。”叶阡儿闻听，只唬的胆裂魂飞，口中哀告道：“赵爷！赵爷！小人做贼情实，并没有杀人。”四爷说：“谁管你！且捆上再说。”就拿白绢条子绑上，又恐他嚷，又将白绢条子撕下一块，将他口内塞满，方才说：“小子好好在这里，老爷去去就来。”四爷顺着柴垛，跳出墙外，也不顾瓦罐木棒与那破鞋，光着脚奔走如飞，直向公馆而来。

此时天交初鼓，只见从人正在那里等候，瞧着像四爷，却听见脚底下“呱咕、呱咕”的山响，连忙赶上去说：“事体如何？”四爷说：“小子，好兴头得很！”说着话，就往公馆飞跑。从人看此光景，必是闹出事来了，一壁也就随着跟来。谁知公馆之内，因钦差在此，各处俱有人把门，甚是严整。忽然见个花子从外面跑进，连忙上前拦阻，说道：“你这人好生撒野，这是什么地方！”话未说完，四爷将手向左右一分，一个个一溜歪斜，几乎栽倒。四爷已然进去。众人才待再嚷，只见跟四爷的从人进来，说道：“别嚷，那是我们四老爷。”众人闻听，各皆发怔，不知什么原故。

这位愣爷跑到里面，恰遇包兴，一伸手拉住，说：“来得甚好！”把个包兴唬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后面从人赶到，说：“是我们四爷。”包兴在黑影中看不明白，只听赵虎说：“你替我回禀回禀大人，就说赵虎求见。”包兴方才听出声音来：“噯哟！我的愣爷，你唬杀我咧！”一同来至灯下，一看四爷好模样儿，真是难画难描，不由的好笑。四爷着急道：“你先别笑，快回老爷！你就说我有要紧事求见。快着！快着！”包兴见他这般光景，必是有什么事，连忙带着赵爷到了包公门首。包兴进内回禀，包公立刻叫：“进来！”见了赵虎这个样子，也觉好笑，便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

赵虎便将如何私访，如何遇着叶阡儿，如何见了无头女尸之话，从头至尾，细述一回。包公正因此事没有头绪，今闻此言，不觉满心欢喜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一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

且说包公听赵虎拿住叶阡儿，立该派差头四名，着两人看守尸首，派两人急将叶阡儿押来。吩咐去后，方叫赵虎后面更衣，又极力夸说他一番。赵虎洋洋得意，退出门来。从人将净面水衣服等俱各预备妥协和。四爷进了门，就赏了从人十两银子，说：“好小子！亏得你的主意，老爷方能立此功劳。”愣爷好生欢喜，愣愣的梳洗，安歇安歇。

且言差头去不多时，将叶阡儿带到，仍是捆着。大人立刻升堂，带上叶阡儿，当面松绑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为何无故杀人？讲来！”叶阡儿回道：“小人名叫叶阡儿，家有老母。只因穷苦难当，方才做贼，不想头一次就被人拿住，望求老爷饶命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做贼已属不法，为何又去杀人呢？”叶阡儿道：“小人做贼是真，并未杀人。”包公将惊堂木一拍：“好个刁恶奴才！束手问你，断不肯招。左右，拉下去，打二十大板！”只这二十下子，把个叶阡儿打了个横进，不由着急道：“我叶阡儿怎么这末时运不顺，上次是那么着，这次又这么着，真是冤枉！”包公闻听话里有话，便问道：“上次是那么着？快讲！”叶阡儿自知失言，便不言语。

包公见他无语，吩咐：“掌嘴！着实的打！”叶阡儿着急道：“老爷不要动怒！我说，我说！只因白家堡有个白员外，



名叫白熊。他的生日之时，小人便去张罗，为的是讨好儿。事完之后得些赏钱，或得点子吃食。谁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员外更小气刻薄，事完之后，不但没有赏钱，连杂烩菜也没给我一点，因此小人一气，晚上便偷他去了。”包公道：“你方才言道是头次作贼，如今是第二次了。”叶阡儿回道：“偷白员外是头一次。”包公道：“偷了怎么？讲！”叶阡儿道：“他家道路小人是认得的，就从大门溜进去，竟奔东屋内隐藏。这东厢房便是员外的妾名玉蕊住的。小人知道他的箱柜东西多呢。正在隐藏之时，只听得有人弹橐扇响，只见玉蕊开门，进来一人，又把橐扇关上。小人在暗处一看，却是主管白安，见他二人笑嘻嘻的进了帐子。不多时，小人等他二人睡了，便悄悄的开了柜子，一摸摸着木匣子，甚是沉重，便携出越墙回家。见上面有锁，旁边挂着钥匙，小人乐的了不得。及至打开一看，罢咧！谁知里面是个人头！这次又遇着这个死尸。故此小人说‘上次是那么着，这次是这么着。’这不是小人时运不顺吗？”

包公便问道：“匣内人头是男是女？讲来！”叶阡儿回道：“是个男头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将此头是埋了？还是报了官了呢？”叶阡儿道：“也没有埋，也没有报官。”包公道：“既没埋，又没报官，你将这人头丢在何处了呢？讲来！”叶阡儿道：“只因小人村内有个邱老头子，名叫邱凤，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……”包公道：“偷倭瓜，这是第三次了！”叶阡儿道：“偷倭瓜才是头一次呢。这邱老头子恨急了，用井绳蘸水，将小人打了个扁饱，才把小人放了，因此小人怀恨在心，将人头掷在他家了。”包公便立刻出签两枝，差役四名，二人拿白安，二人拿邱凤，俱于明日听审。将叶阡儿押下去寄监。

至次日，包公正在梳洗，尚未升堂，只见看守女尸的差



人回来一名，禀道：“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尸，至今早查看，谁知这院子正是郑屠的后院，前门封锁，故此转来禀报。”包公闻听，心内明白，吩咐：“知道了。”那人仍然回去。

包公立刻升堂，先带郑屠，问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！自己杀害人命，还要脱累他人。你既不知女子之头，如何你家后院埋着女子之尸？从实招来，讲！”两旁威喝：“快说！快说！”郑屠以为女子之尸，必是老爷派人到他铺中搜出来的，一时惊的木塑相似，半晌，说道：“小人愿招。只因那天五鼓起来，刚要宰猪，听见有人扣门求救，小人连忙开门放入。又听得外面有追赶之声，口中说道：‘既然没有，明早细细搜查，大约必是在那里窝藏下了。’说着话，仍归旧路回去了。小人等人静后，方才点灯一看，却是个年幼女子。小人问他因何夤夜逃出，他说：‘名叫锦娘。只因身遭拐骗，卖入烟花。我是良家女子，不肯依从。后来有蒋太守之子，倚仗豪势，多许金帛，要买我为妾。我便假意殷勤，递酒献媚，将太守之子灌得大醉，得便脱逃出来。’小人见他美貌，又是满头珠翠，不觉邪心顿起，谁知女子嚷叫不从。小人顺手提刀，原是威吓他，不想刀才到脖子上，头就掉了。小人见他已死，只得将外面衣服剥下，将尸埋在后院。回来正拔头上簪环，忽听有人叫门买猪头，小人连忙把灯吹灭了。后来一想，我何不将人头包了，叫他替我抛了呢？总是小人糊涂惶恐，也是冤魂缠绕，不知不觉就将人头用垫布包好，从新点上灯，开开门，将买猪头的叫回来，就是韩相公。可巧没拿家伙，因此将布包的人头递与他，他就走了。及至他走后，小人又后悔起来，此事如何叫人掷的呢？必要闹出事来。复又一想，他若替我掷了也就没事；倘若闹出事来，总给他个不应就是了。不想老爷明断，竟把个尸首搜出来了。可怜小人杀了会子人，所有的衣服等物动也



没动，就犯了事了。小人冤枉！”包公见他俱各招认，便叫他画招。

刚然带下去，只见差人禀道：“邱凤拿到。”包公吩咐带上来，问他何故私埋人头。邱老儿不敢隐瞒，只得说：“那夜听见外面咕咚一响，怕是歹人偷盗，连忙出屋看时，见是个人头，不由害怕，因叫长工刘三拿去掩埋。谁知刘三不肯，合小人要一百两银子。小人无奈，给了他五十两银子，他才肯埋了。”包公道：“埋在何处？”邱老说：“问刘三便知分晓。”包公又问：“刘三现在何处？”邱老儿道：“现在小人家内。”包公立刻吩咐县尹带领差役，押着邱老，找着刘三，即将人头刨来。

刚然去后，又有差役回来禀道：“白安拿到。”立刻带上堂来，见他身穿华服，美貌少年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么？”应道：“小人是。”“我且问你，你主人待你如何？”白安道：“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，实在是恩同再造。”包公将惊堂木一拍：“好一个乱伦的狗才！既如此说，为何与你主人侍妾通奸？讲！”白安闻听，不觉心惊，道：“小人素日奉公守法，并无此事呀。”包公吩咐：“带叶阡儿。”叶阡儿来至堂上，见了白安，说：“大叔不用分辩了，应了罢，我已然替你回明了。你那晚弹棉扇与玉蕊同进了帐子，我就在那屋里来着。后来你们睡了，我开了柜，拿出木匣，以为发注财，谁知里面是个人脑袋。没什么说的，你们主仆做的事儿，你就从实招了罢。大约你不招，也是不行的。”一席话说的白安张口结舌，面目变色。包公又上面催促，说：“那是谁的人头？从实说来！”白安无奈，爬半步道：“小人招就是了。那人头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，名叫李克明。因家主当初穷时，借过他纹银五百两，总未还他。那一天李克明到我们员外家，一来看望，二来讨取旧债。我主



人相待酒饭。谁知李克明酒后失言，说他在路上遇一疯颠和尚，名叫陶然公，说他面上有晦气，给他一个游仙枕，叫他给与星主。他又不知星主是谁，问我主人。我主人也不知是谁，因此要借他游仙枕观看。他说里面阆苑琼楼，奇花异草，奥妙非常。我主人一来贪着游仙枕，二来又省还他五百两银子，因此将他杀死，叫我将尸埋在堆货屋子里。我想我与玉蕊相好，倘被主人识破，如何是好，莫若将割下的人头灌下水银，收在玉蕊柜内，以为将来主人识破的把柄。谁知被他偷去此头，今日闹出事来。”说罢，往上叩头。包公又问道：“你埋尸首之屋，在于何处？”白安道：“自埋之后，闹起鬼来了，因此将这三间屋子另行打出，开了门，租与韩瑞龙居住。”包公闻听，心内明白，叫白安画了招，立刻出签，拿白熊到案。

此时县尹已回，上堂来禀道：“卑职押解邱凤，先找着刘三，前去刨头，却在井边。刘三指地基时，里面却是个男子之尸，验过额角是铁器所伤。因问刘三，刘三方说道：‘刨错了，这边才是埋人头的地方。’因此又刨，果有人头，系用水银灌过的男子头。卑职不敢自专，将刘三一干人证带到听审。”包公闻听县尹之言，又见他一番谨慎，不似先前的荒唐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“贵县辛苦，且歇息歇息去。”

叫带刘三上堂，包公问道：“井边男子之尸从何而来？讲！”两边威唬：“快说！”刘三连忙叩头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动怒，小人说就是了。回老爷，那男子之尸不是外人，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刘四。只因小人得了当家的五十两银子，提了人头刚要去埋，谁知刘四跟在后面。他说：‘私埋人头，应当何罪？’小人许了他十两银子，他还不依。又许他对半平分，他还不依。小人问他：‘要多少呢？’他说：‘要四十五两。’小人一想，通共才五十两，小人才得五两剩头，气他不过。



小人于是假应，叫他帮着刨坑，要深深的。小人见他毛腰撮土，小人就照着太阳上一锹头，就势儿先把他埋了，然后又刨一坑，才埋了人头，不想今日阴错阳差。”说罢，不住叩头。包公叫他画了招，且自带下去。

此时白熊业已传到，所供与白安相符，并将游仙枕呈上。包公看了，交与包兴收好，即行断案：郑屠与女子抵命，白熊与李克明抵命，刘三与刘四抵命，俱各判斩；白安以小犯上，定了绞监候；叶阡儿充军；邱老儿私埋人头，畏罪行贿，定了徒罪；玉蕊官卖；韩瑞龙不听母训，贪财生事，理当责处，姑念年幼无知，释放回家，孝养孀母，上进取书；韩文氏抚养课读，见财思义，教子有方，着县尹赏银二十两以为旌表；县官理应奏参，念他勤劳办事，尚肯用心，照旧供职。包公断明此案，声名远振。歇息一天，才起身赴陈州便了。

且言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南侠展昭，自从土龙岗与包公分手，独自遨游名山胜迹，到处玩赏。一日归家，见了老母甚好。多亏老家人展忠料理家务，井井有条，全不用主人操一点心，为人耿直，往往展爷常被他抢白几句。展爷念他是个义仆，又是有年纪的人，也不计较他。惟有在老母跟前，晨昏定省，克尽孝道。一日，老母心内觉得不爽，展爷赶紧延医调治，衣不解带，昼夜侍奉。不想桑榆暮景，竟是一病不起，服药无效，一命归西去了。展爷呼天抢地，痛哭流血，所有丧仪，一切全是老仆展忠办理，风风光光将老太太殡葬了。展爷在家守制遵礼，到了百日服满，他仍是行侠作义，如何肯在家中。一切事体俱交与展忠照管，他便只身出门，到处游山玩水，遇有不平之事，便与人分忧解难。

有一日，遇一群逃难之人携男抱女，哭哭啼啼，好不伤心惨目。展爷便将钞包银两分散众人，又问他们从何处而



来。众人同声回道：“公子爷再休提起。我等俱是陈州良民，只因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昱奉旨放赈，到陈州原是为救饥民，不想他倚仗太师之子，不但不放赈，他反将百姓中年轻力壮之人挑去造盖花园，并且抢掠民间妇女，美貌的作为姬妾，蠢笨者充当服役。这些穷民本就不能活，这一荼毒岂不是活活要命么？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难去，以延残喘。”说罢，大哭去了。展爷闻听，气破英雄之胆，暗说道：“我本无事，何妨往陈州走走。”主意已定，直奔陈州大路而来。

这日正走之间，看见一座坟茔，有个妇人在那里啼哭，甚是悲痛，暗暗想道：“偌大年纪，有何心事，如此悲哀？必有古怪。”欲待上前，又恐男女嫌疑，偶见那边有一张烧纸，连忙捡起作为因由，便上前道：“老妈妈不要啼哭，这里还有一张纸没烧呢。”那婆子止住悲声，接过纸去，归入堆中烧了。展爷便搭搭讪讪问道：“妈妈贵姓？为何一人在此啼哭？”婆子流泪道：“原是好好的人家，如今闹的剩了我一个，焉有不哭？”展爷道：“难道妈妈家中俱遭了不幸了么？”婆子道：“若都死了，也觉死心塌地了，惟有这不死不活的更觉难受。”说罢，又痛泪如梭。展爷见这婆子说话拉杂，不由心内着急，便道：“妈妈有甚为难之事，何不对我说呢？”婆子拭拭眼泪，又瞧了展爷是武生打扮，知道不是歹人，便说道：“我婆子姓杨，乃是田忠之妻。”便将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，一行鼻涕两行泪，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丈夫田忠上京控告，至今杳无音信。现在小主人在监受罪，连饭俱不能送。”展爷闻听，这英雄又是凄惶，又是愤恨，便道：“妈妈不必啼哭。田起元与我素日最相好。我因在外访友，不知他遭了此事。今既囊橐不济，我这里有白银十两，暂且拿去使用。”说罢，抛下银两，竟奔皇亲花园而来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

且说展爷来至皇亲花园，只见一带簇新的粉墙，虽然不能看见，露出楼阁重重，用步丈量了一番，就在就近处租房住了。到了二更时分，英雄换上夜行的衣靠，将灯吹灭。听了片时，寓所已无动静，悄悄开门，回手带好，仍然放下软帘，飞上房，离了寓所，来到花园。白昼间已然丈量过了，约略远近，在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绦来，用力往上一抛，是练就准头，便落在墙头之上，用脚尖登住砖牙，飞身而上。到了墙头，将身爬伏，又在囊中取一块石子轻轻抛下，侧耳细听。此名为“投石问路”。下面或是有沟，或是有水，就是落在实地，再没有听不出来的。又将钢抓转过，手搂丝绦，顺手而下。两脚落在实地，脊背贴墙，往前面与左右观看一回，方将五爪丝绦往上一抖，收下来装在百宝囊中。蹑足潜踪，脚尖儿着地，真有鹭浮鹤行之能。来至一处，见有灯光，细细看时，却是一明两暗，东间明亮，窗上透出人影，乃是一男一女，二人饮酒。展爷悄立窗下，只听得男子说话，却是南方口音，说道：“此酒娘子只管吃下，是无妨的。外间案上那一瓶，断断动弗得哉！”又听妇人道：“那个酒叫什么名儿呢？”男子道：“叫作藏春酒。若是妇人吃了，欲火烧身，无不依从。只因侯爷抢了金玉仙来，这妇人至死不



从，侯爷急的没法，是我在旁说道：‘可以配药造酒，管保随心所欲。’侯爷闻听，立刻叫吾配酒。吾说：‘此酒大费周折，须用三百两银子。’”那妇人便道：“什么酒费这许多银子？”男子道：“娘子，你不晓得，侯爷他恨不能妇人一时到手，我不趁此时赚他的银两，如何发财呢？吾告诉你，配这酒不过高高花上十两头。这个财是发定了！”说毕，哈哈大笑。又听妇人道：“虽然发财，岂不损德呢！况且又是个贞烈之妇，你如何助纣为虐呢？”男子说道：“吾是为穷乏所使，不得已而为之。”

正在说话间，只听外面叫道：“臧先生，臧先生！”展爷回头，见树梢头露出一一点灯光，便闪身进入屋内，隐在软帘之外。又听男子道：“是那位？”一壁起身，一壁说：“娘子，你还是躲在西间去，不要抛头露面的。”妇人往西间去了，臧先生走出门来。这时展爷进入屋内，将酒壶提出，见外面案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玉瓶；又见那边有个红瓶，忙将壶中之酒倒在红瓶之内，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壶中，又把红瓶内的好酒倾入玉瓶之内，提起酒壶，仍然放在屋内。悄地出来，盘柱而上，贴住房檐，往下观看。

原来外面来的是跟侯爷的家丁庞福，奉了主人之命，一来取藏春酒，二来为合臧先生讲帐。这先生名唤臧能，乃是个落第的穷儒，半路儿看了些医书，记了些偏方，投在安乐侯处作帮衬。当下出来，见了庞福，问道：“主管到此何事？”庞福说：“侯爷叫我来取藏春酒，叫你亲手拿去，当面就兑银子。可是先生，白花花的三百两，难道你就独吞吗？我们辛辛苦苦，白跑不成？多少不拘，总要染染手儿呀。先生，你说怎么样？”臧能道：“当得，当得，再也白费得的。倘若银子到手，必要请你吃酒的。”庞福道：“先生真是明白爽快人。好的，咱们倒要交交咧。先生取酒去罢。”臧能回



来进屋，拿了玉壶，关上门，随庞福去了，直奔软红堂。那知南侠见他二人去后，盘柱而下，暗暗的也就跟将下去了。

这里妇人从西间屋内出来，到了东间，仍然坐在旧处，暗自思道：“丈夫如此伤天害理，作的都是不仁之事。”越思越想，好不愁烦，不由的拿起壶来斟了一杯，慢慢的独酌。谁知此酒入腹之后，药性发作，按纳不住。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只听有人叩门，连忙将门开放，却是庞禄，怀中抱定三百两银子送来。妇人让至屋内，庞禄将银子交代明白，回身要走，倒是妇人留住，叫他坐下，便七长八短的说。正在说时，只听外面咳嗽，却是臧能回来了。庞禄出来迎接着，张口结舌说道：“这三……三百两银子，已交付大嫂子了。”说完，抽身就走。

臧能见此光景，忙进屋内一看，只见他女人红扑扑的脸，仍是坐在炕上发怔，心中好生不乐：“吾呀，这是怎么了？”说罢，在对面坐了。这妇人因方才也是一惊，一时心内清醒，便道：“你把别人的妻子设计陷害，自己老婆如此防范。你拍心想想，别人恨你不恨？”一句话问的臧能闭口无言，便拿起壶来，斟上一杯，一饮而尽。不多时，坐立不安，心痒难抓，便道：“弗好哉！奇怪的很！”拿起壶来一闻，忙道：“了弗得，了弗得！快拿凉水来！”自己等不得，立起身来，急找凉水吃下，又叫妇人吃了一口，方问道：“你才吃这酒来么？”妇人道：“因你去后，我刚吃得一杯酒……”将下句咽下去了，又道：“不想庞禄送银子来，才进屋内放下银子，你就回来了。”臧能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佛天保佑！险些儿把个绿头巾戴上。只是这酒在小玉瓶内，为何跑在这酒壶里来了？好生蹊跷。”妇人方明白，才吃的是藏春酒，险些儿败了名节，不由的流泪道：“全是你安心不善，用尽了机谋，害人不成，反害了自己。可见天理昭彰，报应



不爽！”臧能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我竟是个混帐东西。看此地也弗是久居之地，如今有了这三百两银子，待明早托个事故，回咱老家便了。”

再说展爷随至软红堂，见庞昱叫使女掌灯，自己手执白玉瓶，前往丽芳楼而去。南侠到了软红堂，见当中鼎内焚香，上前抓了一把香灰。又见花瓶内插着蝇刷，拿起来插在颌后，穿香径先至丽芳楼，隐在软帘后面。只听得众姬妾正在那里劝慰金玉仙，说：“我们抢来，当初也是不从。到后来弄的不死不活的，无奈顺从了，倒得好吃好喝的……”金玉仙不等说完，口中大骂：“你们这一群无耻贱人！我金玉仙有死而已！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这些侍妾被他骂的闭口无言，正在发怔，只见丫鬟二名引着庞昱上得楼来，笑容满面道：“你等劝他，从也不从？既然不从，我这里有酒一杯，叫他吃了，便放他回去。”说罢，执杯上前，金玉仙惟恐恶贼近身，劈手夺过，掷于楼板之上。庞昱大怒，便要吩咐众姬妾一齐下手。

只听楼梯山响，见使女杏花上楼。喘吁吁禀道：“刚才庞福叫回禀侯爷，太守蒋完有要紧的话回禀，立刻求见，现在软红堂恭候着呢。”庞昱闻听太守黑夜而来，必有要紧之事，回头吩咐众姬妾：“你们再将这贱人开导开导，再要扭性，我回来定然不饶！”说着话，站起身来，直奔楼梯。刚下到一层，只见毛哄哄一拂，脑后灰尘飞扬，脚底下觉得一绊，站立不稳，咕噜噜滚下楼去。后面两个丫鬟也是如此。三个人滚到楼下，你拉我，我拉你，好容易才立起身来，奔至楼门。庞昱说道：“唬杀我也，唬杀我也！什么东西毛哄哄的？好怕人也！”丫鬟执起灯一看，只见庞昱满头的香灰。庞昱见两个丫鬟也是如此，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必是狐仙见了怪了，快走罢！”两个丫鬟那里还有魂咧。三个



人不管高低，深一步，浅一步，竟奔软红堂而来。

迎头遇见庞福，便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庞福回道：“太守蒋完说紧急之事，要立刻求见，在软红堂恭候。”庞昱连忙掸去香灰，整理衣衿，大摇大摆，步入软红堂来。太守参见已毕，在下座坐了。庞昱问道：“太守深夜至此，有何要事？”太守回道：“卑府今早接得文书，圣上特派龙图阁大学士包公前来查赈，算来五日内必到。卑府一闻此信，不胜惊惶，特来禀知侯爷，早为准备才好。”庞昱道：“包黑子乃吾父门生，谅不敢不回避我。”蒋完道：“侯爷休如此说。闻得包公秉正无私，不畏权势，又有钦差御赐御铡三口，甚属可畏。”又往前凑了一凑，道：“侯爷所做之事，难道包公不知道么？”庞昱听罢，虽有些发毛，便硬着嘴道：“他知道，便把我怎么样吗？”蒋完着急道：“‘君子防患未然’。这事非同小可，除非是此时包公死了，万事皆休。”这一句话提醒了恶贼，便道：“这有何难。现在我手下有一个勇士名唤项福，他有飞檐走壁之能，即可派他前往两三站去路上行刺，岂不完了此事？”太守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必须以速为妙。”庞昱连忙叫庞福，去唤项福立刻来至堂上。恶奴去不多时，将项福带来，参过庞昱，又见了太守。

此时，南侠早在窗外窃听，一切定计话儿俱各听的明白了。因不知项福是何等人物，便从窗外往里偷看，见果然身体魁梧，品貌雄壮，真是一条好汉，可惜错投门路。只听庞昱说：“你敢去行刺么？”项福道：“小人受侯爷大恩，别说行刺，就是赴汤投火也是情愿的。”南侠外边听了，不由骂道：“瞧不得这么一条大汉，原来是一个谄谀的狗才。可惜他辜负了好胎骨。”正自暗想，又听庞昱说：“太守，你将此人领去，应如何派往吩咐，务妥协机密为妙。”蒋完连连称“是”，告辞退出。



太守在前，项福在后，走不几步，只听项福说：“太守慢行，我的帽子掉了。”太守只得站住。只见项福走出好几步，将帽子拾起。太守道：“帽子如何落得这么远呢？”项福道：“想是树枝一刮，蹦出去的。”说罢，又走几步，只听项福道：“好奇怪！怎么又掉了？”回头一看，又没人。太守也觉奇怪。一同来至门首，太守坐轿，项福骑马，一同回衙去了。

你道项福的帽子连落二次，是何原故？这是南侠试探项福学业何如。头次从树旁经过，即将帽子从项福头上提了抛去，隐在树后，见他毫不介意；二次走至太湖石畔，又将他帽子提了抛去，隐在石后，项福只回头观看，并不搜查左右；可见他粗心，学艺不精，就不把他放在心上，且回寓所歇息便了。

未识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

且说展爷离了花园，暗暗回寓。天已五更，悄悄的进屋，换下了夜行衣靠，包裹好了，放倒头便睡了。至次日，别了店主，即往太守衙门前私自窥探：影壁前拴着一匹黑马，鞍辔鲜明；后面梢绳上拴着一个小小包袱，又搭着个钱褡连，有一个人拿着鞭子席地而坐。便知项福尚未起身，即在对过酒楼之上，自己独酌眺望。不多一会，只见项福出了太守衙门，那人连忙站起，拉过马来，递了马鞭子。项福接过，认镫乘上，加上一鞭，便往前边去了。

南侠下了酒楼，悄地跟随，到了安平镇地方，见路西也有一座酒楼，匾额上写着“潘家楼”。项福拴马，进去打尖。南侠跟了进去，见项福坐在南面座上，展爷便坐在北面，拣了一个座头坐下。跑堂的擦抹桌面，问了酒菜。展爷随便要了，跑堂的传下楼去。展爷复又闲看，见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，仿佛是个乡宦，形景可恶，俗态不堪。不多时，跑堂的端了酒菜来，安放停当。展爷刚然饮酒，只听楼梯声响，又见一人上来，武生打扮，眉清目秀，年少焕然。展爷不由的放下酒杯，暗暗喝彩，又细细观看一番，好生的羡慕。那人才要拣个座头，只见南面项福连忙出来，向武生一揖，口中说道：“白兄，久违了。”那武生见了项福，还礼不迭，答



道：“项兄，阔别多年，今日幸会。”说着话，彼此谦逊，让至同席。项福将上座让了那人，那人不过略略推辞，即便坐了。展爷看了，心中好生不乐，暗想道：“可惜这样一个人，却认得他，他俩真是天渊之别了。”一壁细听他二人说些什么，只听项福说道：“自别以来，今已三载有余。久欲到尊府拜望，偏偏的小弟穷忙。令兄可好？”那武生听了，眉头一皱，叹口气道：“家兄已去世了！”项福惊讶道：“怎么大恩人已故了！可惜，可惜！”又说了些欠情短礼没要紧的言语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他乃陷空岛五义士，姓白名玉堂，绰号锦毛鼠的便是。当初项福原是要拳棒、卖膏药的，因在街前卖艺，与人角持，误伤了人命。多亏了白玉堂之兄白金堂，见他像个汉子，离乡在外，遭此官司，甚是可怜，因此将他极力救出，又助了盘川，叫他上京求取功名。他原想进京寻个进身之阶，可巧路途之间遇见安乐侯上陈州放赈。他打听明白，先婉转结交庞福，然后方荐与庞昱。庞昱正要寻觅一个勇士，助己为虐，把他收留在府内。他便以为荣耀已极。似此行为，便是下贱不堪之人了。闲言少叙。

且说项福正与玉堂说话，见有个老者上得楼来，衣衫褴褛，形容枯瘦，见了西面老者紧行几步，双膝跪倒，二目滔滔落泪，口中苦苦哀求。那老者仰面摇头，只是不允。展爷在那边看着，好生不忍，正要问时，只见白玉堂过来，问着老者道：“你为何向他如此？有何事体，何不对我说来？”那老者见白玉堂这番形景，料非常人，口称：“公子爷有所不知，因小老儿欠了员外的私债，员外要将小女抵偿，故此哀求员外，只是不允。求公子爷与小老儿排解排解。”白玉堂闻听，瞅了老者一眼，便道：“他欠你多少银两？”那老者回过头来，见白玉堂满面怒色，只得执手答道：“原欠我纹银



五两，三年未给利息，就是三十两，共欠银三十五两。”白玉堂听了，冷笑道：“原来欠银五两。”复又向老者道：“当初他借时，至今三年，利息就是三十两。这利息未免太轻些！”一回身，便叫跟人平三十五两，向老者道：“当初有借约没有？”老者闻听立刻还银子，不觉立起身来，道：“有借约。”忙从怀中掏出，递与玉堂。玉堂看了，从人将银子平来，玉堂接过，递与老者道：“今日当着大众，银约两交，却不该你的了。”老者接过银子，笑嘻嘻答道：“不该了，不该了！”拱拱手儿，即刻下楼去了。玉堂将借约交付老者，道：“以后似此等利息银两，再也不可借他的了。”老者答道：“不敢借了。”说罢，叩下头去。玉堂拖起，仍然归座。那老者千恩万谢而去。

刚走至展爷桌前，展爷说：“老丈不要忙。这里有酒，请喝一杯压压惊，再走不迟。”那老者道：“素不相识，怎好叨扰？”展爷笑道：“别人费去银子，难道我连一杯水酒也花不起么？不要见外，请坐了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如此承蒙抬爱了。”便坐于下首。展爷与他要了一角酒吃着，便问：“方才那老者姓甚名谁？在那里居住？”老儿说道：“他住在苗家集，他名叫苗秀。只因他儿子苗恒义在太守衙门内当经承，他便成了封君了，每每的欺负邻党，盘剥重利。非是小老儿受他的欺侮，便说他这些忿恨之言。不信，爷上打听，就知我的话不虚了。”展爷听在心里。老者吃了几杯酒，告别去了。

又见那边白玉堂问项福的近况如何，项福道：“当初多蒙令兄抬爱，救出小弟，又赠银两，叫我上京求取功名。不想路遇安乐侯，蒙他另眼看待，收留在府。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镇，专等要办宗紧要事件。”白玉堂闻听，便问道：“那个安乐侯？”项福道：“焉有两个呢，就是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



昱。”说罢，面有得色。玉堂不听则可，听了登时怒气嗔嗔，面红过耳，微微冷笑道：“你敢则投在他门下了？好！”急唤从人会了帐，立起身来，回头就走，一直下楼去了。

展爷看的明白，不由暗暗称赞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又自忖道：“方才听项福说，他在天昌镇专等，我曾打听包公还得等几天到天昌镇。我何不趁此时，且至苗家集走走呢？”想罢，会钱下楼去了。真是行侠作义之人，到处随遇而安。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，只因见了不平之事，他便放不下，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，因此才不愧那个“侠”字。闲言少叙。

到了晚间初鼓之后，改扮行装，潜入苗家集，来到苗秀之家。所有窰房越脊，自不必说。展爷在暗中见有待客厅三间，灯烛明亮，内有人说话。蹑足潜踪，悄立窗下，细听正是苗秀问他儿子苗恒义道：“你如何弄了许多银子？我今日在潘家集也发了个小财，得了三十五两银子。”便将遇见了一个俊哥替还银子的话，说了一遍，说罢大笑。苗恒义亦笑道：“爹爹除了本银，得了三十两银子的利息。如今孩儿一文不费，白得了三百两银子。”苗秀笑嘻嘻的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苗恒义道：“昨日太守打发项福起身之后，又与侯爷商议一计，说项福此去成功便罢；倘不成功，叫侯爷改扮行装，私由东皋林悄悄入京，在太师府内藏躲，候包公查赈之后有何本章，再作道理。又打点细软箱笼并抢来女子金玉仙，叫他们由观音庵岔路上船，暗暗进京。因问本府：‘沿路盘川所有船只，须用银两多少？我好打点。’本府太爷那里敢要侯爷的银子呢，反倒躬身说道：‘些须小事，俱在卑府身上。’因此回到衙内，立刻平了三百两银子，交付孩儿，叫我办理此事。我想侯爷所行之事，全是无法无天的。如今临走，还把抢来的妇人暗送入京，况他又有许多的箱笼。到了临期，孩儿传与船户：他只管装去，到了京中费用



多少，合他那里要；他若不给，叫他把细软留下，作为押帐当头。爹爹，想侯爷所作的俱是暗昧之事，一来不敢声张，二来也难考查。这项银两原是本府太爷应允，给与不给，侯爷如何知道。这三百两银子，难道不算白得吗？”

展爷在窗外听至此，暗自说道：“真是‘恶人自有恶人磨’，再不错的。”猛回头见那边又有一个人影儿一晃，及至细看，仿佛潘家楼遇见的武生，就是那替人还银子的俊哥儿，不由暗笑道：“白日替人还银子，夜间就讨帐来了。”忽然远远的灯光一闪，展爷惟恐有人来，一伏身盘柱而上，贴住房檐，往下观看，却又不见了那个人，暗想：“他也躲了。何不也盘在那根柱子上，我们二人闹个‘二龙戏珠’呢。”正自暗笑，忽见丫鬟慌慌张张跑至厅上，说：“员外，不好了！安人不见了！”苗秀父子闻听，吃了一惊，连忙一齐往后面跑去了。南侠急忙盘柱而下，侧身进入屋内，见桌上放着六包银子，外有一小包。他便揣起了三包，心中说道：“三包、一小包留下给那花银子的，叫他也得点利息。”抽身出来，暗暗到后边去了。

原来那个人影儿，果是白玉堂。先见有人在窗外窃听，后见他盘柱而上，贴立房檐，也自暗暗喝采，说此人本领不在我下。因见灯光，他便迎将上来，恰是苗秀之妻同丫鬟执灯前来登厕。丫鬟将灯放下，回身取纸。玉堂趁空，抽刀向着安人一晃，就道：“要嚷，我就是一刀！”妇人唬的骨软筋酥，那里嚷的出来。玉堂伸手将那妇人提出了茅厕，先撕下一块裙子塞住妇人之口。好狠的玉堂，又将妇人削去双耳，用手提起掷在厕旁粮食囤内。他却在暗处偷看，见丫鬟寻主母不见，奔至前厅报信，听得苗秀父子从西边奔入，他却从东边转至前厅。此时南侠已揣银走了。玉堂进了屋内一看，桌上只剩了三封银子、另一小包，心内明知是盘柱之人拿了



一半，留下一半给我。暗暗承他的情，将银子揣起，也就走之乎也。

这里苗家父子赶至后面，一面追问丫鬟，一面执灯找寻。至粮囤旁，听见呻吟之声，却是妇人；连忙搀起细看，浑身是血，口内塞着东西，急急掏出。苏醒了，半晌方才“哎哟”出来，便将遇害的情由说了一遍，这才瞧见两个耳朵没了。忙差丫鬟仆妇搀入屋内，喝了点糖水。苗恒义猛然想起待客厅上还有三百两银子，连说：“不好！中了贼人调虎离山之计了。”说罢，向前飞跑。苗秀闻听，也就跟在后面。到了厅上一看，那里还有银子咧！父子二人怔了多时，无可如何，惟有心疼怨恨而已。

未知端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

且说苗家父子丢了银子，因是暗昧之事，也不敢声张，竟吃了哑叭亏了。白玉堂揣着银子自奔前程。展爷拿了银子，一直奔天昌镇去了。这且不言。

单说包公在三星镇审完了案件，歇马，正是无事之时。包兴记念着游仙枕，心中想道：“今晚我何不悄悄的睡睡游仙枕，岂不是好。”因此到晚间伺候包公安歇之后，便嘱咐李才说：“李哥，你今晚辛苦一夜。我连日未能歇息，今晚脱个空儿。你要警醒些，老爷要茶水时，你就伺候，明日我再替你。”李才说：“你放心去罢，有我呢。彼此都是差使，何分你我。”

包兴点头一笑，即回至自己屋内，又将游仙枕看了一番，不觉困倦，即将枕放倒。头刚着枕，便入梦乡。出了屋门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鞍辔俱是黑的，两边有两个青衣，不容分说，搀上马去。迅速非常，来到一个所在，似开封府大堂一般。下了马，心中纳闷：“我如何还在衙门里呢？”又见上面挂着一匾，写着“阴阳宝殿”。正在纳闷，又见来了一个判官，说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擅敢假充星主，前来鬼混！”喝声：“拿下！”便出来了一个金甲力士，一声断喝，将包兴唬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暗自思道：“凡事皆未不成的造化，我



连一个枕头都消受不了，判官说我假充星主，将来此枕，想是星主才睡得呢。怨不得李克明要送与星主。”左思右想，那里睡得着呢，赌气起来，听了听方交四鼓，急忙来至包公住的屋内。

只见李才坐在椅子上，前仰后合在那里打盹。又见灯花结了个如意儿烧了多长，连忙用剪烛剪了一剪。只见桌上有个字帖儿，拿起一看，不觉失声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？”一句话将李才唬醒，连忙说道：“我没有睡呀。”包兴说：“没睡，这字帖儿打那里来的？”李才尚未答言，只听包公问道：“什么字帖？拿来我看。”包兴执灯，李才掀帘，将字帖呈上。包公接来一看，便问道：“天有什么时候了？”包兴举灯向表上一看，说：“才交寅刻。”包公道：“也该起来了。”

二人服侍包公穿衣净面时，包公便叫李才去请公孙先生。不多时，公孙先生来到，包公便将字帖与他观看。公孙策接来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明天天昌镇，紧防刺客凶。分派众人役，分为两路行：一路东皋林，捉拿恶庞昱；一路观音庵，救活烈妇人。要紧，要紧！”旁有一行小字：“烈妇人即金玉仙。”公孙策道：“此字从何而来呢？”包公道：“何必管他的来历。明日到天昌镇严加防范。再派人役，先生吩咐他们在两路稽查便了。”公孙策连忙退出，与王、马、张、赵四勇士商议。大家俱各小心留神。

你道此字从何而来？只因南侠离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镇，见包公尚未到来，心中一想：“恐包公匆忙来至，不及提防。莫若我迎将上去，遇便泄漏机关，包公也好早作准备。”好英雄！不辞辛苦，他便赶至三星镇。恰好三更，来至公馆，见李才睡着，也不去惊动他，便溜进去将纸条儿放下，仍回天昌镇等候去了。

且说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镇，进了公馆，前后左右搜查明



白。公孙策暗暗吩咐马快、步快两个头儿，一名耿春，一名郑平，二人分为左右，稽查出入之人；叫王、马、张、赵四人围住老爷的住所，前后巡逻；自己同定包兴、李才护持包公。“倘有动静，大家知会，一齐动手。”分派已定，看看到了掌灯之时，处处灯烛照如白昼，外面巡更之人往来不断。别人以为是钦差大人在此居住，那里知道是暗防刺客呢。内里王、马、张、赵四人摩拳擦掌，暗藏兵器，百倍精神，准备捉拿刺客：真是防范的严谨！

到了三更之后，并无动静。只见外面巡更的，灯光明亮，照澈墙头。里面赵虎仰面各处里观瞧，顺着墙外灯光，走至一株大榆树下。赵虎忽然往上一看，便嚷道：“有人了！”只这一声，王、马、张三人亦皆赶到，外面巡更之人也止住步了。掌灯一齐往树上观看，果然有个黑影儿。先前仍以为是树影，后来树上之人见下面人声嘶喊，灯火辉煌，他便动手动脚的。大家一见，更觉鼎沸起来。只听外面人道：“跳下去了，里面防范着！”谁知树上之人趁着这一声，便攥住树梢，将身悠起，趁势落在耳房上面，一伏身往起一纵，便到了大房前坡。赵虎嚷道：“好贼！那里走？”话未说完，迎面飞下一垛瓦来。愣爷急闪身，虽则躲过，他用力太猛，闹了个跟头。房上之人趁势扬腿，刚要越过屋脊，只听“暖哟”一声，咕噜噜从房上滚将下来，恰落在四爷旁边。四爷一翻身，急将他按住。大家上前，先拔去背上的单刀，方用绳子捆了，推推拥拥，来见包公。

此时包公、公孙策便衣便帽，笑容满面道：“好一个雄壮的勇士！堪称勇烈英雄。”回头对公孙策道：“先生，你替我松了绑！”公孙先生会意，假作吃惊道：“此人前来行刺，如何放得？”包公笑道：“我求贤若渴，见了此等勇士，焉有不爱之理。况我与壮士又无仇恨，他如何肯害我，这无非是



受小人的捉弄。快些松绑！”公孙策对那人道：“你听见了？老爷待你如此大恩，你将何以为报？”说罢，吩咐张、赵二人与他松了绑。王朝见他腿上钉着一枝袖箭，赶紧替他拔出。包公又吩咐包兴：“看座。”那人见包公如此光景，又见王、马、张、赵分立两旁，虎势昂昂，不由良心发现，暗暗夸道：“闻听人说，包公正直，又目识英雄，果不虚传。”一翻身扑倒在地，口中说道：“小人冒犯钦差大人，实实小人该死。”包公连忙说道：“壮士请起，坐下好讲。”那人道：“钦差大人在此，小人焉敢就座。”包公道：“壮士只管坐了，何妨。”那人只得鞠躬坐了。包公道：“壮士贵姓尊名？到此何干？”那人见包公如此看待，不因不由的就顺口说出来了，答道：“小人名唤项福，只因奉庞昱所差……”便一五一十，说了一遍。“不想大人如此厚待，使小人愧怍无地。”包公笑道：“这却是圣上隆眷过重，使我声名远播于外，故此招忌，谤我者极多。就是将来与安乐侯对面时，壮士当面证明，庶不失我与太师师生之谊。”项福连忙称“是”。包公便吩咐公孙策与壮士好好调养箭伤。公孙策领项福去了。

包公暗暗叫王朝来，叫他将项福明是疏放，暗地拘留。王朝又将袖箭呈上，说此乃南侠展爷之箭。包公闻听，道：“原来展义士暗中帮助。前日三星镇留下字柬，必也是义士所为。”心中不胜感羨之至。王朝退出，此时公孙先生已分派妥当，叫马汉带领马步头目耿春、郑平前往观音庵，接救金玉仙；又派张龙、赵虎前往东皋林，捉拿庞昱。

单说马汉带着耿春、郑平竟奔观音庵而来，只见驼轿一乘直扑庙前去了。马汉看见，飞也似的赶来。及至赶到，见旁有一人叫道：“贤弟为何来迟？”马汉细看，却是南侠，便道：“兄，此轿何往？”展爷道：“劣兄已将驼轿截取，将金玉仙安顿在观音庵内。贤弟来得正好，咱二人一同到彼。”



说话间，耿春、郑平亦皆赶到，围绕着驼轿来至庙前，打开山门，里面出来一个年老的妈妈、一个尼姑。这妈妈却是田忠之妻杨氏。众人搭下驼轿，搀出金玉仙来。主仆见面，抱头痛哭。原来杨氏也是南侠送信，叫他在此等候。又将轿内细软俱行搬下。南侠对杨氏道：“你主仆二人就在此处等候，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时，叫他到此寻你。”又对尼姑道：“师傅用心服侍，田相公来时必有重谢。”吩咐已毕，便对马汉道：“贤弟回去，多多拜上老大人，就说：‘展昭另日再为稟见，后会有期。’将金玉仙下落稟复明白。他乃贞烈之妇，不必当堂对质。拜托，拜托！请了！”竟自扬长而去。马汉也不敢挽留，只得同耿春、郑平二人回归旧路，去稟知包公。这且不言。

再说张、赵二人到了东皋林，毫未见一点动静。赵虎道：“难道这厮先过去了不成？”张爷道：“前面一望无际，并无人行，焉有过去之理。”正说间，只见远远有一伙人乘马而来。赵爷一见，说：“来咧，来咧！哥，你我如此如此，庶不致于舛错。”张龙点头，带领差役隐在树后。众人催马，刚到此地，赵虎从马前一过，栽倒在地。张爷从树后转出来，便乱喊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闯死人了！”上前将庞昱马环揪住，道：“你闯了人，还往那里去？”众差役一齐拥上。众恶奴发话道：“你这些好大胆的人，竟敢拦挡侯爷不放！”张龙道：“谁管他侯爷公爷的，只要将我们的人救活了便罢。”众恶奴道：“好生撒野！此乃安乐侯，太师之子，改扮行装，出来私访。你们竟敢拦阻去路，真是反了天了！”赵爷在地下听准是安乐侯，再无舛错，一咕噜爬起身来，先照着说话的劈面一掌，喊道：“我们反了天了！我们竟等着反了天的人呢！”说罢，先将庞昱拿下马来，差役掏出锁来锁上。众恶奴见事不祥，个个加上一鞭，“唵”的一声，俱



各逃之夭夭了。张、赵追他不及，只顾庞昱，连追也不追。众人押解着奸侯，竟奔公馆而来。

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

且说张、赵二人押解庞昱到了公馆，即行将庞昱带上堂来。包公见他项带铁锁，连忙吩咐道：“你等太不晓事，侯爷如何锁得？还不与我卸去！”差役连忙上前，将锁卸下。庞昱到了此时，不觉就要屈膝。包公道：“不要如此。虽则不可以私废公，然而我与太师有师生之谊，你我乃年家弟兄，有通家之好，不过因有此案，要当面对质对质，务要实实说来，大家方有个计较。千万不要畏罪回避。”说毕，叫带上十父老并田忠、田起元及抢掠的妇女，立刻提到。包公按呈子一张一张讯问。庞昱因见包公方才言语，颇有护他的意思；又见和容悦色，一味的商量，“必要设法救我，莫若我从实应了，求求包黑，或者看爹爹面上，往轻里改正改正，也就没了事了。”想罢，说道：“钦差大人不必细问，这些事体俱是犯官一时不明作成，此时后悔也是迟了。惟求大人笔下超生，犯官感恩不尽。”包公道：“这些事既已招承，还有一事，项福是何人所差？”恶贼闻听，不由的一怔，半晌，答道：“项福乃太守蒋完差来，犯官不知。”包公吩咐：“带项福！”只见项福走上堂来，仍是照常形色，并非囚禁的样子。包公道：“项福，你与侯爷当面质对。”项福上前，对恶贼道：“侯爷不必隐瞒，一切事体，小人已俱回明大人了。”



侯爷只管实说了，大人自有主见。”恶贼见项福如此，也只得应了是自己派来的。包公便叫他画供，恶贼此时也不能不画了。

画招后，只见众人证俱到。包公便叫各家上前厮认，也有父认女的，也有兄认妹的，也有夫认妻的，也有婆认媳的，纷纷不一，嚎哭之声不堪入耳。包公吩咐：“叫他们在堂阶两边听候判断。”又派人去请太守速到。包公便对恶贼道：“你今所为之事，理应解京。我想道途遥远，反受折磨。再者到京必归三法司判断，那时难免皮肉受苦。倘若圣上大怒，必要从重治罪。那时如何辗转？莫若本阁在此发放了，倒觉得爽快。你想好不好？”庞昱道：“但凭大人作主，犯官安敢不遵？”包公登时把黑脸放下，虎目一瞪，吩咐：“请御刑！”只这三个字，两边差役一声喊，堂威震吓。只见四名衙役将龙头铡抬至堂上，安放周正。王朝上前抖开黄龙套，露出金煌煌、光闪闪、惊心落魄的新刑。恶贼一见，胆裂魂飞，才待开言，只见马汉早将他丢翻在地。四名差役过来，与他口内衔了木嚼，剥去衣服，将芦席铺放，恶贼那里还能挣扎，立刻卷起，用草绳束了三道。张龙、赵虎二人将他抬起，走至铡前，放入铡口，两头平均。此时马汉、王朝黑面向里，左手执定刀靶，右手按定刀背，直瞅座上。包公将袍袖一拂，虎项一扭，口说“行刑”二字。王朝将彪躯一纵，两膀用力，只听“吭喳”一声，将恶贼登时腰斩，分为两头一边齐的两段，四名差役连忙跑上堂去，各各腰束白布裙，跑至铡前，有前有后，先将尸首往上一扶，抱将下去。张、赵二人又用白布擦抹铡口的血迹。堂阶之下，田起元主仆以及父老并田妇村姑见铡了恶贼庞昱，方知老爷赤心为国，与民除害，有念佛的，有趁愿的，也有胆小不敢看的。

包公上面吩咐：“换了御刑，与我将项福拿下！”听了一



个“拿”字，左右一伸手便将项福把住。此时这厮见铡了庞昱，心内已然突突乱跳；今又见拿他，不由的骨软筋酥，高声说道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包公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你这背反的奴才！本阁乃奉命钦差，你擅敢前来行刺。行刺钦差，即是叛朝廷，还说无罪？尚敢求生么？”项福不能答言。左右上前，照旧剥去了衣服，带上木嚼，拉过一领粗席卷好。此时狗头铡已安放停当，将这无义贼行刑过了，擦抹御铡，打扫血迹，收拾已毕。

只见传知府之人上堂跪倒，禀道：“小人奉命前去传唤知府，谁知蒋完畏罪，自缢身死。”包公闻听，道：“便宜了这厮。”另行委员前去验看。又吩咐将田起元带上堂来，训诲一番：不该放妻子上庙烧香，以致生出此事，以后家门务要严肃，并叫他上观音庵接取妻子；老仆田忠替主鸣冤，务要好好看待他；从此努力攻书，以求上进。所有驼轿内细软，必系私蓄，勿庸验看，俱着田忠领讫。又吩咐父老：“各将妇女带回，好好安分度日。本阁还要按户籍稽查花名，秉公放赈，以抒民困，庶不负圣上体恤之鸿恩。”众人一齐叩头，欢欢喜喜而散。老爷立刻叫公孙策打了折底看过，并将原呈招供一齐封妥，外随夹片一纸，请旨补放知府一缺，即日拜发，赍京启奏去了。一面出示委员稽查户口放赈，真是万民感仰，欢呼载道。

一日，批折回来，包公恭接。叩拜毕，打开一看，见朱批甚属夸奖：“至公无私，所办甚是。知府一缺，即着拣员补放。”包公暗自沉吟道：“圣上纵然隆眷优渥，现有老贼庞吉在京，见我铡了他的爱子，他焉有轻轻放过之理。这必是他别进谗言，安慰妥了，候我进京时他再摆布于我，一定是这个主意。老贼呀！老贼！我包某秉正无私，一心为国，焉怕你这鬼鬼祟祟。如今趁此权衡未失，放完赈后，偏要各处



访查访查，要作几件惊天动地之事，一来不负朝廷，二来与民除害，三来也显显我包某胸中的抱负。”谁知老爷想到此地，下文就真生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来。

你道是何事件？自从包公秉正放赈已完，立意要各处访查，便不肯从旧路回来，特由新路而归。一日，来至一个所在，地名草州桥东，乘轿慢慢而行，猛然听的“咯吱”一阵乱响，连忙将轿落平。包兴下马仔细看时，双杆皆有裂纹，幸喜落平实地，险些儿双杆齐折。禀明包公，吩咐带马。将马带过，老爷刚扳鞍上去，那马“哧”的一声往旁一闪，幸有李才在外首坠蹬，连忙拢住。老爷从新搂搂扯手，翻身上马。虽然骑上，他却不走，尽在那里打旋转圈，老爷连加两鞭，那马鼻翅一搧，反到往后退了两步。老爷暗想：“此马随我多年，他有三不走，遇歹人不走，见冤魂不走，有刺客不走，难道此处有事故不成？”老爷将马带住，叫包兴唤地方。

不多时，地方来到马前，跪倒。老爷闪目观瞧，见此人年有三旬上下，手提一根竹杆，口称：“小人地方范宗华，与钦差大人叩头。”包公问道：“此处是何地名？”范宗华道：“不是河，名叫草州桥。虽然有个平桥，却没有桥，也无有草，不知当初是怎么起的这个名儿，连小人也闹的纳闷儿。”两旁吆喝：“少说！少说！”老爷又问道：“可有公馆没有？”范宗华道：“此处虽是通衢大道，却不是镇店马头，也不过是荒凉幽僻的所在，如何能有公馆呢？再者也不是站头……”包兴在马上着急道：“没公馆，你就说没公馆就完了，何必说这许多的话？”老爷在马上用鞭指着，问道：“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？”范宗华回道：“那是天齐庙。虽然是天齐庙，里面是菩萨殿、老爷殿、娘娘殿俱有，旁边跨所还有土地祠。就这老道看守，因没有什么香火，也不能多养活



人。”包兴道：“你太唠叨了！谁问你这些？”老爷吩咐：“打道天齐庙。”两旁答应。老爷将马一带，驯驯顺顺的竟奔天齐庙。马通灵性，真也奇怪。

包兴上马一抖丝缰，先到天齐庙，撵开闲人，并告诉老道：“钦差大人打此经过，一概茶水不用。你们伺候完了香，连忙躲开。我们大人是最爱清静的。”老道连连答应“是”。正说间，包公已到，包兴连忙接马。包公进得庙来，便吩咐李才在西殿廊下设了公座。老爷带包兴直奔正殿。老道已将香烛预备齐全，伺候焚香已毕。包兴使个眼色，老道连忙回避。包公下殿，来至西廊，入了公位，吩咐众人俱在庙外歇息，独留包兴在旁，暗将地方叫进来。

包兴悄悄把范宗华叫到，他又给包兴打了个千儿。包兴道：“我瞧你很机灵，就是话太多了。方才大人问你，你就拣近的说就完咧。什么枝儿叶儿的，闹一大郎当，作什么？”范宗华连忙笑着说：“小人惟恐话回的不明白，招大人嗔怪，故此要往清楚里说。谁知话又多了。没什么说的，求二太爷担待小人罢！”包兴道：“谁来怪你？不过告诉你，恐其话太多，反招大人嗔怪。如今大人又叫你呢。你见了大人，问什么答应什么，不必唠叨了。”

范宗华连连答应，跟包兴来至西廊，朝上跪倒。包公问道：“此处四面可有人家没有？”范宗华禀道：“南通大道，东有榆树林，西有黄土岗，北边是破窑，共有不足二十家人家。”老爷便着地方抗了高脚牌，上面写“放告”二字，叫他知会各家，如有冤枉前来天齐庙申诉。范宗华应“是”，即抗了高脚牌，奔至榆树林，见了张家，便问：“张大哥，你打官司不打？”见了李家，便问：“李老二，你冤枉不冤枉？”招的众人无不大骂：“你是地方，总盼人家官司，你好讹钱！我们过的好好清静日子，你找上门来叫打官司。没有



什么说的，要打观音寺儿，就合你打。什么东西！趁早儿滚开！真他妈的丧气！你怎么配当地方呢？我告诉你马二把打嘎，你给我走毬罢！”范宗华无奈，又到黄土岗，也是如此，被人痛骂回来了。他却不怕骂，不辞辛苦，来到破窑地方，又嚷道：“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宿坛放告，有冤枉的没有？只管前去伸冤。”一言未了，只听有人应道：“我有冤枉，领我前去。”范宗华一看，说道：“哎哟！我的妈呀！你老人家有什么事情，也要打官司呢？”

谁知此位婆婆，范宗华他却认得，可不知底里，只知道是秦总管的亲戚，别的不知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只因当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难，秦凤将娘娘顶了余忠之名抬出宫来，派亲信之人送到家中，吩咐与秦母一样侍奉。谁知娘娘终日思想储君，哭的二目失明。那时范宗华之父名唤范胜，当时众人俱叫他“剩饭”，正在秦府打杂，为人忠厚老实好善。娘娘因他爱行好事，时常周济赏赐他，故此范胜受恩极多。后来秦凤自焚身死，秦母亦相继而亡，所有子孙不知娘娘是何等人。所谓“人在人情在，人亡两无交”。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，故此离了秦宅，无处栖身。范胜欲留他在家，娘娘决意不肯。幸喜有一破窑，范胜收拾了收拾，搀扶娘娘居住。多亏他时常照拂，每遇阴天下雨，他便送了饭来。又恐别人欺负他，叫儿子范宗华在窑外搭了个窝铺，坐冷子看字。虽是他报答受德受恩之心，那里知道此位就是落难的娘娘。后来范胜临危，还告诉范宗华道：“破窑内老婆婆，你要好好侍奉他，当初是秦总管派人送到家中。此人是个有来历的，不可怠慢。”这也是他一生行好，竟得了一个孝顺的儿子。范宗华自父亡之后，真是遵依父训，侍奉不衰。平时即以老太太呼之，又叫妈妈。

现今娘娘要告状，故问：“你老人家有什么事情，也要



告状呢？”娘娘道：“为我儿子不孝，故要告状。”范宗华道：“你老人家可是悖晦了。这些年也没见你老人家说有儿子，今儿虎拉巴的又告起儿子来了。”娘娘道：“我这儿子，非好官不能判断。我常听见人说，这包公老爷善于判断阴阳，是个清正官儿，偏偏他总不从此经过，故此耽延了这些年。如今他既来了，我若不趁此时申诉，还要等待何时呢？”范宗华听罢，说：“既是如此，我领了你老人家去。到了那里，我将竹杖儿一拉，你可就跪下，好歹别叫我受罪。”说着话，拉着竹杖，领到庙前。先进内回禀，然后将娘娘领进庙内。

到了公座之下，范宗华将竹杖一拉，娘娘连理也不理。他又连拉了几拉，娘娘反将竹杖往回里一抽。范宗华好生的着急，只听娘娘说道：“大人吩咐左右回避，我有话说。”包公闻听，便叫左右暂且退出，座上方说道：“左右无人，有什么冤枉，诉将上来！”娘娘不觉失声道：“噯哟！包卿！苦煞哀家了！”只这一句，包公座上不胜惊讶。包兴在旁，急冷冷打了个冷战。登时包公黑脸也黄了。包兴唬的也出了恭了，暗说：“我……我的妈呀！闹呵，审出哀家来咧！我看这事怎么好呢？”

未识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晴

且说包公见贫婆口呼包卿，自称哀家，平人如何有这样口气。只见娘娘眼中流泪，便将已往之事，滔滔不断，述说一番。包公闻听，唬的惊疑不止，连忙立起身来，问道：“言虽如此，不知有何证据？”娘娘从里衣内，掏出一个油渍渍的包儿。包兴上前，不敢用手来接，撩起衣襟，向前兜住，说道：“松手罢。”娘娘放手，包儿落在衣襟。包兴连忙呈上。千层万裹，里面露出黄缎袱子来。打开袱子一看，里面却是金丸一粒，上刻着“玉宸宫”字样并娘娘名号。包公看罢，急忙包好，叫包兴递过，自己离了座位。包兴会意，双手捧定包儿，来至娘娘面前，双膝跪倒，将包儿顶在头上，递将过去；然后一拉竹杖，领至上座。入了座位，包公秉正参拜。娘娘吩咐：“卿家平身。哀家的冤枉，全仗卿家了。”包公奏道：“娘娘但请放心。臣敢不尽心竭力以报君乎？只是目下耳目众多，恐有泄漏，实属不便。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，权且认为母子。庶免众口纷纷，不知凤意如何？”娘娘道：“既如此，但凭吾儿便了。”包公又往上叩头谢恩，连忙立起，暗暗吩咐包兴，如此如此。

包兴便跑至庙外，只见县官正在那里吆喝地方呢，怪钦差大人在此宿坛，“你为何不早早禀我知道？”范宗华分辨



道：“大人到此问这个，又问那个，又派小人放告，多少差使，连一点空儿无有，难道小人还有什么分身法不成？”一句话惹恼了县官，一声断喝：“好奴才！你误了差使，还敢强辩？就该打了你的狗腿！”说至此，恰好包兴出来，便说道：“县太爷算了罢，老爷自己误了，反倒怪他。他是张罗不过来呀。”县官听了，笑道：“大人跟前，须是不好看。”包兴道：“大人也不嗔怪，不要如此了。大人吩咐咧，立刻叫贵县备新轿一乘，要伶俐丫鬟二名，并上好衣服簪环一分，急速办来，立等，立等！再者公馆要分内外预备。所有一切用度花费的银两，叫太爷务必开清，俟到京时再为奉还。”又向范宗华笑道：“你起来罢，不用跪着了。方才你带来的老婆婆，如今与大人母子相认了。老太太说你素日很照应，还要把你带进京去呢！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。”范宗华闻听，犹如入云端的一般，乐的他不知怎么样才好。包兴又对县官道：“贵县将他的差使止了罢。大人吩咐，叫他随着上京，沿途上伺候老太太，怎么把他也打扮打扮才好。这可打老爷个秋丰罢。”县官连连答应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包兴又道：“方才分派的事，太爷赶紧就办了罢。并将他带去，就叫他押解前来就是了。务必先将衣服首饰丫鬟，速速办来。”县官闻听，赶忙去了。

包兴进庙禀复了包公，又叫老道将云堂小院打扫干净。不多时，丫鬟二名并衣服首饰一齐来到，服侍娘娘在云堂小院沐浴更衣，不必细说。包公就在西殿内安歇，连忙写了书信，密封好，叫包兴乘马先行进京，路上务要小心。

包兴去后，范宗华进来与包公叩头，并回明轿马齐备、县官沿途预备公馆等事。包公见他通身换了服色，真是人仗衣帽，却不似先前光景。包公便吩咐他：“一路小心伺候。老太太自有丫鬟服侍，你无事不准入内。”范宗华答应退出。



他却很知规矩，以为破窑内的婆婆如今作了钦差的母亲，自然非前可比。他那里知道，那婆婆便是天下的国母呢。至次日，将轿抬至云堂小院的门首，丫鬟服侍娘娘上轿。包公手扶轿杆，一同出庙。只见外面预备停当，拨了四名差役跟随老太太，范宗华随在轿后，也有匹马。县官又派了官兵四名护送。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，便说道：“母亲先进公馆，孩儿随后即行。”娘娘说道：“吾儿在路行程，不必多礼。你也坐轿走罢。”包公连连称“是”，方才退下。众人见包公走后，一个个方才乘马，也就起了身了。

这样一宗大事别人可瞒过，惟有公孙先生心下好生疑惑，却又猜不出是什么底细。况且大人与包兴机密至甚，先差包兴入京送信去了。想来此事重大，不可泄漏的，因此更不敢问，也不向王、马、张、赵提起，惟有心中纳闷而已。

单说包兴揣了密书，连夜赶到开封。所有在府看守之人，俱各相见。众人跪请了老爷的钧安。马夫将马牵去喂养刷溜，不必细表。包兴来到内衙，敲响云牌。里面妇女出来问明，见是包兴，连忙告诉丫鬟，禀明李氏诰命。诰命正因前次接了报折，知道老爷已将庞昱铡死，惟恐太师怀恨，欲生奸计，每日提心吊胆；今日忽见包兴独自回来，不胜惊骇，急忙传进见面。夫人先问了老爷安好，包兴急忙请安，答道：“老爷甚是平安。先打发小人送来密书一封。”说罢，双手一呈。丫鬟接过，呈与夫人。夫人接来，先看皮面上写着“平安”二字。即将外皮拆去，里面却是小小封套，正中签上写着“夫人密启”。夫人忙用金簪挑开封套，抽出书来一看，上言在陈州认了太后李娘娘，假作母子，即将佛堂东间打扫洁净，预备娘娘住宿。夫人以婆媳礼相见，遮掩众人耳目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后写道：“看后付丙。”诰命看完，便问包兴：“你还回去么？”包兴回道：“老爷吩咐小人，



面递了书信，仍然迎着回去。”夫人道：“正当如此。你回去迎着老爷，就说我按着书信内所云，俱已备办了，请老爷放心。这也不便写回信。”叫丫鬟拿二十两银子赏他。包兴连忙谢赏，道：“夫人没有什么吩咐，小人喂喂牲口也就赶回去了。”说罢，又请了一个禀辞的安。夫人点头，说：“去罢，好好的伺候老爷。你不用我嘱咐。告诉李才，不准懒惰，眼看差竣就回来了。”包兴连连应“是”，方才退出。自有相好众人约他吃饭。包兴一壁道谢，一壁擦面。然后大家坐下吃饭，未免提了些官事，路上怎么防刺客，怎么铡庞昱。说至此，包兴便问：“朝内老庞没有什么动静呀？”伙伴答道：“可不是。他原参奏来着。上谕甚怒，将他儿子招供摔下来了。他瞧见，没有什么说的了，倒请了一回罪。皇上算是恩宽，也没有降不是。大约咱们老爷这个毒儿种得不小，将来总要提防便了。”包兴听罢，点了点头儿，又将陈州认母一节略说大概，以安众心。惟恐娘娘轿来，大家盘诘之时不便，说罢，急忙吃毕。马夫拉过马来，包兴上去，拱拱手儿，加上一鞭，他便迎了包公去了。

这里诰命照书信预备停当，每日至至诚诚，敬候凤驾。一日，只见前拨差役来了二名，进内衙敲响云牌，回道：“太夫人已然进城，离府不远了。”诰命忙换了吉服，带领仆妇丫鬟在三堂后恭候。不多时，大轿抬至三堂落平，差役轿夫退出，掩了仪门，诰命方至轿前。早有丫鬟掀起轿帘，夫人亲手去下扶手，双膝跪倒，口称：“不孝媳妇、包拯之妻李氏接见娘亲，望婆婆恕罪。”太后伸手，李氏诰命忙将双手递过，彼此一拉。娘娘说道：“媳妇吾儿起来。”诰命将娘娘轻轻扶出轿外，搀至佛堂净室，娘娘入座。诰命递茶，回头吩咐丫鬟等，将跟老太太的丫鬟让至别室歇息。诰命见屋内无人，复又跪下，方称：“臣妾李氏，愿娘娘千岁，千千



岁。”太后伸手相搀，说道：“吾儿千万不可如此，以后总以婆媳相称就是了。惟恐拘了国礼，倘有泄漏，反为不美。俟包卿回来再作道理。况且哀家姓李，媳妇你也姓李，咱娘儿就是母女。你不是我媳妇，是我女儿了。”诰命连忙谢恩。娘娘又将当初遇害情由，悄悄述说一番，不觉昏花二目又落下泪来，自言：“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坏了，到如今诸物莫睹，只于透的三光，这可怎么好？”说罢，又哭起来。诰命在旁流泪，猛然想起一物善能治目：“我何不虔诚祷告，倘能祈得天露将娘娘凤目治好，一来是尽我一点忠心，二来也不辜负了此宝。”欲要奏明，惟恐无效；若是不奏，又恐娘娘临期不肯洗目。想了多时，只得勉强奏道：“臣妾有一古今盆，上有阴阳二孔，取接天露，便能医目重明。待今晚臣妾叩求天露便了。”娘娘闻听，暗暗说道：“好一个贤德的夫人。他见我痛伤于心，就如此的宽慰于我，莫要负他的好意。”便道：“我儿，既如此，你就叩天求露，倘有至诚格天，二目复明，岂不大妙呢。”诰命领了懿旨，又叙了一回闲话，伺候晚膳已毕，诸事分派妥当，方才退出。

看看掌灯以后，诰命洗净了手，方将古今盆拿出，吩咐丫鬟秉烛来至园中，至诚焚香，祷告天地；然后捧定金盆，叩求天露。真是忠心感动天地，一来是诰命至诚，二来是该国母的难满。起初盆内潮润，继而攒聚露珠，犹如哈气一般。后来渐渐大了，只见滴溜溜满盆乱转，仿佛滚盘珠相似，左旋右转，皆流入阴阳孔内，便不动了。诰命满心欢喜，手捧金盆，擎至净室，只累的两膀酸麻，汗下如雨。恰好娘娘尚未安寝，诰命捧上金盆。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，只觉冷飕飕通澈心腑，香馥馥透入泥丸，登时两额角微微出了点香汗，二目中稍觉转动。闭目息神，不多时，忽然心花开朗，胸膈畅然。眼乃心之苗，不由的将二目一睁，那知道云



翳早退，瞳子重生，已然黑白分明，依旧的盈盈秋水了。娘娘这一欢喜，真是非常之乐。诰命更觉欢喜。娘娘把手一拉诰命，方才细细看了一番，只见两旁有多少丫鬟，只得说道：“亏我儿至诚感格，使老身二目医好，都是出于媳妇孝心。”说着，说着，不由的一阵伤惨。诰命一见，连忙劝慰道：“母亲此病原因伤心过度，如今初愈，止有欢喜的，不要悲伤。”娘娘点头道：“此言甚是。我如今俱各看见了，再也不伤心了。我的儿，你也歇息去罢。有话，咱们母女明日再说罢。可是你说的，我二目甫愈，也该闭目养养神。”夫人见如此说，方才退出。叫丫鬟携了金盆，并嘱咐众人好生服侍，又派两个得用的丫鬟前来帮替。吩咐已毕，慢慢回转卧室去了。

次日，忽见包兴前来，禀道：“老爷已然在大相国寺住了，明日面了圣，方能回署。”夫人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包兴退出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

且说李太后自凤目重明之后，多亏了李诰命每日百般劝慰，诸事遂心，以致饮食起居无不合意，把个老太后哄的心儿里喜欢，已觉玉容焕发，精神倍长，迥不是破窑的形景了。惟有这包兴回来说：“老爷在大相国寺住宿，明日面圣。”诰命不由的有些悬心，惟恐见了圣上，提起庞昱之事，奏对梗直，致干圣怒，心内好生放心不下。

谁知次日，包公入朝见驾，奏明一切。天子甚夸办事正直，深为嘉赏，钦赐五爪蟒袍一袭、攒珠宝带一条、四喜白玉班指一个、珊瑚豆大荷包一对。包公谢恩。早朝已毕，方回至开封府，所有差役人等叩安。老爷连忙退入内衙，照旧穿着朝服。诰命迎将出来，彼此见礼后，老爷对夫人说道：“欲要参见太后，有劳夫人代为启奏。”夫人领命，知道老爷必要参见，早将仆妇丫鬟吩咐不准跟随，引至佛堂静室。

夫人在前，包公在后，来至明间，包公便止步。夫人掀帘入内，跪奏：“启上太后，今有龙图阁大学士兼理开封府臣夫包拯差竣回京，前来参叩凤驾。”太后闻听，便问：“吾儿在那里？”夫人奏道：“现在外间屋内。”太后吩咐：“快宣来！”夫人掀帘，早见包公跪倒尘埃，口称：“臣包拯参见娘娘，愿娘娘千岁，千千岁。臣草室狭隘，有屈凤驾，伏乞赦



寤。”说罢，匍匐在地。太后吩咐：“吾儿抬起头来。”包公秉正跪起。娘娘先前不过闻声，如今方才见面，见包公方面大耳，阔口微须，黑漆漆满面生光，闪灼灼双睛暴露，生成福相，长就威颜，跪在地下还有人高。真乃是“丹心耿耿冲霄汉，黑面沉沉镇鬼神”。太后看罢，心中大喜，以为仁宗有福，方能得这样能臣。又转想自己受此沉冤，不觉的滴下泪来，哭道：“哀家多亏你夫妇这一番的尽心，哀家之事，全仗包卿了。”包公叩头，奏道：“娘娘且免圣虑，微臣相机而作，务要秉正除奸，以匡国典。”娘娘一壁拭泪，一壁点头，说道：“卿家平身，歇息去罢。”包公谢恩，鞠躬退出。诰命仍将软帘放下，又劝娘娘一番。外面丫鬟见包公退出，方敢进来伺候。娘娘又对诰命道：“媳妇呀，你家老爷刚然回来，你也去罢，不必在此伺候了。”这原是娘娘一片爱惜之心，谁知反把个诰命说得不好意思，满面通红起来，招的娘娘也笑了。丫鬟掀帘，夫人只得退出，回转卧室。

只见外面搬进行李，仆妇丫鬟正在那里接收。诰命来至屋内，只见包公在那里吃茶，放下茶杯，立起身来，笑道：“有劳夫人，传宣官差完了。”夫人也笑了，道了鞍马劳乏。彼此寒暄一番，方才坐下。夫人便问一路光景：“为庞昱一事，妾身好生耽心。”又悄悄问如何认了娘娘，包公略略述说一番。夫人也不敢细问，便传饭，夫妻共桌而食。食罢，吃茶，闲谈几句。包公到书房料理公事。包兴回道：“草州桥的衙役回去，请示老爷有什么分派？”包公便问：“在天齐庙所要衣服簪环，开了多少银子？就叫他带回。叫公孙先生写一封回书道谢。”皆因老爷今日才下马，所有事件暂且未回。老爷也有些劳乏，便回后歇息去了。一宿不提。

至次日，老爷正在卧室梳洗，忽听包兴在廊下轻轻咳了一声。包公便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包兴隔窗禀道：“南清宫甯总



管特来给老爷请安，说有话要面见。”包公素来从不接交内官，今见甯总管忽然亲身来到，未免将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他要见我作什么？你回复他，就说我办理公事不能接见。如有要事，候明日朝房再见罢。”包兴刚要转身，只听夫人说：“且慢！”包兴只得站住，却又听不见里面说些什么。迟了多时，只听包公道：“夫人说的也是。”便叫包兴：“将他让在书房待茶，说我梳洗毕，即便出迎。”包兴转身出去了。你道夫人适才与包公悄悄相商，说些什么？正是为娘娘之事，说：“南清宫现有狄娘娘，知道甯总管前来，为着何事呢？老爷何不见他，问问来历。倘有机缘，娘娘若能与狄后见面，那时便好商量的。”包公方肯应允，连忙梳洗冠带，前往书房而来。

单说包兴奉命来请甯总管，说：“我们老爷正在梳洗，略为少待，便来相见。请太辅书房少坐。”老甯听见“相见”二字，乐了个眉开眼笑，道：“有劳管家引路。我说咱家既来了，没有不赏脸的，素来的交情，焉有不赏见之理呢。”说着，说着，来至书房，李才连忙赶出掀帘。甯总管进入书房，见所有陈设毫无奢华俗态，点缀而已，不觉的啧啧称羨。包兴连忙点茶让坐，且在下首相陪。甯总管知道是大人的亲信，而且朝中时常见面，亦不敢小看于他。

正在攀话之际，忽听外面老爷问道：“请进来没有？”李才回道：“已然请至。”包兴连忙迎出，已将帘子掀起，包公进屋。只见甯总管早已站立相迎，道：“咱家特来给大人请安。一路劳乏，辛辛苦苦。原要昨日就来，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起动，故此今早前来，惟恐大人饭后有事。大人可歇过乏来了？”说罢，倒地一揖。包公连忙还礼，道：“多承太辅惦念。未能奉拜，反先劳驾，心实不安。”说罢让坐，从新点茶。包公便道：“太辅降临，不知有何见教？望祈明



示。”甯总管嘻嘻笑道：“咱家此来，不是什么官事。只因六合王爷深敬大人忠正贤能，时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。娘娘听了，甚为欢喜。新近大人为庞昱一事，先斩后奏，更显得赤心为国，不畏权奸。我们王爷下朝，就把此事奏明娘娘，把个娘娘乐得了不得，说：‘这才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贤臣呢！’却又教导了王爷一番，说我们王爷年轻，总要跟着大人学习，作一个清心正直的贤王呢，庶不负圣上洪恩。我们王爷也是羡慕大人的很呢，只是无故的又不能亲近。咱家一想，目下就是娘娘千秋华诞，大人何不备一份水礼前去庆寿？从此亲亲近近，一来不辜负娘娘一番爱喜之心，二来我们王爷也可以由此跟着大人学习些见识，岂不是件极好的事呢？故此今日我来特送此信。”包公闻听，暗自沉吟道：“我本不接交朝内权贵，奈因目下有太后之事。当今就知狄后是生母，那里知道生母受如此之冤。莫如将计就计，如此如此，倘有机缘，倒省了许多曲折。再者六合王亦是贤王，就是接交他，也不玷辱于我。”想罢，便问道：“但不知娘娘圣诞在于何时？”甯总管道：“就是明日寿诞，后日生辰。不然，我们怎么赶獐的似的呢？只因事在临迤，故此特来送信。”包公道：“多承太辅指教挂心，敢不从命。还有一事，我想娘娘圣诞，我们外官是不能面叩的。现在家慈在署，明日先送礼，后日正期，家慈欲亲身一往，岂不更亲近么？未知可否？”甯总管闻听：“噯哟！怎么老太太到了？如此更好，咱家回去，就在娘娘前奏明。”包公致谢道：“又要劳动太辅了。”老甯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既如此，咱家就回去了。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请安罢。等后日我在宫内再接待他老人家便了。”包公又托咐了一回：“家慈到宫时，还望照拂。”甯总管笑道：“这还用着大人吩咐？老人家前当尽心的，咱们的交情要紧。不用送，请留步罢。”包公送至仪门。甯总管再



三拦阻，方才作别而去。

包公进内，见了夫人，细述一番，就叫夫人将方才之事，暗暗奏明太后。夫人领命，往静室去了。包公又来到书房，吩咐包兴备一份寿礼，明日送往南清宫去；又嘱他好好看待范宗华，事毕自有道理，千万不可泄漏底里与他。包兴也深知此事重大。慢说范宗华，就是公孙先生、王、马、张、赵诸人也被他瞒个结实。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奴，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也。

至次日，包兴已办成寿礼八色，与包公过了目，也无非是酒、烛、桃、面等物。先叫差役挑往南清宫，自己随后乘马来至南清宫横街，已见人夫轿台，送礼物的，抬的抬，扛的扛，人声嘈杂，拥挤不开，只得下马，吩咐人役：“俟这些人略散散时，再将马溜至王府。”自己步行至府门，只见五间宫门，两边大炕上坐着多少官员。又见各处送礼的俱是手捧名帖，低言回话，那些王府官们还待理不理的。包兴见此光景，只得走上台阶，来至一位王官的跟前，从怀中掏出帖来，说道：“有劳老爷们，替我回禀一声。”才说至此，只见那人将眼一翻，说：“你是那里的？”包兴道：“我乃开封府……”才说了三个字，忽见那人站起来，说：“必是包大人送礼来的。”包兴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将包兴一拉，说：“好兄弟，辛苦辛苦。今早总管爷就传出谕来，说大人那里今日必送礼来，我这里正等候着呢。请罢，咱们里面坐着。”回头又吩咐本府差役：“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在那里？我们倒是张罗张罗呀！”只听见有人早已问下去：“那是包大人礼物？挑往这里来！”

此时那王府官已将包兴引至书房，点茶陪坐，说道：“我们王爷今早就吩咐了，说道：‘大人若送礼来，赶紧回禀。’兄弟既来了，还是要见王爷，还是不见呢？”包兴答



道：“既来了，敢则是见见好。只是又要劳动大老爷了。”那人闻听，道：“好兄弟，以后把老爷收了，咱们都是好兄弟。我姓王行三，我比兄弟齿长几岁，你就叫我三哥。兄弟再来时，你问秃王三爷就是我。皆因我卸顶太早，人人皆叫我王三秃子。我可不会唱打童。”说罢，一笑。只见礼物挑进，王三爷俱瞧过了，拿上帖，辞了包兴，进内回话去了。

不多时，王三爷出来，对包兴道：“王爷叫在殿上等着呢。”包兴连忙跟随王三来至大殿，步上玉阶，绕走丹墀，至殿门以外，但见高卷帘栊，正面一张太师椅上，坐着一位束发金冠、蟒袍玉带的王爷，两边有多少内辅伺候。包兴连忙叩头，只听上面说道：“你回去上复你家老爷，说我问好。如此费心多礼，我却领了。改日朝中面见了再谢。”又吩咐内辅：“将原帖璧回。给他谢帖，赏他五十两银子。”内辅忙交与王三。王三在旁悄悄说：“谢赏。”包兴叩头站起，仍随王三爷。才下银安殿，只见那旁甯总管笑嘻嘻赶来，说道：“主管，你来了么？昨日叫你受乏。回去见了大人，就提我已在娘娘前奏明了，明日请老太太只管来。老娘娘说了，不在拜寿，为的是说说话儿。”包兴答应。甯总管说：“恕我不陪了。”包兴回说：“太辅请治事罢。”方随着王三爷出来，仍要让至书房，包兴不肯。王三爷将帖子银两交与包兴，包兴道了乏，直至宫门，请王三爷留步。王三爷务必瞅着包兴上马，包兴无奈，道：“恕罪。”下了台阶，马已拉过，包兴认镫上马，口道：“磕头了，磕头了。”加鞭前行，心内思想：“我们八色水礼才花了二十两银子，王爷倒赏了五十两，真是待下恩宽。”

不多时，来至开封府，见了包公，将话一一回禀。包公点头，来在后面，便问夫人：“见了太后，启奏的如何？”夫人道：“妾身已经回明。先前听了为难，说：‘我去穿何服



色？行何礼节？’妾身道：‘娘娘暂屈凤体，穿一品服色。到了那里，大约狄娘娘断没有居然受礼之理。事到临期，见景生情，就混过去了。倘有机缘，泄漏实情，明是庆寿，暗里却是进宫之机会。不知凤意如何？’娘娘想了一想，方才说：‘事到临头，也不得不如此了，只好明日前往南清宫便了。’”包公听见太后已经应允，不胜欢喜，便告诉夫人派两个伶俐丫鬟跟去，外面再派人护送。

至次日，仍将轿子搭至三堂之上上轿，轿夫退出，掩了仪门。此时诰命已然伺候娘娘，梳洗已毕。及至换了服色之时，娘娘不觉泪下。诰命又劝慰几句，总以大义为要，方才换了。收拾已完，夫人吩咐丫鬟等：“俱在三堂伺候去罢。”众人散出，诰命从新叩拜。此一拜不甚要紧，慢说娘娘，连诰命夫人也止不住扑簌簌泪流满面。娘娘用手相搀，哽咽的连话也说不出，还是诰命强忍悲痛，切嘱道：“娘娘此去，关乎国典礼法，千万别见景生情，透了真实。不可因小节误了大事。”娘娘点头，含泪道：“哀家二十载沉冤，多亏了你夫妇二人。此去若能重入宫闱，那时宣召我儿，再叙心曲便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臣妾理应朝贺，敢不奉召。”说罢，搀扶娘娘出了门，慢慢步至三堂之上。诰命伺候娘娘上轿坐稳，安好扶手，丫鬟放下轿帘。只听太后说：“媳妇我儿，回去罢。”其声甚惨。诰命答应，退入屏后。外面轿夫进来，将轿抬起，慢慢的出了仪门。却见包公鞠躬伺候，上前手扶轿杆，跟随出了衙署。娘娘看得明白，吩咐：“我儿回去罢，不必远送了。”包公答应“是”，止住了步，看轿子落了台阶。又见那壁厢范宗华远远对着轿子，磕了一个头。包公暗暗点首道：“他不但有造化，并且有规矩，真乃福至心灵不错的。”只见包兴打着顶马，后面拥护多人，围随着去了。

包公回身进内，来到后面，见夫人眼睛哭的红红儿的，



知是方才与娘娘作别未免伤心，也不肯细问，不过悄悄的又议论一番：“娘娘此去，不知见了狄后是何光景？且自静听消息便了。”妄拟多时，又与诰命谈了些闲话。夫人又言道：“娘娘慈善，待人厚道，当初如何受此大害？这也是前生造定？”包公点头叹息，仍来至书房，料理官事。

不知娘娘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

且说包兴跟随太后，在前打着顶马，来到南清宫。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，多半尽是关防轿，所有嫔妃、贵妃、王妃以及大员的命妇，往来不绝。包兴却懂规矩，预先催马来至王府门前下马，将马拴在桩上，步上宫门。恰见秃王三爷在那里，忙执手上前道：“三老爷，我们老太太到了。”王三爷闻听，飞跑进内。不多时，只见里面出来了两个内辅，对着门上众人说道：“回事的老爷们听着：娘娘传谕，所有来的关防俱各道乏，一概回避，单请开封府老太太会面。”众人连忙答应。包兴闻听，即催本府的轿夫抬至宫门，自有这两个内辅引进去了。然后王三爷出来张罗包兴，让至书房吃茶。今日见了，比昨日更觉亲热。

单说娘娘大轿抬至二门，早见出来了四个太临，将轿夫换出，又抬至三门，过了仪门，方才落平。早有甯总管来至轿前，揭起帘子，口中说道：“请太夫人安。”忙去了扶手，自有跟来的丫鬟搀扶下轿。娘娘也瞧了瞧甯总管，也回问了一声：“公公好。”甯总管便在前引路，来至寝宫。只见狄娘娘已在门外接待，远远的见了太夫人，吃了一惊，不觉心里犯想，觉得面善，熟识得很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娘娘来至跟前，欲行参拜之礼，狄后连忙用手拦住，说：“免礼！”娘



娘也就不谦让了。彼此携手，一同入座。娘娘看狄后，比当时面目苍老了许多。狄后此时对面细看，忽然想起好像李妃，因已赐死，再也想不到却是当今国母，只是心里总觉不安。献茶已毕，叙起话来，问答如流，气度从容，真是大家风范，把个狄后乐了个了不得，甚是投缘，便留太夫人在宫住宿，多盘桓几天。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，即便应允。遂叫内辅传出：“所有轿马人等不必等候了。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几日呢。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赏赐。”早有值事的内辅连声答应，传出去了。

这里传膳。狄后务要与太夫人并肩坐了，为的是接谈便利。娘娘也不过让，更显得直爽大方。狄后尤其欢喜非常。饮酒间，狄后盛称包公忠正贤良：“这皆是夫人教训之德。”娘娘略略谦逊。狄后又问太夫人年庚，娘娘答言：“四十二岁。”又问：“令郎年岁几何？”一句话把个娘娘问的闭口无言，登时急的满面通红，再也答对不来。狄后看此光景，不便追问，即以酒的冷暖遮饰过去。娘娘也不肯饮酒了，便传饭。吃毕，散堂闲谈。又到各处瞻仰一番，皆是狄后相陪。越瞧越像去世的李妃，心中好生的犯疑，暗暗想道：“方才问他儿子的岁数，他如何答不上来？竟会急的满面通红！世间那有母亲不记得儿子岁数之理呢？其中实有可疑。难道他竟敢欺哄我不成？也罢，既已将他留下，晚间叫他与同眠，明是与他亲热，暗里再细细盘诘他便了。”心中却是这等犯想，眼睛却不住的看，见娘娘举止动作益发是李妃无疑，心内更自委决不下了。

到了晚间，吃毕晚膳，仍是散坐闲话。狄后吩咐：“将静室打扫干净，并将枕衾亦铺设在净室之中，我还要与夫人谈心，以消永夜。”娘娘见此光景，正合心意。及至归寝之时，所有承御之人，连娘娘丫鬟自也安排，非呼唤不敢擅



入。狄后因惦念着盘问为何不知儿子的岁数呢，便从此追问，即言：“夫人有意欺哄，是何道理？”语语究的甚是紧急。娘娘不觉失声答道：“皇姐，你难道不认得哀家了么？”虽然说出此语，已然悲不成音。狄后闻听，不觉大惊，道：“难道夫人是李后娘娘么？”娘娘泪流满面，那里还说的出话来。狄后着急，催促道：“此时房内无人，何不细细言来？”娘娘止住悲声，方将当初受害，怎么余忠替死，怎么送往陈州，怎么遇包公假认为母，怎么在开封府净室居住，多亏李氏诰命叩天求露，洗目重明，今日来给皇姐祝寿，为的是吐露真情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险些儿没有放声哭出来。狄后听了，目瞪口呆，不觉也落下泪来，半晌，说道：“不知有何证据？”娘娘即将金丸取出，递将过去。狄后接在手中，灯下验明，连忙战战兢兢将金丸递过，便双膝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臣妃不知凤驾降临，实属多有冒犯，望乞太后娘娘赦宥！”李太后连忙还礼相搀，口称：“皇姐，不要如此。如何能叫圣上知道方好。”狄后谢道：“娘娘放心，臣妃自有道理。”便将当日刘后与郭槐定计，用狸猫换出太子，多亏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陈林，用提盒送至南清宫抚养。后来刘后之子病夭，方将太后太子补了东宫之缺。因太子游宫，在寒宫见了娘娘，母子天性，面带泪痕。刘后生疑，拷问寇珠，寇珠怀忠，触阶而死。因此刘后在先皇前进了谗言，方将娘娘赐死情由也说了一遍，李太后如梦方醒，不由伤心。狄后再三劝慰，太后方才止泪，问道：“皇姐，如何叫皇儿知道，使我母子重逢呢？”狄后道：“待臣妃装起病来，遣甯总管奏知当今，圣上必然亲来。那时臣妃吐露真情便了。”娘娘称善。一宿不提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便派甯总管上朝奏明圣上，说：“狄后娘娘夜间偶然得病，甚是沉重。”甯总管不知底里，不敢不



去，只得遵懿旨上朝去了。狄后又将此事告知六合王。

谁知圣上夜间得一奇梦，见彩凤一只，翎毛不全，望圣上哀叫三声。仁宗从梦中惊醒，心里纳闷不知是何缘故。及至五鼓，刚要临朝，只见仁寿宫总管前来启奏，说：“太后夜间得病，一夜无眠。”天子闻听，以为应了梦兆，即先至仁寿宫请安，便悄悄吩咐不可声张，恐惊了太后。轻轻迈步，进了寝殿，已听见了有呻吟之声。忽听见太后说：“寇宫人，你竟敢如此无理！”又听“啜哟”一声，此时宫人已将绣帘揭起，天子侧身进内，来至御榻之前。刘后猛然惊醒，见天子在旁，便说：“有劳皇儿挂念。哀家不过偶受风寒，没有什么大病，且请放心。”天子问安已毕，立刻传御医调治。惟恐太后心内不耐烦，略略安慰几句，即便退出。

才离了仁寿宫，刚至分宫楼，只见南清宫总管跪倒，奏道：“狄后娘娘夜间得病甚重，奴婢特来启奏。”仁宗闻听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立刻吩咐亲临南清宫。只见六合王迎接圣上，先问了狄后得病的光景，六合王含糊奏对：“娘娘夜间得病，此时略觉好些。”圣上心内稍觉安慰，便吩咐随侍的俱各在外伺候，单带陈林跟随。

此旨一下，暗合六合王之心，侧身前引，来至寝宫以内，但见静悄悄寂寞无声，连个承御丫鬟一个也无有。又见御榻之上锦帐高悬，狄后面里而卧，仁宗连忙上前问安。狄后翻转身来，猛然间问道：“陛下，天下至重至大者，以何为先？”天子答道：“莫过于孝。”狄后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既是孝字为先，有为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么？又有人子为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飘零的么？”这两句话问的个天子茫然不懂，犹以为是狄后病中谵语。狄后又道：“此事臣妃尽知底蕴，惟恐陛下不信。”仁宗听狄后自称臣妃，不觉大惊，道：“皇娘何出此言？望乞明白垂训。”狄后转身，从帐内拉出一个



黄匡来，便道：“陛下可知此物的来由么？”仁宗接过，打开一看，见是一块玉玺龙袱，上面有先皇的亲笔御记“镇压天狗冲犯，故此用上宝印”。仁宗看罢，连忙站起。谁知老伴陈林在旁，睹物伤情，想起当年，早已泪流满面。天子猛回头见陈林啼哭，更觉诧异，便追问此袱的来由。狄后方才说起郭槐与刘后图谋正宫，设计陷害李后：“其中多亏了两个忠义之人，一个是金华宫承御寇珠，一个是陈林。寇珠奉刘后之命将太子抱出宫来，那时就用此袱包裹，暗暗交付陈林。”仁宗听至此，又瞅了陈林一眼。此时陈林已哭的泪人一般。狄后又道：“多亏陈林经了多少颠险，方将太子抱出，入南清宫内，在此抚养六年。陛下七岁时承嗣与先皇，补了东宫之缺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陛下见了寒宫母亲落泪，才惹起刘后疑忌，生生把个寇珠处死，又要赐死母后。其中又多亏了两个忠臣，一个小太监余忠，情愿替太后殉难；秦凤方将母后换出，送往陈州。后来秦凤自焚，家中无主，母后不能存留，只落得破窑乞食。幸喜包卿在陈州放粮，由草桥认了母后，假称母子，以掩耳目。昨日与臣妃作寿，方能与国母见面。”

仁宗听罢，不胜惊骇，泪如雨下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朕的皇娘现在何处？”只听得罩壁后悲声切切，出来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。仁宗见了发怔。太后恐天子生疑，连忙将金丸取出，付与仁宗。天子接来一看，正与刘后金丸一般，只是上面刻的是“玉宸宫”，下书娘娘名号。仁宗抢行几步，双膝跪倒，道：“孩儿不孝，苦煞皇娘了！”说至此，不由放声大哭。母子抱头，悲痛不已。只见狄后已然下床来，跪倒尘埃，匍匐请罪。连六合王及陈林俱各跪倒在旁，哀哀相劝。母子伤感多时。天子又叩谢了狄妃，搀扶起来。复又拉住陈林的手，哭道：“若不亏你忠心为国，焉有朕躬！”陈林



已然说不出话来，惟有流泪谢恩而已。大家平身。仁宗又对太后说道：“皇娘如此受苦，孩儿枉为天子，何以对满朝文武？岂不得罪于天下乎？”说至此，又怨又愤。狄后在旁劝道：“圣上还朝降旨，即着郭槐、陈林一同前往开封府宣读，包学士自有办法。”这却是包公之计，命李诰命奏明李太后，太后告诉狄后，狄后才奏的。

当下仁宗准奏，又安慰了太后许多言语，然后驾转回宫，立刻御笔草诏，密封好，钦派郭槐、陈林往开封府宣读。郭槐以为必是加封包公，欣然同定陈林，竟奔开封府而来。

且说包公自昨日伺候娘娘去后，迟不多时，包兴便押空轿回来，说：“狄后将太夫人留下，要多住几日。小人押空轿回来，那里赏了跟役人等二十两银子，赏了轿上二十吊钱。”包公点头，吩咐道：“明日五鼓，你到朝房打听，要悄悄的。如有什么事，急忙回来禀我知道。”包兴领命。至次日黎明时，便回来了，知道包公尚在卧室，连忙进内，在廊下轻轻咳嗽。包公便问：“你回来了？打听有什么事没有？”包兴禀道：“打听得刘后夜间欠安，圣上立刻驾至仁寿宫请安。后来又传旨，立刻亲临南清宫，说狄后娘娘也病了。大约此时圣驾还未还宫呢。”包公听毕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包兴退出。包公与夫人计议道：“这必是太后吐露真情，狄后设的计谋。”夫妻二人暗暗欢喜。

才用完早饭，忽报圣旨到了。包公忙换朝服，接入公堂之上，只见郭槐在前，陈林在后，手捧圣旨。郭槐自以为是都堂，应宣读圣旨，展开御封。包公三呼已毕，郭槐便念道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‘今有太临郭……’”刚念至此，他看见自己的名字，便不能向下念了。旁边陈林接过来，宣读道：“‘今有太监郭槐谋逆不端，奸心叵测。先皇乏嗣，不



思永祚之忠诚；太后怀胎，遽遭兴妖之暗算。怀抱龙袱，不遵凤诏，寇宫人之志可达天；离却北阙，竟赴南清，陈总管之忠堪贯日。因泪痕，生疑忌，将明朗朗初吐宝珠，立毙杖下；假诅咒，进谗言，把气昂昂一点余忠，替死梁间。致令堂堂国母，廿载沉冤，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。若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，焉得有还珠返璧之期？似此灭伦悖理，理宜当严审细推。按诏究出口供，依法剖其心腹。事关国典，理重君亲。钦交开封府严加审讯。上命钦哉！’望诏谢恩。”

包公口呼“万岁”，立起身来，接了圣旨，吩咐一声：“拿下！”只见愣爷赵虎竟奔了贤伴陈林，伸手就要去拿。包公连忙喝住：“大胆！还不退下。”赵爷发怔。还是王朝、马汉将郭槐衣服冠履打去，提到当堂，向上跪倒。上面供奉圣旨。包公向左设了公座，旁边设一侧座，叫陈林坐了。当日包公入了公位，向郭槐说道：“你快将已往之事，从实招来！”

未识郭槐招与不招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

且说包公将郭槐拿下，喊了堂威，入了公座，旁边又设了个侧座叫陈林坐了。包公便叫道：“郭槐！将当初陷害李后怎生抵换太子，从实招来！”郭槐说：“大人何出此言？当初系李妃产生妖孽，先皇震怒，才贬冷宫，焉有抵换之理呢？”陈林接着说道：“既无有抵换，为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，用裙绦勒死，丢在金水桥下呢？”郭槐闻听，道：“陈总管，你为何质证起咱家来？你我皆是进御之人，难道太后娘娘的性格，你是不知道的么？倘然回来太后懿旨到来，只怕你也吃罪不起。”包公闻听，微微冷笑道：“郭槐，你敢以刘后欺压本阁么？你不提刘后便罢，既已提出，说不得可要得罪了。”吩咐：“拉下去，重责二十板！”左右答应，一声呐喊，将他翻倒在地，打了二十板。只打得皮开肉绽，呲牙咧嘴，哀声不绝。包公问道：“郭槐，你还不招认么？”郭槐到了此时，岂不知事关重大，横了心再也不招，说道：“当日原是李妃产生妖孽，自招愆尤，与我郭槐什么相干！”包公道：“既无抵换之事，为何又将寇承御处死？”郭槐道：“那是因寇珠顶撞了太后，太后方才施刑。”陈林在旁又说道：“此话你又说差了。当初拷问寇承御，还是我掌刑杖。刘后紧紧追问着他，将太子抱出置于何地，你如何说是顶撞呢？”



郭槐闻听，将双眼一瞪，道：“既是你掌刑，生生是你下了毒手，将寇承御打的受刑不过，他才触阶而死，为何反过来问我呢？”包公闻听，道：“好恶贼！竟敢如此的狡赖！”吩咐：“左右，与我拶起来！”左右又一声喊，将郭槐双手并齐，套上拶子，把绳往左右一分，只闻郭槐杀猪也似的喊起来。包公问道：“郭槐，你还不招认么？”郭槐咬定牙根，道：“没有什么招的哟。”见他汗似蒸笼，面目更色，包公吩咐卸刑。松放拶子时，郭槐又是哀声不绝，神魂不定，只得暂且收监，明日再问。先叫陈林将今日审问的情由，暂且复旨。

包公退堂，来至书房，便叫包兴请公孙先生。不多时，公孙策来到，已知此事的底里。参见包公已毕，在侧坐了。包公道：“今日圣旨到来宣读之时，先生想来已明白此事了，我也不用再说了。只是郭槐再不招认。我见拶他之时，头上出汗，面目更改，恐有他变。此乃奉旨的钦犯，他又搁不住大刑，这便如何是好？故此请了先生来，设想一个法子，只伤皮肉，不动筋骨，要叫他招承方好。”公孙策道：“待晚生思索了，画成式样，再为呈阅。”说罢，退出，来到自己房内。筹思多时，偶然想起，急忙提笔画出，又拟了名儿，来到书房回禀包公。包公接来一看，上面注明尺寸，仿佛大熨斗相似，却不是平面，上面皆是垂珠圆头钉儿，用铁打就。临用时将炭烧红，把犯人肉厚处烫炙，再也不能损伤筋骨，止于皮肉受伤而已。包公看了，问道：“此刑可有名号？”公孙策道：“名曰‘杏花雨’，取其落红点点之意。”包公笑道：“这样恶刑却有这等雅名，先生真才人也。”即着公孙策立刻传铁匠打造。次日隔了一天，此刑业已打就。到了第三日，包公便升堂提审郭槐。

且说郭槐在监牢之中，又是手疼，又是板疮，呻吟不绝，饮食懒进，两日光景，便觉形容憔悴。他心中却暗自思



道：“我如今在此三日，为何太后懿旨还不见到来呢？”猛然又想起：“太后欠安，想来此事尚未得知。我是咬定牙根，横了心再不招承。既无口供，包黑他也难以定案。只是圣上忽然间为何想起此事来呢？真真令人不解。”正在犯想之际，忽然一提牢前来，说道：“老爷升堂，请郭总管呢。”郭槐就知又要审讯了，不觉的心内突突的乱跳，随着差役上了公堂。只见红焰焰的一盆炭火内里烧着一物，却不知是何作用，只得朝上跪倒。只听包公问道：“郭槐，当初因何定计害了李后？用物抵换太子？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郭槐道：“实无此事，叫咱家从何招起？若果有此事，慢说迟滞这些年，管保早已败露了，望祈大人详察。”包公闻听，不由怒发冲冠，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恶贼！你的奸谋业已败露，连圣上皆知，尚敢推诿，其实可恶！”吩咐：“左右，将他剥去衣服！”上来了四个差役，剥去衣服，露出脊背，左右二人把住。只见一人用个布帕连发将头按下去；那边一人从火盆内攥起木把，拿起杏花雨，站在恶贼背后。只听包公问道：“郭槐，你还不招么？”郭槐横了心，并不言语。包公吩咐用刑，只见杏花雨往下一落，登时皮肉皆焦，臭味难闻。只疼得恶贼浑身乱抖，先前还有哀叫之声，后来只剩得发喘了。包公见此光景，只得吩咐：“住刑，容他喘息再问。”左右将他扶住，郭槐那里还挣扎得来呢，早已瘫在地下。包公便叫搭下去。公孙策早已暗暗吩咐差役，叫搭在狱神庙内。

郭槐到了狱神庙，只见提牢手捧盖碗，笑容满面，到跟前悄悄的說道：“太辅老爷，多有受惊了。小人无物可敬，觅得定痛丸药一服，特备黄酒一盅，请太辅老爷用了，管保益气安神。”郭槐见他劝慰殷勤，语言温和，不由的接过来，道：“生受你了。咱家倘有出头之日，再不忘你便了。”提牢



道：“老爷何出此言。如若离了开封，那时求太辅老爷略一伸手，小人便受携带多多矣。”一句话奉承的恶贼满心欢喜，将药并酒服下，立时觉得心神俱安，便问道：“此酒尚有否？”提牢道：“有，有，多着呢。”便叫人急速送酒来，自己接过，仍叫那人退了，又恭恭敬敬的给恶贼斟上。郭槐见他如此光景，又精细，又周到，不胜欢喜，一壁饮酒，一壁问道：“你这几日可曾听见朝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呢？”提牢道：“没有听见什么咧。听见说太后欠安，因寇宫人作祟，如今痊愈了。圣上天天在仁寿宫请安。大约不过迟一二日，太后必然懿旨到来，那时太辅老爷必然无事。就是我们大人，也不敢违背懿旨。”郭槐听至此，心内畅然，连吃了几杯。

谁知前两日肚内未曾吃饭，今日一连喝了几碗空心酒，不觉的面赤心跳，二目朦胧，登时醉醺醺起来，有些前仰后合。提牢见此光景，便将酒撤去，自己也就回避了。只落得恶贼一人，踽踽凉凉，虽然多饮，心内却牵挂此事，不能去怀，暗暗踌躇道：“方才听提牢说太后欠安，却因寇宫人作祟。幸喜如今痊愈了，太后懿旨不一日也就下来了。”又想：“寇宫人死的本来冤枉，难怪他作祟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觉得一阵阵凉风习习，尘沙簌簌，落在窗棂之上。而且又在春暮之时，对此凄凄惨惨的光景，猛见前面似有人形，若近若远，咿咿唔唔声音。郭槐一见，不由的心中胆怯起来，才要唤人，只见那人影儿来至面前，说道：“郭槐，你不要害怕。奴非别人，乃寇承御，特来求太辅质对一言。昨日与太后已在森罗殿证明，太后说此事皆是太辅主裁，故此放太后回宫。并且查得太后与太辅尚有阳寿一纪，奴家不能久在幽冥，今日特来与太辅辩明当初之事，奴便超生去也。”郭槐闻听，毛骨悚然，又见面前之人披发，满面血痕，惟闻得噪



声细气，已知是寇宫人显魂，正对了方才提牢之话，不由的答道：“寇宫人，真正屈死你了。当初原是我与尤婆定计，用剥皮狸猫换出太子，陷害李后。你彼时并不知情，竟自含冤而死。如今我既有阳寿一纪，倘能出狱，我请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。”又听女鬼哭道：“郭太辅，你既有此好心，奴家感谢不尽。少时到了森罗殿，只要太辅将当初之事说明，奴家便得超生，何用高僧超度？若忏悔不至诚，反生罪孽。”

刚言至此，忽听鬼语啾啾，出来两个小鬼，手中执追命索牌，说：“阎罗天子升殿，立召郭槐的生魂，随屈死的冤鬼前往质对。”说罢，拉了郭槐就走。恶贼到了此时，恍恍惚忽，不因不由跟着。弯弯曲曲，来到一座殿上，只见黑凄凄，阴惨惨，也辨不出东南西北。忽听小鬼说道：“跪下！”恶贼连忙跪倒，便听叫道：“郭槐，你与刘后所作之事，册籍业已注明，理应堕入轮回。奈你阳寿未终，必当回生阳世。惟有寇珠冤魂，地府不便收此游荡女鬼。你须将当初之事诉说明白，他便从此超生。事已如此，不可隐瞒了。”郭槐闻听，连忙朝上叩头，便将当初刘后图谋正宫、用剥皮狸猫抵换太子、陷害了李妃的情由，述说一遍。忽见灯光明亮，上面坐着的正是包公，两旁衙役罗列，真不亚如森罗殿一般。早有书吏将口供呈上，又有狱神庙内书吏一名，亦将郭槐与女鬼说的言语一并呈上。包公一同看了，吩咐：“拿下去，叫他画供。”恶贼到了此时无奈，已知落在圈套，只得把招画了。

你道女鬼是谁？乃是公孙策暗差耿春、郑平到勾栏院将妓女王三巧唤来。多亏公孙策谆谆教演，便假扮女鬼套出真情，赏了他五十两银子，打发他回去了。

此时包公仍将郭槐寄监，派人好生看守。等次日五鼓上朝，奏明仁宗，将供招谨呈御览。仁宗袖了供招，朝散回



宫，便往仁寿宫而来，见刘后昏沉之间手舞足蹈，似有招架之态。猛然醒来，见天子立在面前，便道：“郭槐系先皇老臣，望皇儿格外赦宥。”仁宗闻听，也不答言，从袖中将郭槐的供招向刘后前一掷。刘后见此光景，拿起一看，登时胆裂魂飞，气堵咽喉。久病之人，如何禁得住罪犯天条，一吓竟自呜呼哀哉了。仁宗吩咐将刘后抬入偏殿，按妃礼殡葬了，草草奉移而已。传旨即刻打扫宫院。

次日升殿，群臣三呼已毕。圣上宣召包公，便道：“刘后惊惧而亡，就着包卿代朕草诏，颁行天下，匡正国典。”从此黎民内外臣宰，方知国母太后姓李，却不姓刘。当时圣上着钦天监拣了吉日，斋戒沐浴，告祭各庙；然后排了銮舆，带领合朝文武，亲诣南清宫迎请太后还宫。所有礼节自有仪典，不必细表。

太后娘娘乘了御辇，狄后贤妃也乘了宝舆，跟随入宫。仁宗天子请了太后之后，先行回銮，在宫内伺候。此时王妃命妇俱各入朝，排班迎接凤驾。太后入宫，升座受贺已毕，起身更衣，传旨宣召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进宫。太后与狄后仍以姐妹之礼相见，重加赏赐。仁宗也有酬报，不必细表。

外面众臣朝贺已毕，天子传旨，将郭槐立剐。此时尤婆已死，照例戮尸。又传旨在仁寿宫寿山福海地面丈量妥协，左边敕建寇宫人祠堂，名曰“忠烈祠”；右边敕建秦凤、余忠祠堂，名曰“双义祠”。工竣，亲诣拈香。

一日，老丞相王芑递了一本，因年老力衰，情愿告老休致。圣上怜念元老，仍赏食全俸，准其养老。即将包公加封为首相。包公又奏明公孙策与四勇士累有参赞助绩。仁宗于是封公孙策为主簿，四勇士俱赏六品校尉，仍在开封府供职。又奉太后懿旨，封陈林为都堂，范宗华为承信郎；将破



窑改为庙宇，钦赐白银千两，香火地十顷，就叫范宗华为庙官，春秋两祭，永垂不朽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

且说包公自升为首相，每日勤劳王事，不畏权奸，秉正条陈，圣上无有不允，就是满朝文武，谁不钦仰？纵然素有仇隙之人，到了此时，也奈何他不得。一日，包公朝罢，来到开封，进了书房，亲自写了一封书信，叫包兴备厚礼一份，外带银三百两，选了个能干差役前往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，聘请南侠展熊飞；又写了家信，一并前去。刚然去后，只见值班头目向上跪倒：“启上相爷，外面有男女二人，口称‘冤枉’，前来申诉。”包公吩咐：“点鼓升堂，立刻带至堂上。”包公见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纪，先叫将婆子带上来。婆子上前跪倒，诉说道：“婆子杨氏。丈夫姓黄，久已去世。有二个女儿，长名金香，次名玉香。我这小女儿原许与赵国盛之子为妻。昨日他家娶去，婆子因女儿出嫁，未免伤心。及至去了之后，谁知我的大女儿却不见了。婆子又忙到各处寻找，再也没有，急的婆子要死。老爷想，婆子一生就仗着女儿。我寡妇失业的，原打算将来两个女婿，有半子之劳，可以照看。寡妇如今把个大女儿丢了，竟自不知去向。婆子又是急，又是伤心，正在啼哭之时，不想我们亲家赵国盛找了我来，合我不依，说我把女儿抵换了。彼此分争不清，故此前来，求老爷替我们判断判断，找找我的女儿才好。”包



公听罢，问道：“你家可有常来往的亲眷没有？”杨氏道：“慢说亲眷，就是街坊邻舍，无事也是不常往来的，婆子孤苦的很呢。”说至此，就哭起来了。

包公吩咐，把婆子带下去，将赵国盛带上来。赵国盛上前跪倒，诉道：“小人赵国盛原与杨氏是亲家。他有两个女儿，大的丑陋，小的俊俏，小人与儿子定的是他小女儿。娶来一看，却是他大女儿。因此急急赶到他家，与他分争为何抵换。不料杨氏他倒不依，说小人把他两个女儿都娶去了。欺负他孀居寡妇了。因此到老爷台前，求老爷剖断剖断！”包公问道：“赵国盛，你可认明是他大女儿么？”赵国盛道：“怎么认得不明呢？当初有我们亲家在日，未作亲时，他两个女儿小人俱是见过的，大的极丑，小的甚俊。因小人爱他小女，才与小儿子定了亲事。那个丑的，小人断不要的。”包公听罢，点了点头，便叫：“你二人且自回去，听候传讯。”

老爷退堂，来至书房，将此事揣度。包兴倒过茶来，恭恭敬敬，送至包公面前。只见包公坐在椅上身体乱晃，两眼发直，也不言语，也不接茶。包兴见此光景，连忙放下茶杯，悄悄问道：“老爷怎么了？”包公忽然将身子一挺，说道：“好血腥气呀！”往后便倒，昏迷不醒。包兴急急扶着，口中乱叫：“老爷！老爷！”外面李才等一齐进来，彼此搀扶，抬至床榻之上。一时传到里面，李氏诰命闻听，唬得惊疑不止，连忙赶至书房看视。李才等急回避。只见包公躺在床上，双眉紧皱，二目难睁，四肢全然不动，一语也不发。夫人看毕，不知是何缘故。正在纳闷，包兴在窗外道：“启上夫人，公孙主簿前来与老爷诊脉。”夫人闻听，只得带领丫鬟回避。

包兴同着公孙先生来至书房榻前。公孙策细细搜求病



源，诊了左脉，连说：“无妨。”又诊右脉，便道：“怪事。”包兴在旁问道：“先生看相爷是何病症？”公孙策道：“据我看来，相爷六脉平和，并无病症。”又摸了摸头上并心上，再听气息亦顺，仿佛睡着的一般。包兴将方才的形景，述说一遍。公孙策闻听便觉纳闷，并断不出病从何处起的。只得先叫包兴进内安慰夫人一番，并禀明须要启奏。自己便写了告病折子，来日五鼓上朝呈递。

天子闻奏，钦派御医到开封府诊脉，也断不出是何病症。一时太后也知道了，又派老伴伴陈林前来看视。此时开封府内外上下人等，也有求神问卜的，也有说偏方的。无奈包公昏迷不省，人事不知，饮食不进，止于酣睡而已。幸亏公孙先生颇晓医理，不时在书房诊脉照料。至于包兴、李才，更不消说了，昼夜环绕，不离左右。就是李氏诰命，一日也是要到书房几次。惟有外面公孙策与四勇士，个个急的擦拳摩掌，短叹长吁，竟自无法可施。谁知一连就是五天。公孙策看包公脉息，渐渐的微弱起来，大家不由的着急。独包兴与别人不同，他见老爷这般光景，因想当初罢职之时，曾在大相国寺得病，与此次相同，那时多亏了然和尚医治，偏偏他又云游去了。由此便想起，当初经了多少颠险，受了多少奔波，好容易熬到如此地步。不想旧病复发，竟自不能医治。越想越愁，不由的泪流满面。正在哭泣之际，只见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来，言：“展熊飞并未在家。老仆说：‘我家官人若能早晚回来，必然急急的赶赴开封，决不负相爷大恩。’”又说：“家信也送到了，现有带来的回信。老爷府上俱各平安。”差人说了许多的话。包兴他止于出神点头而已，把家信接过，送进去了。信内无非是“平安”二字。

你道南侠那里去了？他乃行义之人，浪迹萍踪，原无定向。自截了驼轿，将金玉仙送至观音庵，与马汉分别之后，



他便朝游名山，暮宿古庙。凡有不平之事，他不知又作了多少。每日闲游，偶闻得人人传说，处处讲论，说当今国母原来姓李，却不姓刘，多亏了包公访查出来。现今包公入阁，拜了首相，当作一件新闻，处处传闻。南侠听在耳内，心中暗暗欢喜道：“我何不前往开封府探望一番呢。”一日午间，来至榆林镇，上酒楼独坐饮酒。正在举杯要饮，忽见面前走过一个妇人来，年纪约有三旬上下，面黄肌瘦，形容憔悴，却有几分姿色。及至看他身上穿着，虽是粗布衣服，却又极其干净。见他欲言不言，迟疑半晌，羞的面红过耳，方才说道：“奴家王氏，丈夫名叫胡成，现在三宝村居住。因年荒岁旱，家无生理，不想婆婆与丈夫俱各病倒，出于万分无奈，故此小妇人出来抛头露面，沿街乞化，望乞贵君子周济一二。”说罢，深深万福，不觉落下泪来。展爷见他说的可怜，一回手在兜肚中摸出半锭银子，放在桌上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将此银拿去，急急回家赎帖药饵，余者作为养病之资，不要沿街乞化了。”妇人见是一大半锭银子，约有三两多，却不敢受，便道：“贵客方便，赐我几文钱足矣。如此厚赐，小妇人实不敢领的。”展爷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施舍于你，你为何拒而不纳呢？这却令人不解。”妇人道：“贵客有所不知，小妇人求乞，全是出于无奈。今一旦将此银拿回家去，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，那时恐负贵客一番美意。”展爷听罢，甚为有理。谁知堂官在旁插言道：“你只管放心。这位既然施舍，你便拿回。若你婆婆丈夫嗔怪时，只管叫你丈夫前来见我，我便是个证见。难道你还不放心么？”展爷连忙称“是”，道：“你只管拿去罢，不必疑惑了。”妇人又向展爷深深万福，拿起银子下楼去了。跑堂又替展爷添酒要菜，也下楼去了。

不料那边有一人，他见展爷给了那妇人半锭银子，便微



微的说笑。此人名唤季娄儿，为人谲诈多端，极是个不良之辈。他向展爷说道：“客官不当给这妇人许多银子，他乃故意作此生理的。前次有个人赠银与他，后来被他丈夫讹诈，说调戏他女人了，逼索遮羞银一百两，方才完事。如今客官给他银两，惟恐少时他丈夫又要来讹诈呢。”展爷闻听，虽不介意，不由的心中辗转道：“若依此人所说，天下人还敢有行善的么？他要果真讹诈，我却不怕他，惟恐别人就要入了他的骗局了。细细想来，似这样人也就好生可恶呢！也罢，我原是无事，何不到三宝村走走。若果有此事，将他处治一番，以戒下次。”想罢，吃了酒饭，会钱下楼，出门向人问明三宝村而来。相离不远，见天色甚早，路旁有一道士庙，叫作通真观。展爷便在此庙作了下处。因老道邢吉有事拜坛去，观内只见两个小道士，名唤谈明、谈月，就在庙二门外西殿内住下。

天交初鼓，展爷换了夜行衣服，离了通真观，来到三宝村胡成家内，早已听见婆子啼声，男子恨怨，妇人啼哭，嘈嘈不休。忽听婆子道：“若非有外心，何以有许多银子呢？”男子接着说道：“母亲不必说了，明日叫他娘家领回就是了。”并不听见妇人折辩，惟有呜呜的哭泣而已。南侠听至此，想起白日妇人在酒楼之言，却有先见之明，叹息不止。猛抬头，忽见外有一人影，又听得高声说道：“既拿我的银子，应了我的事，就该早些出来。如今既不出来，必须将银子早早还我。”南侠闻听，气冲牛斗，赶出篱门，一伸手把那人揪住，仔细看时，却是季娄儿，季娄儿害怕，哀告道：“大王爷饶命！”南侠也不答言，将他轻轻一提，扭至院内，也就高声说道：“吾乃夜游神是也。适遇日游神，曾言午间有贤孝节妇，因婆婆丈夫染病，含羞乞化，在酒楼上遇正直君子，怜念孝妇，赠银半锭。谁知被奸人看见，顿起不良之



心，夜间前来讹诈。吾神在此，岂容奸人陷害！且随吾神到荒郊之外，免得连累良善之家。”说罢，提了季娄儿出篱门去了。胡家母子听了，方知媳妇得银之故，连忙安慰王氏一番，深感贤妇，不提。

且说南侠将季娄儿提至旷野，拔剑斩讫。见斜刺里有一蜿蜒小路，以为从此可以奔至大路，信步行去。见面前一段高墙，细细看来，原来是通真观的后阁，不由的满心欢喜，自己暗暗道：“不想倒走近便了。我何不从后面而入，岂不省事？”将身子一纵，上了墙头，翻身躯轻轻落在里面，蹑步悄足行来。偶见跨所内灯光闪烁，心中想道：“此时已交三鼓之半，为何尚有灯光？我何不看看呢。”用手推门，却是关闭，只得飞身上墙头。见人影照在窗上，仿佛小道士谈月光景。忽又听见妇人说道：“你我虽然定下此计，但不知我姐姐顶替去了，人家依与不依。”又听得小道士说：“他纵然不依，自有我那岳母答复他，怕他怎的！你休要多虑，趁此美景良宵，且自同赴阳台要紧。”说着，便立起身来。展爷听到此处，心中暗道：“原来小道士作此暗昧之事，也就不是出家的道理了。且待明日再作道理。”大凡夜行人，最忌的是采花，又忌的是听。展爷刚转身，忽又听见妇人说道：“我问问你，你说庞太师暗害包公，此事到底是怎么样了？”展爷听了此句，连忙缩脚侧听。只听谈月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师傅此法百发百中，现今在庞太师花园设坛，于今业已五日了，赶到七日，必然成功。那时得谢银一千两，我将此银偷出，咱们远走高飞，岂不是长久夫妻么？”

展爷听了，登时惊疑不止，连忙落下墙来，赶到前面殿内，束束包裹，并不换衣，也不告辞，竟奔汴梁城内而来。不过片时工夫，已至城下，见满天星斗，听了听正打四更。展爷无奈何，绕过护城河，来至城下，将包袱打开，把爬城



索取出，依法安好，一步一步上得城来。然后又将爬城索取上，上面安好，坠城而下。脚落实地，将索抖下，收入包袱内，背在肩上，直奔庞太师府而来。来至花园墙外，找了棵小树将包袱挂上，这才跳进花园。只见高结法台，点烛焚香，有一老道披着发在上面作法。展爷暗暗步上高台，在老道身后，悄悄的抽出剑来。

不知老道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一回 擲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

且说邢吉正在作法，忽听得脑后寒光一缕，急将身体一闪，已然看见展爷目光炯炯，煞气腾腾，一道阳光直奔瓶上。所谓“邪不侵正”，只听得“拍”的一声响亮，将个瓶子炸为两半。老道见他法术已破，不觉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栽下法台。展爷恐他逃走，翻身赶下台来。老道刚爬起要跑，展爷抽后就是一脚。老道往前一扑，爬在地上，展爷即上前从脑后手起剑落，已然身首异处。展爷斩了老道，从新上台来细看，见桌上污血狼藉，当中有一个木头人儿。连忙轻轻提出，低头一看，见有围桌，便扯了一块，将木头人儿包裹好了，揣在怀内。下得台来，提了人头，竟奔书房而来。此时已有五鼓之半。

且说庞吉正与庞福在书房，说道：“今日天明已是六日，明日便可成功。虽然报了杀子之仇，只是便宜他全尸而死。”刚说至此，只听得“咣嚓”的一声，把窗户上大玻璃打破，掷进一个毛茸茸、血淋淋的人头来。庞吉猛然吃这一吓，几乎在椅子上栽倒。旁边庞福吓得缩作一团。迟了半晌，并无动静，庞贼主仆方才仗着胆子，掌灯看时，却是老道邢吉的首级。庞吉忽然省悟：“这必是开封府暗遣能人，前来破了法术，杀了老道。”即叫庞福传唤家人四下里搜寻，那里有



个人影？只得叫人打扫了花园，埋了老道尸首，撤去法台，忿忿悔恨而已。

且说南侠离了花园，来至墙外树上，将包裹取下，拿了大衫披在身上，直奔开封。只见内外灯烛辉煌，俱是守护相爷，连忙叫人通报。公孙先生闻听展爷到来，不胜欢喜，便同四勇士一并迎将出来。刚然见面，不及叙寒温，展爷便道：“相爷身体欠安么？”公孙先生诧异道：“吾兄何以知之？”展爷道：“且到里面，再为细讲。”大家拱手来至公所，将包裹放下。彼此逊坐，献茶已毕，公孙策便问展爷：“何以知道相爷染病？请道其详。”南侠道：“说起来话长。众位贤弟且看此物，便知分晓。”说罢，怀中掏出一物，连忙打开，却是一块围桌片儿，里面裹定一个木头人儿。公孙策接来，与众人在灯下仔细端详，不解其故。公孙策又细细看出，上面有字，仿佛是包公的名字与年庚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噯哟！这是使的魇魔法儿罢。”展爷道：“还是老先生大才，猜的不错。”众人便问展爷：“此物从何处得来？”展爷才待要说，只见包兴从里跑出来道：“相爷已然醒来，今已坐起，现在书房喝粥呢。派我出来，说与展义士一同来的，叫我来请进书房一看。不知展爷来也不曾？”大家听了，各各欢喜。原是灯下围绕着看木头人儿，包兴未看见展爷，倒是展爷连忙站起，过来见了包兴。包兴只乐得心花开放，便道：“果然展爷来了。请罢，我们相爷在书房恭候呢。”

此时公孙先生同定展爷立刻来至书房，参见包公。包公连忙让坐。展爷告坐，在对面椅子上坐下。公孙主簿在侧首下位相陪。只听包公道：“本阁屡叨义士救护，何以酬报？即如今若非义士，我包某几乎一命休矣！从今后务望义士常在开封，扶助一二，庶不负渴想之诚。”展爷连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公孙策在旁答道：“前次相爷曾差人去到尊府聘请吾



兄，恰值公出未回，不料吾兄今日才到。”展爷道：“小弟萍踪无定。因闻得老爷拜了相，特来参贺。不想在通真观闻得老爷得病原由，故此连夜赶来。果然老爷病体痊愈，在下方能略尽微忱。这也是相爷洪福所致。”包公与公孙策闻听展爷之言，不甚明白，问：“通真观在那里？如何在那里听得信呢？”展爷道：“通真观离三宝村不远。”便说起夜间在跨所听见小道士与妇人的言语：“因此急急赶到太师的花园，正见老道拜坛，瓶子炸了，将老道杀死，包了木人前来。”展爷滔滔不断，述说了一遍。包公闻听，如梦方醒。公孙策在旁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黄寡妇一案也就好办了。”一句话提醒包公，说：“是呀，前次那婆子他说不见了女儿，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？”公孙策连忙称：“是，相爷所见不差。”复又站起身来，将递折子告病、圣上钦派陈林前来看视并赏御医诊视，一并禀明。包公点头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先生办一本参奏的折子，一来恭请圣安，销假谢恩；二来参庞太师善用魇魔妖法，暗中谋害大臣，即以木人并杀死的老道邢吉为证。我于后日五鼓上朝呈递。”包公吩咐已毕，公孙策连忙称“是”。只见展爷起身告辞，因老爷初愈，惟恐劳了神思。包公便叫公孙策好生款待。二人作别，离了书房。

此时天已黎明，包公略为歇息，自有包兴、李才二人伺候。外面公所内，展爷与公孙先生、王、马、张、赵等各叙阔别之情。展爷又将得闻相爷欠安的情由，述说一遍。大家闻听，方才省悟，不胜欢喜。虽然熬了几夜未能安眠，到了此时，各各精神焕发，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云外了。所谓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是再不能错的。彼此正在交谈，只见伴当人等安放杯筷，摆上酒肴，极其丰盛。却是四勇士于展爷见包公之时，便吩咐厨房赶办肴馔，与展爷接风掸尘，彼此大家庆贺。因这些日子相爷欠安，闹的上下沸腾，各各愁烦



焦躁，谁还拿饭当事呢，不过是喝几杯闷酒而已。今日这一畅快，真是非常之乐，换盏传杯，高谈阔论，说到快活之时，投机之处，不由的哈哈大笑，欢呼振耳。惟有四爷赵虎比别人尤其放肆，杯杯净，盏盏干，乐的他手舞足蹈，未免的丑态毕露。

包兴忽然从外面进来，大家彼此让坐。包兴满面笑容道：“我奉相爷之命出来派差，抽空特来敬展爷一二杯。”展爷忙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适才酒已过量，断难从命。”包兴那里肯依。赵虎在旁撺掇，定要叫展爷立饮三杯。还是王朝分解，叫包兴满满斟上了一盏敬展爷。展爷连忙接过，一饮而尽。大家又让包兴坐下，包兴道：“我是不得空儿的，还要复命相爷。”公孙策问道：“此时相爷又派出什么差使呢？”包兴道：“相爷方才睡醒，喝了粥，吃了点心，便立刻出签，叫往通真观捉拿谈明、谈月合那妇人，并传黄寡妇、赵国盛一齐到案。大约传到，就要升堂办事。可见相爷为国为民时刻在念，真不愧首相之位，实乃国家之大幸也！”包兴告辞，上书房回话去了。

这里众人听见相爷升堂，大家不敢多饮，惟有赵虎已经醉了。连忙用饭已毕，公孙策便约了展爷来至自己屋内，一壁说话，一壁打算参奏的折底。

此时已将谈明、谈月并金香、玉香以及黄寡妇、赵国盛俱各传到。包公立刻升堂。喊了堂，入了座，便吩咐先带谈明。即将谈明带上堂来，双膝跪倒。见他有三旬以上，形容枯瘦，举止端详，不像个作恶之人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就是叫谈明的么？快将所做之事报上来。”谈明向上叩头道：“小道士谈明，师傅邢吉，在通真观内出家。当初原是我师徒二人，我师傅邢吉每每做些暗昧之事，是小道时常谏劝，不但不肯听劝，反加责处，因此小道忧思成病。不料后来小道有



一族弟，他来看视小道。因他赌博宿娼，无所不为，闹的甚是狼狈，原是探病为由，前来借贷。小道如何肯理他呢？他便哀求啼哭，谁知被师傅邢吉听见，将他叫去，不知怎么三言两语，也出了家了。登时换了衣服鞋袜，起名叫作谈月。暖哟！老爷呀！自谈月到了庙中，我师傅如虎生翼。他二人做的不尴不尬之事，难以尽言。后来我师傅被庞太师请去，却是谈月跟随，小道在庙看守。忽见一日夜间，有人敲门，小道连忙开了山门一看，只见谈月带了个少年小道士一同进来。小道以为是同道。不然，又不知是他师徒行的什么鬼祟。小道也不敢管，关了山门，便自睡了。至次日，小道因谈月带了同道之人，也应当见礼。小道便到跨所，进去一看，就把小道唬慌了。谁知不是道士，却是个少年女子，在那里梳头呢。小道才要抽身，却见谈月小解回来，便道：‘师兄既已看见，我也不必隐瞒，此女乃是我暗里带来。无事便罢，如要有事，自有我一人承当，惟求师兄不要声张就是了。’老爷想，小道素来受他的挟制，他如此说，小道还能管他么？只得诺诺退去，求其不加害于我，便是万幸了。自那日起，他每日又到庞太师府中去，出去时便将跨所封锁；回来时，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。不想今日他刚要走，就被老爷这里去了多人，将我等拿获。这便是实在事迹。小道敢作证见，再不敢撒谎的。”老爷听罢，暗暗点头道：“看此道不是作恶之人，果然不出所料。”便吩咐带在一旁。

便带谈月，只见谈月上堂跪倒。老爷留神细看，见他约有二旬年岁，生得甚是俏丽，两个眼睛滴溜嘟噜的乱转，已露出是个不良之辈了。又见他满身华裳，更不是出家的形景。老爷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奸人妇女，私行拐带，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么？讲！”谈月才待开言，只见谈明在旁厉声道：“谈月，今日到了公堂之上，你可要从实招上去！我



方才将你所作所为，俱各禀明了。”一句话把个谈月噎的倒抽了一口气，只得据实招道：“小道谈月，因从那黄寡妇门口经过，只见有两个女子，一个极丑，一个很俊，小道便留心。后来一来二去，渐渐的熟识。每日见那女子门前站立，彼此俱有眷恋之心，便暗定私约，悄从后门出入。不想被黄寡妇撞见，是小道多用金帛买嘱黄寡妇，便应允了。谁知后来赵家要迎娶，黄寡妇着了急了，便定了计策，就那日迎娶的夜里，趁着忙乱之际，小道算是俗家的亲戚，便将玉香改妆，私行逃走。彼时已与金香说明。他原是长的丑陋，无人聘娶，莫若顶替去了。到了那里，生米已成熟饭了，他也就反悔不来了。心想是个巧宗儿，谁知今日犯在当官。”说罢，往上磕头。包公问道：“你用多少银子买嘱了黄寡妇？”谈月道：“纹银三百两。”包公问道：“你一个小道士，那里有许多银子呢？”谈月道：“是偷我师傅的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师傅那有许多银子呢？”谈月道：“我师傅原有魔魔神法，百发百中。若要害人，只用桃木做个人儿，上面写着名姓年庚，用污血装在瓶内。我师傅作起法来，只消七日，那人便气绝身亡。只因老包……”说至此，自己连忙啐了一口：“呸！呸！只因老爷有杀庞太师之子之仇，庞太师怀恨在心，将我师傅请去，言明做成此事，谢银一千五百两。我师傅先要五百两，下欠一千两，等候事成再给。”包公听罢，便道：“怪得你还要偷你师傅一千两，与玉香远走高飞，作长久夫妻呢。这就是了。”谈月听了此言，吃惊不小：“此话是我与玉香说的，老爷如何知道呢？必是被谈明悄悄听去了。”他那里知道，暗地里有个展爷与他泄了底呢。先将他二人带将下去，吩咐带黄寡妇母女上堂。

不知如何审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

且说包公审明谈月，吩咐将黄寡妇母女三人带上来。只见金香果然丑陋不堪，玉香虽则俏丽，甚是妖淫。包公便问黄寡妇：“你受了谈月三百两，在于何处？”黄寡妇已知谈月招承，只得吐实，禀道：“现藏在家中柜底内。”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赃，将他母女每人拶了一拶，发在教坊司。母为虔婆，暗合了贪财卖奸之意；女为娼妓，又遂了倚门卖俏之心。金香自惭貌陋，无人聘娶，情愿身入空门为尼。赃银起到，偿了赵国盛银五十两，着他另外择娶。谈明素行谨慎，即着他在通真观为观主。谈月定了个边远充军，候参奏下来，质对明白，再行起解。审判已明，包公退堂，来至书房。此时公孙先生已将折底办妥，请示，包公看了，又将谈月的口供叙上了几句，方叫公孙策缮写，预备明日五鼓参奏。

至次日，天子临轩，包公出班，俯伏金阶。仁宗一见包公，满心欢喜，便知他病体痊愈，急速宣上殿来。包公先谢了恩，然后将折子高捧，谨呈御览。圣上看毕，又有桃木人儿等作证，不觉心中辗转道：“怪道包卿得病，不知从何而起，原来暗中有有人陷害。”又一转想：“庞吉你乃堂堂国戚，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？岂有此理！”想至此，即将庞吉宣



上殿来，仁宗便将参折掷下。庞吉见龙颜带怒，连忙捧读，不由的面目更色，双膝跪倒，惟有俯首伏罪而已。圣上痛加申饬，念他是椒房之戚，着从宽罚俸三年。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，立时叫庞吉当面与包公陪罪。庞贼遵旨，不敢违背，只得向包公跟前谢过。包公亦知他是国戚，皇上眷顾，而且又将他罚俸，也就罢了。此事幸亏和事的天子，才化为乌有。二人从新又谢了恩。大家朝散，天子还宫。

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，便在内阁料理这几日公事。只见圣上亲派内辅出来宣旨道：“圣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。”包公闻听，即随内辅进内，来至修文殿，朝了圣驾。天子赐座，包公谢恩。天子便问道：“卿六日未朝，朕如失股肱，不胜郁闷。今日见了卿家，方觉畅然。”包公奏道：“臣猝然遘疾，有劳圣虑，臣何以克当。”天子又问道：“卿参折上义士展昭，不知他是何如人？”包公奏道：“此人是个侠士，臣屡蒙此人救护。”便说：“当初赶考时路过金龙寺，遇凶僧陷害，多亏了展昭将臣救出；后来奉旨陈州放赈，路过天昌镇擒拿刺客项福，也是此人；即如前日在庞吉花园破了妖魔，也是此人。”天子闻听，龙颜大悦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此人不独与卿有恩，他的武艺意是超群的了。”包公奏道：“若论展昭武艺，他有三绝。第一，剑法精奥；第二，袖箭百发百中；第三，他的纵跃法，真有飞檐走壁之能。”天子听至此，不觉鼓掌大笑，道：“朕久已要选武艺超群的，未得其人。今听卿家之言，甚合朕意。此人可现在否？”包公奏道：“此人现在臣的衙内。”天子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卿家将此人带领入朝，朕亲往耀武楼试艺。”

包公遵旨，叩辞圣驾，出了修文殿，又来到内阁。料理官事已毕，乘轿回至开封，至公堂落轿，复将官事料理一番。退堂，进了书房，包兴递茶。包公叫：“请展爷。”不多



时，展爷来到书房。包公便将今日圣上旨意，一一述说：“明早就要随本阁入朝，参见圣驾。”展爷到了此时虽不愿意，无奈包公已遵旨，只是谦逊了几句：“惟恐艺不惊人，反要辜负了相爷一番美意。”彼此又叙谈了多少时，方才辞了包相，来到公所之内。此时公孙策与四勇士俱已知道展爷明日引见，一个个见了未免就要道喜。大家又聚饮一番。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乘轿，展爷乘马，一同入朝伺候。驾幸耀武楼，合朝文武扈从。天子来至耀武楼，升了宝座。包公便将展昭带至丹墀，跪倒参驾。圣上见他有三旬以内年纪，气宇不凡，举止合宜，龙心大悦。略问了问家乡籍贯，展昭一一奏对，甚是明晰。天子便叫他舞剑，展爷谢恩，下了丹墀。早有公孙策与四勇士俱各暗暗跟来，将宝剑递过。展爷抱在怀中，步上丹墀，朝上叩了头，将袍襟略为掖了一掖，先有个开门式，只见光闪闪，冷森森，一缕银光翻腾上下。起初时身随剑转，还可以注目留神；到后来竟使人眼花缭乱，其中的削砍劈剁，勾挑拨刺，无一不精。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众人，无不暗暗喝采。惟有四勇士更为关心，仰首翘望，捏着一把汗，在那里替他用力，见他舞到妙处，不由的甘心佩服：“真不愧‘南侠’二字。”展爷这里施展平生学艺，着着用意，处处留心，将剑舞完，仍是怀中抱月的架式收住，复又朝上磕头。见他面不更色，气不发喘。

天子大乐，便问包公道：“真好剑法，怪不得卿家夸奖。他的袖箭又如何试法？”包公奏道：“展昭曾言，夜间能打灭香头之火。如今白昼，只好用较射的木牌，上面糊上白纸，圣上随意点上三个朱点，试他的袖箭，不知圣意若何？”天子道：“甚合朕意。”谁知包公早已吩咐预备下了，自有执事人员将木牌拿来。天子验看，上面糊定白纸，连个黑星皱纹一概没有，由不得提起朱笔，随意点了三个大点，叫执事人



员随展昭去，该立于何处任他自便。因袖箭乃自己炼就的步数远近，与别人的兵刃不同。展昭深体圣意，随执事人员下了丹墀，斜行约二三十步远近，估量圣上必看得见，方叫人把木牌立稳。左右俱各退后。展昭又在木牌之前，对着耀武楼遥拜，拜毕，立起身来，看准红点，翻身竟奔耀武楼；跑来约有二十步，只见他将左手一扬，右手便递将出去，只听木牌上“拍”的一声，他便立住脚，正对了木牌，又是一扬手，只听那边木牌上又是一声“拍”。展爷此时却改了一个卧虎势，将腰一躬，脖颈一扭，从胳肢窝内将右手往外一推，只听得“拍”，将木牌打的乱晃。展爷一伏身，来到丹墀之下，往上叩头。此时已有人将木牌拿来，请圣上验看。见三枝八寸长短的袖箭，俱各钉在朱红点上，惟有末一枝已将木牌钉透。天子看了，甚觉罕然，连声称道：“真绝技也！”

包公又奏：“启上吾主，展昭第三技乃纵跃法，非登高不可，须脱去长衣方能灵便。就叫他上对面五间高阁，我主可以登楼一望，看的始能真切。”天子道：“卿言甚是。”圣上起身，刚登扶梯便传旨：“所有大臣俱各随朕登楼，余者俱在楼下。”便有随侍内监回身传了圣旨。包公领班，慢慢登了高楼。天子凭栏入座，众臣环立左右。

展昭此时已将袍服脱却，扎缚停当。四爷赵虎不知从何处暖了一杯酒来，说道：“大哥且饮一杯助助兴，提提气。”展昭道：“多谢贤弟费心。”接过一饮而尽。赵爷还要斟时，见展爷已走出数步。愣爷却自己悄悄的饮了三杯，过来翘着脚儿，往对面阁上观看。

单说展爷到了阁下，转身又向耀武楼上叩拜。立起来，他便在平地上鹭伏鹤行，徘徊了几步。忽见他身体一缩，腰背一躬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犹如云中飞燕一般，早已轻轻落在



高阁之上。这边天子惊喜非常，道：“卿等看他，如何一转眼间就上了高阁呢？”众臣宰齐声夸赞。此时展爷显弄本领，走到高阁柱下，双手将柱一搂，身体一飘，两腿一飞，嗤、嗤、嗤顺柱倒爬而上。到了柁头，用左手把住，左腿盘在柱上，将虎体一挺，右手一扬，作了个探海势。天子看了，连声赞“好”。群臣以及楼下人等无不喝采。又见他右手抓住椽头，滴溜溜身体一转，把众人唬了一跳。他却转过左手，找着椽头，脚尖儿登定檀方，上面两手倒把，下面两脚拢步，由东边串到西边，由西边又串到东边，串来串去，串到中间，忽然把双脚一拳，用了个卷身势往上一翻，脚跟登定瓦陇，平平的将身子翻上房去。天子看至此，不由失声道：“奇哉，奇哉！这那里是个人，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。”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，便就在房上与圣上叩头。众人又是欢喜，又替他害怕。只因圣上金口说了“御猫”二字，南侠从此就得了这个绰号，人人称他为御猫。此号一传不知紧要，便惹起了多少英雄好汉，人人奇材，个个豪杰，也是大宋洪福齐天。若非这些异人出仕，如何平定襄阳的大事。后文慢表。

当下仁宗天子亲试了展昭的三艺，当日驾转还宫，立刻传旨：“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就在开封府供职。”包公带领展昭望阙叩头谢恩。诸事已毕，回转开封。包公进了书房，立刻叫包兴备了四品武职服色送与展爷。展爷连忙穿起，随着包兴来到书房，与包公行礼。包公那里肯受，逊让多时，只受了半礼。展爷又叫包兴进内在夫人跟前代白，就说展昭与夫人磕头。包兴去了多时，回来说道：“夫人说，老爷屡蒙展老爷护救，实实感谢不尽。日后还要求展老爷时时帮助相爷。给展老爷道喜，礼是不敢当的。”展爷恭恭敬敬，连连称“是”。包公又告诉他：“明早具公服上朝，本阁



替你代奏谢恩。”展爷谢道：“卑职谨依钧命。”说罢，退出，来到公所。公孙策与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，彼此逊让一番，大家入座。不多时，摆上丰盛酒肴，这是众人与展爷贺喜的。公孙策为首，便要安席敬酒，展爷那里肯依，便道：“你我皆知己弟兄，若如此，便是拿我当外人看了。”大家见展爷如此，公议共敬三杯。展爷领了，谢过众人，彼此就座。饮酒之间，又提起今日试艺，大家赞不绝口。展爷再三谦逊，毫无自满之意，大家更为佩服。

正在饮酒之际，只见包兴进来，大家让坐。包兴道：“实实不能相陪，相爷叫我来请公孙先生来了。”众人便问何事，包兴道：“方才老爷进内，吃了饭出来，便到书房，叫请公孙先生，不知为着何事。”公孙策暂向众人告辞，同包兴进内，往书房去了。这里众人纳闷，再也测度不出是为什来。不多一会，只见公孙策出来，大家便问：“相爷呼唤，有何台谕？”公孙策道：“不为别的，一来给展大哥办理谢恩折子；二来为前在修文殿召见之时，圣上说了一句几天没见咱家相爷如失股肱，相爷因想起国家总以选拔人才为要，况有太后入宫大庆之典礼，宜加一科，为国求贤。叫我打个条陈折底儿，请开恩科。”展爷道：“这也是一件极好的事，既如此，咱们吃饭罢，不可耽搁了贤弟正事。”公孙策道：“一个折底也甚容易，何必太忙。”展爷道：“虽则如此，相爷既然吩咐，想来必是等着看呢，你我朝夕聚首，何争此一刻呢？”公孙策听展爷说得有理，只得要饭来。大家用毕，离席，散坐吃茶。公孙先生便来到自己屋内，略为思索，提笔一挥而就，交包兴请示相爷看过，立刻缮写清楚，预备明日呈递。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带领展爷到了朝房，伺候谢恩。众人见了展爷，无不悄悄议论夸赞。又见展爷穿着簇新的四品武



职服色，越显得气宇昂昂，威风凛凛，真真令人羡慕之中可畏可亲。及至圣上升殿，展爷谢过恩后，包公便将加恩科的本章递上。天子看了甚喜，朱批依议，发到内阁，立刻出抄，颁行各省。所有各处文书一下，人人皆知。

不识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

且说恩科文书行至湖广，便惊动了一个饱学之人。你道此人姓甚名谁？他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南安善村居住，姓范名仲禹，妻子白氏玉莲，孩儿金哥年方七岁，一家三口度日。他虽是饱学名士，却是一个寒儒，家道艰难，止于糊口。一日，会文回来，长吁短叹，闷闷不乐。白氏一见，不知丈夫为着何事，或者与人合了气了，便向前问道：“相公，今日会文回来，为何不悦呢？”范生道：“娘子有所不知，今日与同窗会文，却未作课，见他们一个个装束行李，张罗起身。我便问他：‘如此的忙迫，要往那里去？’同窗朋友道：‘怎么，范兄你还不知道么？如今圣上额外的旷典，加了恩科，文书早已行到本省。我们尚要前去赴考，何况范兄呢！范兄若到京时，必是鳌头独占了。’是我听了此言，不觉扫兴而归。娘子，你看家中一贫如洗，我学生焉能到得京中赴考呢？”说罢，不觉长叹了一声。白氏道：“相公，原来如此。据妾身想来，此事也是徒愁无益。妾身也久有此意。我自别了母亲，今已数年之久，原打算相公进京赴考时，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，一来相公赴考，二来妾身也可顺便探望母亲。无奈事不遂心，家道艰难，也只好置之度外了。”白氏又劝慰了丈夫许多言语。范生一想，原是徒愁无益之事，也就只好丢开。



至次日清晨，正在梳洗，忽听有人叩门，范生连忙出去，开门一看，却是个知己的老朋友刘洪义，不胜欢喜。二人携手，进了茅屋。因刘洪义是个年老之人，而且为人忠梗，素来白氏娘子俱是不回避的，便上前与伯伯见礼。金哥也来拜揖，刘老者好生欢喜。逊坐烹茶。刘老者道：“我今来特为一事，与贤弟商议。当今额外旷典，加上恩科，贤弟可知道么？”范生道：“昨日会文去方知。”刘老者道：“贤弟既已知道，可有什么打算呢？”范生叹道：“别人可瞒，似老兄跟前，小弟焉敢撒谎。兄看室如悬磬，叫小弟如之奈何？”说罢，不觉凄然。刘老一见，便道：“贤弟不要如此。但不知赴京费用可得多少呢？”范生道：“此事说来，尤其叫人为难。”便将昨日白氏欲要顺便探母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刘老者闻听，连连点头：“人生莫大于孝，这也是该当的。如此算来，约用几何？”范生答道：“昨日小弟细细盘算，若三口人一同赴京，一切用度至少也得需七八十两。一时如何措办的来呢？也只好丢开罢了。”刘老者闻听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与你筹画筹画去。倘得事成，岂不是件好事呢？”范生连连称谢。刘老者立起身来要走，范生断不肯放，是必留下吃饭。刘老者道：“吃饭是小事，惟恐耽误了正事。容我早早回去，张罗张罗事情要紧。”范生便不肯紧留，送出柴门。分别时，刘老者道：“就是明日罢，贤弟务必在家中听我的信息。”说罢，告别而去。

范生送了刘老者回来，心中又是欢喜，又是浩叹：欢喜的是，事有凑巧；浩叹的是，自己艰难却又赘累朋友。又与白氏娘子望空扑影的盘算了一回。到了次日，范生如坐针毡一般，坐立不安，时刻盼望。好容易天将交午，只听有人叩门，范生忙将门开了，只见刘老者拉进一头黑驴，满面是汗，喘吁吁的进来，说道：“好黑驴！许久不骑他，他就闹



起手来了。一路上累的老汉通身是汗。”说着话，一同来到屋内坐下，说道：“幸喜事已成就，竟是贤弟的机遇。”一壁说着，将驴上的钱橐儿从外面拿下来，放在屋内桌上，掏出两封银子，又放在床上，说道：“这是一百两银子。贤弟与弟妇带领侄儿可以进京了。”范生此时真是喜出望外，便道：“如何用的了这许多呢？再者不知老兄如何借来，望乞明白指示。”刘老者笑道：“贤弟不必多虑。此银也是我相好借来的，并无利息；纵有利息，有我一面承管。再者银子虽多，贤弟只管拿去。俗语说的好：‘穷家富路。’我又说句不吉祥的话儿，倘若贤弟落了孙山，就在京中居住，不必往返跋涉。到了明年又是正科，岂不省事？总是宽余些好。”范生听了此言有理，知道刘老者为人豪爽，也不致谢，惟有铭感而已。刘老者又道：“贤弟起身应用何物，也当办理。”范生道：“如今有了银子，便好办了。”刘老者道：“既如此，贤弟便计虑明白。我今日也不回去了，同你上街办理行装。明日极好的黄道日期，就要起身才好。”范生便同刘老者牵了黑驴，出柴门，竟奔街市制办行装。白氏在家中，也收拾起身之物。到了晚间，刘老者与范生回来，一同收拾行李，直闹到三鼓方歇。所有粗使的家伙以及房屋，俱托刘老者照管。刘老者上了年纪之人，如何睡的着；范生又惦念着明日行路，也是不能安睡。二人闲谈，刘老者便嘱咐了多少言语，范生一一谨记。

刚到黎明，车子便来，急将行李装好。白氏拜别了刘伯伯，不觉泪下。母子二人上车。刘老者便道：“贤弟，我有一言奉告。”指着黑驴道：“此驴乃我蓄养多年，因他是个孤蹄，恐妨主人。我今将此驴奉送，贤弟遇便将他卖了，另买一头骑上京去便了。”范生道：“既蒙兄赐，不敢推辞。卖是断断不卖的，人生穷通有命，显晦因时皆有定数，岂在一



畜？未闻有畜类而能妨人者，兄勿多疑。”刘老听了，欢喜道：“吾弟真达人了。”范生拉了黑驴出柴门。二人把握，难割难舍，不忍分离。范生哭的连话也说不出，还是刘老者硬着心肠道：“贤弟请乘骑，恕我不远送了。”说罢，竟自进了柴门。范生只得含悲去了。这里刘老者封锁门户，照看房屋。这且不表。

单言范生一路赴京，无非是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却是平平安安的到了京都，找了住所，安顿家小。范生就要到万全山寻找岳母去，倒是白氏拦住道：“相公不必太忙。原为的是科场而来，莫若场后诸事已毕，再去不迟。一来别了数年，到了那里，未免有许多应酬，又要分心。目下且养心神，候场务完了，我母子与你同去。二来相别许久，何争此一时呢？”范生听白氏说的有理，只得且料理科考，投文投卷。

到场期已近，却是奉旨钦派包公首相的主考，真是至正无私，利弊全消。范生三场完竣，甚是得意，因想：“妻子同来，原为探望岳母。场前贤妻体谅于我，恐我分心劳神，迟到如今。我若不体谅贤妻，他母女分别数载之久，今离咫尺，不能使他母女相逢，岂不显得我过于情薄么？”于是备上黑驴，觅了车辆，言明送至万全山即回。夫妻父子三人，锁了寓所的门，一直竟奔万全山而来。

到了万全山，将车辆打发回去，便同妻子入山寻找白氏娘家，以为来到便可以找着，谁知问了多少行人，俱各不知。范生不由的烦躁起来，后悔不该将车打发回去。原打算既到了万全山，总然再有几里路程，叫妻子乘驴抱了孩儿，自己也可以步行，他却如何料的到竟会找不着呢。因此便叫妻子带同孩儿在一块青石之上歇息，将黑驴放青靛草，自己便放开脚步，一直出了东山口。逢人便问，并无有一个知道



白家的，心中好生气闷，又记念着妻子，更搭着两腿酸疼，只得慢慢踱将回来。及至来到青石之处，白氏娘子与金哥俱各不见了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急得眼似銮铃，四下张望，那里有个人影儿呢。到了此时，不觉高声呼唤，声音响处，山鸣谷应，却有谁来答应？唤够多时，声哑口干，也就没有劲了，他就坐在石上，放声大哭。

正在悲恐之际，只见那边来个年老的樵人，连忙上前问道：“老丈，你可曾见有一妇人带领个孩儿么？”樵人道：“见可见个妇人，并没有小孩子。”范生即问道：“这妇人在那里？”樵人摇首道：“说起来凶的很呢。足下，你不晓得离此山五里远，有一村名唤独虎庄，庄中有个威烈侯名叫葛登云。此人凶悍非常，抢掠民间妇女。方才见他射猎回来，马上驮一个啼哭的妇人，竟奔他庄内去了。”范生闻听，忙忙问道：“此庄在山下何方？”樵人道：“就在东南方。你看那边远远一丛树林，那里就是。”范生听了，一看，也不作别，竟飞跑下山，投庄中去了。

你道金哥为何不见？只因葛登云带了一群豪奴，进山搜寻野兽，不想从深草丛中赶起一只猛虎。虎见人多，各执兵刃，不敢扬威，他便跑下山来，恰恰从青石经过，他就一张口把金哥叼去，就将白氏吓的昏晕过去。正遇葛登云赶下虎来，一见这白氏，他便令人驮在马上，回庄去了。那虎往西去了，连越两小峰。不防那边树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，忽见猛虎衔一小孩，也是急中生智，将手中板斧照定虎头抛击下去，正打在虎背之上。那虎猛然被斧击中，将腰一塌，口一张，便将小儿落在尘埃。樵夫见虎受伤，便跳下树来，手急眼快，拉起扁担照着虎的后胯就是一下，力量不小。只听“吼”的一声，那虎蹿过岭去。樵夫忙将小儿扶起，抱在怀中，见他还有气息，看了看虽有伤痕，却不甚重；呼唤多



时，渐渐的苏醒过来，不由的满心欢喜。又恐再遇野兽，不是当耍的，急急搂定小儿，先寻着板斧，掖在腰间；然后提了扁担步下山来，一直竟奔西南，进了八宝村。走不多会，到了自己门首，便呼道：“母亲开门，孩儿回来了。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半白头发的婆婆来，将门开放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哎哟！你从何处抱了个小儿回来？”樵夫道：“母亲，且到里面再为细述。”婆婆接过扁担，关了门户。樵夫进屋，将小儿轻轻放在床上，自己拔去板斧，向婆婆道：“母亲，可有热水取些来？”婆婆连忙拿过一盏。樵夫将小儿扶起，叫他喝了点热水，方才转过气来，“哎哟”一声，道：“唬死我了！”

此时那婆婆也来看视，见他虽有尘垢，却是眉清目秀，心中疼爱的不知要怎么样才好。那樵夫便将从虎口救出之话，说了一回。那婆婆听了，又不胜惊骇，便抚摩着小儿，道：“你是虎口余生，将来造化不小，富贵绵长。休要害怕，慢慢的将家乡住处告诉于我。”小儿道：“我姓范名叫金哥，年方七岁。”婆婆见他说话明白，又问他：“可有父母没有？”金哥道：“父母俱在，父名仲禹，母亲白氏。”婆婆听了，不觉诧异道：“你家住那里？”金哥道：“我不是京都人，乃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安善村居住。”婆婆听了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母亲莫非乳名叫玉莲么？”金哥道：“正是。”婆婆闻听，将金哥一搂，道：“哎哟！我的乖乖呀！你可疼煞我也！”说罢，就哭起来了。金哥怔了，不知为何。旁边樵夫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不必发怔。我叫白雄。方才提的玉莲，乃是我的同胞姐姐。这婆婆便是我的母亲。”金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我的舅舅，他便是我的外祖母了。”说罢，将小手儿把婆婆一搂，也就痛哭起来。

要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颠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

且说金哥认了母舅，与外祖母搂着痛哭，白雄含泪劝慰多时，方才住声。白老安人道：“既是你父母来京，为何不到我这里来？”金哥道：“皆因为寻找外祖母，我才被虎叼去。”便将父母来京赴考、母亲顺便探母的事，说了一遍：“是我父母商议定于场后寻找外祖母，故此今日来至万全山下。谁知问人俱各不知，因此我与母亲在青石之上等候，爹爹出东山口找寻去了。就在此时，猛然出来一个老虎就把我叼着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了，不想被母舅救到此间。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时哭到什么地步，岂不伤感坏了呢！”说罢，又哭起来了。白雄道：“此处离万全山有数里之遥，地名八宝村。你等在东山口找寻，如何有人知道呢？外甥不必啼哭。今日天气已晚，待我明日前往东山口找寻你父母便了。”说罢，忙收拾饭食，又拿出刀伤药来。白老安人与他掸尘梳洗，将药敷了伤痕。又怕他小孩子家想念父母，百般的哄他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白雄掖了板斧，提着扁担，竟奔万全山而来。到了青石之旁，左右顾盼，那里有个人影儿。正在了望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人，头发蓬松，血渍满面，左手提着衣襟，右手执定一只朱履，慌慌张张，竟奔前来。白雄一见，才待开言，只见那人举起鞋来，照着白雄就打，说道：“好



狗头呀！你打得老爷好！你杀得老爷好！”白雄急急闪过，仔细一看，却像姐夫范仲禹模样。及至问时，却是疯颠的，言语并不明白。白雄忽然想起：“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来叫他认认呢？”因说道：“那疯汉，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去去便来。”他就直奔八宝村去了。

你道那疯汉是谁？原来就是范仲禹。只因听了老樵人之言，急急赶到独虎庄，硬向威烈侯门前要他的妻子。可恨葛贼暗用稳军计留下范生，到了夜间，说他无故将他家人杀害，一声喝令，一顿乱棍将范生打的气绝而亡。他却叫人弄个箱子，把范生装在里面，于五鼓时抬至荒郊抛弃。不想路上遇见一群报录的人，将此箱劫去。这些报录的，原是报范生点了头名状元的，因见下处无人，封锁着门，问人时，说范生合家俱探亲往万全山去了，因此他等连夜赶来。偶见二人抬定一只箱子，以为必是夤夜窃来的，又在旷野之间，倚仗人多，便将箱子劫下。抬箱子人跑了，众人算发了一注外财，抽出绳杠，连忙开看，不料范生死而复苏，一挺身跳出箱来，拿定朱履就是一顿乱打。众人见他披发带血，情景可怕，也就一哄而散。他便踉踉跄跄，信步来至万全山，恰与白雄相遇。

再说白雄回到家中，对母亲说知，背了金哥，急往万全山而来，及至来到，疯汉早已不知往那里去了。白雄无可奈何，只得背了金哥回转家中。他却不辞辛苦，问明了金哥在城内何方居住。从八宝山村要到城中，也有四十多里，他那管远近，一直竟奔城中而来，到了范生下处一看，却是仍然封锁，真是“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”。忽听街市之上，人人传说新科状元范仲禹不知去向。他一听见满心欢喜，暗道：“他既已中了状元，自然有在官人役访查找寻，必是要有下落的了。且自回家，报了喜信，我再细细盘问外甥一番便



了。”白雄自城内回家，见了母亲，备述一切。金哥闻听父母不知去向，便痛哭起来。白老安人劝慰多时，方才住声。白雄便细细盘问外甥，金哥便将母子如何坐车、父亲骑驴到了山下、如何把驴放青艸草、母子如何在青石之上等候、父亲如何出东山口打听、此时就被虎叼了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白雄都一一记在心间，等次日再去寻找便了。

你说白雄这一天辛苦，来回跑了足有一百四五十里，也真难为他。只顾说他这一边的辛苦，就落了那一边的正文。野史有云“一张口难说两家话”，真是果然。就是他辛苦这一天，便有许多事故在内。你道何事，原来城中鼓楼大街西边有座兴隆木厂，却是山西人开张。弟兄二人，哥哥名叫屈申，兄弟名叫屈良。屈申长的相貌不扬，又搭着一嘴巴扎煞胡子，人人皆称他为“屈胡子”。他最爱杯中之物，每日醺醺，因此又得了个外号儿，叫“酒曲子”。他虽然好喝，却与正事不误，又加屈良帮助，把个买卖作了个铁桶相似，甚为兴旺。因万全山南，便是木商的船厂，这一天，屈申与屈良商议道：“听说新货已到，乐子要到那里看看。如若对劲儿，咱便批下些，岂不便宜呢？”屈良也甚愿意，便拿褡裢钱褡子装上四百两纹银，备了一头酱色花白的叫驴。此驴最爱赶群，路上不见驴，他不好生走；若见了驴，他就追，也是惯了的毛病儿。屈申接过银子褡裢，搭在驴鞍上面，乘上驴，竟奔万全山南。

到了船厂，木商彼此相熟。看了多少木料，行市全然不对，买卖中的规矩，交易不成仁义在。虽然木料没批，酒肴是要预备的。屈申一见了酒，不觉钩起他的馋虫来了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说也有，笑也有，竟自乐而忘归。猛然一抬头，看了看日色已然平西了，他便忙了，道：“乐（老）子含（还）要净（进）沉（城）呢！天万（晚）拉（咧），天



晚咧。”说着话，便起身作揖拱腰儿，连忙拉了酱色花驴，竟奔万全山而来。

他越着急，驴越不走，左一鞭，右一鞭，骂道：“洼八日的臭屎蛋！‘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’。老阳儿（太阳）眼看着没啦，你含合我闹饧饧呢！”话未说完，忽见那驴两耳一枝楞，“吗”的一声就叫起来，四个蹄子乱窜飞跑。屈申知道他的毛病，必是听见前面有驴叫唤，他必要追。因此拢住扯手由他跑去，到底此闹饧饧（呆）强，谁知跑来跑去，果见前面有一头驴，他这驴一见，便将前蹄扬起，连蹦带跳。屈申坐不住鞍心，顺着驴屁股掉将下来，连忙爬起，用鞭子乱打一回，只得揪住嚼子，将驴带转，拴在那边一株小榆树上。过来一看，却是一头黑驴，鞍辔俱全。这便是昨日范生骑来的黑驴，放青喂草，迫促之际将他撇下。黑驴一夜未吃麸料，信步由缰，出了东山口外，故在此处仍是啃青。屈申看了多时，便嚷道：“这是谁的黑驴？”连嚷几声，并无人应，自己说道：“好一头黑驴！”又瞧了瞧口，才四个牙，膘满肉肥，而且鞍辔鲜明，暗暗想道：“趁着无人，乐子何不换他娘的。”即将钱辮子拿过来，搭在黑驴身上，一扯扯手，翻身上去。只见黑驴迤迤迤迤，却是飞快的好走儿。屈申心中欢喜，以为得了便宜。

忽然见天气改变，狂风骤起，一阵黄沙打的二目难睁。此时已有掌灯时候，屈申心中踌躇道：“这光（官）景，城是进不去了。我还有四百两营（银）子，这可咱（怎）的好？前面万全山若遇见个打梦（闷）棍的，那才是早（糟）儿糕呢！只好找个仍（人）家借个休（宿）儿。”心里想着，只见前面有个搭裢坡儿，南上坡忽见有灯光。屈申便下了黑驴，拉到上坡，来到门前。

忽听里面有妇人说道：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有把老



婆饿起来的么？”又听男子说话道：“你饿着，谁又吃什么来呢？”妇人接着说道：“你没吃什么，你倒灌黄汤了。”男子又道：“谁不叫你也喝呢？”妇人道：“我要会喝，我早喝了。既弄了来，不知余柴米，你先张罗你的酒。”男子道：“这难说，也是我的口头福儿。”妇人道：“既爱吃现成儿的，索性明儿我挣了你吃爽利，叫你享享福儿。”男子道：“你别胡说。我虽穷，可是好朋友。”妇人道：“街市上那有你这样的好朋友呢。”屈申听至此，暗道：“这个妇人才是薄哥儿们呢。”欲待不敲门，看了看四面黑，别处又无灯光，只得用鞭子敲户，道：“借官（光）儿，寻个休儿。”里面却不言语了。

屈申又叫了半天，方听妇人问道：“找谁的？”屈申道：“我是行路的，因天贺（黑）了，借官（光）儿，寻个休儿，明儿重礼相谢。”妇人道：“你等等。”又迟了半天，方见有个男子出来，打着一个灯笼，问道：“做甚吗的？”屈申作个揖，道：“我是个走路儿的。因天万（晚）啦（咧），难以行走，故此惊动，借个休儿，明儿重礼相谢。”男子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这有什么呢，请到家里坐。”屈申道：“我还有一头驴。”男子道：“只管拉进来！”将驴拴在东边树上，便持灯引进来，让至屋内。

屈申提了钱橐子，随在后面。进来一看，却是两明一暗三间草房。屈申将橐子放在炕上，从新与那男子见礼，那男子还礼，道：“茅屋草舍，掌柜的不要见笑。”屈申道：“好说。”男子便问：“尊姓？在那里发财？”屈申道：“姓屈名叫屈生（申），在沉（城）里故（鼓）楼大该（街）开着个心（兴）伦（隆）木厂。我含（还）没齐（领）教你老贵信（姓）？”男子道：“我姓李名叫李保。”屈申道：“原来是李大过（哥）。失敬，失敬。”李保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屈大哥，



久仰，久仰。”

你道这李保是谁，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。后因包公罢职，他以为包公再没有出头之日，因此将行李银两拐去逃走。每日花街柳巷，花了不多的日子，便将行李银两用尽，流落至此，投在李老儿店中。李老儿夫妻见他勤谨小心，膝下又无儿子，只有一女，便将他招赘，作了养老的女婿。谁知他旧性不改，仍是嫖赌吃喝，生生把李老儿夫妻气死。他便接过店来，更无忌惮，放荡自由，加着李氏也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，不上一二年便把店关了。后来闹的实在无法，就将前面家伙等项典卖与人，又将房屋拆毁卖了折货，只剩了三间草房，到今日落得一贫如洗。偏偏遇见倒运的屈申前来投宿。

当日李保与他攀话，见灯内无油，立起身来向东间，掀起破布帘子，进内取油。只见他女人悄悄问道：“方才他往炕上一放，‘咕咚’一声，是什么？”李保道：“是个钱耨子。”妇人欢喜道：“活该咱家要发财。”李保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妇人道：“我把你这傻兔子！他单单一个钱耨子而且沉重，那必是硬头货了。你如今问他，会喝不会喝？他若会喝，此事便有八分了。有的是酒，你尽力的将他灌醉了，自有道理。”

李保会意，连忙将油罐子拿出来，添上灯，拨的亮亮儿的。他便大哥长、大哥短的问话，说到热闹之间，便问：“屈大哥，你老会喝不会？”一句话问的个屈申口角流涎，馋不可解，答道：“这么半夜三更的，那里讨酒哈（喝）呢？”李保道：“现成有酒。实对大哥说，我是最爱喝酒的。”屈申道：“对净（劲）儿！我也是爱喝的。咱两个竟是知己的好盆（朋）友了。”李保说着话，便温起酒来，彼此对坐。一来屈申爱喝，二来李保有意，一让两让连三让，便把个屈申



灌的酩酊大醉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前仰后合。他把钱帮子往里一推，将头刚然上枕，便呼呼酣睡。

此时李氏已然出来，李保悄悄说道：“他醉是醉了，只是有何方法呢？”妇人道：“你找绳子来。”李保道：“要绳子做什么？”妇人道：“我把你这呆瓜日的，将他勒死，就完了事咧。”李保摇头道：“人命关天，不是顽的。”妇人发怒道：“既要发财，却又胆小。松王八！难道老娘就跟着你挨饿不成？”李保到了此时，也顾不得国法，便将绳子拿来。妇人已将破炕桌儿挪开，见李保颤颤哆嗦，知道他不能下手。恶妇便将绳子夺过来，连忙上炕，绕到屈申里边，轻轻儿的从他枕的钱帮之下，递过绳头，慢慢拴过来紧了一扣。一招手将李保叫上炕来，将一头递给李保，拢住了绳子，两个人往两下里一勒，妇人又将脚一登，只见屈申手脚扎煞。李保到了此时，虽然害怕，也不能不用力了。不多时，屈申便不动了，李保也就瘫了。这恶妇连忙将钱帮子抽出，伸手掏时，见一封一封的却是八包，满心欢喜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

且说李保夫妇将屈申谋害。李氏将钱糲子抽出，伸手一封一封的掏出，携灯进屋，将炕面揭开，藏于里面。二人出来，李保便问：“尸首可怎么样呢？”妇人道：“趁此夜静无人，背至北上坡，抛于庙后，又有谁人知晓？”李保无奈，叫妇人仍然上炕，将尸首扶起，李保背上。才待起身，不想屈申的身体甚重，连李保俱各栽倒，复又站起来，尽力的背。妇人悄悄的开门，左右看了看，说道：“趁此无人，快背着走罢。”李保背定，竟奔北上坡而来。

刚然走了不远，忽见那边有个黑影儿一晃。李保觉得眼前金花乱进，汗毛皆乍，身体一闪，将死尸掷于地上，他便不顾性命的往南上坡跑来。只听妇人道：“在这里呢！你往那里跑？”李保喘吁吁的道：“把我吓糊涂了。刚然到北上坡不远，谁知那边有个人，因此将尸首掷于地上，就跑回来了。不想跑过去了。”妇人道：“这是你‘疑心生暗鬼’。你忘了北上坡那棵小柳树儿了，你必是拿他当作人了。”李保方才省悟，连忙道：“快关门罢！”妇人道：“门且别关，还没有完事呢。”李保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妇人道：“那头驴怎么样？留在家中，岂不是个祸胎么？”李保道：“是呀！依你怎么样？”妇人道：“你连这么个主意也没有，把他轰出去



就完了。”李保道：“岂不可惜了的？”妇人道：“你发了这么些财，还稀罕这个驴？”李保闻听，连忙到了院里，将偏缰解开，拉着往外就走。驴子到了门前，再不肯走。好狠妇人，提起门闩，照着驴子的后胯就是一下，驴子负痛，往外一窜。李保顺手一撒，妇人又将门闩从后面一戳，那驴子便跑下坡去了。

恶夫妇进门，这才将门关好。李保总是心跳不止，倒是妇人坦然自得，并教给李保：“明日依然照旧，只管井边汲水。倘若北上坡有人看见死尸，你只管前去看看，省得叫别人生疑心。候事情安静之后，咱们再慢慢受用。你说这件事情，作的干净不干净、严密不严密？”妇人一片话说的李保也壮起胆来。说着话，不觉的鸡已三唱，天光发晓，路上已有行人。

有一人看见北上坡有一死尸首，便慢慢的积聚多人。就有好事的给地方送信，地方听见本段有了死尸，连忙跑来。见脖项有绳子一条，却是极松的，并未环扣。地方看了，道：“原来是被勒死的。众位乡亲，大家照看些，好歹别叫野牲口嚼了。我找我们伙计去，叫他看着，我好报县。”地方嘱托了众人，他就往西去了。刚然走了数步，只听众人叫道：“苦头儿，苦头儿！回来，回来。活咧！活咧！”苦头儿回头道：“别顽笑呀！我是烧心的事，你们这是什么劲儿呢？还打我的糠登子！”众人道：“真的活咧！谁合你顽笑呢？”苦头听了，只得回来，果见尸首拳手拳脚动弹，真是苏醒了。连忙将他扶起，盘上双腿，迟了半晌，只听得“啜哟”一声，气息甚是微弱。苦头儿在对面蹲下，便问道：“朋友，你苏醒苏醒，有什么话，只管对我说。”只见屈申微睁二目，看了看苦头儿，又瞧了瞧众人，便道：“呀！你等是什么人？为何与奴家对面交谈，是何道理？还不与我退后些！”说罢，



将袖子把面一遮，声音极其娇厉。众人看了，不觉笑将起来，说道：“好个奴家，好个奴家！”苦头儿忙拦道：“众位乡亲别笑，这是他刚然苏醒，神不守舍之故。众位压静，待我细细的问他。”众人方把笑声止住。苦头儿道：“朋友，你被何人谋害？是谁将你勒死的？只管对我说。”只见屈申羞羞惭惭的道：“奴家是自己悬梁自尽的，并不是被人勒死的。”众人听了，乱说道：“这明是被人勒死的，如何说是吊死的？既是吊死，怎么能够项带绳子，躺在这里呢？”苦头儿道：“众位不要多言，待我问他。”便道：“朋友，你为什么事上吊呢？”只听屈申道：“奴家与丈夫儿子探望母亲，不想遇见什么威烈侯将奴家抢去，藏闭在后楼之上，欲行苟且。奴假意应允，支开了丫鬟，自尽而死。”苦头儿听了，向众人道：“众位听见了？”便伸出个大拇指头来，“其中又有这个主儿，这个事情怪呀。看他的外面，与他所说的话，有点底脸儿不对呀。”

正在诧异，忽听脑后有人打了一下子，苦头儿将手一摸，哎哟道：“这是谁呀？”回头一看，见是个疯汉，拿着一只鞋在那里赶打众人。苦头儿埋怨道：“大清早起，一个倒卧闹不清，又挨了一鞋底子，好生的晦气。”忽见屈申说道：“那拿鞋打人的，便是我的丈夫，求众位爷们将他拢住。”众人道：“好朋友！这个脑袋样儿，你还有丈夫呢？”正在说笑，忽见有两个人扭结在一处，一同拉着花驴，高声乱喊：“地方！地方！我们是要打定官司了。”苦头儿发恨道：“真他妈的！我是什么时气儿，一宗不了又一宗。”只得上前说道：“二位松手，有话慢慢的说。”

你道这二人是谁？一个是屈良，一个是白雄。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看，黎明又到万全山，出东山口各处找寻范爷。忽见小榆树上拴着一头酱色花驴，白雄以为是他姐夫的驴



子。只因金哥没说是黑驴，他也没问是什么毛片。有了驴子，便可找人，因此解了驴子牵着正走，恰恰的遇见屈良。屈良因哥哥一夜未回，又有四百两银子，甚不放心，因此等城门一开，急急的赶来，要到船厂询问。不想遇见白雄拉着花驴，正是他哥哥屈申骑坐的，他便上前一把揪住，道：“你把我们的驴拉着到那里去？我哥哥呢？我们的银子呢？”白雄闻听，将眼一瞪，道：“这是我亲戚的驴子。我还问你要我的姐夫姐姐呢！”彼此扭结不放，是要找地方打官司呢。

恰好巧遇地方，他只得上前说道：“二位松手，有话慢慢的说。”不料屈良他一眼瞧见他哥哥席地而坐，便嚷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这不是我哥哥么？”将手一松，连忙过来，说道：“我哥哥，你怎的在此呢？脖子上怎的又拴着绳子呢？”忽听屈申道：“髻！你是甚等样人，竟敢如此无礼！还不与我退后！”屈良听他哥竟是妇人声音，也不是山西口气，不觉纳闷道：“你这是怎的了呢？咱们山西人是好朋友。你这个光景，以后怎的见人呢？”忽见屈申向着白雄道：“你不是我兄弟白雄么？噯哟！兄弟呀！你看姐姐好不苦也？”倒把个白雄听了一怔。

忽然又听众人说道：“快闪开，快闪开！那疯汉又回来了。”白雄一看，正是前日山内遇见之人。又听见屈申高声说道：“兄弟，那边是你姐夫范仲禹，快些将他拢住。”白雄到了此时，也就顾不得了，将花驴偏缰递给地方，他便上前将疯汉揪了个结实，大家也就相帮，才拢住。苦头儿便道：“这个事情我可闹不清。你们二位也不必分争，只好将你们一齐送到县里，你们那里说去罢。”

刚说至此，只见那边来人，苦头儿便道：“快来罢！我的大爷，你还慢慢的蹭呢。”只听那人道：“我才听见说，赶着就跑了来咧。”苦头儿道：“牌头，你快快的找两辆车来。



那个是被人谋害的不能走，这个是个疯子，还有他们两个俱是事中人。快快去罢。”老牌头听了，连忙转去。不多时，果然找了两辆车来，便叫屈申上车。屈申偏叫白雄搀扶，白雄却又不肯，还是大家说着，白雄无奈，只得将屈申搀起。见他两只大脚儿，仿佛是小小金莲一般，扭扭捏捏，一步挪不了四指儿的行走，招的众人大笑。屈良在旁看着，实在脸上磨不开，惟有嘻声叹气而已。屈申上了车，屈良要与哥哥同车，反被屈申叱下车来，却叫白雄坐上。屈良只得与疯汉同车，又被疯汉脑后打了一鞋底子，打下车来。及至要骑花驴，地方又不让，说：“此驴不定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还是我骑着为是。”屈良无可奈何，只得跟着车在地下跑，竟奔祥符县而来。

正走中间，忽见来了个黑驴，花驴一见就追。地方在驴上紧勒扯手，那里勒得住。幸亏屈良步行，连忙上前将嚼子揪住，道：“你不知道这个驴子的毛病儿，他惯闻骚儿，见驴就追。”说着话，见后面有一黑矮之人，敞着衣襟，跟着一个伴当，紧跟那驴往前去了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，原来是四爷赵虎。只因包公为新科状元遗失，入朝奏明天子，即着开封府访查。刚才下朝，只听前面人声聒耳，包公便脚踪轿底，立刻打杵，问：“前面为何喧嚷？”包兴等俱各下马，连忙跑去问明，原来有个黑驴鞍辔俱全，并无人骑着，竟奔大轿而来，板棍击打不开。包公听罢，暗暗道：“莫非此驴有些冤枉么？”吩咐：“不必拦阻，看他如何。”两旁执事左右一分，只见黑驴奔至轿前，可煞作怪，他将两只前蹄一屈，望着轿将头点了三点。众人道“怪”。包公看的明白，便道：“那黑驴你果有冤枉，你可头南尾北，本阁便派人跟你前去。”包公刚然说完，那驴便站起转过身来，果然头南尾北。包公心下明白，即唤了声



“来。”谁知道赵虎早已欠着脚儿静听，估量着相爷必要叫人，刚听个“来”字，他便赶至轿前。包公即吩咐：“跟随此驴前去，查看有何情形异处，禀我知道。”

赵爷奉命下来，那驴便在前引路，愣爷紧紧跟随。刚然出了城，赵爷已跑的吁吁带喘，只得找块石头，坐在上面歇息。只见自己的伴当从后面追来，满头是汗，喘着说道：“四爷要巴结差使，也打算打算。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，如何赶的上呢？黑驴呢？”赵爷道：“他在前面跑，我在后面追。不知他往那里去了？”伴当道：“这是什么差使呢？没有驴子，如何交差呢？”正说着，只见那黑驴又跑回来了，四爷便向黑驴道：“呀，呀，呀！你果有冤枉，你须慢着些儿走，我老赵方能赶的上。不然，我骑你几步，再走几步如何？”那黑驴果然抵耳攒蹄的不动，四爷便将他骑上。走了几里，不知不觉，就到万全山的褡裢坡，那驴一直奔了北上坡去了。四爷走热了，敞开衣襟，跟定黑驴，也到万全山，见是庙的后墙，黑驴站着不动。此时伴当已来到。四面观望，并无形迹可疑之处，主仆二人心中纳闷。

忽听见庙墙之内，喊叫“救人”。四爷听见，便叫伴当蹲伏着身子，四爷登定肩头。伴当将身往上长，四爷把住墙头将身一纵，上了墙头，往里一看，只见有一口薄木棺材，棺盖倒在一旁；那边有一个美貌妇人，按着老道厮打。四爷不管高低，便跳下去，赶至跟前，问道：“你等‘男女授受不亲’，如何混缠厮打？”只听妇人说道：“乐子被人谋害，图了我的四百两银子。不知怎的，乐子就跑到这棺材里头来了。谁知老道他来打开棺材盖，不知他安着什么心，我不打他怎的呢？”赵虎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放他起来，待我问他。”那妇人一松手，站在一旁。老道爬起，向赵爷道：“此庙乃是威烈侯的家庙。昨日抬了一口棺材来，说是主管葛寿之母



病故，叫我即刻埋葬。只因目下禁土，暂且停于后院。今日早起忽听棺内乱响，是小道连忙将棺盖撬开。谁知这妇人出来，就将我一顿好打，不知是何缘故？”赵爷听老道之言，又见那妇人虽是女形，却是像男子的口气，而且又是山西口音，说的都是图财害命之言。四爷听了，不甚明白，心中有些不耐烦，便道：“俺老赵不管你们这些闲事。我是奉包老爷差遣前来，寻踪觅迹，你们只好随我到开封府说去。”说罢，便将老道束腰丝绦解下，就将老道拴上，拉着就走，叫那妇人后面跟随。绕到庙的前门，拔去插闩，开了山门。此时伴当已然牵驴来到。

不知出得庙门有何事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

且说四爷赵虎出了庙门，便将老道交与伴当，自己接过驴来。忽听后面妇人说道：“那南上坡站立那人，仿佛是害我之人。”紧行数步，口中说道：“何尝不是他！”一直跑至南上坡，在井边揪住那人，嚷道：“好李保呀！你将乐子勒死，你把我的四百两银子藏在那里？乐子是贪财不要命的，你趁早儿还我就完了。”只听那人说道：“你这妇人好生无理！我与你素不相识，谁又拿了你的银子咧？”妇人更发急道：“你这个忘八日的！图财害命，你还和乐子闹这个腔儿呢！”赵爷听了，不容分说，便叫从人将拴老道的丝绦那一头儿，也把李保儿拴上，带着就走，竟奔开封府而来。

此时祥符县因有状元范仲禹，他不敢质讯，亲将此案的人证解到开封府，略将大概情形回禀了包公。包公立刻升堂，先叫将范仲禹带上堂来，差役左右护持。只见范生到了公堂，嚷道：“好狗头们呀！你们打得老爷好！你们杀得老爷好！”说罢，拿着鞋就要打人，却是作公人手快，冷不防将他的朱履夺了过来。范仲禹便胡言乱语说将起来。公孙主簿在旁，看出他是气迷疯痰之症，便回了包公，必须用药调理于他。包公点头应允，叫差役押送至公孙先生那里去了。

包公又叫带上白雄来，白雄朝上跪倒。包公问道：“你



是什么人？作何生理？”白雄稟道：“小人白雄，在万全山西南八宝村居住，打猎为生。那日从虎口内救下小儿，细问姓名家乡住处，才知是自己的外甥。因此细细盘问，说我姐夫乘驴而来，故此寻至东山口外，见小榆村上拴着一花驴，小人以为是我姐夫骑来的。不料路上遇见个山西人，说此驴是他的，还合小人要他哥哥并银子，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。却见众人围着一人，这山西人一见说是他哥哥，向前相认。谁知他哥哥却是妇人的声音，不认他为兄弟，反将小人说是他的兄弟。求老爷与小人作主。”包公问道：“你姐夫叫什么名字？”白雄道：“小人姐夫叫范仲禹，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人氏。”包公听了，正与新科状元籍贯相同，点了点头，叫他且自下去。

带屈良上来。屈良跪下，稟道：“小人叫作屈良，哥哥叫屈申，在鼓楼大街开一座兴隆木厂。只因我哥哥带了四百两银子上万全山南批木料，去了一夜没有回来。是小人不放心，等城门开了，赶到万全山东山口外，只见有个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驴。小人问他要驴，他不但不给驴，还合小人要他的什么姐夫，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，却见我哥哥坐在地下。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，不认小人是他兄弟，反叫姓白的为兄弟。求老爷与我们明断明断。”包公问道：“你认明花驴是你的么？”屈良道：“怎的不认得呢！这个驴子有毛病儿，他最爱闻骚儿。”

包公叫他也暂且下去，叫把屈申带上来。左右便道：“带屈申！带屈申！”只见屈胡子他却不动。差役只得近前说道：“大人叫你上堂呢！”只见他羞羞惭惭，扭扭捏捏，走上堂来，临跪时先用手扶地，仿佛袅娜的了不得。两边衙役看此光景，由不得要笑，又不敢笑。只听包公问道：“你被何人谋害？诉上来。”只见屈申稟道：“小妇人白玉莲。丈夫范



仲禹，上京科考。小妇人同定丈夫来京，顺便探亲。就于场后带领孩儿金哥，前往万全山寻问我母亲住处。我丈夫便进山访问去了，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。忽然来了一只猛虎，将孩儿叼走。小妇人正在昏迷之际，只见一群人内有一官长，连忙说‘抢’，便将小妇人拉拽上马，到他家内，闭于楼中。是小妇人投环自尽。恍惚之间，觉得凉风透体，睁眼看时，见围绕多人，小妇人改变了这般模样。”

包公看他形景，听他言语，心中纳闷，便将屈良叫上堂来，问道：“你可认得他么？”屈良道：“是小人的哥哥。”又问屈申道：“你可认得他么？”屈申道：“小妇人并不认得他是什么人。”包公叫屈良下去，又将白雄叫上堂来，问道：“你可认得此人么？”白雄回道：“小人并不认得。”忽听屈申道：“我是你嫡亲姐姐，你如何不认得？岂有此理！”白雄惟有发怔而已。包公便知是魂错附了体了。只是如何办理呢？只得将他们俱各带下去。

只见愣爷赵虎上堂，便将跟了黑驴查看情形，述说了一遍：“所有一干人犯，俱各带到。”包公便叫将道士带上来。道士上堂跪下，禀道：“小道乃是给威烈侯看家庙的，姓叶名苦修。只因昨日侯爷府中抬了口薄皮材来，说是主管葛寿的母亲病故，叫小道即刻埋葬。小道因目下禁土，故叫他们将此棺放在后院里。”包公听了，道：“你这狗头满口胡说！此时是什么节气，竟敢妄言禁土！左右，掌嘴！”那道士忙了，道：“老爷不必动怒，小道实说，实说。因听见是主管的母亲，料他棺内必有首饰衣服。小道一时贪财心胜，故谎言禁土，以便撬开棺盖，得些东西。不料刚将棺盖起开，那妇人他就活了，把小道按住一顿好打。他却是一口的山西话，并且力量很大。小道又是怕又是急，无奈喊叫‘救人’，便见有人从墙外跳进来，就把小道拴了来了。”包公便叫他



画了招，立刻出签，拿葛寿到案。道士带下去。

叫带妇人，左右一叠连声道：“带妇人！带妇人！”那妇人却动也不动。还是差役上前，说道：“那妇人，老爷叫你上堂呢！”只听妇人道：“乐子是好朋友，谁是妇人？你不要顽笑呀！”差役道：“你如今现在是个妇人，谁和你顽笑呢！你且上堂说去。”妇人听了，便大叉步儿走上堂来，“咕咚”一声跪倒。包公道：“那妇人，你有何冤枉？诉上来。”妇人道：“我不是妇人，我名叫屈申。只因带着四百两银子到万全山批木头去，不想买卖不成。因回来晚咧，在道儿上见个没主儿的黑驴，又是四个牙儿，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驴拴在小榆树儿上，我就骑了黑驴，以为是个便宜。谁知刮起大风来了，天又晚了，就在南坡上一个人家寻休儿。这个人名叫李保儿，他将我灌醉了，就把我勒死了。正在缓不过气儿来之时，忽见天光一亮，却是一个道士撬开棺盖。我也不知怎么跑到棺材里面去了。我又不见了四百两银子，因此我才把老道打了。不想刚出庙门，却见南坡上有个汲水的，就是害我的李保儿。我便将他揪住，一同拴了来了。我们山西人千乡百里，也非容易。命却不要了，是要定了我的四百两银子咧。弄的我这个样儿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包公听了，叫把白雄带上来，道：“你可认的这个妇人么？”白雄一见，不觉失声道：“你不是我姐姐玉莲么？”刚要向前厮认，只听妇人道：“谁是你姐姐？乐子是好朋友哇。”白雄听了，反倒唬了一跳。包公叫他下去，把屈良叫上来，问妇人道：“你可认得他么？”此话尚未说完，只听妇人说道：“哎哟！我的兄弟呀！你哥哥被人害了，千万想着咱们的银子要紧。”屈良道：“这是怎的了？我多□有这样儿的哥哥呢？”包公吩咐一齐带下去，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错附了体了，必无疑矣。



又叫帶李保上堂来，包公一见正是逃走的恶奴，已往不究，单问他为何图财害命。李保到了此时，看见相爷的威严，又见身后包兴、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，自己悔恨无地，惟求速死，也不推辞，他便从实招认。包公叫他画了招，即差人前去起赃，并带李氏前来。

刚然去后，差人禀道：“葛寿拿到。”包公立刻吩咐带上堂来，问道：“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庙内那一口棺材，死的是什么人？”葛寿一闻此言，登时惊慌失色道：“是小人的母亲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在侯爷府中当主管，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。既是你母亲，为何用薄皮材盛殓？你即或不能，也当求求家主赏赐，竟自忍心，如此潦草完事，你也太不孝了！来！”“有！”“拉下去，先打四十大板！”两旁一声答应，将葛寿重责四十，打的满地乱滚。包公又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葛寿道：“今年三十六岁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你母亲多大年纪了？”一句话问的他张口结舌，半天说道：“小人不……不记得了。”包公怒道：“满口胡说！天下那有人子不记得母亲岁数的道理！可见你心中无母，是个忤逆之子。来！”“有！”“拉下去，再打四十大板！”葛寿听了，忙道：“相爷不必动怒，小人实说，实说。”包公道：“讲！”左右公人催促：“快讲！快讲！”

恶奴到了此时，无可如何，只得说道：“回老爷，棺材里那个死人，小人却不认得。只因前日我们侯爷打围回来，在万全山看见一个妇人在那里啼哭，颇有姿色。旁边有个亲信之人，他叫刁三，就在侯爷跟前献勤，说了几句言语，便将那妇人抢到家中，闭于楼上，派了两仆妇劝慰于他。不想后来有个姓范的找他的妻子，也是刁三与侯爷定计，将姓范的请到书房好好看待，又应许给他找寻妻子。”包公便问道：“这刁三现在何处？”葛寿道：“就是那天夜里死的。”包公



道：“想是你与他有仇，将他谋害了。来！”“有！”拉下去打。”葛寿着忙道：“小人不曾害他，是他自己死的。”包公道：“他如何自己死的呢？”葛寿道：“小人索性说了罢。因刁三与我们侯爷定计，将姓范的留在书房，到三更时分，刁三手持利刃，前往书房，杀姓范的去。等到五更未回，我们侯爷又派人去查看，不料刁三自不小心，被门槛子绊了一跤，手中刀正在咽喉穿透而死。我们侯爷便另着家丁一同来到书房，说姓范的无故谋杀家人，一顿乱棍就把他打死了。又用一个旧箱子将尸首装好，趁着天未亮，就抬出去抛于山中了。”包公道：“这妇人如何又死了呢？”葛寿道：“这妇人被仆妇丫鬟劝慰的，却应了。谁知他是假的，眼瞅不见，他就上了吊咧。我们侯爷一想，未能如意，枉自害了三条性命，因用棺木盛好女尸，假说是小人之母，抬往家庙埋葬。这是已往从前之事，小人不敢撒谎。”包公便叫他画了招，所有人犯俱各寄监。惟白氏女身男魂，屈申男身女魂，只得在女牢分监，不准亵渎相戏。又派王朝、马汉前去，带领差役捉拿葛登云，务于明日当堂听审。分派已毕，退了堂，大家也就陆续散去。

此时惟有地方苦头儿最苦，自天亮时整整儿闹了一天，不但挨饿，他又看着两头驴，谁也不理他。此时有人来，他便搭讪着给人道辛苦，问：“相爷退了堂了没有？”那人应道：“退了堂了。”他刚要提那驴子，那人便走了。一连问了多少人，谁也不理他，只急的抓耳挠腮，嗟声叹气。好不容易等着跟四爷的人出来，他便上前央求，跟四爷的人见他可怜，才叫他拉了驴到马号里去。偏偏的花驴又有毛病儿不走，还是跟四爷的人帮着他拉到号中，见了管号的交代明白，就在号里喂养，方叫地方回去，叫他明儿早早来听着，地方千恩万谢而去。



且说包公退堂用了饭，便在书房思索此案，明知是阴错阳差，却想不出如何办理的法子来。包兴见相爷双眉紧蹙，二目频翻，竟自出神，口中嘟哝嘟哝，说道：“阴错阳差，阴错阳差，这怎么办呢？”包兴不由的跪下，道：“此事据小人想来，非到阴阳宝殿查去不可。”包公问道：“这阴阳宝殿在于何处？”包兴道：“在阴司地府。”包公闻听，不由的大怒，断喝一声：“哇！好狗才！为何满口胡说？”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

且说包公听见包兴说在阴司地府，便厉声道：“你这狗才，竟敢胡说！”包兴道：“小人如何敢胡说。只因小人去过，才知道的。”包公问道：“你几时去过？”包兴便将白家堡为游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、后来将此枕当堂呈缴、因相爷在三星镇歇马、小人就偷试此枕、到了阴阳宝殿、说小人冒充星主之名、被神赶了回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包公听了“星主”二字，便想起：“当初审乌盆，后来又在玉宸宫审鬼冤魂，皆称我为星主。如此看来，竟有此意思。”便问：“此枕现在何处？”包兴道：“小人收藏。”连忙退出，不多时，将此枕捧来。包公见封固甚严，便叫：“打开我看。”包兴打开，双手捧至面前。包公细看了一回，仿佛一块朽木，上面有蝌蚪文字，却也不甚分明。包公看了，也不说用，也不说不用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包兴早已心领神会，捧了仙枕，来到里面屋内，将帐钩挂起，把仙枕安放周正，回身出来，又递了一杯茶。包公坐了多时，便立起身来。包兴连忙执灯，引至屋内。包公见帐钩挂起，游仙枕已安放周正，暗暗合了心意，便上床和衣而卧。包兴放下帐子，将灯移出，寂寂无声，在外伺候。

包公虽然安歇，无奈心中有事，再也睡不着，不由翻身



向里。头刚着枕，只觉自己在丹墀之上，见下面有二青衣牵着一匹黑马，鞍辔俱是黑的。忽听青衣说道：“请星主上马。”包公便上了马，一抖丝缰。谁知此马迅速如飞，耳内只听风响。又见所过之地，俱是昏昏惨惨，虽然黑暗，瞧的却又真切。只见前面有座城池，双门紧闭，那马竟奔城门而来。包公心内着急，说是不好，必要碰上。一转瞬间，城门已过，进了个极大的衙门。到了丹墀，那马便不动了。只见有二个红、黑判官迎出来，说道：“星主升堂。”包公便下了马，步上丹墀，见大堂之上有匾，大书“阴阳宝殿”四字，又见公位桌椅等项俱是黑的。包公不暇细看，便入公座。只听红判官道：“星主必是为阴错阳差之事而来。”便递过一本册子。包公打开看时，上面却无一字。才待要问，只见黑判官将册子拿起，翻上数篇，便放在公案之上。包公仔细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着恭恭正正八句粗话，起首云：“原是丑与寅，用了卯与辰。上司多误事，因此错还魂。若要明此事，井中古镜存。临时滴血照，磕破中指痕。”当下包公看了，并无别的字迹。刚若要问，两判官拿了册子而去，那黑马也没有了。

包公一急，忽然惊醒，叫人，包兴连忙移灯近前。包公问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包兴回道：“方交三鼓。”包公道：“取杯茶来。”忽见李才进来，禀道：“公孙主簿求见。”包公便下了床，包兴打帘，来至外面。只见公孙策参见，道：“范生之病，晚生已将他医好。”包公听了，大悦道：“先生用何方医治好的？”公孙回道：“用五木汤。”包公道：“何为五木汤？”公孙道：“用桑、榆、桃、槐、柳五木熬汤，放在浴盆之内，将他搭在盆上趁热烫洗；然后用被盖严，上露着面目，通身见汗为度。他的积痰瘀血化开，心内便觉明白，现在惟有软弱而已。”包公听了，赞道：“先生真妙手奇方



也！即烦先生，好好将他调理便了。”公孙领命、退出。

包兴递上茶来，包公便叫他进内取那面古镜，又叫李才传外班在二堂伺候。包兴将镜取来。包公升了二堂，立刻将屈申并白氏带至二堂。此时包兴已将照胆镜悬挂起来，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，将中指磕破，把血滴在镜上，叫他们自己来照。屈申听了，咬破右手中指，以为不是自己指头，也不心疼，将血滴在镜上。白氏到了此时，也无可如何，只得将左手中指咬破些须，把血也滴在镜上。只见血到镜面，滴溜溜乱转，将云翳俱各赶开，霎时光芒四射，照的二堂之上，人人二目难睁，各各心胆俱冷。包公吩咐男女二人，对镜细看。二人及至看时，一个是上吊，一个是被勒，正是那气堵咽喉、万箭攒心之时，那一番的难受，不觉气闷神昏，登时一齐跌倒。但见宝镜光芒渐收，众人打了个冷战，却仍是古镜一面。包公吩咐将古镜、游仙枕并古今盆，俱各交包兴好好收藏。再看他二人时，屈申动手动脚的，猛然把眼一睁，说道：“好李保呀！你把乐子勒死倒是小事，偷我四百两银子倒是大事，我合你要定咧！”说着话，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，想了多时，忽把自己下巴一摸，欢喜道：“唔！是咧，是咧，这可是我咧！”便向上叩头：“求大人与我判判。银子是四百两呢，不是顽的咧！”此时白氏已然苏醒过来，便觉羞容凄惨。包公吩咐将屈申交与外班房，将白氏交内茶房婆子好生看待。包公退堂，歇息。

至次日清晨起来，先叫包兴：“问问公孙先生，范生可以行动么？”去不多时，公孙便带领范生慢慢而来，到了书房，向前参见，叩谢大人再造之恩。包公连忙拦阻，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看他形容虽然憔悴，却不是先前疯颠之状。包公大喜，吩咐看座。公孙策与范生俱告了坐，略述梗概。又告诉他妻子无恙，只管放心调养，叫他无事时将场内文字



抄录出来：“待本阁具本题奏，保你不失状元就是了。”范生听了，更加欢喜，深深的谢了。包公又嘱咐公孙，好好将他调理。二人辞了包公，出外面去了。

只见王朝、马汉进来，禀道：“葛登云今已拿到。”包公立刻升堂讯问。葛登云仗着势力人情，自己又是侯爷，就是满招了，谅包公也无可如何。他便气昂昂的一一招认，毫无推辞。包公叫他画了招。相爷登时把黑脸沉下来，好不怕人，说一声：“请御刑！”欢乍了王、马、张、赵，早已请示明白了，请到御刑，抖去龙褂，却是虎头铡。此铡乃初次用，想不到拿葛登云开了张了。此时葛贼已经面如土色，后悔不来，竟死于铡下。又换狗头铡，将李保铡了。葛寿定了斩监候；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绞监候；叶道士盗尸，发往陕西延安府充军；屈申、屈良当堂将银领去。因屈申贪便宜换驴，即将他的花驴入官。黑驴伸冤有功，奉官喂养。范生同定白氏玉莲当堂叩射了包公，同白雄一齐到八宝村居住，养息身体，再行听旨。至于范生与儿子相会，白氏与母亲见面，自有一番悲痛欢喜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包公完结此案，次日即具折奏明，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，已请御刑处死。并声明新科状元范仲禹因场后探亲，遭此冤枉，现今病未痊愈，恳恩展限十日，着一体金殿传胪，恩赐琼林筵宴。仁宗天子看了折子，甚是欢喜，深嘉包公秉正除奸，俱各批了依议。又有个夹片，乃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因回籍祭祖，告假两个月，圣上也准了他的假。凡是包公所奏的，圣上无有不依从。真是君正臣良，太平景象。

且说南侠展爷既已告下假来，他便要起身。公孙策等给他饯行，又留住几日，才束装就出了城门，到了幽僻之处，依然改作武生打扮，直奔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而来。到了门



前，刚然击户，听得老仆在内说道：“我这门从无人敲打的。我不欠人家帐目，又不与人通来往，是谁这等敲门呢？”及至将门开放，见了展爷，他又道：“原来大官人回来了。一去就不想回来，也不管家中事体如何，只管叫老奴经理，将来老奴要来不及了，那可怎么样呢？哎哟！又添了浇裹了。又是跟人，又是两匹马，要买去也得一百五六十两银子。连人带牲口，这一天也耗费好些呢。”唠唠叨叨，聒絮不休。南侠也不理他，一来念他是世仆老奴；二来爱他忠义持家；三来他说的句句皆是好话，又难以驳他。只得拿话岔他，说道：“房门可曾开着么？”老仆道：“自官人去后，又无人来，开着门预备谁呢？老奴怕的丢了东西，莫若把他锁上，老奴也好放心。如今官人回来了，说不得书房又要开了。”又向伴当道：“你年轻，腿脚灵便，随我进去取出钥匙，省得我奔奔波波的。”说着话，往里面去了。伴当随进，取出钥匙，开了书房，只见灰尘满案，积土多厚。伴当连忙打扫，安放行囊。

展爷刚然坐下，又见展忠端了一碗热茶来。展爷吩咐伴当接过来，口内说道：“你也歇歇去罢。”原是怕他说话的意思，谁知展忠说道：“老奴不乏。”又说道：“官人也该务些正事了。每日在外闲游，又无日期归来，耽误了多少事体。前月开封府包大人那里打发人来请官人，又是礼物，又是聘金。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，不肯收礼。那人那里肯依，他将礼物放下，他就走了。还有书子一封。”说罢，从怀中掏出，递过去道：“官人看看，作何主意？俗语说的好：‘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’也该奋志才是。”南侠也不答言，接过书来拆开，看了一遍，道：“你如今放心罢，我已然在开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职官了。”展忠道：“官人又来说谎了，做官如何还是这等服色呢？”展爷闻听，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包袱内的



衣服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说，只因我得了官，如今特特的告假回家祭祖。明日预备祭礼，到坟前一拜。”此时伴当已将包袱打开，展忠看了，果有四品武职服色，不觉欢喜非常，笑嘻嘻道：“大官人真个作了官了，待老奴与官人叩喜头。”展爷连忙搀住，道：“你乃是有年纪之人，不要多礼。”展忠道：“官人既然作了官。总以接续香烟为重，从此要早毕婚姻，成家立业要紧。”南侠趁机道：“我也是如此想。前在杭州有个朋友，曾提过门亲事，过了明日，后日我还要往杭州前去联姻呢。”展忠听了，道：“如此甚好，老奴且备办祭礼去了。”他就欢天喜地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便有多少乡亲邻里前来贺喜帮忙，往坟上搬运祭礼。及至展爷换了四品服色，骑了高头大马到坟前，便见男女老少俱是看热闹的乡党。展爷连忙下马步行，伴当接鞭，牵马在后随行。这些人看见展爷衣冠鲜明，像貌雄壮，而且知礼，谁不羡慕，谁不欢喜。

你道如何有许多人呢？只因昨日展忠办祭礼去了，乐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说，遇人便讲，说：“我们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带刀的御前护卫了，如今告假回家祭祖。”因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所以聚集多人。

且说展爷到了坟上，展拜已毕，又细细周围看视了一番，见坟冢树木俱各收拾齐整，益信老仆的忠义持家。留恋多时，方转身乘马回去，便吩咐伴当帮着展忠，张罗这些帮忙乡亲。展爷回家后，又出来与众人道乏。一个个张口结舌，竟有想不出说什么话来的；也有见过世面的，展老爷长、展老爷短，尊敬个不了。展爷在家一天，倒觉的分心劳神，定于次日起身上杭州，叫伴当收拾行李。到第二日，将马扣备停当，又嘱托了义仆一番，出门上马，竟奔杭州而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

且说展爷他那里是为联姻，皆因游过西湖一次，他时刻在念，不能去怀，因此谎言，特为赏玩西湖的景致。这也是他性之所爱。一日，来至杭州，离西湖不远，将从者马匹寄在五柳居，他便慢慢步行至断桥亭上，徘徊瞻眺，真令人心旷神怡。正在畅快之际，忽见那边堤岸上有一老者将衣搂起，把头一蒙，纵身跳入水内。展爷见了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喂哟！不好了，有人投了水了！”自己又不会水，急的他在亭子上搓手跺脚，无法可施。猛然见有一只小小渔舟，犹如弩箭一般，飞也似的赶来，到了老儿落水之处，见个少年渔郎把身体向水中一顺，仿佛把水刺开的一般，虽有声息，却不咕咚。展爷看了，便知此人水势精通，不由的凝眸注视。不多时，见少年渔郎将老者托起身子，浮于水面，荡悠悠竟奔岸边而来。展爷满心欢喜，下了亭子，绕在那边堤岸之上。见少年渔郎将老者两足高高提起，头向下，控出多少水来。展爷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，他细细端详渔郎，见他年纪不过二旬光景，英华满面，气度不凡，心中暗暗称羨。又见少年渔郎将老者扶起，盘上双膝，在对面慢慢唤道：“老丈醒来，老丈醒来！”此时展爷方看老者，见他白发苍髯，形容枯瘦，半日，方哼了一声，又吐了好些清水，“喂哟”了



一声，苏醒过来，微微把眼一睁，道：“你这人好生多事，为何将我救活？我是活不得的人了！”

此时已聚集许多看热闹之人，听老者之言，俱各道：“这老头子竟如此无礼，人家把他救活了，他倒抱怨。”只见渔郎儿并不动气，反笑嘻嘻的道：“老丈不要如此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呢。有什么委屈，何不对小可说明？倘若真不可活，不妨我再把你送下水去。”旁人听了，俱悄悄道：“只怕难罢！你既将他救活，谁又眼睁睁的瞅着，容你把他又淹死呢？”只听老者道：“小老儿姓周名增，原在中天竺开了一座茶楼。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，忽然我铺子门口卧倒一人，是我慈心一动，叫伙计们将他抬至屋中，暖被盖好，又与他热姜汤一碗。他便苏醒过来，自言姓郑名新，父母俱亡，又无兄弟。因家业破落，前来投亲，偏又不遇，一来肚内无食，遭此大雪，故此卧倒。老汉见他说的可怜，便将他留在铺中，慢慢的将养好了。谁知他又会写，又会算，在柜上帮着我办理，颇觉殷勤。也是老汉一时错了主意，老汉有个女儿，就将他招赘为婿，料理买卖颇好。不料去年我女儿死了，又续娶了王家姑娘，就不像先前光景，也还罢了。后来因为收拾门面，郑新便向我说：‘女婿有半子之劳。惟恐将来别人不服，何不将“周”字改个“郑”字，将来也免得人家讹赖。’老汉一想，也可以使得，就将周家茶楼改为郑家茶楼。谁知自改了字号之后，他们便不把我看在眼内了。一来二去，言语中渐渐露出说老汉白吃他们了，他们倒得养活我了，是我赖他们了。一闻此言，便与他分争。无奈他们夫妻二人口出不逊，就以周家卖给郑家为题，说老汉讹了他了。因此老汉气忿不过，在本处仁和县将他告了一状。他又在县内打点通了，反将小老儿打了二十大板，逐出境外。渔哥你想，似此还有个活头儿么？不如死了，在阴司把他再告



下来，出出这口气。”渔郎听罢笑了，道：“老丈，你错打了算盘了。一个人既断了气，如何还能出气呢？再者他有钱使的鬼推磨，难道他阴司就不会打么？依我倒有个主意，莫若活着合他赌气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周老道：“怎么合他赌气呢？”渔郎说：“再开个周家茶楼气气他，岂不好么？”周老者闻听，把眼一瞪，道：“你还是把我推下水去。老汉衣不遮体，食不充饥，如何还能够开茶楼呢？你还是让我死了好。”渔郎笑道：“老丈不要着急。我问你，若要开这茶楼，可要用多少银两呢？”周老道：“纵省俭，也要耗费三百多银子。”渔郎道：“这不打紧。多了不能，这三四百银子，小可还可以巴结的来。”

展爷见渔郎说了此话，不由心中暗暗点头道：“看这渔郎好大口气，竟能如此仗义疏财，真正难得。”连忙上前，对老丈道：“周老丈，你不要狐疑。如今渔哥既说此话，决不食言。你若不信，在下情愿作保，如何？”只见那渔郎将展爷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便道：“老丈，你可曾听见了，这位公子爷，谅也不是谎言的。咱们就定于明日午时，千万千万，在那边断桥亭子上等我，断断不可过了午时。”说话之间，又从腰内掏出五两一锭银子来，托于掌上，道：“老丈，这是银子一锭，你先拿去作为衣食之资。你身上衣服皆湿，难以行走。我那边船上有干净衣服，你且换下来，待等明日午刻，见了银两，再将衣服对换，岂不是好。”周老儿连连称谢不尽。那渔郎回身一点手，将小船唤至岸边，便取衣服，叫周老换了，把湿衣服抛在船上，一拱手道：“老丈请了。千万明日午时，不可错过！”将身一纵，跳上小船，荡荡悠悠，摇向那边去了。周老攥定五两银子，向大众一揖，道：“多承众位看顾，小老儿告别了。”说罢，也就往北去了。



展爷悄悄跟在后面，见无人时，便叫道：“老丈明日午时，断断不可失信。倘那渔哥无银时，有我一面承管，准准的叫你重开茶楼便了。”周老回身作谢，道：“多承公子爷的错爱，明日小老儿再不敢失信的。”展爷道：“这便才是。请了！”急回身，竟奔五柳居而来，见了从人，叫他连马匹俱各回店安歇：“我因遇见知己邀请，今日不回去了。你明日午时在断桥亭接我。”从人连声答应。

展爷回身，直往中天竺，租下客寓，问明郑家楼，便去踏看门户路径。走不多路，但见楼房高耸，茶幌飘扬。来至切近，见匾额上字，一边是“兴隆斋”，一边是“郑家楼”。展爷便进了茶铺，只见柜堂竹椅上坐着一人，头戴折巾，身穿华氅，一手扶住磕膝，一手搭在柜上。又往脸上一看，却是形容瘦弱，尖嘴缩腮，一对眯缝眼，两个扎煞耳朵。他见展爷瞧他，他便连忙站起执手，道：“爷上欲吃茶，或请登楼，又清静，又豁亮。”展爷一执手，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便手扶栏杆，慢登楼梯，来至楼上一望，见一溜五间楼房，甚是宽敞，拣了座儿坐下。

茶博士过来，用代手擦抹桌面，且不问茶问酒，先向那边端了一个方盘，上面蒙着纱罩。打开看时，却是四碟小巧茶果，四碟精致小菜，极其齐整干净。安放已毕，方问道：“爷是吃茶？是饮酒？还是会客呢？”展爷道：“却不会客，是我要吃杯茶。”茶博士闻听，向那边摘下个水牌来，递给展爷道：“请爷吩咐，吃什么茶？”展爷接过水牌，且不点茶名，先问茶博士何名。茶博士道：“小人名字，无非是‘三槐’‘四槐’，若遇客官喜欢，‘七槐’‘八槐’都使得。”展爷道：“少了不好，多了不好，我就叫你‘六槐’罢。”茶博士道：“‘六槐’极好，是最合乎中的。”展爷又问道：“你东家姓什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姓郑。爷没看见门上匾额么？”展



爷道：“我听见说，此楼原是姓周，为何姓郑呢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以先原是周家的，后来给了郑家了。”展爷道：“我听见说，周、郑二姓还是亲戚呢。”茶博士道：“爷上知道底细。他们是翁婿，只因周家的姑娘没了，如今又续娶了。”展爷道：“续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何曾不是呢。”展爷道：“想是续娶的姑娘不好，但凡好么，如何他们翁婿会在仁和县打官司呢？”茶博士听至此，却不答言，惟有瞅着展爷而已。又听展爷道：“你们东家住于何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就在这后面五间楼上。此楼原是钩连搭十间，在当中隔开。这面五间作客座，那面五间作住房，差不多的都知道离住房很近，承赐顾者到了楼上，皆不肯胡言乱道的。”展爷道：“这原是理当谨言的。但不知他家内还有何人？”茶博士暗想道：“此位是吃茶来咧？还是私访来咧？”只得答道：“家中并无多人，惟有东家夫妻二人，还有个小丫鬟。”展爷道：“方才进门时，见柜前竹椅儿上坐的那人，就是你们东家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展爷道：“我看他满面红光，准要发财。”茶博士道：“多谢老爷吉言。”展爷方看水牌，点了雨前茶。茶博士接过水牌，仍挂在原处。

方待下楼去泡一壶雨前茶来，忽听楼梯响处，又上来一位武生公子，衣服鲜艳，相貌英华，在那边拣一座，却与展爷斜对。茶博士不敢怠慢，显机灵，露熟识，便上前擦抹桌子，道：“公子爷一向总没来，想是公忙。”只听那武生道：“我却无事，此楼我是初次才来。”茶博士见言语有些不相合，也不言语，便向那边也端了一方盘，也用纱罩儿蒙着，依旧是八碟，安放妥当。那武生道：“我茶酒尚未用着，你先弄这个做什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是小人一点敬意。公子爷爱用不用，休要介怀。请问公子爷是吃茶？是饮酒？还是会客呢？”那武生道：“且自吃杯茶，我是不会客的。”茶博士



便向那边摘下水牌来，递将过去。忽听下边说道：“雨前茶泡好了。”茶博士道：“公子爷先请看水牌，小人与那位取茶去。”转身不多时，擎了一壶茶，一个盅子，拿至展爷那边，又应酬了几句。回身又仍到武生桌前，问道：“公子爷吃什么茶？”那武生道：“雨前罢。”茶博士便吆喝道：“再泡一壶雨前来！”

刚要下楼，只听那武生唤道：“你这里来！”茶博士连忙上前，问道：“公子爷有什么吩咐？”那武生道：“我还没问你贵姓？”茶博士道：“承公子爷一问，足已够了，如何耽的起‘贵’字？小人姓李。”武生道：“大号呢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小人岂敢称大号呢，无非是‘三槐’，‘四槐’，或‘七槐’，‘八槐’，爷们随意呼唤便了。”那武生道：“多了不可，少了也不妥，莫若就叫你‘六槐’罢。”茶博士道：“‘六槐’就是‘六槐’，总要公子爷合心。”说着话，他却回头望了望展爷。

又听那武生道：“你们东家原先不是姓周么？为何又改姓郑呢？”茶博士听了，心中纳闷道：“怎么今日这二位吃茶，全是问这些的呢？”他先望了望展爷，方对武生说道：“本是周家的，如今给了郑家了。”那武生道：“周、郑两家原是亲戚，不拘谁给谁都使得。大约续娶的这位姑娘有些不好罢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公子爷如何知道这等详细？”那武生道：“我是测度。若是好的，他翁婿如何会打官司呢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是公子爷的明鉴。”口中虽如此说，他却望了望展爷。那武生道：“你们东家住在那里？”茶博士暗道：“怪事！我莫若告诉他，省得再问。”便将后面还有五间楼房、并家中无有多人、只有一个丫鬟，合盘的全说出来，说完了，他却望了望展爷。那武生道：“方才我进门时，见你们东家满面红光，准要发财。”茶博士听了此言，更觉诧异，只得含



糊答应，搭讪着下楼取茶。他却回头，狠狠的望了望展爷。
未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

且说那边展爷自从那武生一上楼时，看去便觉熟识。后又听他与茶博士说了许多话，恰与自己问答的一一相对。细听声音，再看面庞，恰就是救周老的渔郎，心中踌躇道：“他既是武生，为何又是渔郎呢？”一壁思想，一壁擎杯，不觉出神，独自呆呆的看着那武生。忽见那武生立起，向着展爷一拱手，道：“尊兄请了。”展爷连忙放下茶杯，答礼道：“兄台请了。若不弃嫌，何不屈驾这边一叙？”那武生道：“既承雅爱，敢不领教。”于是过来，彼此一揖。展爷将前首座儿让与武生坐了，自己在对面相陪。

此时茶博士将茶取过来，见二人坐在一处，方才明白他两个敢是一路同来的，怨不得问的话语相同呢！笑嘻嘻将一壶雨前茶、一个茶杯也放在那边。那边八碟儿外敬，算他白安放了。刚然放下茶壶，只听武生道：“六槐，你将茶且放过一边。我们要上好的酒，拿两角来。菜蔬不必吩咐，只要应时配口的，拿来就是了。”六槐连忙答应，下楼去了。

那武生便问展爷道：“尊兄贵姓？仙乡何处？”展爷道：“小弟常州府武进县姓展名昭，字熊飞。”那武生道：“莫非新升四品带刀护卫、钦赐‘御猫’、人称南侠展老爷么？”展爷道：“惶恐，惶恐。岂敢，岂敢。请问兄台贵姓？”那武生



道：“小弟松江府茉花村，姓丁名兆蕙。”展爷惊讶道：“莫非令兄名兆兰，人称为双侠丁二官人么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，贱名何足挂齿。”展爷道：“久仰尊昆仲名誉，屡欲拜访。不意今日邂逅，实为万幸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家兄时常思念吾兄，原要上常州地面，未得其便。后来又听得吾兄荣升，因此不敢仰攀，不料今日在此幸遇，实慰渴想。”展爷道：“兄台再休提那封职，小弟其实不愿意。似乎你我弟兄疏散惯了，寻山觅水，何等的潇洒。今一旦为官羁绊，反觉心中不能畅快，实实出于不得已也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。吾兄何出此言？莫非言与心违么？”展爷道：“小弟从不撒谎。其中若非关碍着包相爷一番情意，弟早已的挂冠远隐了。”说至此，茶博士将酒馔俱已摆上。丁二爷提壶斟酒，展爷回敬，彼此略为谦逊，饮酒畅叙。展爷便问：“丁二兄，如何有渔郎装束？”丁二爷笑道：“小弟奉母命上灵隐寺进香，行至湖畔，见此名山，对此名泉，一时技痒，因此改扮了渔郎。原为遣兴作耍，无意中救了周老，也是机缘凑巧。兄台休要见笑。”正说之间，忽见有个小童上得楼来，便道：“小人打量二官人必是在此，果然就在此间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你来作什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方才大官人打发人来请二官人早些回去，现有书信一封。”丁二爷接过来看了，道：“你回去告诉他说，我明日即回去。”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叫他暂且等等罢。”展爷见他有事，连忙道：“吾兄有事，何不请去。难道以小弟当外人看待么？”丁二爷道：“其实也无什么事。既如此，暂告别。请吾兄明日午刻，千万到桥亭一会。”展爷道：“谨当从命。”丁二爷便将六槐叫过来，道：“我们用了多少，俱在柜上算帐。”展爷也不谦逊，当面就作谢了。丁二爷执手告别，下楼去了。

展爷自己又独酌了一会，方慢慢下楼，在左近处找了寓



所。歇至二更以后，他也不用夜行衣，就将衣襟拽了一拽，袖子卷了一卷，佩了宝剑，悄悄出寓所，至郑家后楼，见有墙角纵身上去。绕至楼边，又一跃到了楼檐之下，见窗上灯光有妇人影儿，又听杯箸声音。忽听妇人问道：“你请官人，如何不来呢？”丫鬟道：“官人与茶行兑银两呢，兑完了也就来了。”又停一会，妇人道：“你再去看看，天已三更，如何还不来呢？”丫鬟答应下楼。猛又听得楼梯乱响，只听有人唠叨道：“没有银子，要银子。及至有了银子，他又说夤夜之间难拿，暂且寄存，明日再拿罢。可恶的狠！上上下下，叫人费事。”说着话，只听“唧叮咕咚”一阵响，是将银子放在桌子上的光景。

展爷便临窗牖偷看，见此人果是白昼在竹椅上坐的那人；又见桌上堆定八封银子，俱是西纸包妥，上面影影绰绰有花押。只见郑新一壁说话，一壁开那边的假门儿，口内说道：“我是为交易买卖。娘子又叫丫鬟屡次请我，不知有什么紧要事？”手中却一封一封将银收入桌子下面，仍将假门儿扣好。只听妇人道：“我因想起一宗事来，故此请你。”郑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妇人道：“就是为那老厌物，虽则逐出境外，我细想来，他既敢在县里告下你来，就保不住他在别处告你，或府里，或京控，俱是不免的。那时怎么好呢？郑新听了，半晌叹道：“若论当初，原受过他的大恩。如今将他闹到这步田地，我也就对不过我那亡妻了。”说至此，声音却甚惨切。展爷在窗外听，暗道：“这小子尚有良心。”忽听有摔筷箸、墩酒杯之声。再细听时，又有抽抽噎噎之音，敢则是妇人哭了。只听郑新说道：“娘子不要生气，我不过是那么说。”妇人道：“你既惦记着前妻，就不该叫他死呀，也不该又把我娶过来呀！”郑新道：“这原是因话提话，人已死了，我还惦记作什么？再者他要紧，你要紧呢？”说着话，



便凑过妇人那边去，央告道：“娘子，是我的不是，你不要生气。明日再设法出脱那老灰物便了。”又叫丫鬟烫酒：“与你奶奶换酒。”一路紧央告，那妇人方不哭了。

且说丫鬟奉命温酒，刚然下楼，忽听“噯哟”一声，转身就跑上楼来，只唬得他张口结舌，惊慌失措。郑新一见，便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样了？”丫鬟喘吁吁，方说道：“了……了不得，楼……楼底下火……火球儿乱……乱滚。”妇人听了，便接言道：“这也犯的上唬得这个样儿。这别是财罢？想来是那老灰物攒下的私蓄，埋藏在那里罢。我们何不下去瞧瞧，记明白了地方儿，明日慢慢的再刨。”一席话说的郑新贪心顿起，忙叫丫鬟点灯笼。丫鬟他却不敢下楼取灯笼，就在蜡台上见有个蜡头儿，在灯上对着，手里拿着，在前引路。妇人后面跟着，郑新也随在后，同下楼来。

此时窗外展爷满心欢喜，暗道：“我何不趁此时撬窗而入，偷取他的银两呢？”刚要抽剑，忽见灯光一晃，却是个人影儿，连忙从窗牖孔中一望，只乐了个事不有余。原来不是别人，却是救周老儿的渔郎到了。暗暗笑道：“敢则他也是向这里挪借来了，只是他不知放银之处，这却如何能告诉他呢？”心中正自思想，眼睛却往里留神。只见丁二爷也不东瞧西望，他竟奔假门而来。将手一按，门已开放，只见他一封一封往怀里就揣。屋里在那里揣，展爷在外头记数儿，见他一连揣了九次，仍将假门儿关上。展爷心中暗想：“银子是八封，他却揣了九次，不知那一包是什么？”正自揣度，忽听楼梯一阵乱响，有人抱怨道：“小孩子家看不真切，就这末大惊小怪的。”正是郑新夫妇，同着丫鬟上楼来了。

展爷在窗外，不由的暗暗着急道：“他们将楼门堵住，我这朋友，他却如何脱身呢？他若是持刀威吓，那就不是侠客的行为了。”忽然眼前一黑，再一看时，屋内已将灯吹灭



了。展爷大喜，暗暗称妙。忽听郑新“啵哟”道：“怎么楼上灯也灭了。你又把蜡头儿掷了，灯笼也忘了捡起来，这还得下楼取火去。”展爷在外听的明白，暗想：“丁二官人真好灵机，就借着灭灯他就走了，真正的爽快。”忽又自己笑道：“银两业已到手，我还在此做什么”难道人家偷驴，我还等着拔橛儿不成？”将身一顺，早已跳下楼来，复又上了墙角，落在外面，暗暗回到下处。真是“神安梦稳”，已然睡去了。

再说郑新叫丫鬟取了火来一看，槁子门仿佛有人开了，自己过去开了一看，里面的银子一封也没有了，忙嚷道：“有了贼了！”他妻子便问：“银子失了么？”郑新道：“不但才拿来的八封不见了，连旧存的那一包二十两银子也不见了。”夫妻二人又下楼寻找了一番，那里有个人影儿！两口子就只齐声叫苦。这且不言。

展熊飞直睡至次日红日东升，方才起来梳洗，就在客寓吃了早饭，方慢慢往断桥亭来。刚至亭上，只见周老儿坐在栏杆上打盹儿呢。展爷悄悄过去，将他扶住了，方唤道：“老丈醒来，老丈醒来！”周老猛然惊醒，见是展爷，连忙道：“公子爷来了。老汉久等多时了。”展爷道：“那渔哥还没来么？”周老道：“尚未来呢。”展爷暗忖道：“看他来时，是何光景？”正犯想间，只见丁二爷带着仆从二人，竟奔亭上而来。展爷道：“送银子的来了。”周老儿看时，却不是渔郎，也是一位武生公子。及至来到切近，细细看时，谁说不是渔郎呢。周老者怔了一怔，方才见礼。丁二爷道：“展兄早来了么？真信人也！”又对周老道：“老丈，银子已有在此。不知你可有地基么？”周老道：“有地基，就在郑家楼前一箭之地，有座书画楼，乃是小老儿相好孟先生的。因他年老力衰，将买卖收了，临别时就将此楼托付我了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可有帮手么？”周老道：“有帮手，就是我



的外甥乌小乙。当初原是与我对应茶楼，后因郑新改了字号，就把他撵了。”丁二爷道：“既如此，这茶楼是开定了。这口气也是要赌准了。如今我将我的仆人留下，帮着与你料理一切事体。此人是极可靠的。”说罢，叫小童将包袱打开。展爷在旁细细留神。

不知改换的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

且说丁二爷叫小童打开包袱，仔细一看，却不是西纸，全换了桑皮纸，而且大小不同，仍旧是八包。丁二爷道：“此八包分两不同，有轻有重，通共是四百二十两。”展爷方明白，晚间揣了九次，原来是饶了二十两来。周老儿欢喜非常，千恩万谢。丁二爷道：“若有人问你银子从何而来，你就说镇守雄关总兵之子丁兆蕙给的，在松江府茉花村居住。”展爷也道：“老丈，若有人问谁是保人，你就说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姓展名昭的保人。”周老一一记了，又将昨日丁二爷给的那一锭银子拿出来，双手捧与丁二爷道：“这是昨日公子爷所赐，小老儿尚未敢动，今日奉还。”丁二爷笑道：“我晓得你的意思了。昨日我原是渔家打扮，给你银两，你恐使了被我讹诈。你如今放心罢，既然给你银两，再没有又收回来的道理。就是这四百多两银子，也不合你要利息。若日后有事到了你这里，只要好好的预备一碗香茶，那便是利息了。”周老儿连声应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丁二爷又叫小童将昨日的渔船唤了来，将周老的衣服业已洗净晒干，叫他将渔衣换了。又赏了渔船上二两银子，就叫仆人帮着周老儿拿着银两，随去料理。周老儿便要跪倒叩头，丁二爷与展爷连忙搀起，又嘱咐道：“倘若茶楼开了之后，再不要粗心改换



字号。”周老儿连说：“再不改了，再不改了！”随着仆人，欢欢喜喜而去。

此时展爷从人已到，拉着马匹，在一边伺候。丁二爷问道：“那是展兄的尊骑么？”展爷道：“正是。”丁二爷道：“昨日家兄遣人来唤小弟。小弟叫来人带信回禀家兄，说与吾兄巧遇。家兄欲见吾兄，如渴想浆。弟要敦请展兄到敝庄盘桓几日，不知肯光顾否？”展爷想了一想：“自己原是无事，况假满尚有日期，趁此何不会知己，也是快事。”便道：“小弟久已要到宝庄奉谒，未得其便。今既承雅爱，敢不从命。”便叫过从人来，告诉道：“我上松江府茉花村丁大员外、丁二员外那里去了。我们乘舟，你将马匹俱各带回家去罢。不过五六日，我也就回家了。”从人连连答应，刚要转身，展爷又唤住，悄悄的道：“展忠问时，你就说为联姻之事去了。”从者奉命，拉着马匹，各自回去，不提。

且说展爷与丁二爷带领小童，一同登舟，竟奔松江府，水路极近。丁二爷乘舟惯了，不甚理会；惟有展爷今日坐在船上，玩赏沿途景致，不觉的神清气爽，快乐非常，与丁二爷说说笑笑，情投意合。彼此方叙明年庚，丁二爷小，展爷大两岁，便以大哥呼之，展爷便称丁二爷为贤弟。因叙话间，又提起周老儿一事，展爷问道：“贤弟奉伯母之命，前来进香，如何带许多银两呢？”丁二爷道：“原是要买办东西的。”展爷道：“如今将此银赠了周老，又拿什么买办东西呢？”丁二爷道：“弟虽不才，还可以借得出来。”展爷笑道：“借得出来更好，他若不借，必然将灯吹灭，便可借来。”丁二爷听了，不觉诧异道：“展大哥，此话怎讲？”展爷笑道：“莫道人行早，还有早行人。”便将昨晚之事说明，二人鼓掌大笑。

说话间，舟已停泊，搭了跳板，二人弃舟登岸。丁二爷



叫小童先由捷径送信，他却陪定展爷慢慢而行。展爷见一条路径俱是三合土叠成，一半是天然，一半是人工，平平坦坦，干干净净，两边皆是密林，树木丛杂，中间单有引路树。树下各有一人，俱是浓眉大眼，阔腰厚背，头上无网巾，发挽高绺，戴定芦苇编的圈儿，身上各穿着背心，赤着双膊，青筋暴露，抄手而立，却赤着双足；也有穿着草鞋的，俱将裤腿卷在膝盖之上，不言不语。一对树下有两个人。展爷往那边一望，一对一对的实在不少，心中纳闷，便问丁二爷道：“贤弟，这些人俱是做什么的？”丁二爷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，只因江中有船五百余只，每每的械斗伤人。因在江中芦花荡分为交界，每边各管船二百余只，十船一小头目，百船一大头目，又各有一总首领。奉府内明文，芦花荡这边俱是我弟兄二人掌管。除了府内的官用鱼虾，其下定行市开秤，惟我弟兄命令是从。这些人俱是头目，特来站班朝面的。”展爷听罢，点了点头。

走过土基的树林，又有一片青石鱼鳞路，方是庄门。只见广梁大门，左右站立多少庄丁伴当。台阶之上，当中立着一人，后面又围随着多少小童执事之人。展爷临近，见那人降阶迎将上来，倒把展爷唬了一跳。原来兆兰弟兄乃是同胞双生，兆兰比兆蕙大一个时辰，因此面貌相同。从小儿兆蕙就淘气，庄前有卖吃食的来，他吃了不给钱，抽身就走。少时卖吃食的等急了，在门前乱嚷，他便同哥哥兆兰一齐出来，叫卖吃食的厮认。那卖吃食的竟会分不出来是谁吃的。再不然，他兄弟二人倒替着吃了，也竟分不出是谁多吃，是谁少吃。必须卖吃的着急央告，他二人方把钱文付给，以博一笑而已。如今展爷若非与丁二官人同来，也竟分不出是大爷来。

彼此相见，欢喜非常，携手刚至门前，展爷便从腰间把



宝剑摘下来，递给旁边一个小童。一来初到友家，不当腰悬宝剑；二来又知丁家弟兄有老伯母在堂，不宜携带利刃。这是展爷细心处。三个人来至待客厅上，彼此又从新见礼。展爷与丁母太君请安。丁二爷正要进内请安去，便道：“大哥暂且请坐，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前禀明。”说罢，进内去了。厅上丁大爷相陪，又嘱咐预备洗面水，烹茗献茶，彼此畅谈。丁二爷进内，有二刻的工夫，方才出来说：“家母先叫小弟问大哥好。让大哥歇息歇息，少时还要见面呢。”展爷连忙立起身来，恭敬答应。只见丁二爷改了面皮，不似路上的光景，嘻嘻笑笑，又是顽戏，又是刻薄，竟自放肆起来。展爷以为他到了家，在哥哥的面前娇痴惯了，也不介意。

丁二爷便问展爷道：“可是呀，大哥，包公待你甚厚，听说你救过他多少次，是怎么件事情呀？小弟要领教，何不对我说呢！”展爷道：“其实也无要紧。”便将金龙寺遇凶僧、土龙岗逢劫夺、天昌镇拿刺客以及庞太师花园冲破邪魔之事，滔滔说了一回，言：“此事皆是你我行侠之人当作之事，不足挂齿。”二爷道：“也倒有趣，听着怪热闹的。”又问道：“大哥又如何面君呢？听说耀武楼试三绝技，敕赐‘御猫’的外号儿，这又是什么事情呢？”展爷道：“此事便是包相爷的情面了。”又说包公如何递折，圣上如何见面：“至于演试武艺，言之实觉可愧。无奈皇恩浩荡，赏了‘御猫’二字，又加封四品之职。原是个潇洒的身子，如今倒弄的被官拘束住了。”二爷道：“大哥休出此言。想来是你的本事过的去，不然圣上如何加恩呢？大哥提舞剑，请宝剑一观。”展爷道：“方才交付盛价了。”丁二爷回首道：“你们谁接了展老爷的剑了？拿来我看。”只见一个小童将宝剑捧过来呈上。二爷接过来，先瞧了瞧剑鞘，然后拢住剑靶，将剑抽出，隐隐有钟磬之音，连说：“好剑，好剑！但不知此剑



何名？”展爷暗道：“看他这半天，言语嘻笑于我，我何不叫他认认此宝，试试他的目力如何。”便道：“此剑乃先父手泽，劣兄虽然佩带，却不知是何名色，正要在贤弟跟前领教。”二爷暗道：“这是难我来了，倒要细细看看。”瞧了一会，道：“据小弟看，此剑仿佛是‘巨阙’。”说罢，递与展爷，展爷暗暗称奇道：“真好眼力！不愧他是将门之子。”便道：“贤弟说是‘巨阙’，想来是‘巨阙’无疑了。”便要的剑入鞘。二爷道：“好哥哥，方才听说舞剑，弟不胜钦仰。大哥何不试舞一番，小弟也长长学问。”展爷是断断不肯，二爷是苦苦相求。丁大爷在旁，却不拦当，止于说道：“二弟不必太忙，让大哥喝盅酒助助兴，再舞不迟。”说罢，吩咐道：“快摆酒来！”左右连声答应。

展爷见此光景不得不舞，再要推托，便是小家气了。只得站起身来，将袍襟掖了一掖，袖子挽了一挽，说道：“劣兄剑法疏略，不到之处，望祈二位贤弟指教为幸。”大爷、二爷连说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一齐出了大厅，在月台之上，展爷便舞起剑来。丁大爷在那边恭恭敬敬，留神细看。丁二爷却靠着厅柱，跔着脚儿观瞧，见舞到妙处，他便连声叫“好”。展爷舞了多时，煞住脚步，道：“献丑，献丑！二位贤弟看着如何？”丁大爷连声道好称妙。二爷道：“大哥剑法虽好，惜乎此剑有些押手。弟有一剑，管保合式。”说罢，便叫过一个童来，密密吩咐数语。小童去了。

此时丁大爷已将展爷让进厅来。见桌前摆列酒肴，丁大爷便执壶斟酒，将展爷让至上面，弟兄左右相陪，刚饮了几杯，只见小童从后面捧了剑来。二爷接过来，“噌”一声，将剑抽出，便递与展爷，道：“大哥请看，此剑也是先父遗留，弟等不知是何名色。请大哥看看，弟等领教。”展爷暗道：“丁二真正淘气，立刻他就报仇，也来难我了，倒要看



看。”接过来，弹了弹，颠了颠，便道：“好剑！此乃‘湛卢’也。未知是与不是？”丁二爷道：“大哥所言不差。但不知此剑舞起来，又当何如？大哥尚肯赐教么？”展爷却瞧了瞧了大爷，意思叫他拦阻。谁知大爷乃是个老实人，便道：“大哥不要忙，先请饮酒助助兴，再舞未迟。”展爷听了，道：“莫若舞完了，再饮罢。”出了席，来至月台，又舞一回。丁二爷接过来，道：“此剑大哥舞着，吃力么？”展爷满心不乐，答道：“此剑比劣兄的轻多了。”二爷道：“大哥休要多言，轻剑即是轻人。此剑却另有个主儿，只怕大哥惹他不起！”一句话激恼了南侠，便道：“老弟，你休要害怕。任凭是谁的，自有劣兄一面承管，怕他怎的？你且说出这个主儿来！”二爷道：“大哥悄言，此剑乃小妹的。”展爷听了，瞅了二爷一眼，便不言语了。大爷连忙递酒。

忽见丫鬟出来，说道：“太君来了。”展爷闻听，连忙出席，整衣向前参拜，丁母略略谦逊，便以子侄礼见毕。丁母坐下，展爷将座位往侧座挪了一挪，也就告坐坐了。此时丁母又细细留神，将展爷相看了一番，比屏后看的更真切了。见展爷一表人材，不觉满心欢喜，开口便以贤侄相称。这却是二爷与丁母商酌明白的：若老太太看了中意，就呼为贤侄；倘若不愿意，便以贵客呼之。再者男婚女配两下愿意，也须暗暗通个消息，妹子愿意方好。二爷见母亲称呼展爷为贤侄，就知老太太是愿意了。他便悄悄儿溜出，竟往小姐绣户而来。

未知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老鼠夺鱼甘陪罪

且说丁二爷到了院中，丫鬟抱着花瓶，换水插花。见了二爷进来，丫鬟扬声道：“二官人进来了。”屋内月华小姐答言：“请二哥哥屋内坐。”丁二爷掀起绣帘，来至屋内，见小姐正在炕上弄针黹呢。二爷问道：“妹子做什么活计？”小姐说：“锁镜边上头口儿呢。二哥，前厅有客，你怎么进了里面来了呢？”丁二爷佯问道：“妹子如何知道前厅有客呢？”月华道：“方才取剑，说有客要领教，故此方知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再休提剑！只因这人乃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姓展名昭，表字熊飞，人皆称他为南侠，如今现作皇家四品带刀的护卫。哥哥久已知道此人，但未会面。今日见了，果然好人品，好相貌，好本事，好武艺。未免才高必狂，艺高必傲，竟将咱们家的湛卢剑贬的不成样子。哥哥说此剑是另有个主儿的，他问是谁，哥哥就告诉他是妹子的，他便鼻孔里一笑道：‘一个闺中弱秀，焉有本领。’”月华听至此，把脸一红，眉头一皱，便将活计放下了。丁二爷暗说：“有因，待我再激他一激。”又说道：“我就说：‘我们将门中岂无虎女？’他就说：‘虽是这么说哟，未必有真本领。’妹子，你真有胆量，何不与他较量较量呢？倘若胆怯，也只好由他说去罢。现在老太太也在厅上，故此我来对妹妹说说。”小姐听毕，



怒容满面道：“既如此，二哥先请，小妹随后就到。”

二爷得了这个口气，便急忙来到前厅，在丁母耳边悄悄说道：“妹子要与展哥比武。”话刚说完，只见丫鬟报道：“小姐到。”丁母便叫过来与展爷见礼。展爷心中纳闷道：“功勋世胄，如此家风。”只得立起身来一揖，小姐还了万福，展爷见小姐庄静秀美，却是一脸的怒气。又见丁二爷转身过来，悄悄的道：“大哥，都是你褒贬人家剑，如今小妹出来，不依来了。”展爷道：“岂有此理？”二爷道：“什么理不理的，我们将门虎子，焉有怕见人的理呢！”展爷听了，便觉不悦。丁二爷却又到小姐身后，悄悄道：“展大哥要与小妹较量呢。”小姐点头首肯，二爷又转到展爷身后，道：“小妹要请教大哥的武艺呢。”展爷此时更不耐烦了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劣兄奉陪就是了。”

谁知此时，小姐已脱去外面衣服，穿着绣花大红小袄，系定素罗百折单裙，头罩五色绦帕，更显得妩媚娉婷。丁二爷已然回禀丁母，说：“不过是虚耍假试，请母亲在廊下观看。”先挪出一张圈椅，丁母坐下。月华小姐怀抱宝剑，抢在东边上首站定。展爷此时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勉强掖袍挽袖。二爷捧过宝剑，展爷接过，只得在西边下首站了，说了一声“请”，便各拉开架势。兆兰、兆惠在丁母背后站立。才对了不多几个回合，丁母便道：“算了罢，剑对剑俱是锋芒，不是顽的。”二爷道：“母亲放心，且再看看，不妨事的。”只见他二人比并多时，不分胜负。展爷先前不过搪塞虚架，后见小姐颇有门路，不由暗暗夸奖，反倒高兴起来，凡有不到之处俱各点到，点到却又抽回，来来往往。忽见展爷用了个垂花势，斜刺里将剑递进，即便抽回，就随着剑尖滴溜溜落下一物。又见小姐用了个风吹败叶势，展爷忙把头一低，将剑躲过。才要转身，不想小姐一翻玉腕，又使了个



推窗捧月势，将展爷的头巾削落。南侠一伏身跳出圈外，声言：“我输了，我输了！”丁二爷过来，拾起头巾，掸去尘土。丁大爷过来，捡起先落的物一看，却是小姐耳上之环，便上前对展爷道：“是小妹输了，休要见怪。”二爷将头巾交过。展爷挽发整巾，连声赞道：“令妹真好剑法也！”丁母差丫鬟即请展爷进厅。小姐自往后边去了。

丁母对展爷道：“此女乃老身侄女，自叔叔婶婶亡后，老身视如亲生儿女一般。久已闻贤侄名望，就欲联姻，未得其便。不意贤侄今日降临寒舍，实乃彩丝系足，美满良缘。又知贤侄此处并无亲眷，又请谁来相看，必要推诿，故此将小女激诱出来比剑，彼此一会，令贤侄放心。非是我世胄人家毫无规范也。”丁大爷也过来道：“非是小弟在旁不肯拦阻，皆因弟与家母已有定算，故此多有褻渎。”丁二爷亦陪罪道：“全是小弟之过。惟恐吾兄推诿，故用此诡计诓哄仁兄，望乞恕罪。”展爷到此时方才明白。也是姻缘，更不推辞，慨然允许。便拜了丁母，又与兆兰、兆蕙彼此拜了，就将巨阙、湛卢二剑彼此换了，作为定礼。

二爷手托耳环，提了宝剑，一直来到小姐的卧室。小姐正自纳闷：“我的耳环何时削去，竟不知道，也就险的很呢。”忽见二爷笑嘻嘻的手托耳环，道：“妹子，耳环在这里。”掷在一边，又笑道：“湛卢剑也被人家留下了。”小姐才待发话，二爷连忙说道：“这都是太太的主意，妹子休要问我，少时问太太便知。大约妹子是大喜了。”说完放下剑，笑嘻嘻的就跑了。小姐心下明白，也就不言语了。

丁二爷来至前厅，此时丁母已然回后去了。他三人从新入座，彼此说明，仍论旧交，不论新亲。大爷、二爷仍呼展爷为兄，脱了俗套，更觉亲热。饮酒吃饭，对坐闲谈。不觉展爷在茉花村住了三日，就要告别。丁氏昆仲那里肯放，展



爷再三要行，丁二爷说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弟等在望海台设一席。你我弟兄赏玩江景，畅叙一日。后日大哥再去如何？”展爷应允。

到了次日早饭后，三人出了庄门，往西走了有一里之遥，弯弯曲曲，绕到土岭之上，乃是极高的所在，便是丁家庄的后背。上面盖了高台五间，甚是宽阔。遥望江面一带，水势茫茫，犹如雪练一般。再看船只往来，络绎不绝。郎舅三人观望江景，实实畅怀。不多时，摆上酒肴，慢慢消饮。正在快乐之际，只见来一渔人在丁大爷旁边悄语数言。大爷吩咐：“告诉头目办去罢。”丁二爷也不理会，展爷更难细问，仍然饮酒。迟不多时，又见来一渔人，甚是慌张，向大爷说了几句。此次二爷却留神，听了一半就道：“这还了得！若要如此，以后还有个规矩么？”对那渔人道：“你把他叫来，我瞧瞧！”

展爷见此光景，似乎有事，方问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为着何事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我这松江的渔船原分两处，以芦花荡为界。荡南有一个陷空岛，岛内有一个卢家庄。当初有卢太公在日，乐善好施，家中巨富。待至生了卢方，此人和睦乡党，人人钦敬，因他有爬杆之能，大家送了他个绰号，叫做钻天鼠。他却结了四个朋友，共成五义：大爷就是卢方。二爷乃黄州人，名叫韩彰，是个行伍出身，会做地沟地雷，因此他的绰号儿叫做彻地鼠。三爷乃山西人，名叫徐庆，是个铁匠出身，能探山中十八孔，因此绰号叫穿山鼠。至于四爷，身材瘦小，形如病夫，为人机巧伶俐，智谋甚好，是个大客商出身，乃金陵人，姓蒋名平，字泽长，能在水中居住，开目视物，绰号人称翻江鼠。惟有五爷少年华美，气宇不凡，为人阴险狠毒，却好行侠作义，就是太行事毒短，是个武生员，金华人氏，姓白名玉堂；因他形容秀美，文武双



全，人呼他绰号为锦毛鼠。”展爷听说白玉堂，便道：“此人我却认得，愚兄正要访他。”丁二爷问道：“大哥如何认的他呢？”展爷便将苗家集之事，述说一回。

正说时，只见来了一伙渔户。其中有一人怒目横眉，伸出掌来，说道：“二位员外看见了，他们过来抢鱼，咱们拦阻，他就拒捕起来了。抢了鱼不算，还把我削去四指，光光的剩了一个大拇指头。这才是好朋友呢！”丁大爷连忙拦道：“不要多言。你等急唤船来，待我等亲身前往。”众人一听员外要去，“唵”的一声，俱各飞跑去了。展爷道：“劣兄无事，何不一同前往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三人下了高台，一同来至庄前，只见从人伴当伺候多人，各执器械。丁家兄弟、展爷俱各佩了宝剑，来至停泊之处，只见大船两只，是预备二位员外坐的。大爷独上了一只大船，二爷同展爷上了一只大船。其余小船，纷纷乱乱，不计其数，竟奔芦花荡而来。

才至荡边，见一队船皆是“荡南”的字号，便知是抢鱼的贼人。大爷催船前进，二爷紧紧相随。来至切近，见那边船上立着一人，凶恶非常，手托七股鱼叉，在那里静候厮杀。大爷的大船先到，便说：“这人好不晓事。我们素有旧规，以芦花荡为交界。你如何擅敢过荡，抢了我们的鱼，还伤了我们的渔户，是何道理？”那边船上那人道：“什么交界不交界，咱全不管。只因我们那边鱼少，你们这边鱼多，今日暂且借用。你若不服，咱就比试比试。”丁大爷听了这话有些不说理，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道：“咱叫分水兽邓彪。你问咱怎的？”丁大爷道：“你家员外那个在此？”邓彪道：“我家员外俱不在此，此一队船只就是咱管领的。你敢与咱合气么？”说着话，就要托七股叉刺来。丁大爷才待拔剑，只见邓彪翻身落水，这边渔户立刻下水，将邓彪擒



住，托出水面，交到丁二爷船上。二爷却跳在大爷船上，前来帮助。

你道邓彪为何落水？原来大爷问答之际，丁二爷船已赶到，见他出言不逊，却用弹丸将他打落水中。你道什么弹丸？这是二爷自幼练就的。用竹板一块，长够一尺八寸，宽有二寸五分，厚五分，上面有个槽儿，用黄蜡掺铁渣子团成核桃大小，临用时安上。在数步中打出，百发百中。又不是弹丸，又不是弩弓，自己篡名儿叫做竹弹丸。这原是二爷小时顽耍的小顽艺儿，今日拿着偌大的一个分水兽，竟会叫英雄的一个小小铁丸打下水去咧。可见本事不是吹的，这才是真本领呢。

且言邓彪虽然落水，他原是会水之人，虽被擒，不肯服气，连声喊道：“好呀，好呀！你敢用暗器伤人，万不与你们干休！”展爷听至此句说用暗器伤人，方才留神细看，见他眉攒里肿起一个大紫包来，便喝道：“你既被擒，还喊什么！我且问你，你家五员外他可姓白么？”邓彪答道：“姓白怎么样？他如今已下山了。”展爷问道：“往那里去了？”邓彪道：“数日之前上东京，找什么‘御猫’去了。”展爷闻听，不由的心下着忙。

只听得那边一人嚷道：“丁家贤弟呀！看我卢方之面，恕我失察之罪。我情愿认罚呀！”众人抬头，只见一只小船飞也似赶来。嚷的声音渐近了，展爷留神细看来人，见他一张紫面皮，一部好胡须，面皮光而生亮，胡须润而且长，身量魁梧，气宇轩昂。丁氏兄弟亦执手，道：“卢兄请了。”卢方道：“邓彪乃新收头目，不遵约束，实是劣兄之过。违了成约，任凭二位贤弟吩咐。”丁大爷道：“他既不知，也难谴责。此次乃无心之过也。”回头吩咐将邓彪放了。这边渔户便道：“他们还抢了咱们好些鱼罟呢。”丁二爷连忙喝住：



“休要多言！”卢方听见，急急吩咐：“快将那边鱼罟，连咱们鱼罟俱给送过去。”这边送人，那边送罟。卢方立刻将邓彪革去头目，即差人送往府里究治。丁大爷吩咐：“是咱们鱼罟收下，是那边的俱各退回。”两下里又说了多少谦让的言语，无非论交情，讲过节，彼此方执手，各自归庄去了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

且说丁氏兄弟同定展爷来至庄中，赏了削去四指的渔户十两银子，叫他调养伤痕。展爷便提起：“邓彪说白玉堂不在山中，已往东京找寻劣兄去了。刻下还望二位仁弟备只快船，我须急急回家，赶赴东京方好。”丁家兄弟听了展爷之言，再也难以阻留，只得应允，便于次日备了饯行之酒，殷勤送别，反觉得恋恋不舍。展爷又进内叩别了丁母。丁氏兄弟送至停泊之处，瞧着展爷上船，还要远送，展爷拦之再三，只得罢了。送至大路，方才分手作别。

展爷真是归心似箭，这一日天有二鼓，已到了武进县，以为连夜可以到家。刚走到一带榆树林中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救人呀！了不得了！有了打杠子的了！”展爷顺着声音，迎将上去，却是个老者背着包袱，喘的连嚷也嚷不出来。又听后面有人追着，却喊得洪亮道：“了不得！有人抢了我的包袱去了！”展爷心下明白，便道：“老者，你且隐藏，待我拦阻。”老者才往树后一隐，展爷便蹲下身去。后面赶的只顾往前，展爷将腿一伸，那人来的势猛，“噗哧”的一声，闹了个嘴吃屎。展爷赶上前按住，解下他的腰间搭包，寒鸦儿拂水的将他捆了。见他还有一根木棍，就从腰间插入，斜担的支起来。将老者唤出，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家住那里？



慢慢讲来。”老者从树后出来，先叩谢了，此时喘已定了，道：“小人姓颜名叫颜福，在榆林村居住。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亲，差老奴到窗友金必正处借了衣服银两。多承金相公一番好意，留下小人吃饭，临走又交付老奴三十两银子，是赠我家相公作路费的。不想年老力衰，又加目力迟钝，因此来路晚了。刚走到榆树林之内，便遇见这人，一声断喝，要什么‘买路钱’。小人一听，那里还有魂咧！一路好跑，喘的气也换不上来。幸亏大老爷相救，不然我这老命必丧于他手。”展爷听了，便道：“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，我就送你到家如何？”颜福复又叩谢。

展爷对那人道：“你这厮夤夜劫人，你还嚷人家抢了你的包袱去了。幸遇某家，这也是你昭彰报应。我也不加害于你，你就在此歇歇罢，再等个人来救你便了。”说罢，叫老者背了包袱，出了林子，竟奔榆林村。到了颜家门首，老者道：“此处便是，请老爷里面待茶。”一壁说话，用手叩门。只听里面道：“外面可是颜福回来了么？”展爷听的明白，便道：“我不吃茶了，还要赶路呢。”说毕，迈开大步，竟奔遇杰村而来。

单说颜福听得是小主人的声音，便道：“老奴回来了。”开门处，颜福提包进来，仍然将门关好。你道这小主人是谁？乃是姓颜名查散，年方二十二岁。寡母郑氏。连老奴颜福，主仆三口度日。因颜老爷在日为人正直，作了一任县尹，两袖清风，一贫如洗，清如秋水，严似寒霜。可惜一病身亡，家业零落。颜生素有大志，总要克绍书香，学得满腹经纶，屡欲赴京考试，无奈家道寒难，不能如愿。因明年就是考试的年头，还是郑氏安人想出个计较来，便对颜生道：“你姑母家道丰富，何不投托在彼？一来可以用功，二来可以就亲，岂不两全其美呢？”颜生道：“母亲想的虽是，但姑



母处已有多多年不通信息。父亲在日还时常寄信问候，自父亲亡后遣人报信，并未见遣一人前来吊唁，至今音梗信杳。虽是老亲，又是姑舅结下新亲；奈目下孩儿功名未成，如今时势，恐到那里也是枉然。再者孩儿这一进京，母亲在家也无人侍奉；二来盘费短少，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”母子正在商议之间，恰恰的颜生窗友金生名必正特来探访。彼此相见，颜生就将母亲之意对金生说了。金生一力担当，慨然允许，便叫颜福跟了他去，打点进京的用度。颜生好生喜欢，即禀明老人家，安人闻听，感之不尽。母子又计议了一番。郑氏安人亲笔写了一封书信，言言哀恳，大约姑母无有不收留侄儿之理。娘儿两个呆等颜福回来。天已二更，尚不见到，颜生劝老母安息，自己把卷独对青灯。等到四更，心中正自急躁，颜福方回来了，交了衣服银两。颜生大悦，叫老仆且歇息。颜福一路劳乏，又受惊恐，已然支持不住，有话明日再说，也就告退了。

到了次日，颜生将衣服银两与母亲看了，正在商酌如何进京，只见老仆颜福进来，说道：“相公进京，敢则是自己去么？”颜生道：“家内无人，你须好好侍奉老太太，我是自己要进京的。”老仆道：“相公若是一人赴京，是断断去不得的。”颜生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颜福便将昨晚遇劫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郑氏安人听了颜福之言，说：“是呀，若要如此，老身是不放心的。莫若你主仆二人同去方好。”颜生道：“孩儿带了他去，家内无人，母亲叫谁侍奉？孩儿放心不下。”

正在计算为难，忽听有人叩门，老仆答应。开门看时，见是一个小童，一见面就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昨晚回来好呀，也就不早了罢。”颜福尚觑着眼儿瞧他，那小童道：“你老人家瞧什么？我是金相公那里的，昨日给你老人家斟酒，不是我么？”颜福道：“哦，哦！是，是。我倒忘了。你到此何



事？”小童道：“我们相公打发我见颜相公来了。”老仆听了，将他带至屋内，见了颜生，又参拜了安人。颜生便问道：“你做什么来了？你叫什么？”小童答道：“小人叫雨墨。我们相公知道相公无人，惟恐上京路途遥远不便，叫小人特来服侍相公进京。又说这位老主管有了年纪，眼力不行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，照看门户，彼此都可以放心。又叫小人带来十两银子，惟恐路上盘川不足，是要富余些个好。”安人与颜生听了，不胜欢喜，不胜感激，连颜福俱乐的了不得。安人又见雨墨说话伶俐明白，便问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雨墨道：“小人十四岁了。”安人道：“你小儿家能够走路吗？”雨墨笑道：“回禀老太太得知，小人自八岁上，就跟着小人的父亲在外贸易。慢说走路，什么处儿的风俗，遇事眉高眼低，那算瞒不过小人的了。差不多的道儿，小人都认得。至于上京，更是熟路了。不然，我们相公就派我来跟相公呢？”安人闻听，更觉喜欢放心。

颜生便拜别老母。安人未免伤心落泪，将亲笔写的书信交与颜生，道：“你到京中祥符县问双星巷，便知你姑父的居址了。”雨墨在旁道：“祥符县南有个双星巷，又名双星桥，小人认得的。”安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你要好好服侍相公。”雨墨道：“不用老太太嘱咐，小人知道。”颜生又吩咐老仆颜福一番，暗暗将十两银子交付颜福，供养老母。雨墨已将小小包裹背起来。主仆二人出门上路。

颜生是从未出过门的，走了一二十里，便觉两腿酸疼，问雨墨道：“咱们自离家门，如今走了也有五六十里路了罢？”雨墨道：“可见相公没有出过门。这才离家有多大工夫，就会走了五六十里，那不成飞腿了么？告诉相公说，共总走了没有三十里路。”颜生吃惊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路途遥远，竟自难行的很呢！”雨墨道：“相公不要着急。走道儿有



个法子：越不到越急，越走不上来；必须心平气和，不紧不慢，仿佛游山玩景的一般。路上虽无景致，拿着一村一寺皆算是幽景奇观，遇着一石一木也当做点缀的美景。如此走来走去，心也宽了，眼也亮了，乏也就忘了，道儿也就走的多了。”颜生被雨墨说的高起兴来，果真沿途玩赏。不知不觉，又走了一二十里，觉得腹中有些饥饿，便对雨墨道：“我此时虽不觉乏，只是腹中有点空空儿的，可怎么好？”雨墨用手一指，说：“那边不是镇店么？到了那里，买些饭食，吃了再走。”又走了多会，到了镇市。

颜相公见个饭铺，就要进去，雨墨道：“这里吃不现成。相公随我来！”把颜生带到二荤铺里去了。一来为省事，二来为省钱，这才透出他是久惯出外的油子手儿来了呢。主仆二人用了饭，再往前走了十多里，或树下，或道旁，随意歇息歇息再走。到了天晚，来到一个热闹地方，地名双义镇。雨墨道：“相公，咱们就在此处住了罢。再往前走，就太远了。”颜生道：“既如此，就住了罢。”雨墨道：“住是住了。若是投店，相公千万不要多言，自有小人答复他。”颜生点头应允。

及至来到店门，挡槽儿的便道：“有干净房屋。天气不早了，再要走，可就太晚了。”雨墨便问道：“有单间厢房没有？或有耳房也使得。”挡槽儿的道：“请升进去看看就是了。”雨墨道：“若有呢，我们好看哪；若没有，我们上那边住去。”挡槽儿的道：“请进去看看何妨，不如意再走如何？”颜生道：“咱们且看看就是了。”雨墨道：“相公不知，咱们若进去，他就不叫出来了。店里的脾气我是知道的。”正说着，又出来了一个小二道：“请进去，不用游疑，讹不住你们两位。”颜生便向里走，雨墨只得跟随。只听店小二道：“相公请看，很好的正房三间，裱糊的又干净，又豁



亮。”雨墨道：“是不是？不进来你们紧让，及至进来就是上房三间。我们爷儿两个又没有许多行李，住三间上房，你这还不讹了我们呢！告诉你，除了单厢房或耳房，别的我们不住。”说罢，回身就要走，小二一把拉住，道：“怎的了！我的二爷。上房三间，两明一暗。你们二位住那暗间，我们算一间的房钱，好不好？”颜生道：“就是这样罢。”雨墨道：“咱们先小人，后君子。说明了，我可就给一间的房钱。”小二连连答应。

主仆二人来至上房，进了暗间，将包裹放下。小二便用手擦外间桌子，道：“你们二位在外间用饭罢，不宽阔么？”雨墨道：“你不用诱。就是外间吃饭，也是住这暗间，我也是给你一间的房钱。况且我们不喝酒，早起吃的，这时候还饱着呢，我们不过找补点就是了。”小二听了，光景没有什么大来头，便道：“闷一壶高香片茶来罢？”雨墨道：“路上灌的凉水，这时候还满着呢，不喝。”小二道：“点个烛灯罢？”雨墨道：“怎么你们店里没有油灯吗？”小二道：“有啊！怕你们二位嫌油灯子气，又怕油了衣服。”雨墨道：“你只管拿来，我们不怕。”小二才回身，雨墨便道：“他倒会顽。我们花钱买烛，他却省油，敢则是里外里。”小二回头瞅了一眼，取灯取了半天，方点了来，问道：“二位吃什么？”雨墨道：“说了找补吃点。不用别的，给我们一个烩锅炸，就带了饭来罢。”店小二估量着，没有什么想头，抽身就走了，连影儿也不见了。等的急催他，他说：“没得。”再催他，他说：“就得，已经下了杓了。就得，就得。”

正在等着，忽听外面嚷道：“你这地方就敢小看人么？小菜碟儿一个大钱，吾是照顾你，赏你们脸哪。你不让我住，还要凌辱斯文，这等可恶！吾将这狗店用火烧了。”雨墨道：“该！这倒替咱们出了气了。”又听店东道：“都住



满了，真没有屋子了，难道为你现盖吗？”又听那人更高声道：“放狗屁不臭！满口胡说！你现盖，现盖也要吾等得呀！你就敢凌辱斯文。你打听打听，念书的人也是你敢欺负得的吗？”颜生听至此，不由的出了门外。雨墨道：“相公别管闲事。”刚然拦阻，只见院内那人向着颜生道：“老兄，你评评这个理。他不叫吾住使得，就将我这等一推，这不岂有此理么？还要与我现盖房去，这等可恶！”颜生答道：“兄台若不嫌弃，何不将就在这边屋内同住呢？”只听那人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如何打搅呢？”雨墨一听，暗说：“此事不好，我们相公要上当。”连忙迎出，见相公与那人已携手登阶，来至屋内，就在明间，彼此坐了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

且说颜生同那人进屋坐下。雨墨在灯下一看，见他头戴一顶开花儒巾，身上穿一件零碎蓝衫，足下穿一双无根底破皂靴头儿，满脸尘土，实在不像念书之人，倒像个无赖。正思想却他之法，又见店东亲来陪罪。那人道：“你不必如此。大人不记小人过，饶恕你便了。”

店东去后，颜生便问道：“尊兄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吾姓金名懋叔。”雨墨暗道：“他也配姓金？我主人才姓金呢，那是何等体面仗义。像他这个穷样子，连银也不配姓呀。常言说：‘姓金没有金，一定穷断筋。’我们相公是要上他的当的。”又听那人道：“没领教兄台贵姓？”颜生也通了姓名。金生道：“原来是颜兄，失敬，失敬。请问颜兄，用过饭了没有？”颜生道：“尚未。金兄可用过了？”金生道：“不曾。何不共桌而食呢？叫小二来。”此时店小二拿来了一壶香片茶来，放在桌上。金生便问道：“你们这里有什么饭食？”小二道：“上等饭食八两，中等饭六两，下等饭……”刚说至此，金生拦道：“谁吃下等饭呢，就是上等饭罢。吾且问你，这上等饭是什么肴馔？”小二道：“两海碗，两镊子，六大碗，四中碗，还有八个碟儿。无非鸡鸭鱼肉、翅子海参等类，调度的总要合心配口。”金生道：“这鱼是包鱼呀，还是



漂儿呢？”小二道：“是漂儿。”金生道：“你说是漂儿，那就是包鱼。可有活鲤鱼么？”小二道：“要活鲤鱼是大的，一两二钱银子一尾。”金生道：“既要吃，不怕花钱。吾告诉你，鲤鱼不过一斤的叫做‘拐子’，过了一斤的才是鲤鱼。不独要活的，还要尾巴像那胭脂瓣儿相似，那才是新鲜的呢。你拿来吾看。”又问：“酒是什么酒？”小二道：“不过随便常行酒。”金生道：“不要那个，吾要喝陈年女贞陈绍。”小二道：“有十年罇下的女贞陈绍，就是不零卖，那是四两银子一坛。”金生道：“你好贫哪！什么四两五两，不拘多少，你搭一坛来当面开开，吾尝就是了。吾告诉你，吾要那金红颜色浓浓香，倒了碗内要挂碗，犹如琥珀一般，那才是好的呢。”小二道：“搭一坛来当面锥尝，不好不要钱，如何？”金生道：“那是自然的。”

说话间，已然掌上两支灯烛。此时店小二欢欣非常，小心殷勤，自不必说。少时揣了一个腰子形儿的木盆来，里面欢蹦乱跳、足有一斤多重的鲤鱼，说道：“爷上请看，这尾鲤鱼何如？”金生道：“鱼却是鲤鱼。你务必用这半盆水叫那鱼躺着，一来显大，二来水浅，他必扑腾，算是活跳跳的，卖这个手法儿。你不要拿着走，就在此处开了膛，省得抵换。”店小二只得当面收拾。金生又道：“你收拾好了，把他鲜着。可是你们加什么作料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无非是香蕈口蘑，加些紫菜。”金生道：“吾是要尖上尖的。”小二却不明白。金生道：“怎么你不晓得？尖上尖就是那青笋尖儿上头的尖儿，总要嫩切成条儿，要吃那末咯吱、咯吱的才好。”店小二答应。不多时，又搭了一坛酒来，拿着锥子倒流儿。并有个磁盆，当面锥透，下上倒流儿，撒出酒来，果然美味真香。先舀一盅递与金生，尝了尝，道：“也还罢了。”又舀了一盅递与颜生，尝了尝，自然也说好。便倒了一盆灌入壶



内，略烫一烫，二人对面消饮。小二放下小菜，便一样一样端上来。金生连箸也不动，只是就佛手疙疸慢饮，尽等吃活鱼。二人饮酒闲谈，越说越投机。颜生欢喜非常。少时用大盘盛了鱼来，金生便拿起箸子来，让颜生道：“鱼是要吃热的，冷了就要发腥了。”布了颜生一块，自己便将鱼脊背拿筷子一划，要了姜醋碟。吃一块鱼，喝一盅酒，连声称赞：“妙哉，妙哉！”将这面吃完，筷子往鱼腮里一插，一翻手就将鱼的那面翻过来。又布了颜生一块，仍用筷子一划，又是一块鱼，一盅酒，将这面也吃了。然后要了一个中碗来，将蒸食双落一对掰在碗内，一连掰了四个。舀了鱼汤，泡了个稀糟，鳊喽、鳊喽吃了。又将碟子扣上，将盘子那边支起，从这边舀了三匙汤喝了，便道：“吾是饱了。颜兄自便，莫拘莫拘。”颜生也饱了。二人出席。金生吩咐：“吾们就只一小童，该蒸的，该热的，不可与他冷吃。想来还有酒，他若喝时，只管给他。”店小二连连答应。说着说着话，他二人便进里间屋内去了。

雨墨此时见剩下许多东西全然不动，明日走路又拿不得，瞅着又是心疼。他那里吃的下去，止于喝了两盅闷酒就算了，连忙来到屋内，只见金生张牙欠口，前仰后合，已有困意。颜生道：“金兄既已乏倦，何不安歇呢？”金生道：“如此，吾就要告罪了。”说罢，往床上一躺，“呱哒”一声，皂靴头儿掉了一只。他又将这条腿向膝盖一敲，又听“噗哧”一声，把那只皂靴头儿扣在地下，不一会已然呼声振耳。颜生使眼色叫雨墨将灯移出，自己也就悄悄睡了。雨墨移出灯来，坐在明间，心中发烦，那里睡得着。好容易睡着，忽听有脚步声，睁眼看时，天已大亮。见相公悄悄从里间出来，低言道：“取脸水去。”雨墨取来，颜生净了面。

忽听屋内有咳嗽之声，雨墨连忙进来，见金生伸懒腰，



打哈声，两只脚却露着黑漆漆的底板儿，敢则是没袜底儿。忽听他口中念道：“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”念完，一咕噜爬起来道：“略略歇息，天就亮了。”雨墨道：“店家，给金相公打脸水。”金生道：“吾是不洗脸的，怕伤水。叫店小二开开我们的帐，拿来吾看。”雨墨暗道：“有意思，他竟要会帐。”只见店小二开了单来，上面共银十三两四钱八分。金生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！外赏你们小二、灶上连打杂的二两。”店小二谢了。金生道：“颜兄，吾也不闹虚了，咱们京中再见。吾要先走了。”他拉、他拉竟自出店去了。

这里颜生便唤：“雨墨，雨墨！”叫了半天，雨墨才答应：“有。”颜生道：“会了银两走路。”雨墨又迟了多会，答应：“哦。”赌气拿了银子，到了柜上，争争夺夺，连外赏给了十四两银子，方同相公出了店。来到村外，到无人之处便说：“相公，看金相公是个什么人？”颜生道：“是个念书的好人咧。”雨墨道：“如何？相公还是没有出过门，不知路上有许多奸险呢。有诓嘴吃的，有拐东西的，甚至有设下圈套害人的，奇奇怪怪的样子多着呢。相公如今拿着姓金的当好人，将来必要上他的当。据小人看来，他也不过是个篋片之流。”颜生正色嗔怪道：“休得胡说！小小的人造这样的口过。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着一股英雄的气概，将来必非等闲之人。你不要管，纵然他就是诓嘴，也无非多花几两银子，有甚要紧？你休再来管我！”雨墨听了相公之言，暗暗笑道：“怪道人人常言‘书呆子’，果然不错。我原来为好，倒嗔怪起来。只好暂且由他老人家，再做道理罢了。”

走不多时，已到打尖之所。雨墨赌气，要了个热闹锅炸，吃了早饭又走。到了天晚，来到兴隆镇又住宿了，仍是三间上房，言给一间的钱。这个店小二比昨日的却和气多



了。刚然坐了未暖席，忽见店小二进来，笑容满面问道：“相公是姓颜么？”雨墨道：“不错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小二道：“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来了。”颜生闻听，道：“快请，快请。”雨墨暗暗道：“这个得了！他是吃着甜头儿了。但只一件，我们花钱，他出主意，未免太冤。今晚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”想罢，迎出门来道：“金相公来了，很好，我们相公在里面恭候呢。”金生道：“巧极，巧极！又遇见了。”颜生连忙执手相让，彼此就座，今日更比昨日亲热了。

说了数语之后，雨墨在旁道：“我们相公尚未吃饭，金相公必是未曾，何不同桌而食，叫了小二来先商议，叫他备办去呢？”金生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”正说时，小二拿了茶来，放在桌上。雨墨便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饭食？”小二道：“等次不同。上等饭是八两，中等饭是六两，下……”刚说了一个“下”字，雨墨就说：“谁吃下等饭呢？就是上等罢。我也不问什么肴馔，无非鸡鸭鱼肉、翅子海参等类。你们这鱼是包鱼呀，是漂儿呢？必然是漂儿，漂儿就是包鱼。我问你，有活鲤鱼没有呢？”小二道：“有，不过贵些。”雨墨道：“既要吃，还怕花钱吗？我告诉你，鲤钱不过一斤叫‘拐子’，总得一斤多那才是鲤鱼呢。必须尾巴要像胭脂瓣儿相似，那才新鲜呢。你拿来我瞧就是了。还有酒，我们可不要常行酒，要十年的女贞陈绍，管保是四两银子一坛。”店小二说：“是，要用多少？”雨墨道：“你好贫呀。什么多少，你搭一坛来当面尝。先说明，我可要金红颜色，浓浓香的，倒了碗内要挂碗，犹如琥珀一般。错过了，我可不要。”小二答应。

不多时，点上灯来，小二端了鱼来。雨墨上前，便道：“鱼可却是鲤鱼。你务必用半盆水躺着，一来显大，二来水浅，他必扑腾，算是欢蹦乱跳，卖这个手法儿。你就在此处



开膛，省得抵换。把他鲜瘤着。你们作料不过香菌口蘑紫菜，可有尖上尖没有？你管保不明白。这尖上尖就是青笋尖儿上头的尖儿，可要嫩，切成条儿，要吃那末咯吱、咯吱的。”小二答应，又搭了酒来斟开。雨墨舀了一盅，递给金生，说道：“相公尝，管保喝的过。”金生尝了道：“满好个，满好个。”雨墨也就不叫颜生尝了，便灌入壶中，略烫烫，拿来斟上。只见小二安放小菜，雨墨道：“你把佛手疙瘩放在这边，这位相公爱吃。”金生瞅了雨墨一眼，道：“你也该歇歇了。他这里上菜，你少时再来。”雨墨退出，单等鱼来。小二往来端菜，不一时，拿了鱼来。雨墨跟着进来道：“带姜醋碟儿。”小二道：“来了。”雨墨便将酒壶提起，站在金生旁边，满满斟了一盅，道：“金相公，拿起筷子来。鱼是要吃热的，冷了就要发腥了。”金生又瞅了他一眼，雨墨道：“先布我们相公一块。”金生道：“那是自然的。”果然布过一块，刚要用筷子再夹，雨墨道：“金相公，还没有用筷子一划呢？”金生道：“吾倒忘了。”从新打鱼脊背上一划，方夹到醋碟里一蘸，吃了。端起盅来，一饮而尽。雨墨道：“酒是我斟的，相公只管吃鱼。”金生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吾倒省了事了。”仍是一盅一块。雨墨道：“妙哉，妙哉！”金生道：“妙哉的很，妙哉的很！”雨墨道：“又该把筷子往腮里一插了。”金生道：“那是自然的了。”将鱼翻过来。“吾还是布你们相公一块，再用筷子一划，省得你又提拔吾。”雨墨见鱼剩了不多，便叫小二拿一个中碗来。小二将碗拿到，雨墨说：“金相公，还是将蒸食双落儿掰上四个，泡上汤。”金生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泡了汤，鰾喽之时，雨墨便将碟子扣在那盘子上，那边支起来，道：“金相公，从这边舀三匙汤喝了，也就饱了，也不用陪我们相公了。”又对小二道：“我们二位相公吃完了，你瞧该热的该蒸的拣下去，我可不吃凉



的。酒是有在那里，我自己喝就是了。”小二答应，便往下拣。忽听金生道：“颜兄这个小管家，叫他跟吾倒好，吾倒省话。”颜生也笑了。今日雨墨可想开了，到在外头盘膝稳坐，叫小二服侍，吃了那个，又吃这个。吃完了来到屋内，就在明间坐下，竟等呼声。少时闻听呼声振耳，进里间将灯移出，也不愁烦，竟自睡了。

至次日天亮，仍是颜生先醒，来到明间。雨墨伺候净面水，忽听金生咳嗽，连忙来到里间，只见金生伸懒腰打哈声。雨墨急念道：“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”金生睁眼道：“你真聪明，都记得。好的，好的！”雨墨道：“不用给相公打脸水了，怕伤了水。叫店小二开了单来，算帐。”一时开上单来，共用银十四两六钱五分。雨墨道：“金相公，十四两六钱五分不多罢？外赏他们小二、灶上、打杂的二两罢。”金生道：“使得的，使得的！”雨墨道：“金相公管保不闹虚了。京中再见罢，有事只管先请罢。”金生道：“说的是，说的是。吾就先走了。”便对颜生执手告别，他拉、他拉出店去了。雨墨暗道：“一斤肉包的饺子，好大皮子！我打算今个扰他呢，谁知反被他扰去。”正在发笑，忽听相公呼唤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

且说颜生见金生去了，便叫雨墨会帐。雨墨道：“银子不够了，短的不足四两呢！我算给相公听，咱们出门时共剩了二十八两有零。两天两顿早尖连零用，共费了一两二三钱。昨晚吃了十四两，再加今日的十六两六钱，共合银两三十一两九钱零。岂不是短了不足四两么？”颜生道：“且将衣服典当几两银子，还了帐目，余下的作盘费就是了。”雨墨道：“刚出门两天就当当，我看除了这几件衣服，今日当了，明日还有什么？”颜生也不理他。

雨墨去了多时，回来道：“衣服共当了八两银子，除还饭帐，下剩四两有零。”颜生道：“咱们走路罢。”雨墨道：“不走还等什么呢？”出了店门，雨墨自言道：“轻松灵便，省得有包袱背着，怪沉的。”颜生道：“你不要多说了。事已如此，不过多费去些银两，有甚要紧。今晚前途，任凭你的主意就是了。”雨墨道：“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，若说他是诓嘴吃的，怎么要了那些菜来，他连筷子也不动呢？就是爱喝好酒，也犯不上要一坛来，却又酒量不很大，一坛子喝不了一零儿，就全剩下了，白便宜了店家。就是爱吃活鱼，何不竟要活鱼呢？说他有意要冤咱们，却又素不相识，无仇无恨，饶白吃白喝，还要冤人，更无此理。小人测不出他是什



么意思来。”颜生道：“据我看来，他是个潇洒儒流，总有些放浪形骸之外。”主仆二人途次闲谈，仍是打了早尖，多歇息歇息，便一直赶到宿头。雨墨便出主意道：“相公，咱们今晚住小店吃顿饭，每人不过花上二钱银子，再也没的耗费了。”颜生道：“依你，依你。”主仆二人竟投小店。

刚然就座，只见小二进来道：“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颜相公呢。”雨墨道：“很好，请进来。咱们多费上二钱银子，这个小店也没有什么出主意的了。”说话间，只见金生进来道：“吾与颜兄真是三生有幸，竟会到那里，那里就遇得着。”颜生道：“实实小弟与兄台缘分不浅。”金生道：“这么样罢。咱们两个结盟，拜把子罢。”雨墨暗道：“不好，他要出矿。”连忙上前道：“金相公要与我们相公结拜，这个小店备办不出祭礼来，只好改日再拜罢。”金生道：“无妨，隔壁太和店是个大店口，什么俱有。慢说祭礼，就是酒饭，回来也是那边要去。”雨墨暗暗顿足，道：“活该，活该！算是吃定我们爷儿们了。”

金生也不唤雨墨，就叫本店的小二将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来，便吩咐如何先备猪头三牲祭礼，立等要用；又如何预备上等饭，要鲜羶活鱼；又如何搭一坛女贞陈绍，仍是按前两次一样。雨墨在旁，惟有听着而已，又看见颜生与金生说说笑笑，真如异姓兄弟一般，毫不介意。雨墨暗道：“我们相公真是书呆子，看明早这个饥荒怎么打算？”

不多时，三牲祭礼齐备，序齿烧香，谁知颜生比金生大两岁，理应先焚香。雨墨暗道：“这个定了，把弟吃准了把兄咧！”无奈何，在旁服侍。结拜完了，焚化钱粮后，便是颜生在上首坐了，金生在下面相陪，你称仁兄，我称贤弟，更觉亲热。雨墨在旁听着，好不耐烦。少时，酒至菜来，无非还是前两次的光景。雨墨也不多言，只等二人吃完，他便



在外盘膝坐下，道：“吃也是如此，不吃也是如此，且自乐一会儿是一会儿。”便叫：“小二，你把那酒抬过来，我有个主意。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来。有的是酒，有的是菜，咱们大伙儿同吃，算是我一点敬意儿。你说好不好？”小二闻听，乐不可言，连忙把那边的小二叫了来。二人一壁服侍着雨墨，一壁跟着吃喝，雨墨倒觉得畅快。吃喝完了，仍然进来等着，移出灯来也就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颜生出来净面，雨墨悄悄道：“相公昨晚不该与金相公结义。不知道他家乡住处，知道他是什么人？倘若要是个蔑片，相公的名头不坏了么？”颜生忙喝道：“你这奴才，休得胡说！我看金相公行止奇异，谈吐豪侠，决不是那流人物。既已结拜，便是患难相扶的弟兄了。你何敢在此多言！别的罢了，这是你说的吗？”雨墨道：“非是小人多言。别的罢了，回来店里的酒饭银两，又当怎么样呢？”

刚说至此，只见金生掀帘出来，雨墨忙迎上来道：“金相公，怎么今日伸了懒腰，还没有念诗就起来呢？”金生笑道：“吾要念了，你念什么？原是留着你念的，不想你也误了，竟把诗句两耽搁了。”说罢，便叫：“小二，开了单来吾看。”雨墨暗道：“不好，他要起翅。”只见小二开了单来，上面写着连祭礼共用银十八两三钱。雨墨递给金生，金生看了，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，也赏他二两。这边店里没用什么，赏他一两。”说完，便对颜生道：“仁兄呀！……”旁边雨墨吃这一惊不小，暗道：“不好，他要说‘不闹虚了’。这二十多两银子又往那里弄去？”谁知金生今日却不说此句，他却问颜生道：“仁兄呀！你这上京投亲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难道令亲那里就不憎嫌么？”颜生叹气道：“此事原是奉母命前来，愚兄却不愿意。况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，恐到那里未免要费些唇舌呢。”金生道：“要打算打算方好。”



雨墨暗道：“真关心呀！结了盟就是另一个样儿了。”正想着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雨墨才待要问：“找谁的？”话未说出，那人便与金生磕头道：“家老爷打发小人前来，恐爷路上缺少盘费，特送四百两银子，叫老爷将就用罢。”此时颜生听的明白，见来人身量高大，头戴雁翅大帽，身穿皂布短袍，腰束皮鞅带，足下登一双大曳拔鞞鞋，手里还提着一个马鞭子。只听金生道：“吾行路，焉用许多银两。既承你家老爷好意，也罢，留下二百两银子，下剩仍然拿回去。替吾道谢。”那人听了，放下马鞭子，从褡裢叉子里一封一封掏出四封，摆在桌上。金生便打开一包，拿了两个镲子，递与那人，道：“难为你大远的来，赏你喝茶罢。”那人又爬在地下，磕了个头，提了褡裢马鞭子。才要走时，忽听金生道：“你且慢着，你骑了牲口来了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是。”金生道：“很好。索性‘一客不烦二主’，吾还要烦你辛苦一趟。”那人道：“不知爷有何差遣？”金生便对颜生道：“仁兄，兴隆镇的当票子放在那里？”颜生暗想道：“我当衣服，他怎么知道了？”便问雨墨。雨墨此时看的都呆了，心中纳闷道：“这么个金相公，怎么会有人给他送银两来呢？果然我们相公眼力不差。从今我倒长了一番见识。”正在呆想，忽听颜生问他当票子，他便从腰间掏出一个包儿来，连票子和那剩下的四两多银子俱搁在一处，递将过来。金生将票子接在手中，又拿了两个镲子，对那人道：“你拿此票到兴隆镇，把他赎回来。除了本利，下剩的你作盘费就是了。你将这个褡裢子放在这里，回来再拿。吾还告诉你，你回来时不必到这里了，就在隔壁太和店，吾在那里等你。”那人连连答应，竟拿了马鞭子出店去了。

金生又从新拿了两锭银子，叫雨墨道：“你这两天多有辛苦，这银子赏你罢。吾可不是篋片了？”雨墨那里还敢言



语呢，只得也磕头谢了。金生对颜生道：“仁兄呀！咱们上那边店里去罢。”颜生道：“但凭贤弟。”金生便叫雨墨抱着桌子上的银子。雨墨又腾出手来，还要提那褡裢，金生在旁道：“你还拿那个，你不傻了么？你拿的动么？叫这店小二拿着，跟咱们送过那边去呀。你都聪明，怎么此时又不聪明了？”说的雨墨也笑了，便叫了小二拿了褡裢，主仆一同出了小店，来到太和店，真正宽阔。雨墨也不用说，竟奔上房而来，先将抱着的银子放在桌上，又接了小二拿的褡裢。颜生与金生在迎门两边椅子上坐了。这边小二殷勤沏了茶来。金生便出主意，与颜生买马，治簇新的衣服靴帽，全是使他的银子。颜生也不谦让。到了晚间，那人回来，将当交明，提了褡裢去了。

这一天吃饭饮酒，也不像先前那样，止于拣可吃的要来。吃剩的，不过将够雨墨吃的。到了次日，这二百两银子，除了赏项买马、赎当治衣服等，并会了饭帐，共费去了八九十两，仍有一百多两，金生便都赠了颜生，颜生那里肯受。金生道：“仁兄只管拿去。吾路上自有相知应付吾的盘费，吾是不用银子的。还是吾先走，咱们京都再会罢。”说罢，执手告别，他拉、他拉出店去了。颜生倒觉得依依不舍，眼巴巴的睁睁的目送出店。此时雨墨精神百倍，装束行囊，将银两收藏严密，止于将剩的四两有余带在腰间，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马上，扣备停当，请相公骑马，登时阔起来了。雨墨又把雨衣包了，小小包袱背在肩头，以防天气不测。颜生也给他雇了一头驴，沿路盘脚。

一日，来至祥符县，竟奔双星桥而来。到了双星桥，略问一问柳家，人人皆知，指引门户。主仆来到门前一看，果然气象不凡，是个殷实人家。原来颜生的姑父名叫柳洪，务农为业，为人固执，有个慳吝毛病，处处好打算盘，是个顾



财不顾亲的人。他与颜老爷虽是郎舅，却有些冰火不同炉。只因颜老爷是个堂堂的县尹，以为将来必有发迹，故将自己的女儿柳金蝉自幼儿就许配了颜查散。不意后来颜老爷病故，送了信来，他就有些后悔，还关碍着颜氏安人不好意思。谁知三年前，颜氏安人又一命呜呼了，他就绝意的要断了这门亲事，因此连信息也不通了。他却又续娶冯氏，又是个面善心毒之人，幸喜他很疼爱小姐。他疼爱小姐，又有他的一番意思。只因员外柳洪每每提起颜生，便嗟声叹气，说当初不该定这门亲事，已露出有退婚之意。冯氏便暗怀着鬼胎。因他有一个侄儿名唤冯君衡，与金蝉小姐年纪相仿。他打算着把自己的侄儿作为养老的女婿，就是将来柳洪亡后，这一份家私也逃不出冯家之手，因此他却疼爱小姐，又叫侄儿冯君衡时常在员外跟前献些殷勤。员外虽则喜欢，无奈冯君衡的相貌不扬，又是一个白丁，因此柳洪总未露出口吻来。

一日，柳洪正在书房，偶然想起女儿金蝉年已及笄，颜生那里杳无音信，闻得他家道艰窘，难以度日，惟恐女儿过去受罪，怎么想个法子，退了此亲方好。正在烦思，忽见家人进来禀道：“武进县的颜姑爷来了。”柳洪听了，吃了一惊不小，登时就没了主意，半天说道：“你就回复他，说我不在家。”那家人刚然回身，他又叫住，问道：“是什么形相来的？”家人道：“穿着鲜明的衣服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带着书童，甚是齐整。”柳洪暗道：“颜生必是发了财了，特来就亲。幸亏细心一问，险些儿误了大事。”忙叫家人快请，自己也就迎了出来。

只见颜生穿着簇新大衫，又搭着俊俏的容貌，后面又跟着个伶俐小童，拉着一匹润白大马，不由的心中羡慕，连忙上前相见。颜生即以子侄之礼参拜。柳洪那里肯受，谦让至



再至三，才受半礼。彼此就座，叙了寒暄。家人献茶已毕，颜生便渐渐的说到家业零落：“特奉母命投亲，在此攻书，预备明年考试，并有家母亲笔书信一封。”说话之间，雨墨已将书信拿出来，交与颜生。颜生呈与柳洪，又奉了一揖。此时柳洪却把那黑脸面放下来，不是先前那等欢喜，无奈何将书信拆阅已毕，更觉烦了，便吩咐家人，将颜相公送至花园幽斋居住。颜生还要拜见姑母，老狗才道：“拙妻这几日有些不大爽快，改日再见。”颜生看此光景，只得跟随家人上花园去了。幸亏金生打算替颜生治办衣服马匹，不然老狗才绝不肯纳，可见金生奇异。

特不知柳洪是何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

话说柳洪便袖了书信来到后面，忧容满面，冯氏问道：“员外为着何事，如此的烦闷？”柳洪便将颜生投亲的原由，说了一遍。冯氏初时听了也是一怔，后来便假意欢喜，给员外道喜，说道：“此乃一件好事，员外该当做的。”柳洪闻听，不由的怒道：“什么好事！你往日明白，今日糊涂了。你且看书信，他上面写着叫他在此读书，等到明年考试。这个用度须耗费多少。再者若中了，还有许多的应酬；若不中，就叫我这里完婚。过一个月后，叫我这里将他小两口儿送往武进县去。你自打算打算，这注财要耗费多少银子？”归齐我落个人财两空，你如何还说做得呢？这不岂有此理么！”冯氏趁机便探柳洪的口气，道：“若依员外，此事便怎么样呢？”柳洪道：“也没有什么主意，不过是想把婚姻退了，另找个财主女婿，省得女儿过去受罪，也免得我将来受累。”冯氏见柳洪吐出退婚的话来，他便趁机应变，冒出坏包来了。对柳洪道：“员外既有此心，暂且将颜生在幽斋冷落几天。我保不出十日，管叫他自己退婚，叫他自去之计。”柳洪听了，喜道：“安人果能如此，方去我心头大病。”

两个人在屋中计议，不防跟小姐的乳母田氏从窗外经过，将这些话一一俱各听了去了。他急急的奔到后楼，来到



香闺，见了小姐，一五一十，俱各说了，便道：“小姐不可为俗礼所拘，仍作闺门之态。一来解救颜姑爷，二来并救颜老母。此事关系非浅，不可因小节而坏大事。小姐早早拿个主意。”小姐道：“总是我那亲娘去世，叫我向谁申诉呢？”田氏道：“我倒有个主意。他们商议原不出十天，咱们就在这三五日内，小姐与颜相公不论夫妻，仍论兄妹，写一字柬，叫绣红约他在内书房夜间相会，将原委告诉明白了颜相公，小姐将私蓄赠些与他，叫他另寻安身之处。俟科考后功名成就，那时再来就亲，大约员外无有不允之理。”小姐闻听，尚然不肯。还是田氏与绣红百般开导解劝，小姐无奈，才应允了。

大凡为人各有私念，似乳母丫鬟这一番私念，原是为顾惜颜生，疼爱小姐，是一片好心。这个私念理应如此，竟有一等人无故一心私念，闹的他自己亡魂失魄，仿佛热地蚂蚁一般，行踪无定，居止不安：就是冯君衡这小子。自从听见他姑妈有意将金蝉小姐许配给他，他便每日跑破了门，不时的往来。若遇见员外，他便卑躬下气，假作斯文。那一宗胁肩谄笑，便叫人忍耐不得。员外看了，总不大合心。若是员外不在跟前，他便合他姑妈讪皮讪脸，百般的央告，甚至于屈膝，只要求冯氏早晚在员外跟前玉成其事。偏偏的有一日凑巧，恰值金蝉小姐给冯氏问安，娘儿两个正在闲谈，这小子他就一步儿跑进来了。小姐躲闪不及，冯氏便道：“你们是表兄妹，皆是骨肉，是见得的。”彼此见了，小姐无奈，把袖子福了一福。他便作下一揖去，半天直不起腰来。那一双贼眼，直勾勾的瞅着小姐。旁边绣红看不上眼，簇拥着小姐回绣阁去了。他就呆了半晌。他这一瞧简直不是人，是人没有那末瞧的。自那天见了小姐之后，他便谋求的狠了，恨不得立刻到手，天天来至柳家探望。这一天刚进门来，见院



内拴着一匹白马，便问家人道：“此马从何而来？”家人回道：“是武进县颜姑爷骑来的。”他一闻此言，就犹如平空的打了个焦雷，只惊得目瞪口呆，魂飞天外，半晌方透过一口气来，暗想：“此事却怎么处？”只得来到书房见了柳洪，见员外愁眉不展，他知道必是为此事发愁，想来颜生必然穷苦之甚：“我何不见他，看看他倒是怎么的光景。如若真不像样，就当面奚落他一场，也出了我胸中恶气。”想罢，便对柳洪言明，要见颜生。

柳洪无奈，只得将他带入幽斋。他原打算奚落一场，谁知见了颜生，不但衣冠鲜明，而且相貌俊美，谈吐风雅，反觉得踟躇不安，自惭形秽，竟自无地可容，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出。柳洪在旁观瞧，也觉得妍媸自分，暗道：“据颜生相貌才情，堪配吾女。可惜他家道贫寒，是一宗大病。”又看冯君衡耸肩缩背，挤眉弄眼，竟不知如何是可。柳洪倒觉不好意思，搭讪着道：“你二人在此攀话，我料理我的事去了。”说罢，就走开了。

冯君衡见柳洪去后，他便抓头不是尾，险些儿没急出毛病来，略坐一坐，便回书房去了。一进门来，自己便对穿衣镜一照，自己叫道：“冯君衡呀，冯君衡！你瞧瞧人家是怎么长来着，你是怎么长来着！我也不怨别的，怨只怨我那爹娘，既要好儿子，为何不下上点好好的工夫呢？教导教导，调理调理，真是好好儿的，也不至于见了人说不出话来。”自己怨恨一番，忽又想道：“颜生也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人，我又何必怕他呢？这不是自损志气么？明日倒要仗着胆子与他盘桓盘桓，看是如何。”想罢，就在书房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吃毕早饭，依然犹疑了半天，后来发了一个狠儿，便上幽斋而来。见了颜生，彼此坐了。冯君衡便问道：“请问你老高寿？”颜生道：“念有二岁。”冯君衡听不明



白，便“念”呀“念”的尽着念，颜生便在桌上写出来。冯君衡见了，道：“哦！敢则是单写的二十呀。若是这么说，我敢则是念了。”颜生道：“冯兄尊齿二十了么？”冯君衡道：“我的牙却是二十八个，连槽牙。我的岁数却是二十。”颜生笑道：“尊齿便是岁数。”冯君衡便知是自己答应错了，便道：“颜大哥，我是个粗人，你和我总别闹文。”颜生又问道：“冯兄在家作何功课？”冯君衡却明白“功课”二字，便道：“我家也有个先生，可不是瞎子，也是睁眼儿先生。他教给我作什么诗，五个字一句，说四句是一首，还有什么韵不韵的。我那里弄的上来呢，后来作惯了，觉得顺溜了，就只能作半截儿。任凭怎么使劲儿，再也作不下去了。有一遭儿，先生出了个‘鹅群’叫我作，我如何作的下去呢？好容易作了半截儿。”颜生道：“可还记得么？”冯君衡道：“记得的很呢。我好容易作的，焉有不记得呢。我记是：‘远看一群鹅，见人就下河。’”颜生道：“底下呢？”冯君衡道：“说过就作半截儿，如何能够满作了呢？”颜生道：“待我与你续上半截如何？”冯君衡道：“那敢则好。”颜生道：“白毛分绿水，红掌荡清波。”冯君衡道：“似乎是好，念着怪有个听头儿的。还有一遭，因我们书房院子里有棵枇杷，先生以此为题。我作的是：‘有棵枇杷树，两个大槎枒。’”颜生道：“我也与你续上罢。‘未结黄金果，先开白玉花。’”冯君衡见颜生又续上了，他却不讲诗，便道：“我最爱对对子，怎么原故呢？作诗须得论平仄押韵，对对子就平空的想出来。若有上句，按着那边字儿一对，就得了。颜大哥，你出个对子我对。”颜生暗道：“今日重阳，而且风鸣树吼。”便写了一联道：“九日重阳风落叶。”冯君衡看了半天，猛然想起，对道：“‘八月中秋月照台。’”颜大哥，你看我对的如何？你再出个我对。”颜生见他无甚行止，便写一联道：“立品修身，



谁能效子游子夏？”冯君衡按着字儿，扣了一会，便对道：“交朋结友，我敢比刘六刘七。”颜生便又写了一联，却是明褒暗贬之意。冯君衡接来一看，写的是：“三坟五典，你乃百宝箱。”便又想了，对道：“一转两晃，我是万花筒。”他又魔着颜生出对。颜生实在不耐烦了，便道：“愿安承教你无门。”这明是说他请教不得其门。冯君衡他却呆想，忽然笑道：“可对上了。”便道：“不敢从命我有窗。”他见颜生手中摇着扇子，上面有字，便道：“颜大哥，我瞧瞧扇子。”颜生递过来，他就连声夸道：“好字，好字，真写了个龙争虎斗。”又翻着那面，却是素纸，连声可惜道：“这一面如何不画上几个人儿呢？颜大哥，你瞧我的扇子，却是画了一面，那一面却没有字。求颜大哥的大笔，写上几个字儿罢。”颜生道：“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写了送我的，现有双款为证，不敢虚言。我那拙笔焉能奉命，惟恐有污尊摇。”冯君衡道：“说了不闹文么，什么‘尊摇’不‘尊摇’的呢？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，如今再求颜大哥一写，更成全起来了。颜大哥，你看看那画的神情儿颇好。”颜生一看，见有一只船，上面有一妇人摇桨，旁边跪着一个小伙拉着桨绳。冯君衡又道：“颜大哥，你看那边岸上！那一人拿着千里眼镜儿，哈着腰儿瞧的神情儿，真是活的一般。”颜生便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名色？”冯君衡道：“怎么，颜大哥连毗猓嚙咚呛也不知道吗？”颜生道：“这话我不明白。”冯君衡道：“本名儿就叫荡湖船。千万求颜大哥把那面与我写了。我先拿颜大哥扇子去，俟写得时再换。”颜生无奈，将他的扇子插入笔筒之内。

冯君衡告辞，转身回了书房，暗暗想道：“颜生他将我两次诗不用思想，开口就续上了。他的学问哪，比我强多咧，而且像貌又好。他若在此了呵，只怕我那表妹被他夺了去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”他也不想人家原是许过的，他却



是要图谋人家的，可见这恶贼利欲熏心！什么天理，全不顾了。他便思前想后，总要把颜生害了才合心意，翻来覆去，一夜不曾合眼，再也想不出计策来。到了次日，吃毕早饭，又往花园而来。

不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

且说冯君衡来至花园，忽见迎头来了个女子，仔细看时，却是绣红，心中陡然疑惑起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到花园来做什么？”绣红道：“小姐派我来掐花儿。”冯君衡道：“掐的花儿在那里？”绣红道：“我到那边看了花儿，尚未开呢，因此空手回来。你查问我做什么？这是柳家花园，又不是你们冯家的花园，用你多管闲事，好没来由呀！”说罢，扬长去了。气的个冯君衡直瞪瞪的一双贼眼，再也对答不出来，心中更加疑惑，急忙奔至幽斋。偏偏雨墨又进内烹茶去了，见颜生拿着个字帖儿正要开看，猛抬头见了冯君衡，连忙让坐，顺手将字帖儿掖在书内，彼此闲谈。冯君衡道：“颜大哥，可有什么浅近的诗书，借给我看看呢？”颜生因他借书，便立起身来，向书架上找书去了。冯君衡便留神，见方才掖在书内字帖儿露着个纸角儿，他便轻轻抽出，暗暗的袖了。及至颜生找了书来，急忙接过，执手告别，回转书房而来。

进了书房，将书放下，便从袖中掏出字儿一看，只唬的惊疑不止，暗道：“这还不得！险些儿坏了大事。”原来此字正是前次乳母与小姐商议的，定于今晚二鼓在内角门相会，私赠银两，偏偏的被冯贼偷了来了。他便暗暗想道：“今晚他们若相会了，小姐一定身许颜生，我的姻缘岂不付之流



水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忽又转念一想道：“无妨，无妨。如今字儿既落入吾手，大约颜生恐我识破，他决不敢前走。我何不于二鼓时假冒颜生，倘能到手，岂不仍是我的姻缘。即便露出马脚，他若不依，就拿着此字作个见证。就是姑爷知道，也是他开门揖盗，却也不能奈何于我。”心中越想，此计越妙，不由的满心欢喜，恨不得立刻就交二鼓。

且说金蝉小姐虽则叫绣红寄柬与颜生，他便暗暗打点了私蓄银两并首饰衣服。到了临期，却派了绣红，持了包袱银两去赠颜生。田氏在旁边劝道：“何不小姐亲身一往？”小姐道：“此事已是越理之举，再要亲身前去，更失了闺阁体统，我是断断不肯去的。”绣红无奈，提了包袱银两，刚来到角门以外，见个人伛偻而来，细看形色不是颜生，便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只听那人道：“我是颜生。”细听语音却不对。忽见那人向前就要动手，绣红见不是势头，才嚷道“有贼”二字，冯君衡着忙，急伸手，本欲蒙嘴，不意蠢夫使的力猛，丫鬟人小软弱，往后仰面便倒。恶贼收手不及，扑跌在丫鬟身上，以至手按在绣红喉间一挤。及至强徒起来，丫鬟已气绝身亡，将包袱银两抛于地上。冯贼见丫鬟已死，急忙提了包袱，捡起银两包儿来，竟回书房去了，将颜生的扇子并字帖儿留在一旁。

小姐与乳母在楼上提心吊胆等绣红，不见回来，好生着急。乳母便要角门一看，谁知此时巡更之人见丫鬟倒毙在角门之外，早已禀知员外安人了。乳母听了此信，魂飞天外，回身绣阁，给小姐送信。只见灯笼火把，仆妇丫鬟同定员外安人，竟奔内角门而来。柳洪将灯一照，果是小绣红，见他旁边撂着一把扇子，又见那边地上有个字帖儿，连忙俱各捡起。打开扇子却是颜生的，心中已然不悦；又将字帖儿一看，登时气冲牛斗，也不言语，竟奔小姐的绣阁。冯氏不



知是何缘故，便隨在后面。

柳洪见了小姐，说：“干的好事！”将字帖儿就当面掷去。小姐此时已知绣红已死，又见爹爹如此，真是万箭攒心，一时难以分辩，惟有痛哭而已。亏得冯氏赶到，见此光景，忙将字帖儿拾起，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原来为着此事。员外，你好糊涂，焉知不是绣红那丫头干的鬼呢？他素来笔迹原与女儿一样。女儿现在未出绣阁，他却死在角门以外。你如何不分皂白，就埋怨女儿来呢？只是这颜姑爷既已得了财物，为何又将丫鬟掐死呢？竟自不知是什么意思？”一句话提醒了柳洪，便把一天愁恨俱搁在颜生身上。他就连忙写一张呈子，说颜生无故杀害丫鬟，并不提私赠银两之事，惟恐与自己名声不好听，便把颜生送往祥符县内。可怜颜生睡里梦里连个影儿也不知，幸喜雨墨机灵，暗暗打听明白，告诉了颜生。颜生听了，他便立了个百折不回的主意。

且说冯氏安慰小姐，叫乳母好生看顾，他便回至后边，将计就计，在柳洪跟前竭力撺掇，务将颜生置之死地，恰恰又暗合柳洪之心。柳洪等候县尹来相验了，绣红实是扣喉而死，并无别的情形。柳洪便咬定牙说是颜生谋害的，总要颜生抵命。

县尹回至衙门，立刻升堂，将颜生带上堂来。仔细一看，却是个懦弱书生，不像那杀人的凶手，便有怜惜他的意思，问道：“颜查散，你为何谋害绣红？从实招来！”颜生禀道：“只因绣红素来不服呼唤，屡屡逆命。昨又因他出口不逊，一时气愤难当，将他赶至后角门。不想刚然扣喉，他就倒毙而亡。这也是前世冤缘，做了今生的孽报。望祈老父母早早定案，犯人再也无怨的了。”说罢，向上叩头。县宰见他满口应承，毫无推诿，而且情甘认罪，决无异词，不由心下为难，暗暗思忖道：“看此光景，决非行凶作恶之人。难



道他素有疯颠不成？或者其中别有情节，碍难吐露，他情愿就死，亦未可知。此事本县倒要细细访查，再行定案。”想罢，吩咐将颜生带下去寄监。县官退堂入后，自然另有一番思索。

你道颜生为何情甘认罪？只因他怜念小姐一番好心，不料自己粗心失去字帖儿，致令绣红遭此惨祸，已然对不过小姐了；若再当堂和盘托出，岂不败坏了小姐名节？莫若自己应承，省得小姐出头露面，有伤闺门的风范。这便是颜生的一番衷曲。他却那里知道，暗中苦了一个雨墨呢。

且说雨墨从相公被人拿去之后，他便暗暗揣了银两赶赴县前，悄悄打听，听说相公满口应承，当堂全认了，只唬得他胆裂魂飞，泪流满面。后来见颜生入监，他便上前苦苦哀求禁子，并言有薄敬奉上。禁子与牢头相商明白，容他在内服侍相公。雨墨便将银子交付了牢头，嘱托一切俱要看顾，牢头见了白花花一包银子，满心欢喜，满口应承。雨墨见了颜生，又痛哭，又是抱怨说：“相公不该应承了此事。”见颜生微微含笑，毫不介意，雨墨竟自不知是何缘故。

谁知此时柳洪那里俱各知道颜生当堂招认了，老贼乐的满心欢喜，仿佛去了一场大病的一般。苦只苦了金蝉小姐，一闻此言，只道颜生决无生理，仔细想来，全是自己将他害了：“他既无命，我岂独生？莫若以死相酬。”将乳母支出去烹茶，他便倚了绣阁，投缳自尽身亡。及至乳母端了茶来，见门户关闭，就知不好，便高声呼唤，也不见应。再从门缝看时，见小姐高高的悬起，只唬得他骨软筋酥，踉踉跄跄，报与员外安人。柳洪一闻此言，也就顾不得了，先带领家人奔到楼上，打开绣户，上前便把小姐抱住。家人忙上前解了罗帕。此时冯氏已然赶到。夫妻二人打量还可以解救，谁知香魂已缈，不由的痛哭起来。更加着冯氏数数落落，一壁里



哭小姐，一壁里骂柳洪道：“都是你这老乌龟，老杀才！不分青红皂白，生生儿的要了你女儿的命了！那一个刚然送县，这一个就上了吊了。这个名声传扬出去才好听呢！”柳洪听了此言，咯瞪的把泪收住，道：“幸亏你提拨我。似此事如何办理？哭是小事，且先想个主意要紧。”冯氏道：“还有别的什么主意吗？只好说小姐得了个暴病，有些不受。先着人悄悄抬个棺材来，算是预备后事，与小姐冲冲喜。却暗暗的将小姐盛殓了，浮厝在花园敞厅上。候过了三朝五日，便说小姐因病身亡，也就遮了外面的耳目，也省得人家谈论了。”柳洪听了，再也想不出别的高主意，只好依计而行，便嘱咐家人搭棺材去：“倘有人问，就说小姐得病甚重，为的是冲冲喜。”家人领命，去不多时，便搭了来了，悄悄抬至后楼。

此时冯氏与乳母已将小姐穿戴齐备，所有小姐素日惜爱的簪环首饰衣服俱各盛殓了。且不下箭，便叫家人等暗暗抬至花园敞厅停放。员外安人又不敢放声大哭，惟有呜呜悲泣而已。停放已毕，惟恐有人看见，便将花园门倒锁起来。所有家人，每人赏了四两银子，以压口舌。

谁知家人之中有一个姓牛名唤驴子。他爹爹牛三，原是柳家的老仆，只因双目失明，柳洪念他出力多年，便在花园后门外盖了三间草房，叫他与儿子并媳妇马氏一同居住，又可以看守花园。这日牛驴子拿了四两银子回来，马氏问道：“此银从何而来？”驴子便将小姐自尽并员外安人定计、暂且停放花园敞厅并未下箭的情由，说了一遍：“这四两银子便是员外赏的，叫我们严密此事，不可声张。”说罢，又言小姐的盛殓的东西实在是不少，什么凤头钗，又是什么珍珠花、翡翠环，这个那个说了一套。马氏闻听，便觉垂涎，道：“可惜了儿的这些好东西！你就是没有胆子。你若



有胆量，到了夜间，只隔着一段墙，偷偷儿的进去。”刚说至此，只听那屋牛三道：“媳妇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！咱家员外遭了此事已是不幸，人人听见该当叹息，替他难受，怎么你还要就热窝儿去偷盗尸首的东西？人要天理良心，看昭彰报应要紧。驴儿呀，驴儿！此事是断断做不得的。”老头儿说罢，恨恨不已。谁知牛三刚说话时，驴子便对着他女人摆手儿。后来又听见叫他不可做此事，驴子便赌气道：“我知道，他不过是那末说，那里我就做了呢。”说着话，便打手式，叫他女人预备饭，自己便打酒去。少时，酒也有了，菜也得了。且不打发牛三吃，自己便先喝酒。女人一壁服侍，一壁跟着吃，却不言语，尽打手式。到吃喝完了，两口子便将家伙归着起来。驴子便在院子内找了一把板斧，掖在腰间。等到将有二鼓，他直奔到花园后门，拣了个地势高耸之处，扳住墙头，纵将上去。他便往里一跳，直奔敞厅而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

且说牛驴子于起更时来至花园，扳住墙头，纵身上去。他便往里一跳，只听“噗咚”一声，自己把自己倒吓了一跳。但见树林中透出月色，满园中花影摇曳，仿佛都是人影儿一般，毛手毛脚，贼头贼脑，他却认得路径，一直竟奔敞厅而来。见棺材停放中间，猛然想起小姐入殓之时形景，不觉从脊梁骨上一阵发麻灌海，登时头发根根倒竖，害起怕来，又连打了几个寒噤，暗暗说：“不好！我别要不得！”身子觉软，就坐在敞厅栏杆踏板之上。略定了定神，回手拔出扳斧，心里想道：“我此来原为发财，这一上去打开了棺盖，财帛便可到手。我却怕他怎的？这总是自己心虚之过。慢说无鬼，就是有鬼，也不过是闺中弱女，有什么大本事呢？”想至此，不觉的雄心陡起，提了板斧，便来到敞厅之上。对了棺木，一时天良难昧，便双膝跪倒，暗暗祝道：“牛驴子实在是个苦小子。今日暂借小姐的簪环衣服一用，日后充足了，我再多多的给小姐烧些纸镞罢。”祝毕起来，将板斧放下，只用双手从前面托住棺盖，尽力往上一一起，那棺盖就离了位了，他便往左边一跨。又绕到后边，也是用双手托住，往上一一起，他却往右边一跨，那棺盖便横斜在材上。才要动手，忽听“噯哟”一声，便吓的他把脖子一缩，跑下厅来，



格嗒嗒一个整颤，半晌，还不过气来。又见小姐挣扎起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多承公公指引。”便不言语了。驴子喘息了喘息，想道：“小姐他会还了魂了。”又一转念：“他纵然还魂，正在气息微弱之时，我这上去将他掐住咽喉，他依然是死，我照旧发财，有何不可呢？”想至此，又煞神附体立起身来，从老远的就将两手比着要掐的式样。尚未来到敞厅，忽有一物飞来，正打在左手之上。驴子又不敢“嗳哟”，只疼的他咬着牙，摔着手，在厅下打转。

只见从太湖石后来了一人，身穿夜行衣服，竟奔驴子而来。瞧着不好，刚然要跑，已被那人一个箭步，赶上就是一脚。驴子便跌倒在地，口中叫道：“爷爷饶命！”那人便将驴子按在地上，用刀一晃，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棺材内死的是谁？”驴子道：“是我家小姐，可是吊死的。”那人吃惊道：“你家小姐如何吊死呢？”驴子道：“只因颜生当堂招认了，我家小姐就吊死了，不知是什么缘故。只求爷爷饶命！”那人道：“你初念贪财还可饶恕，后来又生害人之心，便是可杀不可留了。”说到“可杀”二字，刀已落将下来，登时驴子入了汤锅了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他便是改名金懋叔的白玉堂。自从赠了颜生银两之后，他便先到祥符县将柳洪打听明白，已知道此人怪吝，必然嫌贫爱富。后来打听颜生到此，甚是相安，正在欢喜，忽听得颜生被祥符县拿去，甚觉诧异，故此夤夜到此，打听个水落石出。已知颜生负屈含冤，并不知小姐又有自缢之事，适才问了驴子，方才明白。既将驴子杀了，又见小姐还魂，本欲上前搀扶，又要避盟嫂之嫌疑，猛然心生一计：“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”想罢，便高声嚷道：“你们小姐还魂了！快来救人呀！”又向那角门上啞的一脚，连门带框，俱各歪在一边。他却飞身上房，竟奔柳洪住房去了。



且说巡更之人原是四个，前后半夜倒换。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，猛听得有人说小姐还魂之事，又听得“唬嚒”一声响亮。二人唬了一跳，连忙顺着声音，打着灯笼一照，见花园角门连门框俱各歪在一边。二人乍着胆子，进了花园。趁着月色，先往敞厅上一看，见棺材盖横在材上。连忙过去细看，见小姐坐在棺材内，闭着双眼，口内尚在咕哝。二人见了，悄悄说道：“谁说不是活了呢！快报员外安人去。”刚然回身，只见那边有一块黑忽忽的，不知是什么，打过灯笼一照，却是一个人。内中有个眼尖的道：“伙计，这不是牛驴子么？他如何躺在这里呢？难道昨日停放之后，把他落在这里了？”又听那人道：“这是什么稀泞的？踩了我一脚。嗟哟！怎么他脖子上有个小口子呢？敢则是被人杀了。快快报与员外，说小姐还魂了。”

柳洪听了，即刻叫开角门。冯氏也连忙起来，唤齐仆妇丫鬟，俱往花园而来。谁知乳母田氏一闻此言，预先跑来，扶着小姐呼唤，只听小姐嘟哝道：“多承公公指引，叫奴家何以报答？”柳洪、冯氏见了小姐果然活了，不胜欢喜。大家搀扶出来。田氏转身背负着小姐，仆妇帮扶，左右围随，一直来到绣阁安放妥协，又灌姜汤少许，渐渐的苏醒过来。容小姐静一静，定定神，止于乳母田氏与安人、小丫鬟等在左右看顾，柳洪就慢慢的下楼去了。只见更夫仍在楼门之外伺候，柳洪便道：“你二人还不巡更，在此作甚？”二人道：“等着员外回话。还有一宗事呢！”柳洪道：“还有什么事呢？不是要讨赏么？”二人道：“讨赏忙什么呢？咱们花园躺着一个死人呢！”柳洪闻听，大惊道：“如何有死人呢？”二人道：“员外随我们看看就知道了。不是生人，却是个熟人。”

柳洪跟定更夫进了花园，来至敞厅，更夫举起灯笼照看。柳洪见满地是血，战战兢兢看了多时，道：“这不是牛



驴子吗？他如何被人杀了呢？”又见棺盖横着，旁边又有一把板斧，猛然省悟道：“别是他前来开棺盗尸罢？如何棺盖横过来呢？”更夫说道：“员外爷想的不错。只是他被何人杀死呢？难道他见小姐活了，他自己抹了脖子？”柳洪无奈，只得派人看守，准备报官相验。先叫人找了地保来，告诉他此事。地保道：“日前掐死了一个丫鬟，尚未结案；如今又杀了一个家人，所有这些喜庆事情，全出在尊府。此事就说不得了，只好员外爷辛苦辛苦，同我走一趟。”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，只得进内，取些银两给他们就完了。

不料来至套间屋内，见银柜的锁头落地，柜盖已开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查对，散碎银两俱各未动，单单整封银两短了十封。心内这一阵难受，又不是疼，又不是痒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发了会子怔，叫丫鬟去请安人，一面平了一两六钱有零的银，算是二两，央求地保呈报。地保得了银子自己去了。柳洪急回身来至屋内，不觉泪下。冯氏便问：“叫我有什么事？女儿活了，应当喜欢，为何反倒哭起来了呢？莫不成牛驴子死了，你心疼他吗？”柳洪道：“那盗尸贼，我心疼他做什么！”冯氏道：“既不为此，你哭什么？”柳洪便将银子失去十封的话，说了一遍：“因为心疼银子，不觉流泪。这如今意欲报官，故此请你来商议商议。”冯氏听了，也觉一惊，后来听柳洪说报官，连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现在咱们家有两宗人命的大案，尚未完结。如今为丢银子又去报官，别的都不遗失，单单的丢了十封银子，这不是提官府的醒儿吗？可见咱家积蓄多金。他若往歪里一问，只怕再花上十封，也未必能结案。依我说，这十封银子只好忍个肚疼，算是丢了罢。”柳洪听了此言，深为有理，只得罢了。不过一时时揪着心系子，怪疼的。

且说马氏撺掇丈夫前去盗尸，以为手到成功，不想呆呆



的等了一夜未见回来，看看的天已发晓，不由的埋怨道：“这王八蛋好生可恶！他不亏我指引明路，教他发财。如今得了手且不回家，又不知填还那个小妈儿去了！少时他瞎爹若问起来，又该无故唠叨。”正在自言自语埋怨，忽听有人敲门道：“牛三哥，牛三哥。”妇人答道：“是谁呀？这末早就来叫门。”说罢，将门开了一看，原来是捡粪的李二。李二一见马氏，便道：“侄儿媳妇，你烦恼呀？”马氏听了，啐道：“呸！大清早起的，也不嫌个丧气。这是怎么说呢？”李二说：“敢则是丧气。你们驴子叫人杀了，怎么不丧气！”牛三已在屋内听见，便接言道：“李老二，你进屋里来，明白告诉了我，这是怎么一件事情？”李二便进屋内，见了牛三，说：“告诉哥哥说，驴子侄儿不知为何被人杀死在那边花园子里了。你们员外报了官，少时就要来相验呢。”牛三道：“好呀！你们干的好事呀！有报应没有？昨日那末拦你们，你们不听，到底儿遭了报了。这不叫员外受累吗？李老二，你拉了我去，等着官府来了，我拦验就是了。这不是吗？我的儿子既死了，我那儿妇是断不能守的，莫若叫他回娘家去罢。这才应了俗语儿了：‘驴的朝东，马的朝西。’”说着话，拿了明杖，叫李二拉着他，竟奔着员外宅里来。见了柳洪，便将要拦验的话说了，柳洪甚是欢喜，又教导了好些话：那个说的，那个说不的，怎么具结领尸，编派停当。又将装小姐的棺木挪在闲屋，算是为他买的寿木。及至官府到来，牛三拦验，情愿具结领尸，官府细问情由，方准所呈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颜生在监多亏了雨墨服侍，不至受苦。自从那日过下堂来，至今并未提审，竟不知定了案不曾，反觉得心神不定。忽见牢头将雨墨叫将出来，在独神庙前，便发话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今儿得出去了，我不能只是替你耽惊儿。再者



你们相公今儿晚上也该叫他受用受用了。”雨墨见不是话头，便道：“贾大叔，可怜我家相公负屈含冤，望大叔将就将就。”贾牢头道：“我们早已可怜过了。我们若遇见都像你们这样打官司，我们都饿死了。你打量里里外外费用轻呢。就是你那点银子，一哄儿就结了。俗语说：‘衙门的钱，下水的船。’这总要现了现。你总得想个主意才好呢。难道你们相公就没个朋友吗？”雨墨哭道：“我们从远方投亲而来，这里如何有相知呢。没奈何，还是求大叔可怜我家相公才好。”贾牢头道：“你那是白说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你们相公有个亲戚，他不是财主吗？你为什么不弄他的钱呢？”雨墨流泪道：“那是我家相公的对头，他如何肯资助呢？”贾牢头道：“不是那末说，你与相公商量商量，怎么想个法子将他的亲戚咬出来。我们弄他的银钱，好照应你们相公呀，是这么个主意。”雨墨摇头道：“这个主意却难，只怕我家相公做不出来罢。”贾牢头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今儿就出去，直不准你在这里！”雨墨见他如此神情，心中好生为难，急得泪流满面，痛哭不止，恨不得跪在地下哀求。

忽见监门口有人叫：“贾头儿，贾头儿，快来哟！”贾牢头道：“是了，我这里说话呢。”那人又道：“你快来，有话说！”贾牢头道：“什么事这末忙？难道弄出钱来我一人使吗？也是大家伙儿分。”那外面说话的，乃是禁子吴头儿。他便问道：“你又驳办谁呢？”贾牢头道：“就是颜查散的小童儿。”吴头儿道：“噯哟！我的太爷，你怎么惹他呢？人家的照应到了。此人姓白，刚才上衙门口略一点染，就是一百两呀！少时就进来了。你快快好好儿的预备着，伺候着罢。”牢头听了，连忙回身，见雨墨还在那里哭呢，连忙上前道：“老雨呀，你怎么不禁呕呢？说说笑笑，嗷嗷呕呕，这有什么呢。你怎么就认起真来？我问问你，你家相公可有个姓白



的朋友吗？”雨墨道：“并没有姓白的。”贾牢头道：“你藏奸，你还恼着我呢。我告诉你，如今外面有一个姓白的，瞧你们相公来了。”

说话间，只见该值的头目陪着一人进来，头戴武生巾，身穿月白花氅，内衬一件桃红衬袍，足登官鞋，另有一番英雄气概。雨墨看了，很像金相公，却不敢认。只听那武生叫道：“雨墨，你敢是也在此么？好孩子！真正难为你。”雨墨听了此言，不觉的落下泪来，连忙上前参见，道：“谁说不是金相公呢！”暗暗忖道：“如何连音也改了呢？”他却那里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。白五爷将雨墨扶起，道：“你家相公在那里？”

不知雨墨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

且说白玉堂将雨墨扶起，道：“你家相公在那里？”贾牢头不容雨墨答言，他便说：“颜相公在这单间屋内，都是小人们伺候。”白五爷道：“好，你们用心服侍，我自有赏赐。”贾牢头连连答应几个“是”。

此时雨墨已然告诉了颜生。白五爷来至屋内，见颜生蓬头垢面，虽无刑具加身，已然形容憔悴，连忙上前执手，道：“仁兄如何遭此冤枉？”说至此，声音有些惨切。谁知颜生他却毫不动念，说道：“噫！愚兄愧见贤弟。贤弟到此何干哪？”白五爷见颜生并无忧愁哭泣之状，惟有羞容满面，心中暗暗点头夸道：“颜生真乃英雄也。”便问：“此事因何而起？”颜生道：“贤弟问他怎么？”白玉堂道：“你我知己兄弟，非泛泛可比。难道仁兄还瞒着小弟不成？”颜生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此事皆是愚兄之过。”便说：“绣红寄柬，愚兄并未看明柬上是何言词。因有人来，便将柬儿放在书内。谁知此柬遗失，到了夜间，就生出此事。柳洪便将愚兄呈送本县，后来亏得雨墨暗暗打听，方知是小姐的一片苦心，全是为顾愚兄，愚兄自恨遗失柬约，酿成祸端。兄若不应承，难道还攀扯闺阁弱质，坏他的清白？愚兄惟有一死而已！”

白玉堂听了颜生之言，颇觉有理，复转念一想，道：



“仁兄知恩报恩，舍己成人，原是大丈夫所为。独不念老伯母在家悬念乎？”一句话却把颜生的伤心招起，不由的泪如雨下，半晌，说道：“事成不改，命中所造，大料难逃。这也是前世冤孽，今生报应。奈何，奈何？愚兄死后，望贤弟照看家母，兄在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雨墨在旁亦落泪。白玉堂道：“何至如此！仁兄且自宽心。凡事还要再思，虽则为人，也当为己。闻得开封府包相断事如神，何不到那里去伸诉呢？”颜生道：“贤弟，此言差矣。此事非是官府屈打成招的，乃是兄自行承认的，又何必向包公那里分辩去呢？”白玉堂道：“仁兄虽如此说，小弟惟恐本县详文若到开封，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认了，那时又当如何？”颜生道：“书云‘匹夫不可夺志也’，况愚兄乎？”

白玉堂见颜生毫无回转之心，他便另有个算计了，便叫雨墨将禁子牢头叫进来。雨墨刚然来到院中，只见禁子牢头正在那里嘁嘁喳喳，指手画脚。忽见雨墨出来，便有二人迎将上来道：“老雨呀，有什么吩咐的吗？”雨墨道：“白老爷请你二人呢。”二人听得此话，便狗颠屁股垂儿似的跑向前来。白五爷叫伴当拿出四封银子，对他二人说道：“这是银子四封，赏你二人一封，俵散众人一封，余下二封便是伺候颜相公的。从此后，颜相公一切事体，全是你二人照管。倘有不到之处，我若闻知，却是不依你们的。”二人屈膝谢赏，满口应承。

白五爷又对颜生道：“这里诸事妥协，小弟要借雨墨随我几日。不知仁兄叫他去否？”颜生道：“他也在无事。况此处俱已安置妥协，愚兄也用他不着，贤弟只管将他带去。”谁知雨墨早已领会白五爷之意，便欣然叩辞了颜生，跟随白五爷出了监中。到了无人之处，雨墨便问白五爷道：“老爷将小人带出监来，莫非叫小人瞒着我家相公，上开封府呈控



么？”一句话问的白五爷满心欢喜，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聪明，真正罕有。我原有此意，但不知你敢去不敢去？”雨墨道：“小人若不敢去，也就不问了。自从那日我家相公招承之后，小人就要上京内开封府控告去。只因监内无人伺候，故此耽延至今。今日又见老爷话语之中，提拔我家相公，我家相公毫不省悟，故此方才老爷一说要借小人跟随几天，小人就明白了是为着此事。”白五爷哈哈大笑道：“我的意思，竟被你猜着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相公入了情魔了，一时也化解不开，须到开封府告去，方能打破迷关。你明日就到开封府，就把你家相公无故招承认罪原由申诉一番，包公自有断法。我在暗中给你安置安置，大约你家相公就可脱去此灾了。”说罢，便叫伴当给他十两银子。雨墨道：“老爷前次赏过两个镲子，小人还没使呢。老爷改日再赏罢。再者小人告状去，腰间也不好多带银子。”白五爷点头道：“你说的也是。你今日就往开封府去，在附近处住下，明日好去伸冤。”雨墨连连称“是”，竟奔开封府去了。

谁知就是此夜，开封府出了一件诧异的事。包公每日五更上朝，包兴、李才预备伺候，一切冠带袍服、茶水羹汤俱各停当，只等包公一呼唤，便诸事整齐。二人正在静候，忽听包公咳嗽，包兴连忙执灯，掀起帘子，来至里屋内。刚要将灯往桌上一放，不觉骇目惊心，失声道：“哎哟！”包公在帐子内，便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包兴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刀，刀，刀呀？”包公听见，急披衣坐起，撩起帐子一看，果见是明晃晃的一把钢刀横在桌上，刀下还压着柬帖儿，便叫包兴：“将柬帖拿来我看。”包兴将柬帖从刀下抽出，持着灯递给相爷。一看，见上面有四个大字，写着“颜查散冤”。包公忖度了一会，不解其意，只得净面穿衣，且自上朝，俟散朝后再慢慢的访查。



到了朝中，诸事已完，便乘轿而回。刚至衙门，只见从人丛中跑出个小孩子来，在轿旁跪倒，口称“冤枉”。恰好王朝走到，将他获住。包公轿至公堂，落下轿，立刻升堂，便叫：“带那小孩子！”该班的传出。此时王朝正在角门外问雨墨的名姓，忽听叫：“带小孩子！”王朝嘱咐道：“见了相爷，不要害怕，不可胡说。”雨墨道：“多承老爷教导。”王朝进了角门，将雨墨带上堂去。雨墨便跪倒，向上叩头。

包公问道：“那小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为着何事？诉上来。”雨墨道：“小人名叫雨墨，乃武进县人。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县投亲……”包公道：“你主人叫什么名字？”雨墨道：“姓颜名查散。”包公听了“颜查散”三字，暗暗道：“原来果有颜查散。”便问道：“投在什么人家？”雨墨道：“就是双星桥柳员外家。这员外名叫柳洪，他是小主人的姑夫。谁知小主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，此时却是续娶的冯氏安人。只因柳洪膝下有个姑娘名柳金蝉，是从小儿就许与我家相公为妻。小人的主人原来奉母命前来投亲，一来在此读书，预备明年科考；二来又为的是完姻。谁知柳洪将我主仆二人留在花园居住，敢则是他不怀好意。住了才四天，那日清早，便有本县的衙役前来把我主人拿去了，说我主人无故的将小姐的丫鬟绣红掐死在内角门以外。回相爷，小人与小人的主人时刻不离左右，小人的主人并未出花园的书斋，如何会在内角门掐死了丫鬟呢？不想小人的主人被县里拿去，刚过头一堂，就满口应承，说是自己将丫鬟掐死，情愿抵命。不知是什么缘故？因此小人到相爷台前，恳求相爷与小人的主人作主。”说罢，复又叩头。

包公听了，沉吟半晌，便问道：“你家相公既与柳洪是亲戚，想来出入是不避的了？”雨墨道：“柳洪为人极其固执，慢说别人，就是这个续娶的冯氏也未容我家主人相见。



主仆在那里四五天，尽在花园书斋居住。所有饭食茶水，俱是小人进内自取，并未派人服侍，很不像待亲戚的道理。菜里头连一点儿肉腥也没有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你可知道小姐那里，除了绣红还有几个丫鬟呢？”雨墨道：“听得说小姐那里就只有一个丫鬟绣红，还有个乳母田氏。这个乳母却是个好人。”包公忙问道：“怎见得？”雨墨道：“小人进内取茶饭时，他就向小人说：‘园子空落，你们主仆在那里居住须要小心，恐有不测之事。依我说，莫若过一两天，你们还是离了此处好。’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。”包公暗暗的踌躇道：“莫非乳母晓得其中原委呢？何不如此如此，看是如何。”想罢，便叫将雨墨带下去，就在班房听候。立刻吩咐差役：“将柳洪并他家乳母田氏分别传来，不许串供。”又吩咐：“到祥符县提颜查散到府听审。”

包公暂退堂，用饭毕，正要歇息，只见传柳洪的差役回来禀道：“柳洪到案。”老爷吩咐：“伺候升堂。”将柳洪带上堂来，问道：“颜查散是你什么人？”柳洪道：“是小老儿内侄。”包公道：“他来此作什么来了？”柳洪道：“他在小老儿家读书，为的是明年科考。”包公道：“闻听得他与你女儿自幼联姻，可是有的么？”柳洪暗暗的纳闷道：“怨不得人说包公断事如神，我家里事他如何知道呢？”至此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是从小儿定下的婚姻。他此来一则为读书预备科考，二则是完姻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可曾将他留下？”柳洪道：“留他在小老儿家居住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家丫鬟绣红，可是服侍你女儿的么？”柳洪道：“是从小儿跟随小女儿，极其聪明，又会写，又会算，实实死的可惜。”包公道：“为何死的？”柳洪道：“就是被颜查散扣喉而死。”包公道：“什么时候死的？死于何处？”柳洪道：“及至小老儿知道，已有二鼓之半，却是死在内角门以外。”包公听罢，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我把



你这老狗，满口胡说！方才你说，及至你知道的时节已有二鼓之半，自然是你的家人报与你知道的。你并未亲眼看见是谁掐死的，如何就知是颜查散相害？这明明是你嫌贫爱富，将丫鬟掐死，有意诬赖颜生。你还敢在本阁跟前支吾么？”柳洪见包公动怒，连忙叩头，道：“相爷请息怒，容小老儿细细的说。丫鬟被人掐死，小老儿原也不知是谁掐死的，只因死尸之旁落下一把扇子，却是颜生的名款，因此才知道是颜生所害。”说罢，复又叩头。包公听了，思想了半晌：“如此看来，定是颜生作下不才之事了”。

又见差役回道：“乳母田氏传到。”包公叫把柳洪带下去，即将田氏带上堂来。田氏那里见过这样堂威，已然吓得魂不附体，浑身抖衣而战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就是柳金蝉的乳母么？”田氏道：“婆，婆子便是。”包公道：“丫鬟绣红为何死的？从实说来！”田氏到了此时，那敢撒谎，便把如何听见我家员外安人私语要害颜生、自己如何与小姐商议要救颜生、如何叫绣红私赠颜生银两等话说了：“谁知颜姑爷得了财物，不知何故，竟将绣红掐死了。偏偏的又落下一把扇子，连那个字帖儿。我家员外见了气的了不得，就把颜姑爷送了县了。谁知我家的小姐就上了吊了。”包公听至此，不觉愕然道：“怎么柳金蝉竟自死了么？”田氏道：“死了之后又活了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如何又会活了呢？”田氏道：“皆因我家员外安人商量此事，说颜姑爷是头一天进了监，第二天姑娘就吊死了。况且又是未过门之女，这要是吵嚷出去，这个名声儿不好听的。因此就说是小姐病的要死，买口棺材来冲一冲，却悄悄的把小姐装殓了，停放后花园内敞厅上。谁知半夜里有人嚷说：‘你们小姐还了魂了！’大家伙儿听见了，连忙过去一看，谁说不是活了呢？棺材盖也横过来了，小姐在棺材里坐着呢。”包公道：“棺材盖如何会横过来呢？”



田氏道：“听说是宅内的下人牛驴子偷偷儿盗尸去，他见小姐活了，不知怎么，他又抹了脖子了。”

包公听毕，暗暗思想道：“可惜金蝉一番节烈，竟被无义的颜生辜负了。可恨颜生既得了财物，又将绣红掐死，其为人的品行，就不问可知了。如何又有寄柬留刀之事，并有小童雨墨替他伸冤呢？”想至此，便叫：“带雨墨！”左右即将雨墨带上堂来。包公把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好狗才！你小小年纪，竟敢大胆蒙混本阁，该当何罪？”雨墨见包公动怒，便向上叩头道：“小人句句是实话，焉敢蒙混相爷？”包公一声断喝：“你这狗才，就该掌嘴！你说你主人并未离书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内角门以外呢？讲！”

不知雨墨回答什么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

且说包公一声断喝：“哇！你这狗才，就该掌嘴！你说你主人并未离了书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内角门以外呢？”雨墨道：“相爷，若说扇子，其中有个情节。只因柳洪内侄名叫冯君衡，就是现在冯氏安人的侄儿，那一天合我主人谈诗对对子。后来他要我主人扇子瞧，却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写，我家主人不肯写。他不依，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，他说写得了再换。相爷不信，打发人取来，现时仍在笔筒内插着。那把次姑龙冬呛的扇子，就是冯君衡的。小人断不敢撒谎。”忽见包公哈哈大笑，雨墨只当包公听见这“次姑龙冬呛”乐了呢，他那里知道，包公因问出扇子的根由，心中早已明白此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十分畅快。立刻出签，捉拿冯君衡到案。

此时祥符县已将颜查散解到。包公便叫将田氏带下去，叫雨墨跪在一旁。将颜生的招状看了一遍，已然看出破绽，不由暗暗笑道：“一个情愿甘心抵命，一个以死相酬自尽，他二人也堪称为义夫节妇了。”便叫：“带颜查散！”

颜生此时镯镣加身，来至堂上，一眼看见雨墨，心中纳闷道：“他到此何干？”左右上来，去了刑具，颜生跪倒。包公道：“颜查散抬起头来。”颜查散仰起面来，包公见他虽然



蓬头垢面，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，便问：“你如何将绣红掐死？”颜生便将在县内口供，一字不改，诉将上去。包公点了点头道：“绣红也真正的可恶。你是柳洪的亲戚，又是客居他家，他竟敢不服呼唤，口出不逊，无怪你愤恨。我且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出了书斋？由何路径到内角门？什么时候掐死绣红？他死于何处？讲！”颜生听包公问到此处，竟不能答，暗暗的道：“好利害！好利害！我何尝掐死绣红，不过是恐金蝉出头露面，名节攸关，故此我才招认掐死绣红。如今相爷细细的审问，何时出书斋，由何路径到内角门，我如何说得出来？”正在为难之际，忽听雨墨在旁哭道：“相公此时还不说明，真个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悬念么？”颜生一闻此言，触动肝腑，又是着急，又惭愧，不觉泪流满面，向上叩头道：“犯人实实罪该万死，惟求相爷笔下超生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包公道：“还有一事问你。柳金蝉既已寄柬与你，你为何不去，是何缘故？”颜生哭道：“嗟呀！相爷呀，千错万错在此处。那日绣红送柬之后，犯人刚然要看，恰值冯君衡前来借书，犯人便将此柬掖在案头书内。谁知冯君衡去后，遍寻不见，再也无有。犯人并不知柬中是何言词，如何知道有内角门之约呢？”包公听了，便觉了然。

只见差役问道：“冯君衡拿到！”包公便叫颜生主仆下去，立刻带冯君衡上堂。包公见他兔耳莺腮，蛇眉鼠眼，已知是不良之辈，把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冯君衡，快将假名盗财、因奸致命，从实招来！”左右连声催吓：“讲！讲！讲！”冯君衡道：“没有什么招的。”包公道：“请大刑！”左右将三根木望堂上一摆。冯君衡害怕，只得口吐实情，将如何换扇，如何盗柬，如何二更之时拿了扇柬冒名前去，只因绣红要嚷，如何将他扣喉而死，又如何撇下扇柬，提了包袱银两回转书房，从头至尾，述说一遍。包公问明，叫他画了供，



立刻请御刑。王、马、张、赵将狗头铡抬来，还是照旧章程，登时将冯君衡铡了。丹墀之下，只吓得柳洪、田氏以及颜生主仆谁敢仰视。

刚将尸首打扫完毕，御刑仍然安放。堂上忽听包公道：“带柳洪！”这一声把个柳洪吓得胆裂魂飞，筋酥骨软，好容易挣扎爬至公堂之上。包公道：“我把你这老狗！颜生受害，金蝉悬梁，绣红遭害，驴子被杀，以及冯君衡遭刑，全由你这老狗嫌贫爱富而起，致令生者、死者、死而复生者受此大害。今将你废于铡下，大概不委屈你罢？”柳洪听了，叩头碰地，道：“实在不屈。望相爷开天地之恩，饶恕小老儿，改过自新，以赎前愆。”包公道：“你既知要赎罪，听本阁吩咐。今将颜生交付与你，就在你家攻书，所有一切费用，你要好好看待。俟明年科考之后，中与不中，即便毕姻。倘颜查散稍有疏虞，我便把你拿来，仍然废于铡下。你敢应么？”柳洪道：“小老儿愿意，小老儿愿意。”

包公便将颜查散、雨墨叫上堂来，道：“你读书要明大义，为何失大义而全小节？便非志士，乃系腐儒。自今以后，必须改过，务要好好读书。按日期将窗课送来，本阁与你看视。倘得寸进，庶不负雨墨一片为主之心。就是平素之间，也要将他好好看待。”颜生向上叩头道：“谨遵台命。”三个人又从新向上叩头。柳洪携了颜生的手，颜生携了雨墨的手，又是欢喜，又是伤心，下了丹墀，同了田氏一齐回家去了。

此案已结，包公退堂，来至书房，便叫包兴：“请展护卫。”你道展爷几时回来的？他却来在颜查散、白玉堂之先，只因腾不出笔来，不能叙写。事有缓急，况颜生之案是一气的文字，再也间断不得，如何还有工夫提展爷呢？如今颜查散之案已完，必须要说一番。



展爷自从救了老仆颜福之后，那夜便赶到家中，见了展忠，将茉花村比剑联姻之事，述说一回。彼此换剑作了定礼，便将湛卢宝剑给他看了。展忠满心欢喜。展爷又告诉他，现在开封府有一件紧要之事，故此连夜赶回家中，必须早赴东京。展忠道：“作皇家官，理应报效朝廷。家中之事，全由老奴照管，爷自请放心。”展爷便叫伴当收拾行李备马，立刻起程，竟奔开封而来。

及至到了开封府，便先见了公孙先生与王、马、张、赵等，却不提白玉堂来京，不过略问了问：“一向有什么事故没有？”大家俱言无事，又问展爷道：“大哥原告两个月的假，如何恁早回来？”展爷道：“回家祭扫完了，在家无事，莫若早些回来，省得临期匆忙。”也就遮掩过去。他却参见了相爷，暗暗将白玉堂之事回了。包公听了，吩咐严加防范，设法擒拿。展爷退回公所，自有众人与他接风掸尘，一连热闹了几天。展爷却每夜防范，并不见什么动静。不想由颜查散案中，生出寄柬留刀之事。包公虽然疑心，尚未知虚实，如何此案已经断明，果系“颜查散冤”，应了柬上之言。包公想起留刀之人，退堂后来至书房，便请展爷。展爷随着包兴进了书房，参见包公。包公便提起：“寄柬留刀之人，行踪诡密，令人可疑，护卫须要严加防范才好。”展爷道：“卑职前日听见主管包兴述说此事，也就有些疑心。这明是给颜查散辨冤，暗里却是透信。据卑职想，留刀之人，恐是白玉堂了。卑职且与公孙策计议去。”包公点头。

展爷退出，来至公所，已然秉上灯烛。大家摆上酒饭，彼此就座。公孙先生便问展爷道：“相爷请吾兄有何见谕？”展爷道：“相爷为寄柬留刀之事，叫大家防范些。”王朝道：“此事原为替颜查散明冤。如今既已断明，颜生已归柳家去了，此时又何必防什么呢？”展爷此时却不能不告诉众人白



玉堂来京找寻之事，便将在茉花村比剑联姻，后至芦花荡方知白玉堂进京找御猫，故此劣兄一闻此言便急急赶来等情由，说了一遍。张龙道：“原来大哥定了亲了，还瞒着我们呢。恐怕兄弟们要喝大哥的喜酒。如今既已说出来，明日是要加倍的罚。”马汉道：“喝酒是小事，但不知锦毛鼠是怎么个人？”展爷道：“此人姓白名玉堂，乃五义之中的朋友。”赵虎道：“什么五义？小弟不明白。”展爷便将陷空岛的众人说出，又将绰号儿说与众人听了。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，猛然省悟道：“此人来找大哥，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。”展爷道：“他与我素无仇隙，与我合什么气呢？”公孙策道：“大哥，你自想想，他们五人号称五鼠，你却号称御猫，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？这明是嗔大哥号称御猫之故，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合气。”展爷道：“贤弟所说似乎有理，但我这‘御猫’乃圣上所赐，非是劣兄有意称猫，要欺压朋友。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，劣兄甘拜下风，从此后不称御猫，也未为不可。”众人尚未答言，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，听见展爷说出此话，他却有些不服气，拿着酒杯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大哥，你老素昔胆量过人，今日何自馁如此？这‘御猫’二字，乃圣上所赐，如何改得？倘若是那个什么白糖咧，黑糖咧，他不来便罢，他若来时，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，也去去我的滞气。”展爷连忙摆手，说：“四弟悄言，岂不闻窗外有耳？”刚说至此，只听“拍”的一声，从外面飞进一物，不偏不歪，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。只听“当啷啷”一声，将酒杯打了个粉碎。赵爷唬了一跳，众人无不惊骇。

只见展爷早已出席，将榻扇虚掩，回身复又将灯吹灭，便把外衣脱下，里面却是早已结束停当的。暗暗的将宝剑拿在手中，却把榻扇假做一开，只听“拍”的一声，又是一物打在榻扇上。展爷这才把榻扇一开，随着劲一伏身窜将出



去，只觉得迎面一股寒风，嗖的就是一刀。展爷将剑扁着往上一迎，随招随架。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，见来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，脚步伶俐，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见的那人。二人也不言语，惟听刀剑之声，叮当乱响。展爷不过招架，并不还手。见他刀刀逼紧，门路精奇，南侠暗暗喝采，又想道：“这朋友好不知进退。我让着你，不肯伤你，又何必赶尽杀绝，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？”暗道：“也叫他知道知道。”便把宝剑一横，等刀临近，用个鹤唳长空势，用力往上一削，只听“噌”的一声，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，不敢进步。只见他将身一纵已上了墙头，展爷一跃身也跟上去。那人却上了耳房，展爷又跃身而上；及至到了耳房，那人却上了大堂的房上。展爷赶至大堂房上，那人一伏身越过脊去。展爷不敢紧追，恐有暗器，却退了几步。从这边房脊刚要越过，瞥见眼前一道红光，忙说：“不好！”把头一低，刚躲过面门，却把头巾打落。那物落在房上，咕噜噜滚将下去，方知是个石子。

原来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，能暗中视物，虽不真切，却能分别。最怕猛然火光一亮，反觉眼前一黑。犹如黑天在灯光之下，乍从屋内来，必须略站片时，方觉眼前光亮些。展爷方才觉眼前有火光亮一晃，已知那人必有暗器，赶紧把头一低，所以将头巾打落。要是些微力笨点的，不是打在面门之上，重点打下房来咧！此时展爷再往脊的那边一望，那人早已去了。此际公所之内，王、马、张、赵带领差役，灯笼火把，各执器械，俱从角门绕过，遍处搜查，那里有个人影儿呢？惟有愣爷赵虎怪叫吆喝，一路乱嚷。

展爷已从房上下来，找着头巾，同到公所，连忙穿了衣服，与公孙先生来找包兴，恰遇包兴奉了相爷之命来请二人。二人即便随同包兴一同来至书房，参见了包公，便说方



才与那人交手情形：“未能拿获，实卑职之过。”包公道：“黑夜之间焉能一战成功。据我想来，惟恐他别生枝叶，那时更难拿获，倒要大费周折呢。”又嘱咐了一番：“阖署务要小心。”展爷与公孙先生连连答应。二人退出，来至公所，大家计议，惟有赵虎撅着嘴，再也不言语了。自此夜之后，却也无甚动静，惟有小心而已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

且说陷空岛卢家庄那钻天鼠卢方，自从白玉堂离庄，算来将有两月，未见回家，又无音信，甚是放心不下，每日里嗟声叹气，坐卧不安，连饮食俱各减了。虽有韩、徐、蒋三人劝慰，无奈卢方实心忠厚，再也解释不开。一日，兄弟四人同聚于待客厅上。卢方道：“自我兄弟结拜以来，朝夕相聚，何等快乐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，好事逞强，务必要与什么‘御猫’较量。至今去了两月有余，未见回来，劣兄好生放心不下。”四爷蒋平道：“五弟未免过于心高气傲，而且不服人劝。小弟前次略略说了几句，险些儿与我反目。据我看来，惟恐五弟将来要从这上头受害呢。”徐庆道：“四弟再休提起。那日要不是你说他，他如何会私自赌气走了呢？全是你多嘴的不好。那有你三哥也不会说话，也不劝他的好呢。”卢方见徐庆抱怨蒋平，惟恐他二人分争起来，便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别的暂且不必提了。只是五弟此去倘有疏虞，那时怎了？劣兄意欲亲赴东京寻找寻找，不知众位贤弟以为如何？”蒋平道：“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。既是小弟多言，他赌气去了，莫若小弟去寻他回来就是了。”韩彰道：“四弟是断然去不得的。”蒋平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韩彰道：“五弟这一去必要与姓展的分个上下，倘若得了上风，那还罢了。他若拜了下风，再想起你的前言，为何还肯回来。你是断去不得的。”



徐庆接言道：“待小弟前去如何？”卢方听了，却不言语，知道徐庆为人粗鲁，是个浑愣，他这一去，不但不能找回五弟，巧咧，倒要闹出事来。韩彰见卢方不语，心中早已明白了，便道：“三弟要去，待劣兄与你同去如何？”卢方听韩彰要与徐庆同去，方答应道：“若得二弟同去，劣兄稍觉放心。”蒋平道：“此事因我起见，如何二哥、三哥辛苦，小弟倒安逸呢？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？”卢方也不等韩彰、徐庆说，便答应道：“若是四弟同去，劣兄便觉放心。明日就与三位贤弟饯行便了。”

忽见庄丁进来，禀道：“外面有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求见。”卢方听了，便问道：“此系何人？”蒋平道：“弟知此人，他乃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，姓柳名青，绰号白面判官。不知他来此为着何事？”卢方道：“三位贤弟且先回避，待劣兄见他，看是如何。”吩咐庄丁：“快请。”卢方也就迎了出去。柳青同了庄丁进来，见他身量却不高大，衣服甚是鲜明，白馥馥一张面皮，暗含着恶态，叠暴着环睛，明露着鬼计多端。彼此相见，各通姓名。卢方便执手，让至待客厅上，就座献茶。

卢爷便问道：“久仰芳名，未能奉谒。今蒙降临，有屈台驾。不知有何见教？敢乞明示。”柳青道：“小弟此来不为别事，只因仰慕卢兄行侠尚义，故此斗胆前来，殊觉冒昧。大约说出此事，决不见责。只因敝处太守孙珍，乃兵马司孙荣之子，却是太师庞吉之外孙。此人淫欲贪婪，剥削民脂，造恶多端，概难尽述。刻下为与庞吉庆寿，他备得松景八盆，其中暗藏黄金千两，以为趋奉献媚之资。小弟打听得真实，意欲将此金劫下。非是小弟贪爱此金，因敝处连年荒旱，即以此金变了价，买粮米赈济，以抒民困。奈弟独力难成，故此不辞跋涉，仰望卢兄帮助是幸。”卢方听了，便道：



“弟蜗居山庄，原是本分人家。虽有微名，并非要结而得。至行劫窃取之事，更不是我卢方所为。足下此来，竟自徒劳。本欲款留盘桓几日，惟恐有误足下正事，反为不美。莫若足下早早另为打算。”说罢，一执手道：“请了。”柳青听卢方之言，只羞的满面通红，把个白面判官竟成了红面判官了，暗道：“真乃闻名不如见面，原来卢方是这等人！如此看来，义在那里？我柳青来的不是路了。”站起身来，也说一个“请”字，头也不回，竟出门去了。

谁知庄门却是两个相连，只见那边庄门出来了一个庄丁，迎头拦住道：“柳员外暂停贵步，我们三位员外到了。”柳青回头一看，只见三个人自那边过来。仔细留神，见三个人高矮不等，胖瘦不一，各具一种豪侠气概。柳青只得止步，问道：“你家大员外既已拒绝于我，三位又系何人？请言其详。”蒋平向前道：“柳兄不认得小弟了么？小弟蒋平。”指着二爷、三爷道：“此是我二哥韩彰，此是我三哥徐庆。”柳青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失敬，失敬！请了。”说罢，回身就走。

蒋平赶上前，说道：“柳兄不要如此，方才之事弟等皆知。非是俺大哥见义不为，只因这些日子心绪不定，无暇及此，诚非有意拒绝尊兄，望乞海涵。弟等情愿替大哥陪罪。”说罢，就是一揖。柳青见蒋平和容悦色，殷勤劝慰，只得止步转身，道：“小弟原是仰慕众兄的义气干云，故不辞跋涉而来。不料令兄竟如此固执，使小弟好生的惭愧。”二爷韩彰道：“实是大兄长心中有事，言语梗直，多有得罪，柳兄不要介怀。弟等请柳兄在这边一叙。”徐庆道：“有话不必在此叙谈，咱们且到那边再说不迟。”柳青只得转步，进了那边庄门，也有五间客厅。韩爷将柳青让至上面，三人陪坐，庄丁献茶。蒋平又问了一番凤阳太守贪赃受贿、剥削民膏的



过恶，又问：“柳兄既有此举，但不知用何计策？”柳青道：“弟有师傅的蒙汗药断魂香。到了临期，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。”蒋爷、韩爷点了点头，惟有徐爷鼓掌大笑，连说：“好计！好计！”大家欢喜。

蒋爷又对徐、韩二位道：“二位哥哥在此陪着柳兄，小弟还要到大哥那边一看。此事须要瞒着大哥。如今你我俱在这边，惟恐工夫大了，大哥又要烦闷。莫若小弟去那里，只说二哥、三哥在这里打点行装。小弟在那里陪着大哥，二位兄长在此陪着柳兄，庶乎两便。”韩爷道：“四弟所言甚是。你就过那边去罢。”徐庆道：“还是四弟有算计。快去，快去！”蒋爷别了柳青，与卢方解闷去了。

这里柳青便问道：“卢兄为着何事烦恼？”韩爷道：“唉！说起此事来，全是五弟任性胡为。”柳青道：“可是呀。方才卢兄提白五兄进京去了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韩彰道：“听得东京有个号称御猫姓展的，是老五气他不过，特特前去会他。不想两月有余，毫无信息。因此大哥又是思念，又是着急。”柳青听至此，叹道：“原来卢兄特为五弟不耐烦。这样爱友的朋友，小弟几乎错怪了。然而大哥与其徒思无益，何不前去找寻呢？”徐庆道：“何尝不是呢。原是俺要去找老五，偏偏的二哥、四弟要与俺同去。若非他二人耽搁，此时俺也走了五六十里路了。”韩爷道：“虽则耽延程途，幸喜柳兄前来，明日正好同往。一来为寻五弟，二来又可暗办此事，岂不是两全齐美么？”柳青道：“既如此，二位兄长就打点行装，小弟在前途恭候，省得卢兄看见，又要生疑。”韩爷道：“到此焉有不待酒饭之理？”柳青笑道：“你我非酒肉朋友，吃喝是小事，还是在前途恭候的为是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。韩爷、徐庆也不强留，定准了时刻地方，执手告别。韩、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后，也到这边来，见了卢方，却不提



柳青之事。

到了次日，卢方预备了送行的酒席，弟兄四人吃喝已毕，卢方又嘱咐了许多的言语，方将三人送出庄门，亲看他们去了，立了多时，才转身回去。他三人趑趄向前，竟赴柳青的约会去了。他等只顾讨取孙珍的寿礼，未免耽延时日，不想白玉堂此时在东京，闹下出类拔萃的乱子来了。自从开封府夤夜与南侠比试之后，悄悄回到旅店，暗暗思忖道：“我看姓展的本领果然不差。当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，至今耿耿在心。今见他步法形景，颇似当初所见之人，莫非苗家集遇见的就是此人？若真是他，倒是我意中朋友。再者南侠称猫之号，原不是他出于本心，乃是圣上所赐。圣上只知他的技艺巧于猫，如何能够知道我锦毛鼠的本领呢？我既到了东京，何不到皇宫内走走？倘有机缘，略略施展施展，一来使当今知道我白玉堂；二来也显显我们陷空岛的人物；三来我做的事，圣上知道，必交开封府。既交到开封府，再没有不叫南侠出头的。那时我再设个计策，将他诓入陷空岛，奚落他一场，是猫儿捕了耗子，还是耗子咬了猫？纵然罪犯天条，斧钺加身，也不枉我白玉堂虚生一世。那怕从此倾生，也可以名传天下。但只一件，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稳便。待我明日找个很好的去处隐了身体，那时叫他们望风捕影，也知道姓白的利害。”他既横了心，立下此志，就不顾什么纪律了。

单说内苑万代寿山有总管姓郭名安，他仍郭槐之侄。自从郭槐遭诛之后，他也不想所做之事，该刚不刻刚。他却自具一偏之见，每每暗想道：“当初咱叔叔谋害储君，偏偏的被陈林救出，以致久后事犯被戮。细细想来，全是陈林之过，必是有意与郭门作对。再者当初我叔叔是都堂，他是总管，尚且被他治倒，置之死地。何况如今他是都堂，我是总



管。倘或想起前仇，咱家如何逃出他的手心呢？以大压小，更是容易。怎么想个法子，将他害了，一来与叔叔报仇，二来也免得每日耽心。”一日晚间，正然思想，只见小太监何常喜端了茶来，双手捧至郭安面前，郭安接茶慢饮。这何太监年纪不过十五六岁，极其伶俐，郭安素来最喜欢他。他见郭安默默不语，如有所思，便知必有心事，又不敢问，只得搭讪着说道：“前日雨前茶，你老人家喝着没味儿，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里，合伙伴们寻一瓶上用的龙井茶来，给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壶儿。你老人家喝着这个如何？”郭安道：“也还罢了。只是以后你倒要少往都堂那边去，他那里黑心人多，你小孩子家懂的什么。万一叫他们害了，岂不白白把个小命送了么？”何常喜听了，暗暗婉转道：“听他之言，话内有因。他别与都堂有什么拉拢罢？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！”便道：“敢则是这末着吗？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导，奴婢那里知道呢。但只一件，他们是上司衙门，往往的捏个短儿，拿个错儿，你老人家还担的起。若是奴婢，那里搁的住呢，一来年轻，二来又不懂事。时常去到那里，叔叔长、大爷短，合他们鬼混，明是讨他们好儿，暗里却是打听他们的事情。就是他们安着坏心，也不过仗着都堂的威势欺人罢了。”郭安听了，猛然心内一动，便道：“你常去，可听见他们有什么事没有呢？”何常喜道：“却倒没有听见什么事。就是昨日奴婢寻茶去，见他们拿着一匣人参，说是圣上赏都堂的。因为都堂有了年纪，神虚气喘，咳声不止，未免是当初操劳太过，如今百病趁虚而入。因此赏参，要加上别的药味，配什么药酒。每日早晚喝些，最是消除百病，益寿延年。”郭安闻听，不觉发恨道：“他还要益寿延年，恨不能他立刻倾生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不知郭安怎生谋害陈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

且说何太监听了一怔，说：“奴婢瞧都堂为人行事，却是极好的，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错，怎么这样恨他呢？想来都堂是他跟的人不好，把你老人家闹寒了心咧！”郭安道：“你小人家不懂的圣人的道理。圣人说：‘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’他害了我的叔叔，就如父母一般。我若不报此仇，岂不被人耻笑呢？我久怀此心，未得其便。如今他既用人参做酒，这是天赐其便。”何太监暗暗想道：“敢则与都堂原有仇隙？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。但不知如何害法？我且问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”便道：“他用人参，乃是补气养神的，你老人家怎么倒说天赐其便呢？”郭安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待你如何？”常喜道：“你老人家是最疼爱我的，真是吃虱子落不下大腿，不亚如父子一般，谁不知道呢！”郭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这一宗事也不瞒你。你若能帮着我办成了，我便另眼看待于你。咱们就认为义父子，你心下如何呢？”何太监听听了，暗忖道：“我若不应允，必与别人商议。那时不但我不能知道，反叫他记了我的仇了。”便连忙跪下，道：“你老人家若不憎嫌，儿子与爹爹磕头。”

郭安见他如此，真是乐的了不得，连忙扶起来，道：“好孩子，真令人可疼，往后必要提拔于你。只是此事须要



严密，千万不可泄漏。”何太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何用你老人家嘱咐呢。但不知用儿子做什么？”郭安道：“我有个漫毒散的方子，也是当初老太爷在日，与尤奶奶商议的，没有用着。我却记下这个方子，此乃最忌的是人参。若吃此药，误用人参，犹如火上浇油，不出七天，必要命尽无常。这都是‘八反’里头的。如今将此药放在酒里请他来吃，他若吃了，回去再一喝人参酒，毒气相攻，虽然不能七日身亡，大约他有年纪的人了，也就不能多延时日，又不露痕迹。你说好不好？”何太监说：“此事却用儿子做什么呢？”郭安道：“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。你想想，跟都堂的那一个不是鬼灵精儿似的？若请他吃酒，用两壶斟酒，将来有个好歹，他们必疑惑是酒里有了毒了，那还了得吗？如今只用一把壶斟酒，这可就着用你了。”何太监道：“一个壶里，怎么能装两样酒呢？这个闷杀人咧。”郭安道：“原是呀，为什么必得用你呢？你进屋里去，在博古阁子上，把那把洋鍤填金的银酒壶拿来。”

何常喜果然拿来，在灯下一看，见此壶比平常酒壶略粗些，底儿上却有两个窟窿。打开盖一瞧，见里面中间却有一层隔膜圆桶儿，看了半天，却不明白。郭安道：“你瞧不明白，我告诉你罢。这是人家送我的顽意儿。若要灌人的酒，叫他醉了，就用着这个了。此壶名叫‘转心壶’。待我试给你看。”将方才喝的茶，还有半碗，揭开盖，灌入左边。又叫常喜舀了半碗凉水，顺着右边灌入。将盖盖好，递与何常喜，叫他斟。常喜接过，斟了半天，也斟不出来。郭安哈哈大笑道：“傻孩子，你拿来罢，别呕我了，待我斟给你看。”常喜递过壶去，郭安接来，道：“我先斟一杯水。”将壶一低，果然斟出水来。又道：“我再斟一杯茶。”将壶一低，果然斟出茶来。常喜看了纳闷，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好老爷子，你老细细告诉孩儿罢。”郭安笑道：“你执着壶靶，用



手托住壶底。要斟左边，你将右边窟窿堵住；要斟右边，将左边窟窿堵住，再没有斟不出来的。千万要记明白了。你可知道了？”何太监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难道这壶嘴儿他也不过味么？”郭安道：“灯下难瞧。你明日细细看来，这壶嘴里面也是有隔膜的，不过灯下斟酒，再也看不出来的。不然，如何人家能不犯疑呢？一个壶里吃酒还有两样么？那里知道真是两样呢。这也是能人巧制，想出这蹊跷法子来。且不要说这些，我就写个帖儿，你此时就请去，明日是十五，约他在此赏月。他若果来，你可抱定酒壶，千万记了左右窟窿，好歹别斟错了，那可不是顽的。”何常喜答应，拿了帖子，便奔都堂这边来了。

刚过太湖石畔，只见柳荫中蓦然出来一人，手中钢刀一晃，光华夺目。又听那人说道：“你要嚷，就是一刀！”何常喜唬的哆嗦作一团。那人悄悄道：“俺将你捆缚好了，放在太湖石畔柳树之下。若明日将你交到三法司或开封府，你可要直言申诉。倘若隐瞒，我明晚割你的首级。”何太监连连答应，束手就缚。那人一提，将他放在太湖石畔柳荫之下。又叫他张口，填了一块棉絮，执着明晃晃的刀，竟奔郭安屋中而来。

这里郭安呆等小太监何常喜，忽听脚步声响，以为是他回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回来了么？”外面答道：“俺来也。”郭安一抬头，见一人持利刃，只唬得嚷了一声“有贼”，谁知头已落地。外面巡更太监忽听嚷了一声，不见动静，赶来一看，但见郭安已然被人杀死在地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去回禀了执事太监，不敢耽延，回禀都堂陈公公，立刻派人查验。又在各处搜寻，于柳荫之下救了何常喜，松了绑背，掏出棉絮，容他喘息。问他，他却不敢说，止于说：“捆我的那个人曾说来，叫我到三法司或开封府方敢直言实说。若说



错了，他明晚还要取我的首级呢！”众人见他说的话内有因，也不敢追问，便先回禀了都堂。都堂添派人好生看守，待明早启奏便了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尚未临朝。陈公公进内，请了圣安，便将万代寿山总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杀死，并将小太监何常喜被缚，一切言语，俱各奏明。仁宗闻奏，不由的诧异道：“朕之内苑如何敢有动手行凶之人？此人胆量也就不小呢！”就将何常喜交开封府审讯。陈公公领旨，才待转身，天子又道：“今乃望日，朕要到忠烈祠拈香，老伴伴随朕一往。”陈林领旨出来，先传了将何常喜交开封府的旨意，然后又传圣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。

掌管忠烈祠太监知道圣上每逢朔望日必要拈香，早已预备。圣上排驾到忠烈祠，只见杆上黄旛飘荡，两边敲响钟鸣。圣上来至内殿，陈伴伴紧紧跟随。正面塑着忠烈寇承御之像，仍是宫妆打扮，却是站像。两边也塑着随侍的四个配像。天子朝上默祝拈香，虽不下拜，那一番恭敬，也就至诚的很呢。拈香已毕，仰观金像，惟有陈公公在旁，见塑像面貌如生，不觉的滴下泪来，又不敢哭，连忙拭去。谁知圣上早已看见，便不肯注视，反仰面瞧了瞧佛门宝旛。猛回头，见西山墙山花之内字迹淋漓，心中暗道：“此处却有何人写字？”不觉移步近前仰视。老伴伴见圣上仰面看视，心中也自狐疑：“此字是何人写的呢？”幸喜字体极大，看的真切，却是一首五言绝句诗。写的是：“忠烈保君王，哀哉杖下亡。芳名垂不朽，博得一炉香。”词语虽然粗俗，笔气极其纵横，而且言简意深，包括不遗。圣上便问道：“此诗何人所写？”陈林道：“奴婢不知，待奴婢问来。”转身将管祠的太监唤来，问此诗的来由。这人听了，只唬得惊疑不止，跪奏道：“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，圣上必要亲临。昨日带领多人细细



攆扫，拂去浮尘，各处留神，并未见有此诗句。如何一夜之间，竟有人擅敢题诗呢？奴婢实系不知。”仁宗猛然省悟，道：“老伴伴，你也不必问了，朕却明白此事。你看题诗之处，非有出奇的本领之人，再也不能题写；郭安之死，非有出奇的本领之人，再也不能杀死。据朕想来，题诗的即是杀人的，杀人的就是题诗的。且将首相包卿宣来见朕。”

不多时，包公来到，参见了圣驾。天子便将题诗杀命的原由说了一番。包公听了，正因白玉堂闹了开封府之后，这些日子并无动静，不想他却来在禁院来了，不好明言，只得启奏：“待臣慢慢访查。”却又踏看了一番，并无形迹。便护从圣驾还宫，然后急急乘轿回衙，立刻升堂，将何常喜审问。何太监便将郭安定计如何要谋害陈林：“现有转心壶，还有茶水为证。”并将捆他那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，说的是何言语，一字不敢撒谎，从实诉将出来。包公听了，暂将何太监令人看守，便回转书房，请了展爷、公孙策来，大家商酌一番。二人也说：“此事必是白玉堂所为无疑，须要细细查访才好。”二人别了包公，来到官厅，又与四义士一同聚议。

次日，包公入朝，将审何常喜的情由奏明。天子闻听，更觉欢喜，称赞道：“此人虽是暗昧，他却秉公除奸，行侠作义，却也是个好人。卿家必须细细访查。不拘时日，务要将此人拿住，朕要亲览。”包公领旨，到了开封，又传与众人。谁不要建立此功，从此后处处留神，人人小心，再也毫无影响。

不料愣爷赵虎，他又想起当初扮花子访得一案实然的兴头，如今何不照旧再走一趟呢！因此叫小子又备了行头。此次却不隐藏，改扮停当，他就从开封府角门内大摇大摆的出来，招的众人无不嘲笑。他却鼓着腮帮子，当正经事办，以



为是私访不可褻渎。其中就有好性儿的跟着他，三三两两在背后指指戳戳。后来这三两个人，见跟的人多了，他们却煞住脚步，别人却跟着不离左右。赵虎一想：“可恨这些人没有开过眼，连一个讨饭的也没瞧见过，真是可厌的很咧！”

要知端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

且说赵虎扮作花子，见跟的人多了，一时性发，他便拽开大步，飞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遥，看了看左右无人，方将脚步放缓了，往前慢走。谁知方才众人围绕着，自己以为得意，却不理会，及至剩了一人，他把一团高兴也过去了，就觉着一阵阵的风凉。先前还挣扎的住，后来便哈着腰儿，渐渐握住胸脯。没奈何，又双手抱了肩头，往前颠跑。偏偏的日色西斜，金风透体，那里还搁的住呢。两只眼睛东瞧西望，见那壁厢有一破庙，山门倒坏，殿宇坍塌，东西山墙孤立。便奔到山墙之下，蹲下身体，以避北风。自己未免后悔，不该穿着这样单寒行头，理应穿一分破烂的棉衣才是，凡事不可粗心。

正在思想，只见那边来了一人，衣衫褴褛，与自己相同，却夹着一捆干草，竟奔到大柳树之下，扬手将草顺在里面。却见他扳住柳枝，将身一纵，钻在树窟窿里面去了。赵虎此时见那人，觉得比自己暖和多了，恨不得也钻在里面暖和暖和才好，暗暗想道：“往往到了饱暖之时，便忘却了饥寒之苦。似我赵虎每日在开封府，饱食暖衣，何等快乐。今日为私访而来，遭此秋风，便觉得寒冷至甚。见他钻入树窟，又有干草铺垫，似这等看来，他那人就比我这六品校尉



强多了。”心里如此想，身上更觉得打噤儿。

忽见那边又来一人，也是褴褛不堪，却也抱着一捆干草，也奔了这棵枯柳而来。到了跟前，不容分说，将草往里一抛。只听里面人哎哟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探出头来一看，道：“你要留点神呀！为何闹了我一头干草呢？”外边那人道：“老兄，恕我不知，敢则是你早来了。没奈何，匀便匀便。咱二人将就在一处，又暖和，又不寂寞。我还有话合你说呢。”说着话，将树枝扳住，身子一纵，也钻入树窟之内。只听先前那人道：“我一人正好安眠，偏偏的你又来了，说不得只好打坐功了。”又听后来那人道：“大厦千间，不过身眠七尺。咱二人虽则穷苦，现有干草铺垫，又温又暖，也算罢了。此时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。”

赵虎听了，暗道：“好小子！这是说我呢。我何不也钻进去，作个不速之客呢？”刚然走到树下，又听那人道：“就以开封府说吧，堂堂的首相，他竟会一夜一夜大瞪着眼睛，不能安睡。难道他老人家还短了暖床热被么？只因国事操心，日夜焦劳，把个大人愁的没有困了。”赵虎听了，暗暗点头。又听这个问道：“相爷为什么睡不着呢？”那人又道：“怎么，你不知道么？只因新近宫内不知什么人在忠烈祠题诗，又在万寿山杀命，奉旨把此事交到开封府查问细访。你说这个无影无形的事情，往那里查去？”忽听这个道：“此事我虽知道，我可没那末大胆子上开封府。我怕惹乱子，不是顽的。”那人道：“这怕什么呢？你还丢什么吗？你告诉我，我帮着你好不好？”这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告诉你。前日咱们鼓楼大街路北，那不是吉升店么？来了一个人，年纪不大，好俊样儿，手下带着从人，骑着大马，将那末一个大店满占了，说要等他们伙伴，声势很阔。因此我暗暗打听，止于听说此人姓孙，他与宫中有何拉拢，这不是这件事么？”



赵虎听见，不由的满心欢喜，把冷付于九霄云外，一口气便跑回开封府，立刻找了包兴，回禀相爷，如此如此。

包公听了，不能不信，只得多派差役跟随赵虎，又派马汉、张龙一同前往，竟奔吉升店门。将差役安放妥当，然后叫开店门。店里不知为着何事，连忙开门。只见愣爷赵虎当先，便问道：“你这店内可有姓孙的吗？”小二含笑道：“正是前日来的。”四爷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小二道：“现在上房居住，业已安歇了。”愣爷道：“我们乃开封府奉相爷钧谕，前来拿人。逃走了，惟你是问。”店小二听罢，忙了手脚。愣爷便唤差役人等，叫小二来，将上房门口堵住。叫小二叫唤，说：“有同事人找呢。”只听里面应道：“想是伙计赶到了，快请。”只见跟从之人开了橐扇，赵爷当先来到屋内。从人见不是来头，往旁边一闪，愣爷却将软帘向上一掀，只见那人刚才下地，衣服尚在掩着。赵爷急上前一把抓住，说道：“好贼呀！你的事犯了！”只听那人道：“足下何人？放手，有话好说！”赵虎道：“我若放手，你不跑了么？实对你说，我们乃开封府来的。”那人听了“开封府”三字，便知此事不妥。赵爷道：“奉相爷钧谕，特来拿你。若不访查明白，敢拿人吗？有什么话，你只好上堂说去。”说罢，将那人往外一拉，喝声：“捆了！”又吩咐各处搜寻，却无别物，惟查包袱内有书信一包。赵爷却不认得字，将书信撂在一边。此时马汉、张龙知道赵爷成功，连忙进来，正见赵爷将书信撂在一边。张龙忙拿起灯来一看，上写“内信两封”，中间写“平安家报”，后面有年月日，“凤阳府署密封”。张爷看了，就知此事有些舛错。当着大众不好明言，暗将书信揣起，押着此人，且回衙门再作道理。店家也不知何故，难免提心吊胆。

单言众人来到开封府，急速禀报了相爷，相爷立刻升



堂。赵虎当堂交差，当面去缚。张龙却将书信呈上。包公看了，便知此事错了，只得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因何来京？讲！”左右连声催喝。那人磕头，碰地有声。他却早已知道开封府非别的衙门可比，战兢兢回道：“小人乃，乃凤阳府太守孙，孙珍的家人，名唤松，松福，奉了我们老爷之命，押解寿礼给庞太师上寿。”包公道：“什么寿礼？现在那里？”松福道：“是八盆松景。小人有个同伴之人名唤松寿，是他押着寿礼，尚在路上，还没到呢。小人是前站，故此在吉升店住着等候。”包公听了，已知此事错拿无疑，只是如何开放呢？此时赵爷听了松福之言，好生难受。忽见包公将书皮往复看了，便问道：“你家寿礼内，你们老爷可有什么夹带？从实诉上来！”只此一问，把个松福唬的抖衣而战，形色仓皇。包公是何等样人，见他如此光景，把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好狗才！你还不快说么？”松福连连叩头道：“相爷不必动怒，小人实说，实说。”心中暗想道：“好利害！怨的人说开封府的官司难打，果不虚传。怪道方才拿我时，说我事犯了。‘若不访查明白，如何敢拿人呢？’这些话明是知道，我如何隐瞒呢？不如实说了，省得皮肉受苦。”便道：“实系八盆松景，内暗藏着万两黄金，惟恐路上被人识破，故此埋在花盆之内。不想相爷神目如电，早已明察秋毫，小人再不敢隐瞒。不信，老爷看书信便知。”包公便道：“这里面书信二封，是给何人的？”松福道：“一封是小人的老爷给小人的太老爷的，一封是给庞太师的。我们老爷原是庞太师的外孙子。”包公听了点头，叫将松福带下去，好生看守。

你道包公如何知道有夹带呢？只因书皮上有“密封”二字，必有怕人知觉之事，故此揣度必有夹带。这便是才略过人，心思活泼之处。包公回转书房，便叫公孙先生急缮奏折，连书信一并封入。次日进朝，奏明圣上。天子因是包公



参奏之折，不便交开封审讯，只得着大理寺文彦博讯问。包公便将原供并松福俱交大理寺。文彦博过了一堂，口供相符，便派差役人等前去要截凤阳太守的礼物，不准落于别人之手。立刻抬至当堂，将八盆松景从板箱抬出一看，却是用松针扎成的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八个大字，却也做的新奇，此时也顾不的松景，先将“福”字拔出，一看里面并无黄金，却是空的。随即逐字看去，俱是空的，并无黄金。惟有“山”字景内，有一个象牙牌子，上面却有字迹，一面写着“无义之财”，一面写着“有意查收”。文大人看了，便知此事诧异，即将松寿带上堂来，问他路上却遇何人。松寿禀道：“路上曾遇四个人带着五六个伴当，说是开封府六品校尉王、马、张、赵。我们一处住宿，彼此投机，同桌吃饭饮酒。不知怎么沉醉，人事不知，竟被这些人将金子盗去。”文大人问明此事，连牙牌子回奏圣上。仁宗天子又问包公，包公回奏：“四勇士天天随朝，并未远去，不知是何人托言诡计。”圣上又将此事交包公访查，并传旨内阁发抄，说：“凤阳府知府孙珍年幼无知，不称斯职，着立刻解职来京。松福、松寿即行释放，着无庸议。”庞太师与他女婿孙荣知道此事，不能不递折请罪。圣上一概宽免。惟独包公又添上一宗为难事，暗暗访查，一时如何能得？就是赵虎听了旁言误拿了人，虽不是此案，幸喜究出赃金，也可以减去老庞的威势。

谁知庞吉果因此事一烦，到了生辰之日，不肯见客，独自躲在花园先月楼中去了，所有客来，全托了他女婿孙荣照料。自己在园中，也不观花，也不玩景，惟有思前想后，叹气嗟声，暗暗道：“这包黑真是我的对头。好好一桩事，如今闹的黄金失去，还带累外孙解职。真也难为他，如何访查得来呢？实实令人气他不过！”正在暗恨，忽见小童上楼禀



道：“二位姨奶奶特来与太师爷上寿。”老贼闻听，不由的满面堆下笑来，问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小童道：“小人方才在楼下看见，刚过莲花浦的小桥。”庞贼道：“既如此，他们来时，就叫他们上楼来罢。”小童下楼，自己却凭栏而望，果见两个爱妾姹紫、嫣红，俱有丫鬟搀扶。他二人打扮的袅袅娜娜，整整齐齐；又搭着满院中花红柳绿，更显得百媚千娇，把个老贼乐的老老家都忘了，在楼上手舞足蹈，登时心花大放，把一天的愁闷俱散在“哈蜜国”去了。

不多时，二妾来到楼上，丫鬟搀扶步上扶梯。这个说：“你踩了我的裙子咧。”那个说：“你碰了我的花儿了。”一阵咕咕呱呱，方才上楼来，一个个娇喘吁吁，先向太师万福，禀道：“你老人家会乐呀，躲在这里来了，叫我们两个好找！让我们歇歇，再行礼罢。”老贼哈哈笑道：“你二人来了就是了，又何必行什么礼呢？”姹紫道：“太师爷千秋，焉有不行礼的呢？”嫣红道：“若不行礼，显得我们来的不志诚了。”说话间，丫鬟已将红毡铺下。二人行礼毕，立起身来，又禀道：“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楼备下酒肴，特与太师爷祝寿。务求老人家赏个脸儿，千万不可辜负了我们一片志诚。”老贼道：“又叫你二人费心，我是必去的。”二人见太师应允必去，方才在左右坐了。彼此嬉笑戏谑，弄的个老贼丑态百出，不一而足。正在欢乐之际，忽听小童楼下咳嗽，扶梯响亮。

不知小童又回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

且说老贼庞吉正在先月楼与二妾欢语，只见小童手持着一个手本，上得楼来，递与丫鬟，口中说道：“这是咱们本府十二位先生特与太师爷祝寿，并且求见，要亲身觐面行礼，还有寿礼面呈。”丫鬟接来，呈与庞吉，庞吉看了，便道：“既是本府先生前来，不得不见。”对着二妾道：“你二人只好下楼回避。”丫鬟便告诉小童先下楼去，叫先生们躲避躲避，让二位姨奶奶走后再进来。这里姹紫、嫣红立起身来，向庞吉道：“倘若你老人家不去，我们是要狠狠的咒得你老人家心神也是不定的。”老贼听了，哈哈大笑。二妾又叮嘱一回水晶楼之约，庞贼满口应承：“必要去的。”看着二妾下楼去远，方叫小童去请师爷们，自己也不出去迎，在太师椅上端然而坐。

不多时，只见小童引路至楼下，打起帘栊，众位先生衣冠齐楚，鞠躬而入，外面随进多少仆从虞候。庞吉慢慢立起身来，执手道：“众位先生光降，使老夫心甚不安。千万不可行礼，只行常礼罢。”众先生又谦让一番，只得彼此一揖。复又各人递各人的寿礼，也有一画的，也有一对的，也有一字的，也有一扇的，无非俱是秀才人情而已。老庞一一谢了。此时仆从已将座位调开，仍是太师中间坐定，众师爷分



列两旁。左右献茶，彼此叙话，无非高抬庞吉，说些寿言寿语吉祥话头。

谈不多时，仆从便放杯箸，摆上果品。众先生又要与庞吉安席，敬寿酒，还是老庞拦阻道：“今日乃因老夫贱辰，有劳众位台驾，理应老夫各敬一杯才是。莫若大家免了，也不用安席敬酒，彼此就座，开怀畅饮，倒觉爽快。”众人道：“既是太师吩咐，晚生等便从命了。”说罢，各人朝上一躬，仍按次序入席。酒过三巡之后，未免脱帽露顶，舒手豁拳，呼么喝六，壶到杯干。

正饮在半酣之际，只见仆从搭进一个盆来，说是孙姑老爷孝敬太师爷的河豚鱼，极其新鲜，并且不少。众先生听说是新鲜河豚，一个个口角垂涎，俱各称赞道：“妙哉，妙哉！河豚乃鱼中至味，鲜美异常。”庞太师见大家夸奖，又是自己女婿孝敬，当着众人颇有得色，吩咐：“搭下去，叫厨子急速做来，按桌俱要。”众先生听了，个个喜欢，竟有立刻杯箸不动，单等吃河豚鱼的。

不多时，只见从人各端了一个大盘，先从太师桌上放起，然后左右挨次放下。庞吉便举箸向众人让了一声：“请呀！”众师爷答应如流，俱各道：“请，请。”只听杯箸一阵乱响，风卷残云，立刻杯盘狼藉。众人舔嘴咂舌，无不称妙。忽听那边“咕咚”一声响亮，大家看时，只见麴先生连椅儿栽倒在地，俱各诧异。又听那边米先生嚷道：“哇呀！了弗得，了弗得！河豚有毒，河豚有毒。这是受了毒了，大家俱要栽倒的，俱要丧命呀！这还了得，怎么一时吾就忘了有毒呢？总是口头馋的弗好。”旁边便有插言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吾们是没得救星的了。”米先生猛然想起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有个方子可解，非金汁不可。如不然，人中黄亦可。若要速快，便是粪汤更妙。”庞贼听了，立刻叫虞候仆从：“快



快拿粪汤来！”

一时间下人手忙脚乱，抓头不是尾，拿拿这个不好，动动那个不妥，还是有个虞候有主意，叫了两个仆从将大案上摆的翡翠碧玉闹龙瓶，两边兽面衔着金环，叫二人抬起；又从多宝阁上拿起一个净白光亮的羊脂白玉荷叶式的碗交付二人，叫他们到茅厕里即刻舀来，越多越好。二人问道：“要多何用？”虞候道：“你看人多吃得多，粪汤也必要多，少了是灌不过来的。”二人来到粪窖之内，握着鼻子，闭着气，用羊脂白玉碗连屎带尿一碗一碗舀了，往翡翠碧玉瓶里灌。可惜这两样古玩落在权奸府第，也跟着遭此污秽。真也是劫数使然，无可如何。足足灌了个八分满，二人提住金环，直奔到先月楼而来。虞候上前先拿白玉碗盛了一碗，奉与太师爷。

庞吉若要不喝，又恐毒发丧命；若要喝时，其臭难闻，实难下咽。正在犹豫，只见众先生各自动手，也有用酒杯的，也有用小菜碟的。儒雅些的却用羹匙；就有鲁莽的，扳倒瓶，嘴对嘴，紧赶一气，用了个不少。庞吉看了，不因不由端起玉碗，一连也就饮了好几口。米先生又怜念同寅，将先倒的麴先生令人扶住，自己蹲在身旁，用羹匙也灌了几口，以尽他疾病扶持之谊。迟了不多时，只见麴先生苏醒过来，觉得口内臭味难当，只道是自己酒醉，出而哇之，那里知道别人用好东西灌了他呢？米先生便问道：“麴兄，怎么样呢？”麴先生道：“不怎的，为何吾这口边粪臭得紧哪？”米先生道：“麴兄，你是受了河豚毒了。是小弟用粪灌活吾兄，以尽朋友之情的。”那知道这位麴先生，方才因有一块河豚被人抢去吃了，自己未能到口，心内一烦恼，犯了旧病，因此栽倒在地。今闻用粪汤灌了，他爬起来道：“哇呀！怪道，怪道臭得很！臭得很！吾是羊角疯呀，为何用粪汤灌



吾？”说罢，呕吐不止。

他这一吐不打紧，招的众人谁不恶心，一张口洋溢泛滥，吐不及的逆流而上，从鼻孔中也就开了闸了。登时之间，先月楼中异味扑鼻，连虞候、伴当、仆从无不是噁□喇叭，齐吹出“儿儿哇哇哇儿”的不止。好容易吐声渐止，这才用凉水漱口，喷的满地汪洋。米先生不好意思，抽空儿他就溜之乎也了。闹的众人走又不是，坐又不是。老庞终是东人，碍不过脸去，只得吩咐：“往芍药轩敞厅去罢。大家快快离开此地，省得闻这臭味难当。”众人俱各来在敞厅，一时间心清明朗，又用上等雨前喝了许多，方觉的心中快活。庞贼便吩咐摆酒，索性大家痛饮，尽醉方休，众人谁敢不遵。不多时，秉上灯烛，摆下酒馔，大家又喝起来，依然是豁拳行令，直喝至二鼓方散。

庞贼醺醺酒醉，踏着明月，手扶小童，竟奔水晶楼而来。趑趄趑趄的问道：“天有几鼓了？”小童道：“已交二鼓。”庞吉道：“二位姨奶奶等急了，不知如何盼望呢！到了那里，不要声张，听他们说些什么？你看那边为何发亮？”小童道：“前面是莲花浦，那是月光照的水面。”说话间过了小桥，老庞又吃惊道：“那边好像一个人。”小童道：“太师爷忘了，那是补栽的河柳，趁着月色摇曳，仿佛人影儿一般。”谁知老庞疑心生暗鬼，竟是以邪招邪了。

及至到了水晶楼，刚到楼下，见榻扇虚掩，不用窃听，已闻得里面有男女的声音，连忙止步。只听男子说道：“难得今日有此机会，方能遂你我之意。”又听女子说道：“趁老贼陪客，你我且到楼上欢乐片时，岂不美哉！”隐隐听的嘻嘻笑笑，上楼去了。庞吉听至此，不由气冲牛斗，暗叫小童将主管庞福唤来，叫他带领虞候准备来拿人。自己却轻轻推开榻扇，竟奔楼梯。上得楼来，见满桌酒肴，杯中尚有余



酒。又见烛上结成花蕊，忙忙剪了蜡花。回头一看，见绣帐金钩挂起，里面却有男女二人相抱而卧。老贼看了，一把无明火往上一攻，见壁间悬挂宝剑，立刻抽出，对准男子用力一挥，头已落地。嫣红睡眼朦胧，才待起来，庞贼也挥了一剑。可怜两个献媚之人，无故遭此摧折。谁知男子之头落在楼板之上，将头巾脱落，却也是个女子，仔细看时，却是姹紫。老贼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当啷啷宝剑落地。

此时楼的下面，庞福带领多人俱各到了，听得楼上又是哎哟，又是响亮，连忙跑上楼来，一看见太师杀了二妾，已然哀不成音了。这老贼哭的也像叫，他这里哭一会儿，腾出笔来讲个理儿。姹紫、嫣红死的冤屈之中，不很冤屈，庞吉气的糊涂之中却极糊涂。何以见得呢？原来二妾因老贼不来，心中十分怨恨，以酒杀气，你推我让，盼得没有遣心的了。这姹紫与嫣红扮男女，来至绣帐，将金钩挂起，同上牙床，相抱而卧。姹紫又将庞吉的软巾戴上，彼此戏耍，便自昏沉睡去。这便是招杀的由头。至于庞吉的糊涂，虽系酒后亦不应如此冒失，你就要杀，也该想想，方才来到楼下，刚听见二人才上楼，如何就能够昏睡呢？不论情由，他便手起剑落，连伤两命，这岂不是他极其糊涂么？然而千不怨万不怨，怨只怨这个行事的人真是促狭狠毒，又装什么像声儿呢？所谓贼出飞智，也是老贼素日行为过于不堪，故惹的这行侠尚义之人单单的与他过不去，生生儿将他两个爱妾的性命断送。庞吉哭够多时，又气又恼又后悔，便吩咐庞福将二妾收拾盛殓。立即派人请他得意门生，乃乌台御史，官名廖天成，急速前来商议此事。自己带了小童离了水晶楼，来到前边大厅之上等候门生。

及至廖天成来时，天已三鼓之半，见了庞吉，师生就座。庞吉便将误杀二妾的情由，说了一遍。这廖天成原是个



谄媚之人，立刻逢迎道：“若据门生想来，多半是开封府与老师作对。他那里能人极多，必是悄地差人探访。见二位姨奶奶酒后戏耍酣眠，他便生出巧智，特装男女声音，使之闻之，叫老师听见，焉有不怒之理，因此二位姨奶奶倾生。此计也就毒的狠呢。这明是搅乱太师家宅不安，暗里是与老师作对。”他这几句话说的个庞贼咬牙切齿，愤恨难当，气忿忿的问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怎么想个法子，以消我心头之恨？”廖天成犯想多时，道：“依门生愚见，莫若写个折子，直说开封府遣人杀害二命，将包黑参倒，以警将来。不知老师钧意若何？”庞吉听了，道：“若能参倒包黑，老夫生平之愿足矣！即求贤契大才代拟。此处不大方便，且到内书房去。”说罢，师弟立起身来，小童持着灯，引至书房。现成笔墨，廖天成便拈笔构思。难为他凭空立意，竟敢直陈。直是糊涂人对糊涂人，办的糊涂事。不多时，已脱草稿。老贼看了，连说：“妥当结实，就劳贤契大笔一挥。”廖天成又端端楷楷，缮写已毕。后面又将同党之人添上五个，算是联衔参奏。

庞吉一壁吩咐小童：“快给廖老爷倒茶。”小童领命，来至茶房，用茶盘托了两碗现烹的香茶。刚进了月亮门，只听竹声乱响，仔细看时，却见一人蹲伏在地，怀抱钢刀。这一唬非同小可，丢了茶盘，一叠连声嚷道：“有了贼了！”就往书房跑来，连声儿都嚷岔了。庞贼听见，连忙放下奏折，赶出院内。廖天成也就跟了出来，便问小童：“贼在那里？”小童道：“在那边月亮门竹林之下。”庞吉与廖天成竟奔月亮门而来。

此时仆从人等已然听见，即同庞福各执棍棒赶来一看。虽是一人，却是捆绑停当，前面腰间插着一把宰猪的尖刀，仿佛抱着相似。大家向前将他提出，再一看时，却是本府厨



子刘三。问他不应，止于仰头张口。连忙松了绑缚，他便从口内掏出一块握布来，干呕了半天，方才转过气来。庞福便问道：“倒是何人将你捆绑在此？”刘三对着庞吉叩头，道：“小人方才在厨房瞌睡，忽见嗖的进来一人，穿着一身青靠，年纪不过二十岁，眉清目朗，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。他对小人说：‘你要嚷，我就是一刀！’因此小人不敢嚷。他便将小人捆了，又撕了一块握布，给小人填在口内。他把小人一提，就夹在此处。临走，他在小人胸前就把这把刀插上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？”庞贼听了，便问廖天成道：“你看此事，这明是水晶楼装男女声音之人了。”廖天成闻听，忽然心机一动，道：“老师且回书房要紧。”老贼不知何故，只得跟了回来。进了书房，廖天成先拿起奏折，逐行逐字细细看了，笔画并未改讹，也未沾污。看罢，说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幸喜折子未坏。”即放在黄匣之内。庞吉在旁夸奖道：“贤契细心，想的周到。”又叫各处搜查，那里有个人影。

不多时，天已五鼓，随使用了些点心羹汤。庞吉与廖天成一同入朝，敬候圣上临轩，将本呈上。仁宗一看，就有些不悦。你道为何？圣上知道包、庞二人不对，偏偏今日此本又是参包公的，未免有些不耐烦：“何故他二人冤仇再不解呢？”心中虽然不乐，又不能不看。见开笔写着“臣庞吉跪奏，为开封府遣人谋杀二命事”，后面叙着二妾如何被杀。仁宗看到杀妾二命，更觉诧异。因此反复翻阅，见背后忽露出个纸条儿来。

抽出看时，不知上面写着是何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

且说仁宗天子细看纸条，上面写道：“可笑，可笑，误杀反误告。胡闹，胡闹，老庞害老包。”共十八个字。天子看了，这明是自杀，反要陷害别人；又看笔迹有些熟识，猛然想起忠烈祠墙上的字体，却与此字相同。真是聪明不过帝王，暗道：“此帖又是那人写的了。他屡次做的俱是磊磊落落之事，又为何隐隐藏藏，再也不肯当面呢？实在令人不解。只好还是催促包卿便了。”想罢，便将折子连纸条儿俱各掷下，交大理寺审讯。庞贼见圣上从折内翻出个纸条儿来，已然唬得魂不附体。联衔之人，俱各暗暗耽惊。

一时散朝之后，庞贼悄向廖天成道：“这纸条儿从何而来？”廖乌台猛然醒悟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他捆刘三者，正为调出老师与门生来。他就于此时放在折背后的。实实门生粗心之过。”庞吉听了，连连点首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贤契不要多心，此事如何料的到呢？”及至到了大理寺，庞吉一力担当，从实说了，惟求文大人婉转复奏。文大人只得将他畏罪的情形代为陈奏。圣上传旨：“庞吉着罚俸三年，不准抵销。联衔的罚俸一年，不准抵销。”圣上却暗暗传旨与包公，务必要题诗杀命之人，定限严拿。

包公奉了此旨，回到开封，便与展爷、公孙先生计议，



无法可施，只得连王、马、张、赵俱各天天出去到处访查，那里有个影响。偏又值隆冬年近，转瞬间又是新春，过了元宵佳节，看看到了二月光景，包公屡屡奉旨，总无影响。幸亏圣眷优渥，尚未嗔怪。

一日，王朝与马汉商议道：“咱们天天出去访查，大约无人不知；人既知道，更难探访。莫若咱二人悄悄出城，看个动静。贤弟以为何如？”马汉道：“出城虽好，但不知往何方去呢？”王朝道：“咱们信步行去，自然热闹丛中采访，难道反往幽僻之处去么？”二人说毕，脱去校尉的服色，各穿便衣，离了衙门，竟往城外而来。

沿路上细细赏玩艳阳景色，见了多少人带着香袋的，执着花的，不知是往那里去的。及至问人时，原来花神庙开庙，热闹非常，正是开庙正期。二人满心喜欢，随着众人来至花神庙，各处游玩。却见后面有块空地，甚是宽阔，搭着极大的芦棚，内中设摆着许多兵器架子。那边单有一座客棚，里面坐着许多人。内中有一少年公子，年纪约有三旬，横眉立目，旁若无人。王、马二人见了，便向人暗暗打听，方知此人姓严名奇。他乃是已故威烈侯葛登云的外甥，极其强梁霸道，无恶不作。只因他爱眠花宿柳，自己起了个外号，叫花花太岁。又恐有人欺负他，使用多金请了无数的打手，自己也跟着学了些三角毛儿、四门斗儿，以为天下无敌。因此庙期热闹非常，他在庙后便搭一芦棚，比试棒棍拳脚。谁知设了一连几天，并无人敢上前比试，他更心高气傲，自以为绝无对手。二人正观望，只见外面多少恶奴推推拥拥、搀搀架架的进来一人，却是一个女子，哭哭啼啼，被众人簇拥着过了芦棚，进了后面敞厅去了。王、马二人心中纳闷，不知为了何事。

忽又听从外面进来一个婆子，嚷道：“你们这伙强盗！



青天白日就敢抢良家女子，是何道理？你们若将他好好还我，便罢。你们若要不放，我这老命就合你们拚了！”众恶奴一面拦挡，一面吆喝。忽见从棚内又出来两个恶奴，说道：“方才公子说了，这女子本是府中丫鬟，私行逃走，总未找着，并且拐了好些东西。今日既然遇见，把他拿住，还要追问拐的东西呢。你这老婆子趁早儿走罢。倘若不依，公子说咧，就把你送县。”婆子闻听，只急的嚎啕痛哭，又被众恶奴往外面拖拽。这婆子如何支撑得住，便脚不沾地往外去了。

王朝见此光景，便与马汉送目。马汉会意，必是跟下去打听底细。二人随后也就出来，刚走到二层殿的夹道，只见外面进来一人，迎头拦住，道：“有话好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请道其详。”声音洪亮，身材高大，紫巍巍一张面皮，黑漆漆满部髭须，又是军官打扮，更显得威严壮健。王、马二人见了，便暗暗喝采称羨。忽听恶怒说道：“朋友，这个事你别管。我劝你有事治事，无事趁早儿请，别讨没趣儿。”那军官听了冷笑，道：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，那有管不得的道理。你们不对我说，何不对着众人说说？你们如不肯说，何妨叫那妈妈自己说说呢？”众恶奴闻听，道：“伙计，你们听见了，这个光景他是管定了。”

忽听婆子道：“军官爷爷，快救婆子性命呀！”旁边恶奴顺手就要打那婆子。只见那军官把手一隔，恶奴便倒退了好几步，呲牙咧嘴，把胳膊乱摔。王、马二人看了，暗暗欢喜。又听军官道：“妈妈不必害怕，慢慢讲来。”那婆子哭着道：“我姓王，这女儿乃是我街坊。因他母亲病了，许在花神庙烧香。如今他母亲虽然好了，尚未复元，因此求我带了他来还愿，不想竟被他们抢去。求军官爷搭救搭救。”说罢，痛哭。只见那军官听了，把眉一皱，道：“妈妈不必啼哭，



我与你找来就是了。”

谁知众恶奴方才见那人把手略略一隔，他们伙计就呲牙咧嘴，便知这个军官手头儿沉。大约婆子必要说出根由，怕军官先拿他们出气，他们便一个个溜了。来到后面，一五一十，俱告诉花花太岁。这严奇一听，便气冲牛斗，以为今日若不显显本领，以后别人怎肯甘心佩服呢？便一声断喝：“引路！”众恶奴狐假虎威，来至前面，嚷道：“公子来了！公子来了！”众人见严奇来到，一个个俱替那军官担心，以为太岁不是好惹的。

此时王、马二人看的明白，见恶霸前来，知道必有一番较量，惟恐军官寡不敌众。“若到为难之时，我二人助他一膀之力。”那知那军官早已看见，撇了婆子，便迎将上去。众恶奴指手画脚，道：“就是他，就是他！”严奇一看，不由的暗暗吃惊道：“好大身量！我别不是他的对手罢。”便发话道：“你这人好生无礼，谁叫你多管闲事？”只见那军官抱拳陪笑道：“非是在下多管闲事，因那婆子形色仓皇，哭的可怜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望乞公子贵手高抬，开一线之恩，饶他们去罢。”说毕，就是一揖。严奇若是有眼力的，就依了此人，从此做个相识，只怕还有个好处。谁知这恶贼见军官谦恭和蔼，又是外乡之人，以为可以欺负，竟敢拿鸡蛋往鹅卵石上碰，登时把眼一翻，道：“好狗才，谁许你多管！”冷不防嗖的就是一脚，迎面踢来。这恶贼原想着是个暗算，趁着军官作下揖去，不能防备，这一脚定然鼻青脸肿。那知那军官不慌不忙，瞧着脚临切近，略一扬手，在脚面上一拂，口中说道：“公子休得无礼！”此话未完，只见公子“哎呀”一声，半天挣扎不起。众恶奴一见，便嚷道：“你这厮竟敢动手！”一拥齐上，以为好汉打不过人多。谁知那人只用手往左右一分，一个个便东倒西歪，那个还敢上



前。

忽听那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闪开！俺来也！”手中木棍高扬，就照军官劈面打来。军官见来得势猛，将身往旁边一跨。不想严奇刚刚的站起，恰恰的太岁头就受了此棍，“吧”的一声，打了个脑浆迸裂。众恶奴发了一声喊道：“了不得了！公子被军汉打死了！快拿呀，快拿呀！”早有保甲地方并本县官役，一齐将军官围住。只听那军官道：“众位不必动手，俺随你们到县就是了。”众人齐说道：“好朋友，好朋友！敢作敢当，这才是汉子呢！”

忽见那边走过两个人来，道：“众位，事要公平。方才原是他用棍打人，误打在公子头上。难道他不随着赴县么？理应一同解县才是。”众人闻听讲得有理，就要拿那使棍之人。那人将眼一瞪，道：“俺史丹不是好惹的！你们谁敢前来！”众人唬的往后倒退。只见两个人之中有一人道：“你慢说是史丹，就是屎蛋，也要推你一推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顺手一掠，将那棍也就逼住，拢过来往怀里一带，又向外一推，真成了屎蛋咧，叽哩咕噜滚在一边。那人上前按住，对保甲道：“将他锁了。”你道这二人是谁？原来是王朝、马汉。又听军官说道：“俺遭逢此事所为何来，原为救那女子。如今为人不能为彻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王、马二人听了，满口应承：“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。朋友，你只管放心。”军官道：“既如此，就仰仗二位了。”说罢，执手随众人赴县去了。

这里王、马二人带领婆子到后面。此时众恶奴见公子已死，也就一哄而散，谁也不敢出头。王、马二人一直进了敞厅，将女子领出交付婆子，护送出庙，问明了住处姓名，恐有提问质对之事，方叫他们去了。二人不辞辛苦，直奔祥符县而来。到了县里，说明姓名，门上急忙回禀了县官。县官



立刻请二位到书房坐了。王、马二人将始末情由，说了一遍：“此事皆系我二人目睹，贵县不必过堂，立刻解往开封府便了。”正说间，外面拿进个略节来，却是此案的名姓：死的名严奇，军汉名张大，持棍的名史丹。县官将略节递与王、马二人，便吩咐将一千人犯，多派衙役立刻解往开封。

王、马二人先到了开封府，见了展爷、公孙先生，便将此事说明。公孙策尚未开言，展爷忙问道：“这军官是何形色？”王、马二人将脸盘儿身量儿说了一番。展爷听了大喜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别是他罢？”对着公孙先生伸出大指，公孙策道：“既如此，少时此案解来，先在外班房等候，悄悄叫展兄看看。若不是那人，也就罢了；倘若是那人冒名，展兄不妨直呼其名，使他不好改口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各称善。

王、马二人又找了包兴，来到书房，回禀了包公，深赞张大的品貌，行事豪侠。包公听了，虽不是寄柬留刀之人，或者由这人身上也可以追出那人的下落，心中也自暗暗忖度。王、马又将公孙策先生叫南侠偷看，也回明了。包公点了点头，二人出来。不多时，此案解到，俱在外班房等候。王、马二人先换了衣服，前往班房，见放着帘子。随后展爷已到，便掀起帘缝一瞧，不由的满心欢喜，对着王、马二人悄悄道：“果然是他。妙极，妙极。”王、马二人连忙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展爷道：“贤弟休问。等我进去呼出名姓，二位便知。二位贤弟即随我进来，劣兄给你们彼此一引见，他也不能改口了。”王、马二人领命。

展爷一掀帘子，进来道：“小弟打量是谁？原来是卢方兄到了。久违呀，久违！”说着，王、马二人进来，展爷给引见道：“二位贤弟不认得么？此位便是陷空岛卢家庄号称钻老鼠名卢方的卢大员外。二位贤弟快来见礼。”王、马急速上前。展爷又向卢方道：“卢兄，这便是开封府四义士之



中的王朝、马汉两位老弟。”三个人彼此执手作揖。卢方到了此时，也不能说我是张大，不是姓卢的。人家连家乡住处俱各说明，还隐瞒什么呢？卢方反倒问展爷道：“足下何人？为何知道卢方的贱名。”展爷道：“小弟名唤展昭。曾在茉花村芦花荡为邓彪之事，小弟见过尊兄。终日渴想至甚，不想今日幸会。”卢方听了，方才知便是号御猫的南侠。他见展爷人品气度和蔼之甚，毫无自满之意，便想起五弟任意胡为，全是自寻苦恼，不觉暗暗感叹，面上却陪着笑道：“原来是展老爷。就是这二位老爷，方才在庙上多承垂青看顾，我卢方感之不尽。”三人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卢兄太外道了，何得以老爷相呼？显见得我等不堪为弟了。”卢方道：“三位老爷太言重了。一来三位现居皇家护卫之职，二来卢方刻下乃人命重犯，何敢以弟兄相称？岂不是太不知自量了么？”展爷道：“卢兄过于能言了。”王、马二人道：“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，请卢兄到后面一叙。”卢方道：“犯人尚未过堂，如何敢蒙如此厚待？断难从命？”展爷道：“卢兄放心，全在小弟等身上。请到后面，还有众人等着要与老兄会面。”卢方不能推辞，只得随着三人来到后面公厅，早见张、赵、公孙三位降阶而迎。展爷便一一引见，欢若平生。

来到屋内，大家让卢方上坐，卢方断断不肯，总以犯人自居：“理当侍立，能够不罚跪，足见高情。”大家那里肯依，还是愣爷赵虎道：“彼此见了，放着话不说，且自闹这些个虚套子。卢大哥，你是远来，你就上面坐。”说着，把卢方拉至首座。卢方见此光景，只得从权坐下。王朝道：“还是四弟爽快。再者卢兄从此什么犯人咧，老爷咧，也要免免才好，省得闹的人怪肉麻的。”卢方道：“既是众位兄台抬爱，拿我卢某当个人看待，我卢方便从命了。”左右伴当献茶已毕，还是卢方先提起花神庙之事。王、马二人道：



“我等俱在相爷台前回明，小弟二人便是证见。凡事有理，断不能难为我兄。”只见公孙先生请了展爷，彼此告过失陪，出了公所，往书房去了。

未知相爷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

且说公孙先生同展爷去不多时，转来道：“相爷此时已升二堂，特请卢兄一见。”卢方闻听，只打量要过堂了，连忙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卢方乃人命要犯，如何这样见得相爷？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？”展爷连声道“好”，一回头吩咐伴当，快看刑具。众人无不点头称羨。少时，刑具拿到，连忙与卢方上好。大家围随，来至二堂以下，王朝进内禀道：“卢方带到。”忽听包公说道：“请。”

这一声连卢方都听见了，自己登时反倒不得主意了，随着王朝来至公堂，双膝跪倒，匍匐在地。忽听包公一声断喝，道：“本阁着你去请卢义士，如何用刑具拿到？是何道理，还不快快卸去！”左右连忙上前，卸去刑具。包公道：“卢义士，有话起来慢慢讲。”卢方那里敢起来，连头也不敢抬，便道：“罪民卢方身犯人命重案，望乞相爷从公判断，感恩不尽。”包公道：“卢义士休如此迂直，花神庙之事本阁尽知。你乃行侠尚义，济弱扶倾。就是严奇丧命，自有史丹对抵，与你什么相干？他等强恶助纣为虐，冤冤相报，暗有循环。本阁已有办法，即将史丹定了误伤的罪名，完结此案。卢义士理应释放无事，只管起来，本阁还有话讲。”展爷向前悄悄道：“卢兄休要辜负相爷一片爱慕之心，快些起



来，莫要违悖钧谕。”卢方到了此时，概不由己，朝上叩头。展爷顺手将他扶起，包公又吩咐看座。卢方那里敢坐，鞠躬侍立，偷眼向上观瞧，见包公端然正坐，不怒而威，那一派的严肃正气，实令人可畏而可敬，心中暗暗夸奖。忽见包公含笑问道：“卢义士因何来京？请道其详。”一句话问的个卢方紫面上套着紫，半晌，答道：“罪民因寻盟弟白玉堂，故此来京。”包公又道：“是义士一人前来，还有别人？”卢方道：“上年初冬之时，罪民已遣韩彰、徐庆、蒋平三个盟弟一同来京。不料自去冬至今，杳无音信。罪民因不放心，故此亲身来寻。今日方到花神庙。”包公听卢方直言无隐，便知此人忠厚笃实，遂道：“原来众义士俱各来了。义士既以实言相告，本阁也就不隐瞒了。令弟五义士在京中做了几件出类拔萃之事，连圣上俱各知道，并且圣上还夸奖他是个侠义之人，钦派本阁细细访查。如今义士既已来京，肯替本阁代为细细访查么？”卢方听至此，连忙跪倒，道：“白玉堂年幼无知，惹下滔天大祸，致干圣怒，理应罪民寻找擒拿到案，任凭圣上天恩，相爷的垂照。”包公见他应了，便叫：“展护卫。”“有。”“同公孙先生好生款待，恕本阁不陪。留去但凭义士，不必拘束。”卢方听了，复又叩头，起来同定展爷出来。

到了公所之内，只见酒肴早已齐备，却是公孙先生预先吩咐的。仍将卢方让至上座，众人左右相陪。饮酒之间，便提此事。卢爷是个豪爽忠诚之人，应了三日之内有与无必来复信，酒也不肯多饮，便告别了众人。众人送出衙外，也无赘话烦言，彼此一执手，卢方便扬长去了。

展爷等回至公所，又议论卢方一番，为人忠厚老诚豪侠。公孙策道：“卢兄虽然诚实，惟恐别人却不似他。方才听卢方之言，说那三义已于客冬之时来京，想来也必在暗中



探访。今日花神庙之事，人人皆知解到开封府，他们如何知道立刻就把卢兄释放了呢？必以为人命重案，寄监收禁。他们若因此事夤夜前来淘气，却也不可不防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各称“是”，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公孙策道：“说不得大家辛苦些，出入巡逻。第一保护相爷要紧。”此时天已初鼓，展爷先将里衣扎缚停当，佩了宝剑，外面罩了长衣，同公孙先生竟进书房去了。这里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备，暗藏兵刃，俱各留神小心。

单言卢方离了开封府之时，已将掌灯，又不知伴当避于何处，有了寓所不曾。自己虽然应了找寻白玉堂，却又不知他落于何处，心内思索竟自无处可归。忽见迎面来了一人，天色昏黑看不真切，及至临近一看，却是自己伴当，满心欢喜。伴当见了卢方，反倒一怔，悄悄问道：“员外如何能够回来？小人已知员外解到开封，故此急急进京城内，找了下处，安放了行李，带上银两，特要到开封府去与员外安置，不想员外竟会回来了。”卢方道：“一言难尽，且到下处再讲。”伴当道：“小人还有一事，也要告禀员外呢。”

说着话，伴当在前引路，主仆二人来到下处。卢方掸尘净面之时，酒饭已然齐备。卢方入座，一壁饮酒，一壁对伴当悄悄说道：“开封府遇见南侠，给我引见了多少朋友，真是人人义气，个个豪杰。多亏了他们在相爷跟前竭力分析，全推在那姓史的身上，我是一点事儿没有。”又言：“包公相待甚好，义士长、义士短的称呼，赐坐说话。我便偷眼观瞧相爷，真好品貌，真好气度，实在是国家的栋梁，万民之福。后来，问话之间，就提起五员外来了。相爷觐面吩咐，托我找寻，我焉有不应的呢。后来大家又在公所之内，设了酒肴。众朋友方说出五员外许多的事来，敢则他做的事不少，什么寄柬留刀，与人辨冤，夜间大闹开封府，与南侠比



试。这还庶乎可以，谁知他又上皇宫内苑题什么诗，又杀了总管太监。你说五员外胡闹不胡闹？并且还有奏折内夹纸条儿，又是什么盗取黄金。我也说不了许多了。我应了三日之内，找的着找不着必去复信，故此我就回来了。你想，那知五员外下落？我往那里去找呢？你方才说还有一事，是什么事呢？”伴当道：“若依员外说来，找五员外却甚容易。”卢方听了，欢喜道：“在那里呢？”伴当道：“就是小人寻找下处之时，遇见了跟二爷的人。小人便问他：‘众位员外在那里居住？’他便告诉小人说，在庞太师花园后楼，名叫文光楼，是个堆书籍之所，同五员外都在那里住着呢。小人已问明了庞太师的府第，却离此不远，出了下处，往西一片松林，高大的房子便是。”卢方听了，满心畅快，连忙用毕了饭。

此时天气已有初更，卢方便暗暗装束停当，穿上夜行衣靠，吩咐伴当看守行李，悄悄的竟奔了庞吉府的花园文光楼而来。到了墙外，他便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上了文光楼，恰恰遇见白玉堂独自一人在那里。见面之时，不由的长者之心落下几点忠厚泪来，白玉堂却毫不在意。卢方述说了许多思念之苦，方问道：“你三个兄长往那里去了？”白玉堂道：“因听见大哥遭了人命官司，解往开封府，他们哥儿三方才俱换了夜行衣服，上开封府了。”卢方听了，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他们这一去必要生出事来，岂不辜负相爷一团美意？倘若有些差池，我卢某何以见开封众位朋友呢？”想到此，坐立不安，好生的着急。直盼到交了三鼓，还不见回来。

你道韩彰、徐庆、蒋平为何去了许久？只因他等来到开封府，见内外防范甚严，便越墙从房上而入。刚来到跨所大房之上，恰好包兴由茶房而来，猛一抬头见有人影，不觉失声道：“房上有人！”对面便是书房，展爷早已听见，甩去长



衣，拔出宝剑，一伏身斜刺里一个健步，往房上一望，见一人已到檐前。展爷看的真切，从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，反背就是一箭钉去，只见那人站不稳身体，一歪掉下房来。外面王、马、张、赵已然赶进来了，赵虎紧赶一步按住那人，张龙上前帮助绑了。

展爷正要纵身上房，忽见房上一人把手一扬，向下一指。展爷见一缕寒光竟奔面门，知是暗器，把头一低，刚刚躲过。不想身后是马汉，肩头之下已中了弩箭。展爷一飞身已到房上，竟奔了使暗器之人。那人用了个风扫败叶势，一顺手就是一朴刀，一片冷光奔了展爷的下三路。南侠忙用了个金鸡独立回身势，用剑往旁边一削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朴刀却短了一段。只见那人一转身，越过房脊。又见金光一闪，却是三棱鹅眉刺，竟奔眉攒而来。展爷将身一闪，刚用宝剑一迎，谁知钢刺抽回，剑却使空。南侠身体一晃，几乎栽倒，忙一伏身，将宝剑一拄，脚下立住，用剑逼住面门，长起身来，再一看时，连个人影儿也不见了。展爷只得跳下房来，进了书房，参见包公。

此时已将捆缚之人带至屋内，包公问道：“你何人？为何夤夜至此？”只听那人道：“俺乃穿山鼠徐庆，特为救俺大哥卢方而来，不想中了暗器遭擒。不用多言，只要叫俺见大哥一面，俺徐庆死也甘心瞑目。”包公道：“原来三义士到了。”即命左右松了绑，看座。徐庆也不致谢，也不逊让，便一屁股坐下，将左脚一伸，顺手将袖箭拔出，道：“是谁的暗器？拿了去。”展爷过来接去，徐庆道：“你这袖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。他那弩箭有毒，若是着上，药性一发，便不省人事。”正说间，只见王朝进来，禀道：“马汉中了弩箭，昏迷不醒。”徐庆道：“如何？千万不可拔出，见血封喉，立刻即死。若不拔出，还可多活一日，明日这时候，也就呜呼



了。”包公听了，连忙问道：“可有解药没有？”徐庆道：“有呵！却是俺二哥带着，从不传人。受了此毒，总在十二个时辰之内用了解药，即刻复生。若过了十二个时辰，纵有解药，也不能好了。这是俺二哥独得的奇方，再也不告诉人的。”包公见他说话虽然粗鲁，却是个直爽之人，堪与赵虎称为伯仲。徐庆忽又问道：“俺大哥卢方在那里？”包公便道：“昨晚已然释放，卢义士已不在此了。”徐庆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怪道人称包老爷是个好相爷，忠正为民。如今果不虚传，俺徐庆倒要谢谢了。”说罢，扑通爬在地下就是一个头，招的众人不觉要笑。

徐庆起来，就要找卢方去。包公见他天真烂漫，不拘礼法，只要合了心就乐，便道：“三义士，你看外面已交四鼓，夤夜之间那里寻找？暂且坐下，我还有话问你。”徐庆却又坐下。包公便问白玉堂所作之事，愣爷徐庆一一招承：“惟有劫黄金一事，却是俺与二哥、四弟并有柳青，假冒王、马、张、赵之名，用蒙汗药酒将那群人药倒，我们盗取了黄金。”众人听了，个个点头舒指。徐庆正在高谈阔论之时，只见差役进来禀道：“卢义士在外求见。”包公听了，急着展爷请来相见。

不知卢方来此为了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六回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

且说卢方又到开封府求见，你道却为何事？只因他在文光楼上盼到三更之后，方见韩彰、蒋平回来。二人见了卢方便更觉诧异，忙问道：“大哥如何能在此呢？”卢方便将包相以恩相待、释放无事的情由，说了一遍。蒋平听了，对着韩、白二人道：“我说不用去，三哥务必不依。这如今闹的倒不成事了。”卢方道：“你三哥那里去了？”韩彰把到了开封、彼此对垒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卢方听了，只急的搓手，半晌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千不是，万不是，全是五弟不是。”蒋平道：“此事如何抱怨五弟呢？”卢方道：“他若不找什么姓展的，咱们如何来到这里？”韩彰听了，却不言语。蒋平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也不必抱怨了。难道五弟有了英名，你我作哥哥的岂不光彩么？只是如今，依大哥怎么样呢？”卢方道：“再无别说，只好劣兄将五弟带至开封府，一来恳求相爷在圣驾前保奏，二来当面与南侠陪个礼儿，庶乎事有可圆。”白玉堂听了，登时气的双眉紧皱，二目圆睁，若非在文光楼上，早已怪叫吆喝起来，便怒道：“大哥，此话从何说起！小弟既来寻找南侠，便与他誓不两立。虽不能他死我活，总得要叫他甘心拜服于我，小弟方能出这口恶气。若非如此，小弟至死也是不从的。”蒋平听了，在旁赞道：“好兄弟！好志气！真



与我们陷空岛争气！”韩彰在旁瞅了蒋平一眼，仍是不语。卢方道：“据五弟说来，你与南侠有仇么？”白玉堂道：“并无仇隙。”卢方道：“既无仇隙，你为何恨他到如此地步呢？”玉堂道：“小弟也不恨他，只恨这‘御猫’二字。我也不管他是有意，我也不管是圣上所赐，只是有个御猫，便觉五鼠减色，是必将他治倒方休。如不然，大哥就求包公回奏圣上，将南侠的‘御猫’二字去了，或改了，小弟也就情甘认罪。”卢方道：“五弟，你这不是为难劣兄么？劣兄受包相知遇之恩，应许寻找五弟。此今既已见着，我却回去求包公改‘御猫’二字，此话劣兄如何说的出口来？”白玉堂听了，冷笑道：“哦！敢则大哥受了包公知遇之恩？既如此，就该拿了小弟去请功候赏呵！”

只这一句，又把个仁义的卢方噎的默默无言，站起身来出了文光楼，跃身下去，便在后面大墙以外走来走去，暗道：“我卢方交结了四个兄弟，不想为此事，五弟竟如此与我翻脸。他还把我这长兄放在心里么？”又转想包公相待的那一番情义，自己对众人说的话，更觉心中难受，左思右想，心乱如麻。一时间浊气上攻，自己把脚一跺，道：“噯！莫若死了。由着五弟闹去，也省得我提心吊胆。”想罢，一抬头，只见那边从墙上斜插一枝杈丫，甚是老干，自己暗暗点头道：“不想我卢方竟自结果在此地了！”说罢，从腰间解下丝绦往上一扔，搭在树上，将两头比齐。刚要系扣，只见这丝绦哧、哧、哧自己跑到树上去了，卢方怪道：“可见时衰鬼弄人了，怎么丝绦也会活了呢？”

正自思忖，忽见顺着枝干下来一人，却是蒋四爷，说道：“五弟糊涂了，怎么大哥也背晦了呢？”卢方见了蒋平，不觉滴下泪来，道：“四弟，你看适才五弟是何言语？叫劣兄有何面目生于天地之间？”蒋平道：“五弟此时一味的心高



气傲，难以治服。不然，小弟如何肯随和他呢？须要另设别法，折服于他便了。”卢方道：“此时你我往何方去好呢？”蒋平道：“赶着上开封府。就算大哥方才听见我等到了，故此急急前来陪罪，再者也打听打听三哥的下落。”卢方听了，只得接过丝绦将腰束好，一同竟奔开封府而来。

见了差役，说明来历。差役去不多时，便见南侠迎了出来，彼此相见，又与蒋平引见。随即来到书房，刚一进门，见包公穿着便服在上面端坐，连忙双膝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卢方罪该万死，望乞恩相赦宥。”蒋平也就跪在一旁。徐庆正在那里坐着，见卢方与蒋平跪倒，他便顺着座儿一溜，也就跪下了。包公见他们这番光景，真是豪侠义气，连忙说道：“卢义士，他等前来，原不知本阁已将义士释放，故此为义气而来。本阁也不见罪。只管起来，还有话说。”卢方等听了，只得向上叩头，立起身来。

包公见蒋平骨瘦如柴，形如病夫，便问：“此是何人？”卢方一一回禀包公，方知就是善会水的蒋泽长，忙命左右看座，连展爷与公孙策俱各坐了。包公便将马汉中了毒药弩箭、昏迷不醒的话，说了一回。依卢方就要回去向韩彰取药，蒋平拦道：“大哥若取药，惟恐二哥当着五弟绝绝不肯给的。莫若小弟使个计策将药诓来，再将二哥激发走了，剩下五弟一人，孤掌难鸣，也就好擒了。”卢方听说，便问计将安出，蒋平附耳道：“如此如此，二哥焉有不走之理？”卢方听了，道：“这一来，你二哥与我岂不又分散了么？”蒋平道：“目下虽然分别，日后自然团聚。现在外面已交五鼓，事不宜迟，且自取药要紧。”连忙向展爷要了纸笔墨砚，提笔一挥而就，折叠了叫卢方打上花押，便回明包公，仍从房上回去，又近又快，包公应允。蒋平出了书房，将身一纵，上房越脊，登时不见。众人无不称羨。



单说蒋爷来至文光楼，还听见韩彰在那里劝慰白玉堂。原来玉堂的余气还未消呢。蒋平见了二人道：“我与大哥将三哥好不容易救回，不想三哥中了毒药袖箭，大哥背负到前面树林，再也不能走了。小弟又背他不动。只得二哥与小弟同去走走。”韩爷听了，连忙离了文光楼。蒋平便问：“二哥，药在何处？”韩彰从腰间摘下一个小荷包来，递与蒋平。蒋平接过，摸了摸却有两丸，急忙掏出，将衣边钮子咬下两个，咬去鼻儿，滴溜圆；又将方才写的字帖裹了裹，塞在荷包之内，仍递与韩彰。将身形略转了几转，他便抽身竟奔开封府而来。

这时韩爷只顾奔前面树林，以为蒋平拿了药去，先解救徐庆去了，那里知道他是奔了开封府呢！韩二爷来到树林，四下里寻觅，并不见有大哥、三弟，不由心下纳闷；摸摸荷包，药仍二丸未动，更觉不解。四爷也不见了。只得仍回文光楼，来见了白玉堂，说了此事，未免彼此狐疑。韩爷回手又摸了摸荷包，道：“呀！这不像药。”连忙叫白玉堂敲着火种，隐着光亮一看，原来是字帖儿裹着钮子。忙将字儿打开观看，却有卢方花押，上面写着叫韩彰绊住白玉堂作为内应，方好擒拿。白玉堂看了，不由的设疑，道：“二哥就把小弟绑了罢，交付开封府就是了。”韩爷听了，急道：“五弟休出此言，这明是你四哥恐我帮助于你，故用此反间之计。好，好，好！这才是结义的好弟兄呢！我韩彰也不能作内应，也不能帮扶五弟，俺就此去也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，出了文光楼，跃身去了。

这时蒋平诌了药，回转开封府，已有五鼓之半，连忙将药研好，一半敷伤口，一半灌将下去。不多时，马汉回转过来，吐了许多毒水，心下方觉明白。大家也就放心，略略歇息，天已大亮。到了次日晚间，蒋平又暗暗到文光楼，谁知



玉堂却不在彼，不知投何方去了。卢方又到下处，叫伴当将行李搬来。从此开封府又添了陷空岛的三义帮扶着访查此事，却分为两班：白日却是王、马、张、赵细细缉访，夜晚却是南侠同着三义暗暗搜寻。

不想这一日，赵虎因包公入闾，闲暇无事，想起王、马二人在花神庙巧遇卢方，暗自想道：“我何不也出城走走呢？”因此扮了个客人的模样，悄悄出城，信步行走。正走着，觉得腹中饥饿，便在村头小饭铺内，意欲独酌吃些点心。刚然坐下，要了酒，随意自饮，只见那边桌上有一老头儿，却是外乡形景，满面愁容，眼泪汪汪，也不吃，也不喝，只是瞅着赵爷。赵爷见他可怜，便问道：“你这老头儿瞅俺作甚？”那老者见问，忙立起身来，道：“非是小老儿敢瞧客官，只因腹中饥饿，缺少钱钞，见客官这里饮酒，又不好启齿，望乞见怜。”赵虎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敢则是你饿了？这有何妨呢。你便过来，俺二人同桌而食，有何不可。”那老儿听了欢喜，未免脸上有些羞惭。及至过来，赵爷要了点心馍馍叫他吃，他却一壁吃着，一壁落泪。赵爷看了，心中不悦，道：“你这老头儿好不晓事。你说饿了，俺给你吃，你又哭什么呢？”老者道：“小老儿有心事，难以告诉客官。”赵爷道：“原来你有心事，这也罢了。我且问你，你姓什么？”老儿道：“小老儿姓赵。”赵虎道：“噯哟，原来是当家子。”老者又接着道：“小老儿姓赵名庆，乃是管城县的承差。只因包三公子太原进香……”赵虎听了，道：“什么包三公子？”老者道：“便是当朝丞相包相爷的侄儿。”赵虎道：“哦，哦！包三公子进香，怎么样？”老者道：“他故意的绕走苏州，一来为游山玩景，二来为勒索州县的银两。”赵虎道：“竟有这等事？你讲，你讲！”老者道：“只因路过管城县，我家老爷派我预备酒饭，迎至公馆款待。谁想三公子说



铺垫不好，预备的不佳，他要勒索程仪三百两。我家老爷乃是一个清官，并无许多银两。又说小人借水行舟，希图这三百两银子，将我打了二十板子。幸喜衙门上下俱是相好，却未打着。后来见了包三公子，将我吊在马棚，这一顿马鞭子打的却不轻。还是应了另改公馆，孝敬银两，方将我放出来。小老儿一时无法，因此脱逃，意欲到京寻找一个亲戚。不想投亲不着，只落得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衣服典当已尽，看看不能糊口，将来难免饿死，作定他乡之鬼呀！”说罢，痛哭。赵爷听至此，又是心疼赵庆，又是气恨包公子，恨不得立刻拿来出这口恶气，因对赵庆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负此沉冤，何不写个诉呈在上司处分诉呢？”

未知赵庆如何答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

且说赵虎暗道：“我家相爷赤心为国，谁知他的子侄如此不法。我何不将他指引到开封府，看我们相爷怎么办理，是秉公呵，还是徇私呢？”想罢，道：“你正该写个呈子分诉。”赵庆道：“小老儿上京投亲，正为递呈分诉。”赵虎道：“不知你想在何处去告呢？”赵庆道：“小老儿闻得大理寺文大人那里颇好。”赵爷道：“文大人虽好，总不如开封府包太师那里好。”赵庆道：“包太师虽好，惟恐这是他本家之人，未免要有些袒护，于事反为不美。”赵虎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包太师办事极其公道，无论亲疏，总要秉正除奸。若在别人手里告了，他倒可托个人情，或者官府做个人情，那倒有的。你若在他本人手里告了，他便得秉公办理，再也不能偏向的。”赵庆听了有理，便道：“既承指教，明日就在太师跟前告就是了。”赵虎道：“你且不要忙，如今相爷现在场内，约于十五日后，你再进城，拦轿呈诉。”当下叫他吃饱了，却又在兜肚内摸出半锭银子来，道：“这还有五六天工夫呢，莫不成饿着吗？拿去做盘费用罢。”赵庆道：“小老儿既蒙赏吃点心，如何还敢受赐银两？”赵虎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，你只管拿去。你若不要，俺就恼了。”赵庆只得接过来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

赵虎见赵庆去后，自己又饮了几杯，才出了饭铺，也不访查了，便往旧路归来，心中暗暗盘算，倒替相爷为难：“此事要接了呈子，生气是不消说了，只是如何办法呢？”自己又嘱咐：“赵虎呀，赵虎！你今日回开封府，可千万莫露风声，这可是要紧的呀！”他虽如此想，那里知道凡事不可预料。他若是将赵庆带至开封府，倒不能错，谁知他又细起心来了，这才闹的错大发了呢。赵虎在开封府等了几天，却不见赵庆鸣冤，心中暗暗辗转道：“那老儿说是必来，如何总未到呢”难道他是个诓嘴吃的？若是如此，我那半锭银子，花的才冤呢。”

你道赵庆为何不来？只因他过了五天，这日一早赶进城来，正走在热闹丛中，忽见两旁人一分，嚷道：“闪开，闪开！太师爷来了，太师爷来了！”赵庆听见“太师”二字，便煞住脚步，等着轿子临近，便高举呈词，双膝跪倒，口中喊道：“冤枉呀，冤枉！”只见轿已打杵，有人下马接过呈子，递入轿内。不多时，只听轿内说道：“将这入带至府中问去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轿夫抬起轿来，如飞的竟奔庞府去了。

你道这轿内是谁？却是太师庞吉。这老奸贼得了这张呈子，如拾珍宝一般，立刻派人请女婿孙荣与门生廖天成。及至二人来到，老贼将呈子与他等看了，只乐得手舞足蹈，屎滚尿流，以为此次可将包黑参倒了。又将赵庆叫到书房，好言好语，细细的问了一番，便大家商议，缮起奏折，预备明日呈递。又暗暗定计，如何行文搜查鞍索的银两，又如何到了临期，使他再不能更改，洋洋得意，乐不可言。

到次日，圣上临殿。庞吉出班，将折子谨呈御览。圣上看了，心中有些不悦，立刻宣包公上殿，便问道：“卿有几个侄儿？”包公不知圣意，只得奏道：“臣有三个侄男，长、



次俱务农，惟有第三个却是生员，名叫包世荣。”圣上又问道：“你这侄儿，可曾见过没有？”包公奏道：“为臣自在京供职以来，并未回家。惟有臣的大侄见过，其余二侄、三侄俱未见过。”仁宗天子点了点头，便叫陈伴伴将此折递与包卿看。包公恭敬捧过一看，连忙跪倒，奏道：“臣子侄不肖，理应严拿，押解来京，严加审讯。臣有家教，不严之罪，也当从重究治。仰恳天恩，依律施行。”奏罢，便匍匐在地。圣上见包公毫无遮饰之词，又见他惶愧至甚，圣心反觉不安，道：“卿家日夜勤劳王事，并未回家，如何能够知道家中事体？卿且平身，俟押解来京时，朕自有道理。”包公叩头，平身归班。圣上即传旨意，立刻行文，着该府州县无论包世荣行至何方，立即押解，驰驿来京。

此钞一发，如星飞电转，迅速之极。不一日，便将包三公子押解来京。刚到城内热闹丛中，见那壁厢一骑马飞也似跑来，相离不远，将马收住，滚鞍下来，便在旁边屈膝稟道：“小人包兴奉相爷钧谕，求众押解老爷略留情面，容小人与公子微述一言，再不能久停。”押解的官员听是包太师差人前来，谁也不好意思的，只得将马勒住，道：“你就是包兴么？即是相爷有命，容你与公子见面就是了。但你主仆在那里说话呢？”那包兴道：“就在这边饭铺罢，不过三言两语而已。”这官员便吩咐将闲人逐开。此时看热闹的人山人海，谁不知包相爷的人情到了。又见这包三公子人品却也不俗，同定包兴进铺，自有差役暗暗跟随。不多会，便见出来。包兴又见了那位老爷，屈膝跪倒道：“多承老爷厚情，容小人与公子一见，小人回去必对相爷细禀。”那官儿也只得说：“给相爷请安。”包兴连声答应，退下来，抓髻上马，如飞的去了。

这里押解三公子的先到兵马司挂号，然后便到大理寺听



候纶音。谁知此时庞吉已奏明圣上，就交大理寺，额外添派兵马司、都察院三堂会审。圣上准奏。你道此贼又添此二处为何？只因兵马司是他女婿孙荣，都察院是他们生廖天成，全是老贼心腹，惟恐文彦博审的袒护，故此添派二处。他那里知道文老大人忠正办事，毫无徇私呢。

不多时，孙荣、廖天成来到大理寺与文大人相见，皆系钦命，难分主客，仍是文大人居了正位，孙、廖二人两旁侧坐。喊了堂威，便将包世荣带上堂来，便问他如何进香，如何勒索州县银两。包三公子因在饭铺听了包兴之言，说相爷已在各处托嘱明白，审讯之时不必推诿，只管实说，相爷自有救公子之法。因此三公子便道：“生员奉祖母之命太原进香，闻得苏杭名山秀水极多，莫若趁此进香就便游玩。只因路上盘川缺少，先前原是在州县借用，谁知后来他们俱送程仪，并非有意勒索。”文大人道：“既无勒索，那赵显谟如何休致？”包世荣道：“生员乃一介儒生，何敢妄干国政？他休致不休致，生员不得而知，想来是他才力不佳。”孙荣便道：“你一路逢州遇县，到底勒索了多少银两？”包世荣道：“随来随用，也记不清了。”

正问至此，只见进来一个虞候，却是庞太师寄了一封字儿，叫面交孙姑老爷的。孙荣接来看了，道：“这还了得！竟有如此之多。”文大人便问道：“孙大人，却是何事？”孙荣道：“就是此子在外勒索的数目，家岳已令人暗暗查来。”文大人道：“请借一观。”孙荣便道：“请看。”递将过去。文大人见上面有各州县的销耗数目，后面又见有庞吉嘱托孙荣极力参奏包公的话头。看完了，也不递给孙荣，便笼入袖内，望着来人说道：“此系公堂之上，你如何擅敢妄传书信，是何道理？本当按照搅乱公堂办理，念你是太师的虞候，权且饶恕。左右，与我用棍打出去！”虞候唬了个心惊胆怕。



左右一喊，连忙逐下堂去。文大人对孙荣道：“令岳做事太率意了。此乃法堂，竟敢遣人送书，于理说不过去罢？”孙荣连连称“是”，字柬儿也不敢往回要了。

廖天成见孙荣理曲，他却搭讪着问包世荣道：“方才押解官回禀，包太师曾命人拦住马头要见你说话，可是有的？”包世荣道：“有的。无非告诉生员不必推诿，总要实说，求众位大人庇佑之意。”廖天成道：“那人叫什么名字？”包世荣道：“叫包兴。”廖天成立刻吩咐差役，传包兴到案，暂将包世荣带下去。

不多时，包兴传到。孙荣一肚子闷气无处发挥，如今见了包兴，却作起威来，道：“好狗才！你如何擅敢拦住钦犯，传说信息！该当何罪？讲！”包兴道：“小人只知伺候相爷，不离左右，何尝拦住钦犯，又擅敢私传信息？此事包兴实实不知。”孙荣一声断喝道：“好狗才！还敢强辩！拉下去，重打二十！”可怜包兴无故遭此惨毒，二十板打得死而复苏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跟了相爷多年，从来没受过这等重责。相爷审过多少案件，也从来没有这般的蛮打。今日活该，我包兴遇见对头了。”早已横了心，再不招认此事。孙荣又问道：“包兴，快快招上来！”包兴道：“实实没有此事，小人一概不知。”孙荣听了，怒上加怒，吩咐：“左右，请大刑！”只见左右将三根木往堂上一撂。包兴虽是懦弱身躯，他却是雄心豪气，早已把死付于度外，何况这样刑具，他是看惯了的，全然不惧，反冷笑道：“大人不必动怒。大人既说小人拦住钦犯，私传信息，似乎也该把我家公子带上堂来，质对质对才是。”孙荣道：“那有工夫与你闲讲。左右，与我夹起来！”文大人在上实实看不过、听不上，便叫左右把包世荣带上，当面对证。包世荣上堂，见了包兴，看了半天道：“生员见的那人，虽与他相仿，只是黑瘦些，却不是这等白



胖。”孙荣听了，自觉着有些不妥。

忽见差役禀道：“开封府差主簿公孙策赍有文书，当堂投递。”文大人不知何事，便叫领进来。公孙策当下投了文书，在一旁站立。文大人当场拆封，将来文一看，笑容满面，对公孙策道：“他三个俱在此么？”公孙策道：“是，现在外面。”文大人道：“着他们进来。”公孙策转身出去，文大人方将来文与孙、廖二人看了，两个贼登时就目瞪口呆，面目更色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不多时，只见公孙策领进了三个少年，俱是英俊非常，独有第三个尤觉清秀。三个人向上打恭，文大人立起身来道：“三位公子免礼。”大公子包世恩、二公子包世勋却不言语，独有三公子包世荣道：“家叔多多上复文老伯，叫晚生亲至公堂，与假冒名的当堂质对。此事关系生员的名分，故敢冒昧直陈，望乞宽宥。”不料大公子一眼看见当堂跪的那人，便问道：“你不是武吉祥么？”谁知那人见了三位公子到来，已然唬的魂不附体；如今又听大爷一问，不觉的抖衣而战，那里还答应得出来呢。文大人听了，问道：“怎么，你认得此人么？”大公子道：“他是弟兄两个。他叫武吉祥，他兄弟叫武平安。原是晚生家的仆从，只因他二人不守本分，因此将他二人撵出去了。不知他为何又假冒我三弟之名前来？”文大人又看了看武吉祥，面貌果与三公子有些相仿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道：“三位公子请回衙署。”又向公孙策道：“主簿回去，多多上复阁台，就说我这里即刻具本复奏，并将包兴带回，且听纶音便了。”三位公子又向上一躬，退下堂来。公孙策扶起包兴，一同回开封去了。

且说包公自那日被庞吉参了一本，始知三公子在外胡为，回到衙中，又气又恨又惭愧：“气的是大老爷养子不教；恨的是三公子年少无知，在外闯此大祸，恨不能自己把他拿



住，依法处治；所愧者自己励精图治，为国忘家，不想后辈子侄不能恪守家范，以致生出事来，使我在大廷之上碰头请罪，真真令人羞死。从此后，有何面目忝居相位呢？”越想越烦恼，这些日连饮食俱各减了。后来又听得三公子解到，圣上添了三堂会审，便觉心上难安，偏偏又把包兴传去，不知为着何事。正在踟躇不安之时，忽见差役带进一人，包公虽然认得，一时想不起来。只见那人朝上跪倒，道：“小人包旺，与老爷叩头。”包公听了，方想起果是包旺，心中暗道：“他必是为三公子之事而来。”暂且按住心头之火，问道：“你来此何事？”包旺道：“小人奉了太老爷太夫人、大老爷大夫人之命，带领三位公子前来与相爷庆寿。”包公听了，不觉诧异道：“三位公子在那里？”包旺道：“少刻就到。”包公便叫李才同定包旺在外立等：“三位公子到了，急刻领来。”二人领命去了。包公此时早已料到此事有些蹊跷了。

少时，只见李才领定三位公子进来，包公一见，满心欢喜。三位公子参见已毕，包公搀扶起来，请了父母的安好，候了兄嫂的起居。又见三人中，惟有三公子相貌清奇，更觉喜爱。便叫李才带领三位公子进内，给夫人请安。包公既见了三位公子，便料定那个是假冒名的了，立刻请公孙先生来，告诉了此事，急办文书，带领三位公子到大理寺当面质对。

此时展爷与三义士、四勇士俱各听见了，惟有赵虎暗暗更加欢喜。展南侠便带领三义、四勇来到书房，与相爷称贺。包公此时把连日闷气登时消尽，见了众人进来，更觉欢喜畅快，便命大家坐了，就此将此事测度了一番。然后又问了问这几日访查的光景，俱各回言并无下落。还是卢方忠厚的心肠，立了个主意，道：“恩相为此事甚是焦心，而且钦



限又紧，莫若恩相再遇圣上追问之时，且先将卢方等三人奏知圣上，一来且安圣心，二来理当请罪。如能够讨下限来，岂不又缓一步么？”包公道：“卢义士说的也是，且看机会便了。”正说间，公孙策带领三位公子回来，到了书房参见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

且说公孙策与三位公子回来，将文大人之言，一一禀明。大公子又将认得冒名的武吉祥也回了。惟有包兴一瘸一拐，见了包公，将孙荣蛮打的情节，述了一遍。包公安慰了他一番，叫他且自歇息将养。众人彼此见了三位公子，也就告别了。来至公厅，大家设席与包兴压惊。里面却是相爷与三位公子接风擗坐，就在后面同定夫人、三位公子，叙天伦之乐。

单言文大人具了奏折，连庞吉的书信与开封府的文书，俱各随折奏闻。天子看了，又喜又恼：喜的是包卿子侄并无此事，可见他传家有法，不愧诗书门第，将来总可以继绍簪缨；恼的是庞吉屡与包卿作对，总是他的理亏。“如今索性与孙荣等竟成群党，全无顾忌，这不是有意要陷害大臣么？他真要如此，叫朕也难庇护了。”便将文彦博原折案卷人犯，俱交开封府问讯。

包公接到此旨，看了案卷升堂，略问了问赵庆，将武吉祥带上堂来，一鞠即服。又问他：“同事者有多少人？”武吉祥道：“小人有个兄弟名叫武平安，他原假充包旺，还有两个伴当。不想风声一露，他们就预先逃走了。”包公因庞吉私书上面，有查来各处数目，不得不问，果然数目相符。又



问他：“有个包兴曾给你送信，却在何处？说的是何言语？”武吉祥便将在饭铺内说的话，一一回明。包公道：“若见了此人，你可认得么？”武吉祥道：“若见了面，自然认得。”包公叫他画招，暂且收监。包公问道：“今日当值的是谁？”只见下面上来二人，跪禀道：“是小人江樊、黄茂。”包公看了，又添派了马、步快头耿春、郑平二人，吩咐道：“你四人前往庞府左右细细访查，如有面貌与包兴相仿的，只管拿来。”四个人领命去了。包公退堂来至书房，请了公孙先生来，商议具折复奏，并定罪名处分等事，不表。

且言领了相谕的四人，暗暗来到庞府，分为两路细细访查。及至两下里四个人走个对头，俱各摇头，四人会意，这是没有的缘故。彼此纳闷，可往那里去寻呢？真真事有凑巧，只见那边来了个醉汉，旁边有一人用手相搀，恰恰的仿佛包兴。四人喜不自胜，就迎了上来。只听那醉汉道：“老二呀！你今儿请了我了，你算包兴兄弟了；你要是不请我呀，你可就是包兴的儿子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又听那人道：“你满嘴里说的是什么？喝点酒儿混嚷，这叫人听见是什么意思。”说话之间，四人已来到跟前，将二人一同获住，套上铁链，拉着就走。这人唬得面目焦黄，不知何事。那醉汉还胡言乱语的讲交情过节儿，四个人也不理他。

及至来到开封府，着二人看守，二人回话。包公正在书房与公孙先生商议奏折，见江樊、耿春二人进来，便将如何拿的一一禀明。包公听了，立刻升堂，先将醉汉带上来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醉汉道：“小人叫庞明，在庞府帐房里写帐。”包公问道：“那一个他叫什么？”庞明道：“他叫庞光，也在庞府帐房里。我们俩是同手儿伙计。”包公道：“他既叫庞光，为何你又叫他包兴呢？讲！”庞明说：“这个……那个……他是什么件事情。他这，那末……这末什么事情呢？”



民公吩咐：“掌嘴！”庞明忙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他原当过包兴，得了十两银子。小人才呕着他，喝了他个酒儿，就是说兄弟咧，儿子咧。我们原本顽笑，并没有打架拌嘴，不知为什么就把我们拿来了？”

包公吩咐，将他带下去，把庞光带下堂来。包公看了，果然有些仿佛包兴，把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庞光，你把假冒包兴情由，诉上来！”庞光道：“并无此事呀！庞明是喝醉了，满口里胡说。”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，当面认来。武吉祥见了庞光道：“合小人在饭铺说话的，正是此人。”庞光听了，心下慌张。包公吩咐：“拉下去，重打二十大板！”打的他叫苦连天，不能不说，便将庞吉与孙荣、廖天成在书房如何定计：“恐包三公子不应，故此叫小人假扮包兴，告诉三公子只管应承，自有相爷解救。别的小人一概不知。”包公叫他画了供，同武吉祥一并寄监，俟参奏下来再行释放。庞明无事，叫他去了。

包公仍来至书房，将此事也叙入折内，定了武吉祥御刑处死。“至于庞吉与孙荣、廖天成私定阴谋，拦截钦犯，传递私信，皆属挟私陷害。臣不敢妄拟罪名，仰乞圣聪明示，睿鉴施行。”此本一上，仁宗看毕，心下十分不悦，即明发上谕：“庞吉屡设奸谋，频施毒计，挟制首相，谗害大臣，理宜贬为庶民，以惩其罪。姑念其在朝有年，身为国戚，着仍加恩赏太师衔，赏食全俸，不准入朝从政。倘再不知自励，暗生事端，即当从重治罪。孙荣、廖天成阿附庞吉结成党类，实属不知自爱，俱着降三级调用。余依议。钦此。”此旨一下，众人无不称快，包公奉旨，用狗头铡将武吉祥正法，庞光释放。赵庆也着他回去，额外赏银十两。立刻行文到管城县，赵庆仍然在役当差。

此事已结，包公便庆寿辰。圣上与太后俱有赏赍。至于



众官祝贺，凡送礼者俱是璧回。众官也多有不敢送者，因知相爷为人忠梗无私。不必细述。过了生辰，即叫三位公子回去。惟有三公子，包公甚是喜爱，叫他回去禀明了祖父祖母与他父母，仍来开封府在衙内读书，自己与他改正诗文，就是科考也甚就近。打发他等去后，办下谢恩折子，预备明日上朝呈递。

次日入内，递折请安。圣上召见，便问访查的那人如何。包公趁机奏道：“那人虽未拿获，现有他同伙三人自行投到。臣已讯明，他等是陷空岛卢家庄的五鼠。”圣上听了，问道：“何以谓之五鼠？”包公奏道：“是他五个人的绰号：第一是盘桅鼠卢方，第二是彻地鼠韩彰，第三是穿山鼠徐庆，第四是混江鼠蒋平，第五是锦毛鼠白玉堂。”圣上听了，喜动天颜道：“听他们这些绰号，想来就是他们本领了。”包公道：“正是。现今惟有韩彰、白玉堂不知去向，其余三人俱在臣衙内。”仁宗道：“既如此，卿明日将此三人带进朝内，朕在寿山福海御审。”包公听了，心下早已明白，这是天子要看看他们的本领，故意的以御审为名。若果要御审，又何必单在寿山福海呢？再者包公为何说盘桅鼠、混江鼠呢？包公为此筹画已久，恐说出“钻天”“翻江”，有犯圣忌，故此改了。这也是怜才的一番苦心。

当日早朝已毕，回到开封府，将此事告诉了卢方等三人；并着展爷与公孙先生等明日俱随入朝。为照应他们三人，又嘱咐了他三人多少言语，无非是敬谨小心而已。

到了次日，卢方等绝早的就披上罪衣罪裙。包公见了，吩咐：“不必，俟圣旨召见时再穿不迟。”卢方道：“罪民等今日朝见天颜，理宜奉公守法。若临期再穿，未免简慢，不是敬君上之理。”包公点头道：“好，所论极是。若如此，本阁可以不必再嘱咐了。”便上轿入朝。展爷等一群英雄跟随



来至朝房，照应卢方等三人，不时的问问茶水等项。卢方到了此时，惟有低头不语。蒋平也是暗自沉吟。独有愣爷徐庆东瞧西望，问了这里，又打听那边，连一点安顿气儿也是没有。忽见包兴从那边跑来，口内打诨，又点手儿。展爷已知是圣上过寿山福海那边去了，连忙同定卢方等，随着包兴往内里而来。包兴又悄悄嘱咐卢方道：“卢员外不必害怕，圣上要问话时，总要据实陈奏。若问别的，自有相爷代奏。”卢方连连点头。

刚来到寿山福海，只见宫殿楼阁，金碧交辉，宝鼎香烟，氤氲结彩；丹墀之上，文武排班。忽听钟磬之音嘹亮，一对对提炉，引着圣上升了宝殿。顷刻，肃然寂静，却见包公牙笏上捧定一本，却是卢方等的名字，跪在丹墀。圣上宣到殿上，略问数语。出来了老伴伴陈林，来到丹墀之上，道：“旨意带卢方、徐庆、蒋平。”此话刚完，早有御前侍卫将卢方等一边一个架起胳膊，上了丹墀。任你英雄好汉，到了此时，没有不动心的。慢说卢、蒋二人，连浑愣儿的徐庆，他也觉心中乱跳。两边的侍卫又将他等一按，悄悄说道：“跪下。”三人匍匐在地，侍卫往两边一闪。圣上见他等觳觫战栗，不敢抬头，叫卢方抬起头来，卢方秉正向上。仁宗看了，点了点头，暗道：“看他相貌出众，武艺必定超群。”因问道：“居住何方？结义几人？作何生理？”卢方一一奏罢。圣上又问他因何投到开封府。卢方连忙叩首，奏道：“罪民因白玉堂年幼无知，惹下滔天大祸。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规箴、忠告、善导，致令酿成此事。惟有仰恳天恩，将罪民重治其罪。”奏罢，叩头。

仁宗见他情甘替白玉堂认罪，真不愧结盟的义气，圣心大悦。忽见那边忠烈祠旗杆上黄旗，被风刮的忽喇喇乱响；又见两旁的飘带，有一根绕在杆上，一根却裹住滑车。圣上



却借题发挥，道：“卢方，你为何叫作盘桅鼠？”卢方奏道：“只因罪民船上篷索断落，罪民曾爬桅结索，因此叫为盘桅鼠，实乃罪民末技。”圣上道：“你看那旗杆上飘带缠绕不清，你可能够上去解开么？”卢方跪着，扭项一看，奏道：“罪民可以勉力巴结。”圣上命陈林将卢方领下丹墀，脱去罪衣罪裙，来到旗杆之下。他便挽掖衣袖，将身一纵，蹲在夹杆石上，只用手一扶旗杆，两膝一拳，只听哧、哧、哧、哧犹如猿猴一般，迅速之极，早已到了挂旗之处，先将绕在旗杆上的飘带解开。只见他用腿盘旗杆，将身形一探，却把滑车上的飘带也就脱落下来。此时圣上与群臣看的明白，无不喝采。忽又见他伸开一腿，只用一腿盘住旗杆，将身体一平，双手一伸，却在黄旗一旁，又添上了一杆顺风旗。众人看了，谁不替他耽惊。忽又用了个拨云探月架式，将左手一甩，将那一条腿早离了杆。这一下把众人唬了一跳。及至看时，他早用左手单挽旗杆，又使了个单展翅。下面自圣上以下，无不喝采连声。猛见他把头一低，滴溜溜顺将下来，仿佛失手的一般，却把众人唬着了，齐说：“不好！”再一看时，他却从夹杆石上跳将下来，众人方才放心。天子满心欢喜，连声赞道：“真不愧‘盘桅’二字。”陈林仍带卢方上了丹墀，跪在旁边。

看第二的名叫彻地鼠韩彰，不知去向。圣上即看第三的名叫穿山鼠徐庆，便问道：“徐庆。”徐庆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有。”他连声答应的极其脆亮。天子把他一看，见他黑漆漆的一张面皮，光闪闪两个环睛，卤莽非常，毫无畏惧。

不知仁宗看了，问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乌告状

话说天子见那徐庆卤莽非常，因问他如何穿山。徐庆道：“只因我……”蒋平在后面悄悄拉他，提拨道：“罪民，罪民。”徐庆听了，方说道：“我罪民在陷空岛连钻十八孔，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。”圣上道：“朕这万寿山也有山窟，你可穿得过去么？”徐庆道：“只要是通的，就钻的过去。”圣上又派了陈林将徐庆领至万寿山下。徐庆脱去罪衣罪裙。陈林嘱咐他道：“你只要穿山窟过去，应个景儿即便下来，不要耽延工夫。”徐庆只管答应，谁知他到了半山之间，见个山窟，把身子一顺，就不见了。足有两盏茶时，不见出来。”陈林着急道：“徐庆，你往那里去了？”忽见徐庆在南山尖之上，应道：“唔！俺在这里。”这一声连圣上与群臣俱各听见了。卢方在一旁跪着，暗暗着急，恐圣上见怪。谁知徐庆应了一声，又不见了。陈林更自着急，等了多会，方见他从山窟内穿出。陈林连忙点手，呼他下来。此时徐庆已不成模样，浑身青苔，满头尘垢。陈林仍把他带至丹墀，跪在一旁。圣上连连夸奖：“果真不愧‘穿山’二字。”

又见单上第四名混江鼠蒋平。天子往下一看，见他身材渺小，再搭着匍匐在地，更显葳蕤。及至叫他抬起头来，却是面黄肌瘦，形如病夫。仁宗有些不悦，暗想道：“看他这



光景，如何配称混江鼠呢？”无奈何，问道：“你既叫混江鼠，想来是会水了？”蒋平道：“罪民在水间能开目视物，能在水中整个月住宿，颇识水性，因此唤作混江鼠。这不过是罪民小巧之技。”仁宗听说“颇识水性”四字，更不喜悦，立刻吩咐备船，叫陈林进内：“取朕的金蟾来。”少许，陈伴伴取到。天子命包公细看，只见金漆木筒之中，内有一个三足蟾，宽有三寸，按三才，长有五寸，遵五行，两个眼睛如琥珀一般，一张大口恰似胭脂。碧绿的身子，雪白的肚儿，更衬着两个金眼圈儿，周身的金点儿，实实好看，真是稀奇之物。包公看了，赞道：“真乃奇宝！”天子命陈林带着蒋平上一只小船，却命太监提了木筒，圣上带领首相及诸大臣，登在大船之上。

此时陈林看蒋平光景，惟恐他不能捉蟾，悄悄告诉他的道：“此蟾乃圣上心爱之物。你若不能捉时，趁早言语，我与你奏明圣上，省得吃罪不起。”蒋平笑道：“公公但请放心，不要多虑。有水靠求借一件。”陈林道：“有，有。”立刻叫小太监拿几件来。蒋平挑了一身极小的，脱了罪衣罪裙，穿上水靠，刚刚合体。只听圣上那边大船上太监手提木筒，道：“蒋平，咱家这就放蟾了。”说罢，将木筒口儿向下，底儿朝上，连蟾带水俱各倒在海内。只见那蟾在水皮之上发愣，陈林这里紧催蒋平：“下去，下去，快下去！”蒋平他却不动。不多时，那蟾灵性清醒，三足一晃，就不见了。蒋平方向船头，将身一顺，连个声息也无，也不见了。

天子那边看的真切，暗道：“看他入水势，颇有能为。只是金蟾惟恐遗失。”眼睁睁往水中观看，半天不见影响。天子暗说：“不好，朕看他懦弱身躯，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许久！别是他捉不住金蟾，畏罪自溺死了罢？这是怎么说！朕为一蟾，要人一命，岂是为君的道理！”正在着急，忽见水



中咕嘟嘟翻起泡来。此泡一番，连众人俱各猜疑了：这必是沉了底儿了。仁宗好生难受。君臣只顾远处观望，未想到船头以前，忽然水上起波，波纹往四下里一开，发了一个极大的圈儿，从当中露出人来，却是面向下，背朝上，真是河漂子一般。圣上看了，不由的一怔。猛见他将腰一拱，仰起头来，却是蒋平在水中跪着，两手上下合拢。将手一张，只听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乱叫。天子大喜道：“岂但颇识水性，竟是水势精通了。真是好混江鼠，不愧其称！”忙吩咐太监将木筒另注新水。蒋平将金蟾放在里面，跪在水皮上，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个头。圣上及众人无不夸赞。见他仍然踏水奔至小船，脱了衣靠。陈林更喜，仍把他带往金銮殿来。

此时圣上已回转殿内，宣包公进殿，道：“朕看他等技艺超群，豪侠尚义。国家总以鼓励人材为重，朕欲加封他等职衔，以后也令有本领的各怀向上之心。卿家以为何如？”包公原有此心，恐圣上设疑，不敢启奏。今一闻此旨，连忙跪倒，奏道：“圣上神明，天恩浩荡。从此大开进贤之门，实国家之大幸也。”仁宗大悦，立刻传旨，赏了卢方等三人，也是六品校尉之职，俱在开封供职。又传旨，务必访查白玉堂、韩彰二人，不拘时日。包公带领卢方等谢恩。天子驾转回宫。

包公散朝，来到衙署，卢方等三人从新又叩谢了包公。包公甚喜，却又谆谆嘱咐：“务要访查二义士、五义士，莫要辜负圣恩。”公孙策与展爷、王、马、张、赵俱各与三人贺喜。独有赵虎心中不乐，暗自思道：“我们辛苦了多年，方才挣得个校尉。如今他三人不发一刀一枪，便也是校尉，竟自与我等为伍。若论卢大哥，他的人品轩昂，为人忠厚，武艺超群，原是好的。就是徐三哥直直爽爽，就合我赵虎的脾气似的，也还可以。独有那姓蒋的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



像鬼，瘦的那个样儿，眼看着成了干儿了，不是筋连着也就散了。他还说动话儿，闹雁儿孤，尖酸刻薄，怎么配与我老赵同堂办事呢？”心中老大不乐。因此每每聚谈饮酒之间，赵虎独独与蒋平不对。蒋平毫不介意。他等一壁里访查正事，一壁里彼此聚会，又耽延了一个月的光景。

这一天，包公下朝，忽见两个乌鸦随着轿呱呱乱叫，再不飞去。包公心中有些疑惑。又见有个和尚迎轿跪倒，双手举呈，口呼“冤枉”。包兴接了呈子，随轿进了衙门。包公立刻升堂，将诉呈看毕，把和尚带上来，问了一堂。原来此僧名叫法明，为替他师兄法聪辨冤。即刻命将和尚暂带下去，忽听乌鸦又来乱叫。及至退堂，来到书房，包兴递了一盏茶，刚然接过，那两个乌鸦又在檐前呱呱乱叫。包公放下茶杯，出书房一看，仍是那两个乌鸦。包公暗暗道：“这乌鸦必有事故。”吩咐李才，将江樊、黄茂二人唤进来。李才答应。不多时，二人跟李才进来，到书房门首。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随乌鸦前去，看有何动静。江、黄二人忙跪下，禀道：“相爷叫小人跟随乌鸦往那里去？请即示下。”包公一声断喝道：“咤！好狗才！谁许你等多说？派你二人跟随，你便跟去。无论是何地方，但有形迹可疑的，即便拿来见我。”说罢，转身进了书房。

江、黄二人彼此对瞧了瞧，不敢多言，只得站起，对乌鸦道：“往那里去？走呀！”可煞作怪，那乌鸦便展翅飞起，出衙去了。二人那敢怠慢，赶出了衙门，却见乌鸦在前。二人不管别的，低头看看脚底下，却又仰面瞧瞧乌鸦，不分高低，没有理会，已到城外旷野之地。二人吁吁带喘，江樊道：“好差使！两条腿跟着带翅儿的跑。”黄茂道：“我可顽不开了。再要跑，我就要暴脱了。你瞧我这浑身汗全透了。”忽见那边飞了一群乌鸦来，连这两个裹住。江樊道：“不好



咧！完了，咱们这两个呀呀儿哟了。好汉打不过人多。”说着话，两个便坐在地下，仰面观瞧。只见左旋右舞，飞腾上下，如何分的出来呢？江、黄二人为难：“这可怎么样呢？”猛听得那边树上呱呱乱叫。江樊立起身来一看，道：“伙计，你在这里呢。好呀！他两个会顽呀，敢则躲在树里藏着呢。”黄茂道：“知道是不是呢？”江樊道：“咱们叫他一声儿，老鸦呀！该走咧！”只见两个乌鸦飞起，向着二人乱叫，又往南飞去了。江樊道：“真奇怪。”黄茂道：“别管他，咱们且跟他到那里。”二人赶步向前，刚然来至宝善庄，乌鸦却不见了。见有两个穿青衣的，一个大汉，一个后生。江樊猛然省悟，道：“伙计，二青呀。”黄茂道：“不错，双皂呀。”二人说完，尚在游疑。

只见那二人从小路上岔走。大汉在前，后生在后，赶不上大汉，一着急却跌倒了，把靴子脱落了一只，却露出尖尖的金莲来。那大汉看见，转回身来将他扶起，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。黄茂早赶过来，道：“你这汉子，要拐那妇人往那里去？”一伸手就要拿人。那知大汉眼快，反把黄茂腕子拢住，往怀里一领，黄茂难以挣扎，就顺水推舟的爬下了。江樊过来嚷道：“故意的女扮男装，必有事故！反将我们伙计摔倒，你这厮有多大胆？”说罢，才要动手，只见那大汉将手一晃，一转眼间右肋下就是一拳。江樊往后倒退了几步，身不由己的也就仰面朝天的躺下了。他二人却好，虽则一个爬着，一个躺着，却骂不绝口，又不敢起来合他较量。只听那大汉对后生说：“你顺着小路过去，有一树林，过了树林，就看见庄门了。你告诉庄丁们，叫他等前来绑人。”那假后生忙忙顺着小路去了。不多时，果见来了几个庄丁，短棍铁尺，口称：“主管，拿什么人？”大汉用手往地下一指，道：“将他二人捆了，带至庄中，见员外去。”庄丁听



了，一齐上前，捆了就走。绕过树林，果见一个广梁大门，江、黄二人正要探听探听。一直进了庄门，大汉将他二人带至群房，道：“我回员外去。”不多时，员外出来，见了公差江樊，只唬得惊疑不止。

不知为了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

且说那员外迎面见了两个公差，谁知他却认得江樊，连忙吩咐家丁快快松了绑缚，请到里面去坐。

你道这员外却是何等样人？他姓林，单名一个春字，也是个不安本分的。当初同江樊他两个人原是破落户出身，只因林春发了一注外财，便与江樊分手。江樊却又上了开封府当皂隶，暗暗的熬上了差役头目。林春久已听得江樊在开封府当差，就要仍然结识于他。谁知江樊见了相爷秉正除奸，又见展爷等英雄豪侠，心中羡慕，颇有向上之心。他竟改邪归正，将夙日所为之事一想，全然不是在规矩之中，以后总要做好事当好人才是。不想今日被林春主管雷洪拿来，见了员外，却是林春。

林春连称“恕罪”，即刻将江樊、黄茂让至待客厅上。献茶已毕，林春欠身道：“实实不知是二位上差，多有得罪，望乞看当初的分上，务求遮盖一二。”江樊道：“你我原是同过患难的，这有什么要紧，但请放心。”说罢执手，别过头来就要起身，这本是个脱身之计，不想林春更是奸滑油透的，忙拦道：“江贤弟，且不必忙。”便向小童一使眼色，小童连忙端出一个盘子，里面放定四封银子。林春笑道：“些须薄礼，望乞笑纳。”江樊道：“林兄，你这就错了。似这点



事儿有甚要紧，难道用这银子买嘱小弟不成？断难从命。”林春听了，登时放下脸来，道：“江樊，你好不知时务。我好意念昔日之情，赏脸给你银两，你竟敢推托，想来你是仗着开封府藐视于我。好，好！”回头叫声：“雷洪，将他二人吊起来，给我着实拷打！立刻叫他写下字样，再回我知道。”

雷洪即吩咐庄丁捆了二人，带至东院三间屋内。江樊、黄茂也不言语，被庄丁推到东院，甚是宽阔。却有三间屋子，是两明一暗。正中柅上有两个大环，环内有链，链上有钩。从背缚之处伸下钩来，钩住腰间丝绦，往上一拉，吊的脚刚沾地，前后并无倚靠。雷洪叫庄丁搬个座位坐下，又吩咐庄丁用皮鞭先抽江樊。江樊到了此时，便把当初的泼皮施展出来，骂不绝口。庄丁连抽数下，江樊谈笑自若，道：“松小子！你们当家的惯会打算盘，一点荤腥儿也不给你们吃，尽与你们豆腐，吃的你们一点囊劲儿也没有。你这是打人呢？还是与我去痒痒呢？”雷洪闻听，接过鞭子来，一连抽了几下。江樊道：“还是大小子好，他到底儿给我抓抓痒痒，孝顺孝顺我呀。”雷洪也不理他，又抽了数下，又叫庄丁抽黄茂。黄茂也不言语，闭眼合睛，惟有咬牙忍疼而已。江樊见黄茂挨死打，惟恐他一哼出来，就不是劲儿了。他却拿话往这边领着，说：“你们不必抽他了。他的困大，抽着抽着，就睡着了。你们还是孝顺我罢。”雷洪听了，不觉怒气填胸，向庄丁手内接过皮鞭子来，又打江樊。江樊却是嘻皮笑脸，闹的雷洪无法，只得歇息歇息。

此时日已衔山，将有掌灯时候，只听小童说道：“雷大叔，员外叫你老吃饭呢。”雷洪叫庄丁等皆吃饭去，自己出来，将门带上，扣了了吊儿，同小童去了。这屋内江、黄二人，听了听外面寂静无声，黄茂悄悄说道：“江大哥，方才要不是你拿话儿领过去，我有点顽不开了。”江樊道：“你等



着罢，回来他来了，这顿打那才够驼的呢！”黄茂道：“这可怎么好呢？”忽见从里间屋内出来一人，却看不出是什么模样，江樊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小老儿姓豆。只因同小女上汴梁投亲去，就在前面宝善庄打尖。不想这员外由庄上回来，看见小女就要抢掠，多亏了一位义士姓韩名彰，救了小老儿父女二人，又赠了五两银子。不料不识路径，竟自走入庄内，却就是这员外这里。因此被他仍然抢回，将我拘禁在此。尚不知我女儿性命如何？”说着，说着，就哭了。江、黄二人听了，说是韩彰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咱们倘能脱了此难，要是找着韩彰，这才是一件美差呢！”

正说至此，忽听了吊儿一响，将门闪开一缝，却进来一人。火扇一晃，江、黄二人见他穿着夜行衣靠，一色是青。忽听豆老儿说道：“原来是恩公到了。”江、黄听了此言，知是韩彰，忙道：“二员外爷，你老快救我们才好！”韩彰道：“不要忙。”从背后抽出刀来，将绳缚割断，又把铁链钩子摘下，江、黄二人已觉痛快。又放了豆老儿。那豆老儿因捆他的工夫大了，又有了年纪，一时血脉不能周流。韩彰便将他们领出屋来，悄悄道：“你们在何处等等？我将林春拿住，交付你二人，好去请功。再找找豆老的女儿在何处。只是这院内并无藏身之所，你们在何处等呢？”忽见西墙下有个极大的马槽，扣在那里，韩彰道：“有了。你们就藏在马槽之下，如何呢？”江樊道：“叫他二人藏在里面罢，我是闷不惯的。我一人好找地方，另藏别处罢。”说着，就将马槽一头掀起，黄茂与豆老儿跑进去，仍然扣好。

二义士却从后面上房，见各屋内灯光明亮，他却伏在檐前往下细听。有一个婆子说道：“安人，你这一片好心，每日烧香念佛的，只保佑员外平安无事罢。”安人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只是再也劝不过来的。今日又抢了一个女子来，还锁在



那边屋里呢。不知又是什么主意？”婆子道：“今日不顾那女子了。”韩爷暗喜，幸而女子尚未失身。又听婆子道：“还有一宗事最恶呢。原来咱们庄南有个锡匠叫什么季广，他的女人倪氏合咱们员外不大清楚。只因锡匠病才好了，咱们员外就叫主管雷洪定下一计策，叫倪氏告诉他男人，说他病时曾许下在宝珠寺烧香。这寺中有个后院子，是一块空地，并丘着一口棺材，墙却倒塌不整，咱们雷洪就在那里等他。”安人问道：“等他作什么？”婆子道：“这就是他们定的计策。那倪氏烧完了香，就要上后院子小解，解下裙子来，搭在丘子上。及至小解完了，就不见了，因此他就回了家了。到了半夜里，有人敲门，嚷道：‘送裙子来了！’倪氏叫他男人出去，就被人割了头去了。这倪氏就告到祥符县说，庙内昨日失去了裙子，夜间夫主就被人杀了。县官听罢，就疑惑庙内和尚身上，即派人前去搜寻，却于庙内后院丘子旁边，见有浮土一堆。刨开看时，就是那条裙子，包着季广的脑袋呢。差人就把本庙的和尚法聪捉去，用酷刑审问。他如何能招呢！谁知法聪有个师弟名叫法明，募化回来，听见此事，他却在开封府告了。咱们员外听见此信，恐怕开封府问事利害，万一露出马脚来，不大稳便，因此又叫雷洪拿青衣小帽，叫倪氏改妆藏在咱们家里，就在东跨所，听说今晚成亲。你老人家想想，这是什么事？平白无故的生出这等毒计。”

韩爷听毕，便绕至东跨所，轻轻落下，只听屋内说道：“那开封府断事如神，你若到了那里，三言两语包管露出马脚来，那还了得！如今这个法子，谁想的到你在这里呢？这才是万年无忧呢。”妇人说道：“就只一宗，我今日来时遇见两个公差，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，露出脚来，喜的好在拿住了。千万别要把他们放走了。”林春道：“我已告诉雷洪，三



更时把他们结果了，就完了。” 妇人道：“若如此，事情才得干净呢。” 韩二爷听至此，不由气往上撞，暗道：“好恶贼！”却用手轻轻的掀起帘栊，来至堂屋之内。见那边放着软帘，走至跟前，猛然将帘一掀，口中说道：“嚷，就是一刀！”却把刀一晃，满屋明亮。林春这一唬不小，见来人身量高大，穿着一身青靠，手持明亮亮的刀，借灯光一照，更觉难看，便跪倒哀告道：“大王爷饶命！若用银两，我去取去。” 韩彰道：“俺自会取，何用你去。且先把你捆了再说。” 见他穿着短衣，一回头看见丝绦放在那里，就一伸手拿过来，将刀咬在口中，用手将他捆了个结实；又见有一条绢子，叫林春张开口给他塞上。再看那妇人时，已经哆嗦在一堆，顺手提将过来，却把拴帐钩的绦子割下来，将妇人捆了；又割下一副飘带，将妇人的口也塞上。正要回身出来找江樊等，忽听一声嚷，却是雷洪到东院持刀杀人去了，不见江、黄、豆老，连忙呼唤庄丁搜寻，却在马槽下搜出黄茂、豆老，独独不见了江樊，只得来禀员外。韩爷早迎至院中，劈面就是一刀，雷洪眼快，用手中刀尽力一磕，几乎把韩爷的刀磕飞。韩彰暗道：“好力量！”二人往来多时，韩爷技艺虽强，吃亏了力软，雷洪的本领不济，便宜力大，所谓“一力降十会”。韩爷看看不敌，猛见一块石头飞来，打在雷洪的脖项之上，不由的向前一栽。韩爷手快，反背就是一刀背，打在脊梁骨上。这两下才把小子闹了个嘴吃屎。韩爷刚要上前，忽听道：“二员外，不必动手，待我来。”却是江樊，上前将雷洪绑了。

原来江樊见雷洪呼唤庄丁搜查，他却隐在黑暗之处。后见拿了黄茂、豆老，雷洪吩咐庄丁：“好生看守，待我回员外去。”雷洪前脚走，江樊却后边暗暗跟随。因无兵刃，走着随便拣了一块石头子儿在手内拿着。可巧遇韩爷同雷洪交



手，他却暗打一石，不想就在此石上成功。韩爷又搜出豆女，交付与林春之妻，吩咐候此案完结时，好叫豆老儿领去。复又放了黄茂、豆老。江樊等又求韩爷护送，韩爷便把窃听设计谋害季广、法聪含冤之事，一一叙说明白。江樊又说：“求二员外亲至开封府去。”并言卢方等已然受职。韩爷听了，却不言语，转眼之间，就不见了。

江、黄二人却无可奈何，只得押解三人来到开封，把二义士解救以及拿获林春、倪氏、雷洪，并韩彰说的谋害季广、法聪冤枉之事，俱各禀明了。包公先差人到祥符县提法聪到案，然后立刻升堂，带上林春、倪氏、雷洪等一千人犯，严加审讯。他三人皆知包公断事如神，俱各一一招认。包公命他们俱画招具结收禁，按例定罪。仍派江樊、黄茂带了豆老儿到宝善庄，将他的女儿交代明白。及至法聪提到，又把原告法明带上堂来，问他等乌鸦之事。两人发怔，想了多时，方才想起，原来这两个乌鸦是宝珠寺庙内槐树上的，因被风雨吹落，两个乌鸦将翎摔伤。多亏法聪好好装在筐箩内将养，任其飞腾自去，不意竟有鸣冤之事。包公听了点头，将他二人释放无事。

此案已结，包公来到书房，用毕晚饭。将有初鼓之际，江、黄二人从宝善庄回来，将带领豆老儿将他女儿交代明白的话，回了一遍。包公念他二人勤劳辛苦，每人赏银二十两。二人叩谢，一齐立起。刚要转身，又听到包公唤道：“转来。”二人连忙止步，向上侍立。包公又细细询问韩彰，二人从新细禀一番，方才出来。

包公细想：“韩彰不肯来，是何缘故？并且告诉他卢方等圣上并不加罪，已皆受职。他听了此言应当有向上之心，如何又隐密而不来呢？”猛然省悟道：“哦！是了，是了，他因白玉堂未来，他是决不肯先来的。”正在思索之际，忽听



院内“拍”的一声，不知是何物落下，包兴连忙出去，却拾进一个纸包儿来，上写着“急速拆阅”四字。包公看了，以为必是匿名帖子，或是其中别有隐情。拆开看时，里面包定一个石子，有个字柬儿，上写着：“我今特来借三宝，暂且携归陷空岛。南侠若到卢家庄，管叫御猫跑不了。”包公看罢，便叫包兴前去看视三宝，又令李才请展护卫来。

不多时，展爷来到书房，包公即将字柬与展爷看了。展爷忙问道：“相爷，可曾差人看三宝去了没有？”包公道：“已差包兴看视去了。”展爷不胜惊骇，道：“相爷中了他‘拍门投石问路’之计了。”包公问道：“何以谓之‘投石问路’呢？”展爷道：“这来人本不知三宝在于何处，故写此字令人设疑。若不使人看视，他却无法可施；如今已差人看视，这是领了他去了。此三宝必失无疑了。”正说到此，忽听那边一片声喧，展爷吃了一惊。

不知所嚷为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

且说包公正与展爷议论石子来由，忽听一片声喧，乃是西耳房走了火了。展爷连忙赶至那里，早已听见有人嚷道：“房上有人！”展爷借火光一看，果然房上站立一人，连忙用手一指，放出一枝袖箭，只听“噗哧”一声。展爷道：“不好，又中计了。”一眼却瞧见包兴在那里张罗救火，急忙问道：“印官看视三宝如何？”包兴道：“方才看了，纹丝没动。”展爷道：“你再看看去。”正说间，三义、四勇俱各到了。

此时耳房之火已然扑灭，原是前面窗户纸引着，无甚要紧。只见包兴慌张跑来，说道：“三宝真是失去不见了！”展爷即飞身上房，卢方等闻听，也皆上房。四个人四下搜寻，并无影响。下面却是王、马、张、赵，前后稽查也无下落。展爷与卢爷等仍从房上回来，却见方才用箭射的乃是一个皮人子，脚上用鸡爪丁扣定瓦拢，原是吹膨了的。因用袖箭打透，冒了风，也就摊在房上了。愣爷徐庆看了，道：“这是老五的。”蒋爷捏了他一把，展爷却不言语。卢方听了，好生难受，暗道：“五弟做事太阴毒了。你知我等现在开封府，你却盗去三宝，叫我等如何见相爷？如何对的起众位朋友？”他那知道相爷处还有个知照帖儿呢。四人下得房来，一同来



至书房。

此时包兴已回禀包公，说三宝失去。包公叫他不用声张，恰好见众人进来参见包公，俱各认罪。包公道：“此事原是我派人瞧的不好了。况且三宝也非急需之物，有甚稀罕。你等莫要声张，俟明日慢慢访查便了。”

众英雄见相爷毫不介意，只得退出，来到公所之内，依卢方还要前去追赶。蒋平道：“知道五弟向何方而去？不是望风扑影么？”展爷道：“五弟回了陷空岛了。”卢方问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展爷道：“他回明了相爷，还要约小弟前去，故此知之。”便把方才字柬上的言语念出。卢方听了，好不难受，惭愧满面，半晌道：“五弟做事太任性了。这还了得，还是我等赶了他去为是。”展爷知道卢方乃是忠厚热肠，忙拦道：“大哥是断断去不得的。”卢方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展爷道：“请问大哥赶上五弟，合五弟要三宝不要？”卢方道：“焉有不要之理？”展爷道：“却又来！合他要，他给了便罢；他若不给，难道真个翻脸拒捕，从此就义断情绝了么？我想此事，还是小弟去的是理。”蒋平道：“展兄，你去了恐有些不妥，五弟他不是好惹的。”展爷听了，不悦道：“难道陷空岛是龙潭虎穴不成？”蒋平道：“虽不是龙潭虎穴，只是五弟做事令人难测，阴毒得狠。他这一去，必要设下埋伏。一来陷空岛大哥路径不熟，二来知道他设下什么圈套？莫若小弟明日回禀了相爷，先找我二哥。我二哥若来了，还是我等回至陷空岛将他稳住，做为内应，大哥再去，方是万全之策。”展爷听了，才待开言，只听公孙策道：“四弟言之有理。展大哥莫要辜负四弟一番好意。”展爷见公孙先生如此说，只得将话咽住，不肯往下说了，惟有心中暗暗不平而已。

到了次日，蒋平见了相爷，回明要找韩彰去，并因赵虎每每有不合之意，要同张龙、赵虎同去。包公听说要找韩



彰，甚合心意，因问向何方去找。蒋平回道：“就在平县翠云峰。因韩彰的母亲坟墓在此峰下，年年韩彰必于此时拜扫，故此要到那里寻找一番。”包公甚喜，就叫张、赵二人同往。张龙却无可说，独有赵虎一路上合蒋平闹了好些闲话，蒋爷只是不理。张龙在中间劝阻。

这一日打尖吃饭，刚然坐下，赵虎就说：“咱们同桌儿吃饭，各自会钱，谁也不必扰谁，你道好么？”蒋爷笑道：“很好，如此方无拘束。”因此各自要的各自吃，我也不吃你的，你也不吃我的。幸亏张龙惟恐蒋平脸上下不来，反在其中周旋打和儿。赵虎还要说闲话，蒋爷只于笑笑而已。及至吃完，堂官算帐，赵虎务必要分算。张龙道：“且自算算，柜上再分去。”到柜上问时，柜上说蒋老爷已然都给了。却是跟蒋老爷的伴当，进门时就把银包交付柜上，说明了如有人问，就说蒋老爷给了。天天如此，张龙好觉过意不去。蒋平一路上听闲话，受作践，不一而足。

好容易到了翠云峰，半山之上有个灵佑寺。蒋爷却认得庙内和尚，因问道：“韩爷来了没有？”和尚答道：“却未到此扫墓。”蒋平听了，满心欢喜，以为必遇韩彰无疑，就与张、赵二人商议，在此庙内居住等候。赵虎前后看了一回，见云堂宽阔豁亮，就叫伴当将行李安放在云堂，同张龙住了。蒋平就在和尚屋内同居。偏偏的庙内和尚俱各吃素，赵虎他却耐不得，向庙内借了碗盏家伙，自己起灶，叫伴当打酒买肉，合心配口而食。

伴当这日提了竹筐，拿了银两，下山去了。不多时，却又转来。赵虎见他空手回来，不觉发怒道：“你这厮向何方去了多时，酒肉尚未买来？”轮掌就要打。伴当连忙往后一退，道：“小人有事回爷。”张龙道：“贤弟且容他说。”赵虎掣回拳来，道：“快讲！说的不是，我再打！”伴当道：“小



人方才下山，走到松林之内，见一人在那里上吊。见了是救呀，是不救呢？”赵虎说：“那还用问吗？快些救去，救去！”伴当道：“小人已救下来，将他带来了。”赵虎笑道：“好小子！这才是。快买酒肉去罢。”伴当道：“小人还有话回呢。”赵虎道：“好唠叨，还说什么？”张龙道：“贤弟且叫他说明，再买不迟。”赵虎道：“快，快快的！”伴当道：“小人问他为何上吊，他就哭了。他说他叫包旺。”赵虎听了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急问道：“叫什么？”伴当道：“叫包旺。”赵虎道：“包旺怎么样？讲，讲，讲！”伴当说：“他奉了太老爷太夫人、大老爷大夫人之命，特送三公子上开封府衙内攻书，昨晚就在山下前面客店之中住下。因月色颇好，出来玩赏，行至松林，猛然出来了一只猛虎，就把他相公背了走了。”赵虎听到此，不由怪叫吆喝道：“这还了得！这便怎么办？”张龙道：“贤弟不必着急，其中似有可疑。既是猛虎，为何不用口叼呢，却背了他去了？这个光景必然有诈。”叫伴当将包旺忙让进来。

不多时，伴当领进，赵虎一看果是包旺。彼此见了让坐，道受惊。包旺因前次在开封府见过张、赵二人，略为谦让，即便坐了。张、赵又细细盘问了一番，果是虎背了去了。此时包旺便说：“自开封回家，一路平安。因相爷喜爱三公子，禀明太老爷太夫人、大老爷大夫人，就命我护送赴署。不想昨晚住在山下店里，公子要踏月，走至松林，出来一只猛虎，把公子背了去。我今日寻找一天，并无下落，因此要寻自尽。”说罢，痛哭。张、赵二人听毕，果是虎会背人，事有可疑。他二人便商议晚间在松林搜寻，倘然拿获，就可以问出公子的下落来了。

此时伴当已将酒肉买来，收拾妥当，叫包旺且免愁烦。他三人一处吃毕饭，赵虎喝的醉醺醺的就要走。张龙道：



“你我也须装束伶俐，各带兵刃。倘然真有猛虎，也可除此一方之害。咱们这个样儿，如何与虎斗呢？”说罢，脱去外面衣服，将搭包勒紧，赵虎也就扎缚停当。各持了利刃，叫包旺同伴当在此等候。他二人下了山峰，来到松林之下，趁着月色，赵虎大呼小叫道：“虎在那里？虎在那里？”左一刀，右一晃，混砍乱晃。忽见那边树上跳下二人，咕噜噜的就往西飞跑。

原来有二人在树上隐藏，远远见张、赵二人奔入林中，手持利刃，口中乱嚷：“虎在那里？”又见明亮亮的钢刀，在月光之下一闪一闪，光芒冷促。这两个人害怕，暗中计较道：“莫若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”因此跳下树来，往西飞跑。张、赵二人见了，紧紧追来。却见前面有破屋二间，墙垣倒塌，二人奔入屋内去了。张、赵也随后追来。愣爷不管好歹，也就进了屋内，又无门窗户壁，四角俱空，那里有个人影。赵虎道：“怪呀！明明进了屋子，为何不见了呢？莫不是见了鬼咧？或者是什么妖怪？岂有此理！”东瞧西望，一步凑巧，忽听“哗唧”一声，蹲下身一摸，却是一个大铁环钉在木板上边。张龙也进屋内，觉得脚下咕咚、咕咚的响，就有些疑惑。忽听赵虎说：“有了，他藏在这下边呢。”张龙说：“贤弟如何知道？”赵虎说：“我揪住铁环了。”张龙道：“贤弟千万莫揭此板。你就在此看守。我回到庙内将伴当等唤来，多拿火亮，岂不拿个稳当的。”赵虎却耐烦不得，道：“两个毛贼有甚要紧，且自看看再做道理。”说罢，一提铁环，将板掀起，里面黑洞洞任什么看不见。用刀往下一试探，却是土基台阶。“哼！里面必有蹊跷，待俺下去。”张龙道：“贤弟且慢！”此话未完，赵虎已然下去。张龙惟恐有失，也就跟将下去。谁知下面台阶狭窄，而且赵爷势猛，两脚收不住，咕□□竟自滚下去了，口内连说：“不好，不



好！”里面的二人早已备下绳索，见赵虎滚下来，那肯容情，两人服侍一个人，登时捆了个结实。张爷在上面听见赵虎连说“不好，不好”，不知何故，一时不得主意，心内一慌，脚下一跣，也就溜下去了。里面二人早已等候，又把张爷捆缚起来。这且不言。

再说包旺在庙内，自从张、赵二人去后，他方细细问明伴当，原来还有蒋平，他三人是奉相爷之命前来访查韩二爷的，因问：“蒋爷现在那里？”伴当便道：“赵爷与蒋爷不睦，一路上把蒋爷欺负苦咧，到此还不肯同住。幸亏蒋爷有涵容，全不计较，故此自己在和尚屋内住了。”包旺听了，心下明白，直等到天有三更，未见张、赵回来，不由满腹狐疑，对伴当说：“你看已交半夜，张、赵二位还不回来，其中恐有差池。莫若你等随我同见蒋爷去。”伴当也因夜深不得主意，即领了包旺来见蒋爷。

此时蒋平已然歇息，忽听说包旺来到，又听张、赵二人捉虎未回，连忙起来，细问一番，方知他二人初鼓已去。自思：“他二人此来，原是我在相爷跟前撺掇。如今他二人若有失闪，我却如何复命呢？”忙忙束縛伶便，背后插了三棱鹅眉刺，吩咐伴当等：“好生看守行李，千万不准去寻我等。”别了包旺，来至庙外，一纵身步上高峰峻岭，见月光皎洁，山色晶莹，万籁无声，四围静寂。

蒋爷侧耳留神，隐隐闻得西北上犬声乱吠，必有村庄。连忙下了山峰，按定方向奔去，果是小小村庄。自己蹑足潜踪，遮遮掩掩，留神细看，见一家门首站立二人，他却隐在一棵大树之后。忽见门开处，里面走出一人道：“二位贤弟，夤夜到此何干？”只听那二人道：“小弟等在地窖里拿了二人，问他却是开封府的校尉。我等听了不得主意。是放好，还是不放好呢？故此特来请示大哥。”又听那人说：“喂哟！



竟有这等事！那是断断放不得的。莫若你二人回去，将他等结果，急速回来。咱三人远走高飞，趁早儿离开此地要紧。”二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大哥就归着行李，我们先办了那宗事去。”说罢，回身竟奔东南。蒋泽长却暗暗跟随。二人慌慌张张的，竟奔破房而来。

此时蒋爷从背后拔出钢刺，见前面的已进破墙，他却紧赶一步，照着后头走的这一个人的肩窝就是一刺，往怀里一带；那人站不稳跌倒在地，一时挣扎不起。蒋爷却又窜入墙内，只听前面的问道：“外面什么咕咚一响？”话未说完，好蒋平！钢刺已到，躲不及，右肋上已然着重，“嗷哟”一声，翻筋斗栽倒。四爷赶上一步，就势按倒，解他腰带，三环五扣的捆了一回。又到墙外，见那一入方才起来，就要跑。真好泽长！赶上前窝里炮踢倒，也就捆缚好了，将他一提，提到破屋之内。

事有凑巧，脚却扫着铁环，又听得空洞之中似有板盖，即用手提环，掀起木板，先将这个往下一扔。侧耳一听，只听咕噜、咕噜的落在里面，摔的“嗷呀”一声。蒋爷又听，无甚动静，方用钢刺试步而下，到了里面一看，却有一间屋子大小，是一个瓮洞窑儿，那壁厢点着个灯挂子。再一看时，见张、赵二人捆在那里。张龙羞见，却一言不发。赵虎却嚷道：“蒋四哥，你来的正好！快快救我二人呀！”蒋平却不理他，把那人一提，用钢刺一指，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共有几个人？快说！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叫刘豸，上面那个叫刘獬，方才邓家洼那一个叫武平安，原是我们三个。”蒋爷又问道：“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呢？放在那里？”刘豸道：“那是武平安背去的。小人们不知，就知昨晚上他亲姐姐死了，我们帮着抬埋的。”蒋平问明此事，只听那边赵虎嚷道：“蒋四哥，小弟从此知道你是个好的了。我们两个人



没有拿住一个，你一个人拿住二名。四哥敢则真有本事，我老赵佩服你了。”蒋平就过来，将他二人放起，张、赵二人谢了。蒋平道：“莫谢，莫谢，还得上邓家洼呢。二位老弟随我来。”三人出了地窖，又将刘獬提起，也扔在地窖之内，将板盖又压上一块石头。

蒋平在前，张、赵在后，来至邓家洼。蒋平指与门户，悄悄说：“我先进去，然后二位老弟叩门。两下一挤，没他的跑儿。”说着，一纵身体，一股黑烟，进了墙头，连个声息也无。赵虎暗暗夸奖。张龙此时在外叩门，只听里面应道：“来了。”门未开时，就问：“二位可将那二人结果了？”及至开门时，赵虎道：“结果了！”披胸就是一把，揪了个结实。武平安刚要挣扎，只觉背后一人揪住头发，他那里还能支持，立时缚住。三人又搜寻一遍，连个人也无，惟有小包裹放在那里。赵虎说：“别管他，且拿他娘的。”蒋爷道：“问他三公子现在何处。”武平安说：“已逃走了。”赵虎就要用拳来打，蒋爷拦住道：“贤弟，此处也不是审他的地方，先押着他走。”三人押定武平安到了破屋，又将刘豸、刘獬从地窖里提出，往回里便走，来到松林之内，天已微明。却见跟张、赵的伴当寻下山来，便叫他们好好押解，一同来到庙中，约了包旺，竟赴平县而来。

谁知县尹已坐早堂，为宋乡宦失盗之案。因有主管宋升，声言窝主是学究方善先生，因有金镯为证，正在那里审问方善一案，忽见门上进来，禀道：“今有开封府包相爷差人到了。”县尹不知何事，一面吩咐“快请”，一面先将方善收监。

这里才吩咐，已见四人到了前面。县官刚然站起，只听有一矮胖之人说道：“好县官呀！你为一方之主，竟敢纵虎伤人，并且伤的是包相爷的侄男。我看你这纱帽，是要戴不



牢的了。”县官听了发怔，却不明白此话，只得道：“众位既奉相爷钧谕前来，有话请坐下慢慢的讲。”吩咐看座，坐了。包旺先将奉命送公子赴开封、路上如何住宿、因步月如何遇虎、将公子背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蒋爷又将拿获武平安、刘豸、刘獬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并言俱已解到。

县官听得已将凶犯拿获，暗暗欢喜，立刻吩咐：“带上堂来！”先问武平安将三公子藏于何处，武平安道：“只因那晚无心中背了一个人来，回到邓家洼小人的姐姐家中。此人却是包相爷的三公子包世荣。小人与他有杀兄之仇，因包相审问假公子一案，将小人胞兄武吉祥用狗头铡铡死。小人意欲将三公子与胞兄祭灵。”赵虎听至此，站起来举手就要打，亏了蒋爷拦住。又听武平安道：“不想小人出去打酒买纸锶的工夫，小人姐姐就把三公子他放逃走了。”赵爷听至此，又哈哈的大笑说：“放得好，放得好！底下怎么样呢？”武平安道：“我姐姐叫我外甥邓九如找我，说三公子逃走了。小人一闻此言，急急回家。谁知我姐姐竟自上了吊死咧！小人无奈，烦人将我姐姐掩埋了。偏偏的我外甥邓九如，他也就死了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甯婆娘

且说蒋平等来到平县。县官立刻审问武平安，武平安说他姐姐因私放了三公子后，竟自缢身死。众人听了已觉可惜，忽又听说他外甥邓九如也死了，更觉诧异。县官问道：“邓九如多大？”武平安说：“今年才交七岁。”县官问道：“他小小年纪，如何也死了呢？”武平安道：“只因埋了他亲母之后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妈。小人一时性起，就将他踢了一顿脚，他就死在山洼子里咧。”赵虎听到此，登时怒气填胸，站将起来，就把武平安尽力踢了几脚，踢的他满地打滚，还是蒋、张二人劝住。又问了问刘豸、刘獬，也就招认因贫起见，就帮武平安每夜行劫度日，俱供是实，一齐寄监。县官又向蒋平等商议了一番，惟有赶急访查三公子下落要紧。

你道这三公子逃脱何方去了？他却奔到一家，正是学究方善，乃是一个饱学的寒儒。家中并无多少房屋，只是上房三间，却是方先生同女儿玉芝小姐居住，外有厢房三间做书房。那包世荣投到他家，就在这屋内居住。只因他年幼书生，自小娇生惯养，那里受的这样辛苦，又如此惊唬，一时之间就染起病来。多亏了方先生精心调理，方觉好些。

一日，方善上街给公子打药，在路上拾了一只金镯，看



了看拿到银铺内去瞧成色，恰被宋升看见，讹成窝家，扭到县内已成讼案。即有人送了信来，玉芝小姐一听他爹爹遭了官司，那里还有主意咧，便哭哭啼啼。家中又无别人，幸喜有个老街坊，是个婆子，姓甯，为人正直爽快，爱说爱笑，人人皆称他为甯妈妈。这妈妈听见此事，有些不平，连忙来到方家，见玉芝已哭成泪人相似。甯妈妈好生不忍。玉芝一见如亲人一般，就央求他到监中看视。

那妈妈满口应承，即到了平县。谁知那些衙役快头俱与他熟识，众人一见，彼此顽顽笑笑，嗷嗷呕呕，便领他到监中看视。见了方先生，又向众人说些浮情照应的话，并问官府审的如何。方先生说：“自从到时，刚要过堂，不想为什么包相爷的侄儿一事，故此未审。此时县官为此事为难，无暇及此。”方善又问了问女儿玉芝，就从袖中取出一封字柬递与甯妈妈，道：“我有一事相求：只因我家外厢房中住着个荣相公，名唤世宝。我见他相貌非凡，品行出众，而且又是读书之人，堪与我女儿配偶，求妈妈玉成其事。”甯婆道：“先生现遇此事，何必忙在此一时呢？”方善道：“妈妈不知，我家中并无多余的房屋，而且又无仆妇丫鬟，使怨女旷夫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疑。莫若把此事说定了，他与我有翁婿之谊，玉芝与他有夫妻之分，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，别人也就没了说了。我的主意已定，只求妈妈将此封字柬与相公看了。倘若不允，就将我一番苦心向他说明，他再无不应之理。全仗妈妈玉成。”甯妈妈道：“先生只管放心，谅我这张口说了，此事必应。”方善又嘱托照料家中，甯婆一一应允。

急忙回来，见了玉芝，先告诉他先生在监无事，又悄悄告诉他许婚之意：“现有书信在此，说这荣相公人品学问俱是好的，也活该是千里婚姻一线牵。”那玉芝小姐见有父命，也就不言语了。婆婆问道：“这荣相公在书房里么？”玉芝无



奈答道：“现在书房，因染病才好，尚未痊愈。”妈妈说：“待我看看去。”

来到厢房门口，故意高声问道：“荣相公在屋里么？”只听里面应道：“小生在此。不知外面何人？请进屋内来坐。”妈妈来到屋内一看，见相公伏枕而卧，虽是病容，果然清秀，便道：“老身姓甯，乃是方先生的近邻。因玉芝小姐求老身往监中探望他父亲，方先生却托我带了一个字柬给相公看看。”说罢，从袖中取出递过。三公子拆开看毕，说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！我受方恩公莫大之恩尚未答报，如何趁他遇事，却又定他的女儿。这事难以从命，况且又无父母之命，如何敢做？”甯婆道：“相公这话就说差了。此事原非相公本心，却是出于方先生之意。再者他因家下无人，男女不便，有瓜李之嫌，是以托老身多多致意。相公既说受他莫大之恩，何妨应允了此事，再商量着救方先生呢？”三公子一想：“难得方老先生这番好心，而且又名分攸关，倒是应了的是。”

甯婆见三公子沉吟，知他有些允意，又道：“相公不必游疑。这玉芝小姐，谅相公也未见过，真是生的端庄美貌，赛画似的，而且贤德过人，又兼诗词歌赋，无不通晓，皆是跟他父亲学的。至于女工针黹，更是精巧非常。相公若是允了，真是天配良缘哪！”三公子道：“多承妈妈分心，小生应下就是了。”甯婆道：“相公既然应允，大小有点聘定，老身明日也好回复先生去。”三公子道：“聘礼尽有，只是遇难逃奔，不曾带在身边，这便怎么处？”甯婆婆道：“相公不必为难。只要相公拿定主意，不可食言就是了。”三公子道：“丈夫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，何况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！”甯婆道：“相公实在说的不错，俗语说的好：‘知恩不报恩，枉为世上人。’再者女婿有半子之劳，想个什么法子救救方先生



才好呢？”三公子道：“若要救方夫子，极其容易。只是小生病体甫愈，不能到县。若要寄一封书信，又怕无人敢递去，事在两难。”甯妈妈说：“相公若肯寄信，待老身与你送去如何？就是怕你的信不中用。”三公子说：“妈妈只管放心，你要敢送这书信，到了县内叫他开中门，要见县官，面为投递；他若不开中门，县官不见，千万不可将此书信落于别人之手。妈妈，你可敢去么？”甯妈妈说：“这有什么呢？只要相公的书信灵应，我可怕怎的？待我取笔砚来，相公就写起来。”说着话，便向那边桌上拿了笔砚，又在那书夹子里取了个封套笺纸，递与三公子。

三公子拈笔在手，只觉得手颤，再也写不下去。甯妈妈说：“相公素日喝冷酒吗？”三公子说：“妈妈有所不知，我病了二天，水米不曾进，心内空虚，如何提的起笔来？必须要进些饮食方可写，不然我实实写不来的。”甯婆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做一碗汤来，喝了再写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多谢妈妈。”甯婆离了书房，来到玉芝小姐屋内，将话一一说了：“只是公子手颤不能写字，须进些羹汤，喝了好写。”玉芝听了此话，暗道：“要开中门见官府亲手接信，此人必有来历。”忙与甯妈商议，又无荤腥，只得做碗素面汤，滴上点香油儿。甯妈妈端至书房，向公子道：“汤来了。”公子挣扎起来，已觉香味扑鼻，连忙喝了两口，说：“很好！”及至将汤喝完，两鬓角已见汗，登时神清气爽，略略歇息，提笔一挥而就。甯妈妈见三公子写信不加思索，迅速之极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相公写完了，念与我听。”三公子说：“是念不得的，恐被人窃听了去。走漏风声，那还了得。”

甯妈妈是个精明老练之人，不戴头巾的男子，惟恐书中有了舛错，自己到了县内是要吃眼前亏的。他便搭讪着，袖了书信，悄悄的拿到玉芝屋内，叫小姐看了。小姐看了，不



由暗暗欢喜，深服爹爹眼力不差，便把不是荣相公，却是包公子，他将名字颠倒瞒人耳目以防被人陷害的话说了：“如今他这书上写着，奉相爷谕进京，不想行至松林，遭遇凶事，险些被害的情节。妈妈只管前去投递，是不妨事的。这书上还要县官的轿子接他呢。”婆子听了，乐的两手拍不到一块，急急来至书房，先见了三公子，请罪道：“婆子实在不知是贵公子，多有简慢，望乞公子爷恕罪！”三公子说：“妈妈悄言，千万不要声张！”甯婆道：“公子爷放心。这院子内一个外人也没有，再也没人听见。求公子将书信封妥，待婆子好去投递。”三公子这里封信，甯妈妈他便出去了。不多时，只见他打扮的齐整，虽无绫罗缎匹，却也干净朴素。三公子将书信递与他，他仿佛奉圣旨的一般，打开衫子，揣在贴身胸前挂腰子里，临行又向公子福了福，方才出门，竟奔平县而来。

刚进衙门，只见从班房里出来了一人，见了甯婆道：“哟！老甯，你这个样子怎么来了？别是又要找个主儿罢？”甯婆道：“你不要胡说。我问你，今儿个谁的班？”那人道：“今个是魏头儿。”一壁说着，叫道：“魏头儿，有人找你，这个可是熟人。”早见魏头出来，甯婆道：“原来是老舅该班呢吗？辛苦咧！没有什么说的。好兄弟，姐姐劳动劳动你。”魏头儿说：“又是什么事？昨日进监探老方，许了我们一个酒儿，还没给我喝呢。今日又怎么来了？”甯婆道：“口子大小总要缝，事情也要办。姐姐今儿来，特为此一封书信，可是要觐面见你们官府的。”魏头儿听了，道：“喂哟！你越闹越大咧。衙门里递书信，或者使得；我们官府，也是你轻易见得？你别给我闹乱儿了。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儿。”甯婆道：“傻兄弟，姐姐是做什么的？当见的我才见呢，横竖不能叫你受热。”魏头儿道：“你只管这末说，我总有点不



放心。倘或闹出乱子，那可不是顽的。”旁边有一人说：“老魏呀，你特胆小咧！他既这末说，想来有拿手，是当见的。你只管回去。老甯不是外人，回来可得喝你个酒儿。”甯婆道：“有咧，姐姐请你二人。”

说话间，魏头儿已回禀了出来，道：“走罢！官府叫你呢。”甯婆道：“老舅，你还得辛苦辛苦。这封信本人交与我时，叫我告诉衙内，不开中门不许投递。”魏头儿听了，将头一摇，手一摆，说：“你这可胡闹！为你这封信要开中门，你这不是搅么？”甯妈说：“你既不开，我就回去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魏头儿忙拦住道：“你别走呀！如今已回明了，你若走了，官府岂不怪我？这是什么差事呢？你真这么着，我了不了呀！”甯婆见他着急，不由笑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不要着急，你只管回去，你就说我说的，此事要紧，不是寻常书信，必须开中门方肯投递。管保官府见了此书，不但不怪，巧咧，咱们姐们还有点彩头儿呢。”孙书吏在旁听甯婆之话有因，又知道他素日为人再不干荒唐事，就明白书信必有来历，是不能不依着他，便道：“魏头儿，再与他回禀一声，就说他是这末说的。”魏头儿无奈，复又进去，到了当堂。

此时蒋、张、赵三位爷连包旺四个人，正与县官要主意呢。忽听差役回禀，有一婆子投书，依县官是免见，还是蒋爷机变，就怕是三公子的密信，便在一旁说：“容他相见何妨。”去了半晌，差役回禀，又说：“那婆子要叫开中门方可投此信，他说事有要紧。”县官闻听此言，不觉沉吟，料想必有关系，吩咐道：“就与他开中门，看他是何等书信。”差役应声开放中门，出来对甯婆道：“全是你缠不清。差一点我没吃上，快走罢！”甯婆不慌不忙，迈开半尺的花鞋，咯噔、咯噔进了中门，直上大堂，手中高举书信，来到堂前。县官见婆子毫无惧色，手擎书信，县官吩咐差役将书接上



来。差役刚要上前，只听婆子道：“此书须太爷亲接，有机密事在内。来人吩咐的明白。”县官闻听事有来历，也不问是谁，就站起来，出了公座，将书接过，婆子退在一旁。拆阅已毕，又是惊骇，又是欢悦。蒋平已然偷看明白，便向前道：“贵县理宜派轿前往。”县官道：“那是理当如此。”此时包旺已知有了公子的下落，就要跟随前往。赵虎也要跟去，蒋爷拦住道：“你我奉相谕，各有专司，比不得包旺，他是当去的。咱们还是在此等候便了。”赵虎道：“四哥说的有理，咱们就在此等罢。”差役、魏头儿听得明白，方才放心。只见甯婆道：“婆子回禀老爷，既叫婆子引路，他们轿夫腿快，如何跟的上？与其空轿抬着，莫若婆子坐上，又引了路，又不误事，又叫包公子看着，知是太老爷敬公子之意。”县官见他是个正直稳实的老婆儿，即吩咐：“既如此，你即押轿前往。”

未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

且说县尹吩咐甯婆坐轿去接，那轿夫头儿悄悄说：“老甯呀，你太受用了，你坐过这个轿吗？”婆子说：“你夹着你那个嘴罢。就是这个轿子，告诉你说罢，姐姐连这回坐了三次了。”轿夫头儿听了也笑了，吩咐摘杆。甯婆迈进轿杆，身子往后一退，腰儿一哈，头儿一低，便坐上了。众轿夫俱各笑道：“瞧不起他，真有门儿。”甯婆道：“唔！你打量妈妈是个怯条子呢。孩子们，给安上扶手，你们若走得好了，我还要赏你们稳轿钱呢。”此时包旺已然乘马，又派四名衙役跟随，簇拥着去了。

县官立刻升堂，将宋升带上，道他诬告良人，掌了十个嘴巴，逐出衙外。即吩咐带方善，方善上堂，太爷令去刑具，将话言明，又安慰了他几句。学究见县官如此看待，又想不到与贵公子联姻，心中快乐之极，满口应承：“见了公子，定当替老父台分解。”县官吩咐看座，大家俱各在公堂等候。

不多时，三公子来到，县官出迎，蒋、赵、张三位亦皆迎了出来。公子即要下轿，因是初愈，县官吩咐抬至当堂，蒋平等亦俱参见。三公子下轿，彼此各有多少谦逊的言词。公子向方善又说了多少感激的话头。县官将公子让至书房，



备办酒席，大家都坐。三公子与方善上坐，蒋爷与张、赵左右相陪，县官坐了主位。包旺自有别人款待，饮酒叙话。县官道：“敝境出此恶事，幸将各犯拿获，惟邓九如不知下落，武平安虽说已死，此事还须细查。相爷跟前，还望公子善言。”公子满口应承，却又托付照应舍亲方夫子并甯妈妈。惟有蒋平等因奉相谕访查韩彰之事，说明他三人还要到翠云峰探听探听，然后再与公子一同进京，就请公子暂在衙内将养。他等也不待席终，便先告辞去了。

这里方先生辞了公子，先回家看视女儿玉芝，又与甯妈妈道乏。他父女欢喜之至，自不必说。三公子处自有包旺精心服侍。县官除办公事，有闲暇之时，必来与公子闲谈，一切周旋，自不必细表。

且说蒋平等三人复又来到翠云峰灵佑寺庙内，见了和尚，先打听韩二爷来了不曾。和尚说道：“三位来的不巧。韩二爷昨日就来与老母祭扫坟墓，今早就走了。”三人听了，不由的一怔。蒋爷道：“我二哥可曾提往那里去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小僧已曾问过。韩爷说：‘丈夫以天地为家，焉有定踪。’信步行去，不知去向。”蒋爷听了，半晌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此事虽是我做的不好，然而皆因五弟而起，致令二哥飘蓬无定。如今闹的连一个居住之处也是无有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”张龙道：“四兄不必为难，咱们且在这邻近左右访查访查，再做理会。”蒋平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小弟还要到韩老伯母坟前看看，莫若一同前往。”说罢，三人离了灵佑寺，慢慢来到墓前，果见有新化的纸灰。蒋平对着荒丘，又叹息了一番，将身跪倒拜了四拜，真个是“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”。赵虎说：“既找不着韩二哥，咱们还是早回平县为是。”蒋平道：“今日天气已晚，赶不及了，只好仍在庙中居住，明早回县便了。”三人复回至庙中，同住在云堂之内，次日即回



平县而去。你道韩爷果真走了么？他却仍在庙内，故意告诉和尚：“倘若他等找来，你就如此如此的答对他们。”他却在和尚屋内住了。偏偏此次赵虎务叫蒋爷在云堂居住，因此失了机会。不必细述。

且言蒋爷三人回到平县，见了三公子，说明未遇韩彰，只得且回东京，定于明日同定三公子起身。县官仍用轿子送公子进京，已将旅店行李取来，派了四名衙役，却先到了方先生家叙了翁婿之情，言明到了开封稟明相爷，即行纳聘。又将甯妈妈请来道乏，那婆子乐了个事不有余。然后大家方才动身，竟奔东京而来。

一日，来到京师，进城之时，蒋、张、赵三人一伸坐骑，先到了开封，进署见过相爷，先回明未遇韩彰，后言公子遇难之事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相爷叫他们俱各歇息去了。不多时，三公子来到，参见了包公，包公问他如何遇害。三公子又将已往情由，细述了一番。事虽凶险，包公见三公子面上毫不露遭凶逢险之态，惟独提到邓九如，深加爱惜。包公察公子的神情气色，心地志向，甚是合心。公子又将方善被诬、情愿联姻、侄儿因受他大恩擅定姻盟的事，也说了一遍。包公疼爱公子，满应全在自己身上。三公子又赞：“平县县官很为侄儿费心，不但备了轿子送来，又派了四名衙役护送。”包公听了，立刻吩咐赏随来的衙役轿夫银两，并写回信道乏道谢。

不几日间，平县将武平安、刘豸、刘獬一同解到。包公又审讯了一番，与原供相符，便将武平安也用狗头铡铡了，将刘豸、刘獬定了斩监候。此案结后，包公即派包兴赍了聘礼，即行接取方善父女，送至合肥县小包村，将玉芝小姐交付大夫人好生看待，候三公子考试之后，再行授室。自己具了稟帖，回明了太老爷太夫人、大兄嫂二兄嫂，联此婚姻，



皆是自己的主意，并不提及三公子私定一节。三公子又叫包兴暗暗访查邓九如的下落。方老先生自到了包家村，独独与甯老先生合的来，也是前生的缘分。包公又派人查买了一顷田，纹银百两，库缎四匹，赏给甯婆，以为养老之资。

且言蒋平自那日来到了开封，到了公所，诸位英雄俱各见了，单单不见了南侠，心中就有些疑惑，连忙问道：“展大哥那里去了？”卢方说：“三日前起了路引，上松江去了。”蒋爷听了，着急道：“这是谁叫展兄去的？大家为何不拦阻他呢？”公孙先生说：“劣兄拦至再三，展大哥断不依从。自己见了相爷，起了路引，他就走了。”蒋平听了，跌足道：“这又是小弟多话的不是了！”王朝问道：“如何是四弟多话的不是呢？”蒋平说：“大哥想前次小弟说的言语，叫展大哥等我等找了韩二哥回来做为内应。句句原是实话，不料展大哥错会了意，当做激他的言语，竟自一人前去。众位兄弟有所不知，我那五弟做事有些诡诈，展大哥此去若有差池，这岂不是小弟多说的不是了么？”王朝听了，便不言语。蒋平又说：“此次小弟没有找着二哥，昨在路上又想了个计较，原打算我与卢大哥、徐三哥约会着展兄同到茉花村，找着双侠丁家二兄弟，大家商量个主意，找着老五，要了三宝，一同前来以了此案。不想展大哥竟自一人走了，此事倒要大费周折了。”公孙策说：“依四弟怎么样呢？”蒋爷道：“再无别的主意。只好我弟兄三人明日稟明相爷，且到茉花村，见机行事便了。”大家闻听，深以为然。这且不言。

原来南侠忍心耐性等了蒋平几天，不见回来，自己暗想道：“蒋泽长说话带激，我若真个等他，显见我展某非等他不。莫若回明恩相，起个路引，单人独骑前去。”于是展爷就回明此事，带了路引，来到松江府，投了文书，要见太守。太守连忙请至书房。展爷见这太守年纪不过三旬，旁边



站一老管家。正与太守谈话时，忽见一个婆子把展爷看了看，便向老管家招手儿。管家退出，二人咬耳。管家点头后，便进来向太守耳边说了几句，回身退出。太守即请展爷到后面书房叙话，展爷不解何意，只得来到后面。刚然坐下，只见丫鬟仆妇簇拥着一位夫人，见了展爷，连忙纳头便拜，连太守等俱各跪下。展爷不知所措，连忙伏身还礼不迭，心中好生纳闷。忽听太守道：“恩公，我非别个，名唤田起元，贱内就是金玉仙。多蒙恩公搭救，脱离了大难，后因考试得中，即以外任擢用。不几年间，如今叨恩公福庇，已做太守，皆出于恩公所赐。”展爷听了，方才明白，即请夫人回避。连老管家田忠与妻杨氏俱各与展爷叩头，展爷并皆扶起，仍然至外书房，已备得酒席。

饮酒之间，田太守因问道：“恩公到陷空岛何事？”展爷便将奉命捉钦犯白玉堂，一一说明。田太守吃惊道：“闻得陷空岛道路崎岖，山势险恶，恩公一人如何去得？况白玉堂又是极有本领之人。他既归入山中，难免埋伏圈套，恩公须熟思之方好。”展爷道：“我与白玉堂虽无深交，却是道义相通，平素又无仇隙，见了他时，也不过以‘义’字感化于他。他若省悟，同赴开封府了结此案，并不是谆谆与他对垒，以死相拼的主意。”太守听了，略觉放心。展爷又道：“如今奉恳太守，倘得一人熟识路径，带我到卢家庄，足见厚情。”太守连连应允：“有，有。”即叫田忠将观察头领余彪唤来。不多时，余彪来到。见此人有五旬年纪，身量高大，参见了太守，又与展爷见了礼，便备办船只，约于初鼓起身。展爷用毕饭，略为歇息，天已掌灯，急急扎束停当，别了太守，同余彪登舟。撑至卢家庄，至飞峰岭下将舟停住，展爷告诉余彪说：“你在此探听三日，如无音信，即刻回府禀告太守。候过旬日，我若不到，府中即刻详文到开封



府便了。”余彪领命。

展爷弃舟上岭，此时已有二鼓，趁着月色来至卢家庄。只见一带高墙极其坚固，又见哨门是个大栅栏关闭，推了推却是锁着。毛腰捡了一块石片，敲着栅栏，高声叫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只听里面应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展爷道：“俺姓展，特来拜访你家五员外。”里面道：“莫不是南侠称御猫、护卫展老爷么？”展爷道：“正是，你家员外可在家么？”里面的道：“在家，在家，等了展老爷好些日了。略为少待，容我禀报。”展爷在外呆等多时，总不见出来，一时性发，又敲又叫。忽听得从西边来了一个人，声音却是醉了的一般，嘟嘟囔囔道：“你是谁呀？半夜三更这末大呼小叫的，连点规矩也没有！你若等不得，你敢进来，算你是好的！”说罢，他却走了。

展爷不由的大怒，暗道：“可恶这些庄丁们，岂有此理！这明是白玉堂吩咐，故意激怒于我。谅他纵有埋伏，吾何惧哉！”想罢，将手扳住栅栏，一翻身两脚飘起，倒垂势用脚扣住，将手一松，身体卷起，斜刺里抓住墙头，两脚一躬上了墙头。往下窥看，却是平地。恐有埋伏，却又投石问了一问，方才转身落下，竟奔广梁大门而来。仔细看时，却是封锁，从门缝里观时，黑漆漆诸物莫睹。又到两旁房屋看了看，连个人影儿也无。只得复往西去，又见一个广梁大门，与这边的一样。上了台阶一看，双门大开，门洞底下天花板上高悬铁丝灯笼，上面有朱红的“大门”二字。迎面影壁上挂着一个绢灯，上写“迎祥”二字。展爷暗道：“姓白的必是在此了，待我进去看看如何？”一面迈步，一面留神，却用脚尖点地而行。转过影壁，早见垂花二门，迎面四扇屏风，上挂方角绢灯四个，也是红字“元”“亨”“利”“贞”。这二门又觉比外面高了些。展爷只得上了台阶，进了二门，



仍是滑步而行。正中五间厅房却无灯光，只见东角门内隐隐透出亮儿来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展爷即来到东角门内，又有台阶，比二门又觉高些。展爷猛然省悟，暗道：“是了，他这房子一层高似一层，竟是随山势盖的。”

上了台阶，往里一看，见东面一溜五间平台轩子，俱是灯烛辉煌，门却开在尽北头，展爷暗说：“这是什么样子？好好五间平台，如何不在正中间开门，在北间开门呢？可见山野与人家住房不同，只知任性，无论样式。”心中想着，早已来至游廊。到了北头，见开门处是一个子口风窗。将滑子拨开，往怀里一带，觉得甚紧，只听咯吱吱、咯吱吱乱响。开门时见迎面有桌，两边有椅，早见一人进里间屋去了，并且看见衣衿是松绿的花氅，展爷暗道：“这必是白老五，不肯见我，躲向里间去了。”连忙滑步跟入里间，掀起软帘，又见那人进了第三间，却露了半面，颇似玉堂形景。又有一个软帘相隔，展爷暗道：“到了此时，你纵然羞愧见我，难道你还跑的出这五间轩子去不成？”赶紧一步，已到门口，掀起软帘一看，这三间却是通柁，灯光照耀真切。见他背面而立，头戴武生巾，身穿花氅，露着藕色衬袍，足下官靴，俨然白玉堂一般。展爷呼道：“五贤弟请了，何妨相见！”呼之不应，及至向前一拉，那人转过身来，却是一个灯草做的假人。展爷说声：“不好，吾中计也！”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

且说展爷见了是假人，已知中计，才待转身，那知早将锁簧踏着，登翻了木板，落将下去。只听一阵锣声乱响，外面众人嚷道：“得咧！得咧！”原来木板之下，半空中悬着一个皮兜子，四面皆是活套。只要掉在里面往下一沉，四面的网套儿往下一拢，有一根大绒绳总结扣住，再也不能挣扎。

原来五间轩子犹如楼房一般，早有人从下面东明儿开了橐扇，进来无数庄丁将绒绳系下，先把宝剑摘下来，后把展爷捆缚住了。捆缚之时，说了无数的刻薄挖苦话儿，展爷到了此时，只好置若罔闻，一言不发。又听有个庄丁说：“咱们员外同客饮酒，正入醉乡，此时天有三鼓，暂且不必回禀，且把他押在通天窟内收起来。我先去找着何头儿，将这宝剑交明，然后再去回话。”说罢，推推拥拥的往南而去。走不多时，只见有个石门，却是由山根开鑿出来的，虽是双门，却是一扇活的，那一扇是随石的假门，假门上有个大铜环。庄丁上前用力把铜环一拉，上面有消息将那扇活门撑开，刚刚进去一人，便把展爷推进去。庄丁一松手，铜环往回里一拽，那扇门就关上了。此门非从外面拉环，是再不能开的。展爷到了里面，觉得冷森森一股寒气侵人，原来里面是个嘎嘎形儿，全无抓手，用油灰抹亮，惟独当中却有一



缝，望时可以见天，展爷明白叫通天窟。借着天光，又见有一小横匾，上写“气死猫”三个红字，匾是粉白地的。展爷到了此时，不觉长叹一声道：“哎！我展熊飞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护卫之职，不想今日误中奸谋，被擒在此。”

刚然说完，只听有人叫“苦”，把个展爷倒唬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快说！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郭名彰，乃镇江人氏。只因带了女儿上瓜州投亲，不想在渡船遇见头领胡烈，将我父女抢至庄上，欲要将我女儿与什么五员外为妻。我说我女儿已有人家，今到瓜州投亲就是为完成此事。谁知胡烈听了，登时翻脸，说小人不识抬举，就把我捆起来，监禁在此。”展爷听罢，气冲牛斗，一声怪叫道：“好白玉堂呀！你作的好事，你还称什么义士！你只是绿林强寇一般，我展熊飞倘能出此陷阱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！”郭彰又问了问展爷因何至此，展爷便说了一遍。

忽听外面嚷道：“带刺客，带刺客！员外立等。”此时已交四鼓。早见嚙嚙石门已开，展爷正要见白玉堂，述他罪恶，替郭老辨冤，急忙出来，问道：“你们员外可是白玉堂？我正要见他！”气忿忿的迈开大步，跟庄丁来至厅房以内。见灯烛光明，迎面设着酒筵，上面坐一人白面微须，却是白面判官柳青，旁边陪坐的正是白玉堂。他明知展爷已到，故意的大言不惭，谈笑自若。展爷见此光景，如何按纳得住，双眼一瞪，一声吆喝道：“白玉堂！你将俺展某获住，便要怎么？讲！”白玉堂方才回过头来，佯作吃惊道：“噯呀！原来是展兄。手下人如何回我说是刺客呢？实在不知。”连忙过来，亲解其缚，又谢罪道：“小弟实实不知展兄驾到，只说擒住刺客。不料却是‘御猫’，真是意想不到之事！”又问柳青道：“柳兄不认得么？此位便是南侠展熊飞，现授四品护卫之职，好本领，好剑法，天子亲赐封号‘御猫’的便



是。”展爷听了，冷笑道：“可见山野的绿林，无知的草寇，不知法纪。你非君上，也非官长，何敢妄言‘刺客’二字，说的无伦无理。这也不用苛责于你。但只是我展某今日误墮于你等小巧奸术之中，遭擒被获。可惜我展某时乖运蹇，未能遇害于光明磊落之场，竟自葬送在山贼强徒之手，乃展某之大不幸也！”白玉堂听了此言，心中以为展爷是气忿的话头，他却嘻嘻笑道：“小弟白玉堂行侠尚义，从不打劫抢掠。展兄何故口口声声呼小弟为山贼盗寇？此言太过，小弟实实不解。”展爷恶唾一口，道：“你此话哄谁！既不打劫抢掠，为何将郭老儿父女抢来，硬要霸占人家有婿之女？那老儿不允，你便把他囚禁在通天窟内。似此行为，非强寇而何？还敢大言不惭，说‘侠义’二字，岂不令人活活羞死，活活笑死！”玉堂听了，惊骇非常，道：“展兄，此事从何说起？”展爷便将在通天窟遇郭老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白玉堂道：“既有胡烈，此事便好办了。展兄请坐，待小弟立剖此事。”急令人将郭彰带来。

不多时，郭彰带到，伴当对他指着白玉堂，道：“这是我家五员外。”郭老连忙跪倒，向上叩头，口称：“大王爷爷，饶命呀，饶命！”展爷在旁听了呼他大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忿恨难当。白玉堂却笑着道：“那老儿不要害怕，我非山贼盗寇，不是什么大王寨主。”伴当在旁道：“你称呼员外。”郭老道：“员外在上，听小老儿诉禀。”便将带领女儿上瓜州投亲、被胡烈截住为给员外提亲、因未允将小老儿囚禁在山洞之内，细细说了一遍。玉堂道：“你女儿现在何处？”郭彰道：“听胡烈说，将我女儿交到后面去，不知是何去处。”白玉堂立刻叫伴当近前，道：“你去将胡烈好好唤来，不许提郭老者之事。倘有泄露，立追狗命！”伴当答应，即时奉命去了。



少时，同胡烈到来。胡烈面有得色，参见已毕。白玉堂已将郭老带在一边，笑容满面道：“胡头儿，你连日辛苦了！这几日船上可有什么事情没有？”胡烈道：“并无别事。小人正要回禀员外，只因昨日有父女二人乘舟过渡，小人见他女儿颇有姿色，却与员外年纪相仿。小人见员外无家室，意欲将此女留下与员外成其美事，不知员外意下如何？”说罢，满面忻然，似乎得意。白玉堂听了胡烈一片言语，并不动气，反倒哈哈大笑道：“不想胡头儿你竟为我如此挂心，但只一件，你来的不多日期，如何深得我心呢？”原来胡烈他是弟兄两个，兄弟名叫胡奇，皆是柳青新近荐过来的。只听胡烈道：“小人既来伺候员外，必当尽心报效。倘若不秉天良，还敢望员外疼爱？”胡烈说至此，以为必合了玉堂之心。他那知玉堂狠毒至甚，耐着性儿道：“好，好！真正难为你。此事可是我素来有这个意呀，还是别人告诉你的呢？还是你自己的主意呢？”胡烈此时惟恐别人争功，连忙道：“是小人自己巴结，一团美意，不用员外吩咐，也无别人告诉。”白玉堂回头向展爷道：“展兄可听明白了？”展爷已知胡烈所为，便不言语了。

白玉堂又问：“此女现在何处？”胡烈道：“已交小人妻子好生看待。”白玉堂道：“很好。”喜笑言开，凑到胡烈跟前，冷不防用了个冲天炮泰山势，将胡烈踢倒，急掣宝剑，将胡烈左膀砍伤，疼的个胡烈满地打滚。上面柳青看了，白脸上青一块，红一块，心中好生难受，又不敢劝解，又不敢拦阻。只听白玉堂吩咐伴当：“将胡烈搭下去，明日交松江府办理。”立刻唤伴当到后面，将郭老女儿增娇，叫丫鬟领至厅上，当面交与郭彰。又问他：“还有什么东西？”郭彰道：“还有两个棕箱。”白爷连忙命人即刻抬来，叫他当面点明。郭彰道：“钥匙现在小老儿身上，箱子是不用检点的。”



白玉堂叫伴当取了二十两银子赏了郭老，又派了头领何寿带领水手二名：“用妥船将他父女二人连夜送到瓜州，不可有误。”郭彰千恩万谢而去。

此时已交五鼓，这里白爷笑盈盈的道：“展兄，此事若非兄台被擒在山窟之内，小弟如何知道胡烈所为，险些儿坏了小弟名头。但小弟的私事已结，只是展兄的官事如何呢？展兄此来，必是奉相谕叫小弟跟随入都，但是我白某就这样随了兄台去么？”展爷道：“依你便怎么样呢？”玉堂道：“也无别的。小弟既将三宝盗来，如今展兄必须将三宝盗去。倘能如此，小弟甘拜下风，情愿跟随展兄上开封府去。如不能时，展兄也就不必再上陷空岛了。”此话说至此，明露着叫展爷从此后隐姓埋名，再也不必上开封府了。展爷听了，连声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我须要问明，在于何日盗宝？”白玉堂道：“日期近了，少了，显得为难展兄。如今定下十日限期。过了十日，展兄只可悄悄地回开封府罢。”展爷道：“谁与你斗口。俺展熊飞只定于三日内就要得回三宝，那时不要改口。”玉堂道：“如此很好。若要改口，岂是丈夫所为。”说罢，彼此击掌。白爷又叫伴当将展爷送到通天窟内，可怜南侠被禁在山洞之内，手中又无利刃，如何能够脱此陷阱。暂且不表。

再说郭彰父女跟随何寿来到船舱之内，何寿坐在船头顺流而下。郭彰悄悄向女儿增娇道：“你被掠之后，在于何处？”增娇道：“是姓胡的将女儿交与他妻子，看承的颇好。”又问：“爹爹如何见的大王，就能够释放呢？”郭老便说起在山洞内遇见开封府护卫展老爷号御猫的：“多亏他见了员外，也不知是什么大王，分析明白，才得释放。”增娇听了，感念展爷之至。正在谈论之际，忽听后面声言：“头里船不要走了！五员外还有话说呢，快些拢住呀！”何寿听了，有些



迟疑，道：“方才员外吩咐明白了，如何又有话说呢？难道此时反悔了不成？若真如此，不但对不过姓展的，连姓柳的也对不住了。慢说他等，就是我何寿，以后也就瞧不起他了。”

只见那只船弩箭一般，及至切近，见一人“噗”的一声，跳上船来。趁着月色看时，却是胡奇，手持利刃，怒目横眉道：“何头儿且将他父女留下，俺要替哥哥报仇。”何寿道：“胡二哥此言差矣。此事原是令兄不是，与他父女何干！再者我奉员外之命送他父女，如何私自留下与你呢？有什么话，你找员外去，莫要耽延我的事体。”胡奇听了，一瞪眼，一声怪叫道：“何寿！你敢不与我留下么？”何寿道：“不留便怎么样？”胡奇举起朴刀就砍将下来，何寿却未防备，不曾带得利刃，一哈腰提起一块船板，将刀迎住。此时郭彰父女在舱内叠叠连声喊叫：“救人呀，救人！”胡奇与何寿动手，究竟跳板输转太笨，何寿看看不敌，可巧脚下一跣，就势落下水去。两个水手一见，噗咚、噗咚也跳在水内。胡奇满心得意，郭彰五内着急。

忽见上流头赶下一只快船，上有五六个人，已离此船不远，声声喝道：“你这厮不知规矩！俺这芦花荡从不害人。你是晚生后辈呀，如何擅敢害人，坏人名头？俺来也！你往那里跑？”将身一纵，要跳过船来。不想船离过远，脚刚踏着船边，胡奇用朴刀一搯，那人将身一闪，只听“噗咚”一声，也落下水去。船已临近，上面嗖、嗖、嗖跳过三人，将胡奇裹住，各举兵刃。好胡奇！力敌三人，全无惧怯。谁知那个先落水的，探出头来偷看热闹。见三个伙伴逼住胡奇，看看离自己不远，他却用两手把胡奇的怀子骨揪住，往下一拢，只听噗咚掉在水内。那人却提定两脚不放，忙用篙钩搭住，拽上船来捆好，头向下，脚朝上，且自控水。众人七手



八脚，连郭彰父女船只驾起，竟奔芦花荡而来。

原来此船乃丁家夜巡船，因听见有人呼救，急急向前，不料拿住胡奇，救了郭老父女。赶至泊岸，胡奇已醒，虽然喝了两口水，无甚要紧。大家将他扶在岸上，推拥进庄。又差一个年老之人背定郭增娇，差个少年有力的背了郭彰，一同到了茉花村，先差人通报大官人、二官人去。

此时天有五鼓之半。这也是兆兰、兆蕙素日吩咐的，倘有紧急之事，无论三更半夜，只管通报，决不嗔怪。今日弟兄二人听见拿住个私行劫掠谋害人命的，却在南荡境内，幸喜擒来，救了父女二人，连忙来到待客厅上。先把增娇交在小姐月华处，然后将郭彰带上来，细细追问情由。又将胡奇来历问明，方知他是新近来的，怨得不知规矩则例。正在讯问间，忽见丫鬟进来道：“太太叫二位官人呢。”

不知丁母为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计谋夜投蚯蚓岭

且说丁家弟兄听见丁母叫他二人说话，大爷道：“原叫将此女交在妹子处，惟恐夜深惊动老人家，为何太太却知道了呢？”二爷道：“不用猜疑，咱弟兄进去，便知分晓了。”弟兄二人往后而来。

原来郭增娇来到月华小姐处，众丫鬟围着他问，郭增娇便说起如何被掠，如何遭逢姓展的搭救。刚说到此，跟小姐的亲近丫鬟就追问起姓展的是何等样人。郭增娇道：“听说是什么御猫儿，现在也被擒困住了。”丫鬟听到展爷被擒，就告诉了小姐。小姐暗暗吃惊，就叫他悄悄回太太去，自己带了郭增娇来到太太房内。太太又细细的问了一番，暗自思道：“展姑爷既来到松江，为何不到茱花村，反往陷空岛去呢？或者是兆兰、兆蕙明知此事，却暗暗的瞒着老身不成。”想到此，疼女婿的心盛，立刻叫他二人。

及至兆兰二人来到太太房中，见小姐躲出去了，丁母面上有些怒色，问道：“你妹夫展熊飞来到松江，如今已被人擒获。你二人可知道么？”兆兰道：“孩儿等实实不知。只因方才问那老头儿，方知展兄早已在陷空岛呢。他其实并未上茱花村来，孩儿等再不敢撒谎的。”丁母道：“我也不管你们



知道不知道。那怕你们上陷空岛跪门去呢，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。我算是将姓展的交给你二人了，倘有差池，我是不依的。”兆蕙道：“孩儿与哥哥明日急急访查就是了，请母亲安歇罢。”二人连忙退出。

大爷道：“此事太太如何知道的这般快呢？”二爷道：“这明是妹子听了那女子言语，赶着回太太。此事全是妹子撺掇的。不然，见了咱们进去，如何却躲开了呢？”大爷听了，倒笑起来了。二人来到厅上，即派妥当伴当四名，另备船只，将棕箱抬过来，护送郭彰父女上瓜州：“务要送到本处，叫他亲笔写回信来。”郭彰父女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此时天已黎明，大爷便向二爷商议，以送胡奇为名，暗暗探访南侠的消息，丁二爷深以为然。次日，便备了船只，带上两个伴当，押着胡奇并原来的船只，来至卢家庄内。早有人通知白玉堂。白玉堂已得了何寿从水内回庄，说胡奇替兄报仇之信；后又听说胡奇被北荡的人拿去，将郭彰父女救了，料定茱花村必有人前来。如今听说丁大官人亲送胡奇而来，心中早已明白，是为南侠，不是专专的为胡奇。略为忖度，便有了主意，连忙迎出门来，各道寒暄，执让至厅房，又与柳青彼此见了。丁大爷先将胡奇交代，白玉堂自认失察之罪，又谢兆兰护送之情，谦逊了半晌，大家就座。便吩咐将胡奇、胡烈一同送往松江府究治，即留丁大爷饮酒畅叙。兆兰言语谨慎，毫不露于形色。

酒至半酣，丁大爷问起：“五弟一向在东京，作何行止？”白玉堂便夸张起来：如何寄柬留刀，如何忠烈祠题诗，如何万寿山杀命，又如何搅扰庞太师误杀二妾，渐渐说至盗三宝回庄：“不想目下展熊飞自投罗网，已被擒获。我念他是个侠义之人，以礼相待。谁知姓展的不懂交情，是我一怒，将他一刀……”刚说到此，只听丁大爷不由的失声道：



“暖哟！”虽然暖哟出来了，却连忙收神，改口道：“贤弟，你此事却闹大了。岂不知姓展的他乃朝廷命官，现奉相爷包公之命前来？你若真要伤了他的性命，便是背叛，怎肯与你甘休？事体不妥，此事岂不是你闹大了么？”白玉堂笑吟吟的道：“别说朝廷不肯甘休，包相爷那里不依；就是丁兄昆仲，大约也不肯与小弟甘休罢！小弟虽然糊涂，也不至到如此田地，方才之言特取笑耳。小弟已将展兄好好看承，候过几日，小弟将展兄交付仁兄便了。”丁大爷原是个厚道之人，吃白玉堂这一番奚落，也就无话可说了。

白玉堂却将丁大爷暗暗拘留在螺蛳轩内，左旋右转，再也不能出来。兆兰却也无可奈何，又打听不出展爷在于何处，整整的闷了一天。到了掌灯之后，将有初鼓，只见一老仆从轩后不知从何处过来，带领着小主约有八九岁，长的方面大耳，面庞儿颇似卢方。那老仆向前参见了丁大爷，又对小主说道：“此位便是茉花村丁大员外，小主上前拜见。”只见这孩子深深打了一恭，口称：“丁叔父在上，侄儿卢珍拜见。奉母亲之命，特来与叔父送信。”丁兆兰已知是卢方之子，连忙还礼，便问老仆道：“你主仆到此何事？”老仆道：“小人名叫焦能。只因奉主母之命，惟恐员外不信，特命小主跟来。我的主母说道：‘自从五员外回庄以后，每日不过早间进内请安一次，并不面见，惟有传话而已。所有内外之事，任意而为，毫无商酌。’我家主母也不计较于他。谁知上次五员外把护卫展老爷拘留在通天窟内，今闻得又把大员外拘留在螺蛳轩内。此处非本庄人不能出入，恐怕耽误日期，有伤护卫展老爷，故此特派小人送信。大员外须急急写信，小人即刻送至茉花村，交付二员外，早为计较方好。”又听卢珍道：“家母多多拜上丁叔父，此事须要找着我爹爹，大家共同计议，方才妥当。叫侄儿告诉叔父，千万不可迟



疑，愈速愈妙。”丁大爷连连答应，立刻修起书来，交给焦能连夜赶至茉花村投递。焦能道：“小人须打听五员外安歇了，抽空方好到茉花村去。不然，恐五员外犯疑。”丁大爷点头道：“既如此，随你的便罢了。”又对卢珍道：“贤侄回去，替我给母亲请安。就说一切事体，我已尽知，是必赶紧办理，再也不能耽延，勿庸挂念。”卢珍连连答应，同定焦能，转向后面，绕了几个蜗角，便不见了。

且说兆蕙在家，直等了哥哥一天不见回来。到掌灯后，却见跟去的两个伴当回来，说道：“大员外被白五爷留住了，要盘桓几日方回来。再者大员外悄悄告诉小人说：‘展姑爷尚然不知下落，须要细细访查。’”叫告诉二员外，太太跟前就说展爷在卢家庄颇好，并没什么大事。”丁二爷听了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歇着去罢。”两个伴当去后，二爷细揣此事，好生的游疑，这一夜何曾合眼。

天未黎明，忽见庄丁进来报道：“今有卢家庄一个老仆，名叫焦能，说给咱们大员外送信来了。”二爷道：“将他带进来。”不多时，焦能进来，参见已毕，将丁大爷的书信呈上。二爷先看书皮，却是哥哥的亲笔；然后开看，方知白玉堂将自己的哥哥拘留在螺蛳轩内，不由的气闷。心中一转，又恐其中有诈，复又生起疑来：“别是他将我哥哥拘留住了，又来诳我来了罢？”

正在胡思，忽又见庄丁跑进来，报道：“今有卢员外、徐员外、蒋员外俱各由东京而来，特来拜望，务祈一见。”二爷连声道：“快请。”自己也就迎了出来。彼此相见，各叙阔别之情，让至客厅。焦能早已上前参见，卢方便问道：“你如何在此？”焦能将投书前来，一一回明。二爷又将救了郭彰父女、方知展兄在陷空岛被擒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卢方刚要开言，只听蒋平说道：“此事只好众位哥哥们辛苦辛苦，



小弟是要告病的。”二爷道：“四哥何出此言？”蒋平道：“咱们且到厅上再说。”

大家也不谦逊，卢方在前，依次来至厅上，归座献茶毕。蒋平道：“不是小弟推诿，一来五弟与我不对劲儿，我要露了面，反为不美；二来我这几日肚腹不调，多半是痢疾，一路上大哥、三哥尽知。慢说我不当露面，就是众哥哥们去也是暗暗去，不可叫老五知道。不过设着法子，救出展兄，取了三宝。至于老五不定拿的住他拿不住他，不定他归服不归服。巧咧，他见事体不妥，他还会上开封府自行投首呢。要是那末一行，不但展大哥没趣儿，就是大家都对不起相爷。那才是一网打尽，把咱们全着吃了呢。”二爷道：“四哥说的不差，五弟的脾气竟是有的。”徐庆道：“他若真要如此，叫他先吃我一顿好拳头。”二爷笑道：“三哥又来了，你也要摸的着五弟呀！”卢方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蒋平道：“小弟虽不去，真个的连个主意也不出么？此事全在丁二弟身上。”二爷道：“四哥派小弟差使，小弟焉敢违命。只是陷空岛的路径不熟，可怎么样呢？”蒋平道：“这倒不妨。现有焦能在此，先叫他回去，省得叫老五设疑。叫他于二鼓时在蚯蚓岭接待丁二弟，指引路径如何？”二爷道：“如此甚妙。但不知派我什么差使？”蒋平道：“二弟，你比大哥、三哥灵便，沉重就得你担。第一先救展大哥，其次取回三宝，你便同展大哥在五义厅的东竹林等候。大哥、三哥在五义厅的中竹林等候。彼此会了齐，一拥而入。那时五弟也就难以脱身了。”大家听了，俱各欢喜。先打发焦能立刻回去，叫他知会丁大爷放心，务于二更时在蚯蚓岭等候丁二爷，不可有误。焦能领命去了。

这里众人饮酒吃饭，也有闲谈的，也有歇息的，惟有蒋平攒眉挤眼的，说肚腹不快，连酒饭也未曾好生吃。看着天



色已晚，大家饱餐一顿，俱各装束起来。卢大爷、徐三爷先行去了。丁二爷吩咐伴当：“务要精心伺候四老爷，倘有不到之处，我要重责的。”蒋平道：“丁二贤弟只管放心前去。劣兄偶染微疾，不过歇息两天就好了，贤弟治事要紧。”

丁二爷约有初更之后，别了蒋平，来到泊岸，驾起小舟，竟奔蚯蚓岭而来。到了临期，辨了方向，与焦能所说无异。立刻弃舟上岭，叫水手将小船放至芦苇深处等候。兆蕙上得岭来，见蜿蜒小路，崎岖难行，好容易上到高峰之处，却不见焦能在此。二爷心下纳闷，暗道：“此时已有二更，焦能如何不来呢？”说在平坦之地，趁着月色往前面一望，便见碧澄澄一片清波，光华荡漾，不觉诧异道：“原来此处还有如此的大水！”再细看时，汹涌异常，竟自无路可通，心中又是着急，又是懊悔道：“早知此处有水，就不该在此约会，理当乘舟而入。又不见焦能，难道他们另有什么诡计么？”

正在胡思乱想，忽见顺流而下，有一人竟奔前来。丁二爷留神一看，早听见那人道：“二员外早来了么？恕老奴来迟。”兆蕙道：“来的可是焦管家么？”彼此相迎，来至一处。兆蕙道：“你如何踏水前来？”焦能道：“那里的水？”丁二爷道：“这一带汪洋，岂不是水？”焦能笑道：“二员外看差了，前面乃青石潭，此是我们员外随着天然势修成的。慢说夜间看着是水，就是白昼之间远远望去，也是一片大水，但凡不知道的，早已绕着路往别处去了，惟独本庄俱各知道，只管前进，极其平坦，全是一片一片青石砌成。二爷请看，凡有波浪处全有石纹，这也是一半天然，一半人力凑成的景致，故取名叫做青石潭。”说话间，已然步下岭来。到了潭边。丁二爷慢步试探而行，果然平坦无疑，心下暗暗称奇，口内连说：“有趣，有趣。”又听焦能道：“过了青石潭，那边有



个立峰石，穿过松林，便是上五义厅的正路。此处比进庄门近多了，员外记明白了。老奴也就要告退了，省得俺家五爷犯想生疑。”兆蕙道：“有劳管家指引，请治事罢。”只见焦能往斜刺里小路而去。

丁二爷放心前进，果见前面有个立峰石。过了石峰，但见松柏参天，黑黯黯的一望无际，隐隐的见东北一点灯光悠悠、悠悠而来。转眼间，又见正西一点灯光也奔这条路来。丁二爷便测度必是巡更人，暗暗隐在树后，正在两灯对面。忽听东北来的说道：“六哥，你此时往那里去？”又听正西来的道：“什么差使呢，冤不冤咧，弄了个姓展的关在通天窟内。员外说李三一天一天的醉而不醒，醒而不醉的，不放心，偏偏的派了我帮着他看守。方才员外派人送了一桌菜、一坛酒给姓展的。我想他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些，也喝不了这些。我合李三儿商量商量，莫若给姓展的送进一半去，咱们留一半受用。谁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，他说菜是剩的，酒是浑的，坛子也摔了，盘子碗也砸了，还骂了个河涸海干。老七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因此我叫李三儿看着，他又醉的不能动了，只得我回员外一声儿。这个差使，我真干不来。别的罢了，这个骂，我真不能答应。老七，你这时候往那里去？”那东北来的道：“六哥，再休提起。如今咱们五员外也不知是怎么咧。你才说弄了个姓展的，你还没细打听呢。我们那里还有个姓柳的呢，如今又添上茉花村的丁大爷，天天一块吃喝，吃喝完了，把他们送往咱们那个瞒心昧己的窟儿里一关，也不叫人家出来，又不叫人家走，仿佛怕泄了什么天机似的。六哥，你说咱们五员外脾气儿改的还了得么？目下又合姓柳的、姓丁的喝呢。偏偏那姓柳的要瞧什么‘三宝’，故此我奉员外之命特上连环窟去。六哥，你不用抱怨了，此时差使，只好当到那儿是那儿罢。等着咱们大员外来了，再



说罢。”正西的道：“可不是这么呢，只好混罢咧。”说罢，二人各执灯笼，分手散去。

不知他二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

且说那正西来的姓姚行六，外号儿摇晃山；那正东北来的姓费行七，外号儿叫爬山蛇。他二人路上说话，不提防树后有人窃听。姚六走的远了，这里费七被丁二爷追上，从后面一伸手将脖项掐住，按倒在地，道：“费七，你可认得我么？”费七细细一看，道：“丁二爷，为何将小人擒住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我且问你，通天窟在于何处？”费七道：“从此往西去不远，往南一稍头，便看见随山势的石门，那就是通天窟。”二爷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合你借宗东西，将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。”费七连忙从腰间递过腰牌，道：“二员外，你老让我起来，我好脱衣裳呀。”丁二爷将他一提，拢住发络，道：“快脱！”费七无奈，将衣裳脱下。丁二爷拿了他的搭包，又将他拉到背眼的去处，拣了一棵合抱的松树，叫他将树抱住，就用搭包捆缚结实。费七暗暗着急道：“不好！我别要栽了罢。”忽听丁二爷道：“张开口。”早把一块衣襟塞住，道：“小子，你在此等到天亮，横竖有人前来救你。”费七哼一声，口中不能说，心里却道：“好德行！亏了这个天不甚凉，要是冷天，饶冻死了，别人远远的瞧着，拿着我还当做旱魃呢。”

丁二爷此时已将腰牌掖起，披了衣服，竟奔通天窟而



来。果然随山石门，那边又有草团瓢三间。已听见有人唱：“有一个柳迎春哪，他在那个井呵，井呵唔边哪，汲□汲□水哟！”丁二爷高声叫道：“李三哥，李三哥。”只听醉李道：“谁呀？让我把这个巧腔儿唱完了呵。”早见他趑趄趑趄的出来，将二爷一看，道：“哎呀！少会呀，尊驾是谁呀？”二爷道：“我姓费行七，是五员外新挑来的。”说话间，已将腰牌取出，给他看了。醉李道：“老七，休怪哥哥说，你这个小小模样子伺候五员外，叫哥哥有点不放心呀。”丁二爷连忙喝道：“休得胡说！我奉员外之命，因姚六回了员外，说姓展的挑眼将酒饭摔砸了。员外不信，叫我将姓展的带去，与姚六质对质对。”醉李听了，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快将这姓展的带了去罢！他没有一顿不闹的，把姚六骂的不吐核儿，却没有骂我。什么缘故呢？我是不敢上前的。再者那个门我也拉不动他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员外立等，你不开门，怎么样呢？”醉李道：“七兄弟，劳你的驾罢！你把这边假门的铜环拿住了，往怀里一带，那边的活门就开了。哥哥喝的成了个醉泡了，那里有这样的力气呢？你拉门，哥哥叫姓展的，好不好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既是如此……”上前拢住铜环，往怀里一拉，轻轻的门就开了。醉李道：“老七，好兄弟！你的手头儿可以。怨得五员外把你挑上呢。”他又扒着石门，道：“展老爷，展老爷，我们员外请你老呢。”只见里面出来一人，道：“夤夜之间，你们员外又请我做什么？难道我怕他有什么埋伏么？快走，快走！”

丁二爷见展爷出来，将手一松，那石门已然关闭。向前引路，走不多远，便煞住脚步，悄悄的道：“展兄可认得小弟么？”展爷猛然听见，方细细留神，认出是兆蕙，不胜欢喜道：“贤弟从何而来？”二爷便将众兄弟俱各来了的话说了。又见迎面有灯光来了，他二人急闪入林后，见二人抬定



一坛酒，前面是姚六，口中抱怨道：“真真的咱们员外，也不知是安着什么心。好酒好菜的供养着他，还讨不出好来。也没见这姓展的太不知好歹，成日价骂不绝口。”

刚说到此，恰恰离丁二爷不远，二爷暗暗将脚一钩，姚六往前一扑，口中哎呀道：“不好！”咕咚，唬嘹，噗哧！”咕咚，是姚六爬下了；唬嘹，是酒坛子砸了；噗哧，是后面的人躺在撒的酒上了。丁二爷已将姚六按住，展爷早把那人提起。姚六认得丁二爷，道：“二员外，不干小人之事。”又见揪住那人的是展爷，连忙央告道：“展老爷，也没有他的事情。求二位爷饶恕。”展爷道：“你等不要害怕，断不伤害你等。”二爷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却放不得他们。”于是将他二人也捆缚在树上，塞住了口。

然后展爷与丁二爷悄悄来至五义厅东竹林内，听见白玉堂又派了亲信伴当白福，快到连环窟催取三宝。展爷便悄悄的跟了白福而来。到了竹林冲要之地，展爷便煞住脚步，竟等截取三宝。不多时，只见白福提着灯笼，托着包袱，嘴里哼唱着《滦州影》，又形容几句，□□腔末了儿改唱了一只西皮二簧。他可一壁唱着，一壁回头往后瞧，越唱越瞧的利害，心中有些害怕，觉得身后吡拉、吡拉的响，将灯往身后一照，仔细一看，却是枳荆扎在衣襟之上，口中嘟囔道：“我说是什么响呢？怪害怕的。原来是他呀！”连忙撂下灯笼，放下包袱，回身摘去枳荆。转脸儿一看，灯笼灭了，包袱也不见了。这一惊非小，刚要找寻，早有人从背后抓住，道：“白福，你可认得我么？”白福仔细看时，却是展爷，连忙央告道：“展老爷，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，这是何苦呢？”展爷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放心，我断不伤害于你。你须在此歇息歇息，再去不迟。”说话间，已将他双手背剪。白福道：“怎么？我这么歇息么！”展爷道：“你这么着不舒服，



莫若爬下。”将他两腿往后一撩，手却往前一按，白福如何站得住，早已爬伏在地。展爷见旁边有一块石头，端起来，道：“我与你盖上些儿，看夜静了着了凉。”白福嗟呀道：“展老爷，这个被儿太沉！小人不冷，不劳展老爷疼爱我。”展爷道：“动一动我瞧瞧，如若嫌轻，我再给你盖上一块。”白福忙接言道：“展老爷，小人就只盖一个被的命；若是再盖上一块，小人就折受死了。”展爷料他也不能动了，便奔树根之下来取包袱，谁知包袱却不见了。展爷吃这一惊，可也不小。

正在诧异间，只见那边人形儿一晃，展爷赶步上前。只听“噗哧”一声，那人笑了，展爷倒唬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谁？”一壁问，一壁看，原来是三爷徐庆。展爷便问：“三弟几时来的？”徐爷道：“小弟见展兄跟下他来，惟恐三宝有失，特来帮扶。不想展兄只顾给白福盖被，却把包袱抛露在此。若非小弟收藏，这包袱又不知落于何人之手了。”说话间，便从那边一块石下将包袱掏出，递给展爷。展爷道：“三弟如何知道此石之下可以藏得包袱呢？”徐爷说：“告诉大哥说，我把这陷空岛大小去处，凡有石块之处或通或塞，别人皆不能知，小弟没有不知道的。”展爷点头道：“三弟真不愧穿山鼠了。”

二人离了松林，竟奔五义厅而来。只见大厅之上中间桌上设着酒席，丁大爷坐在上首，柳青坐在东边，白玉堂坐在西边，左肋下带着展爷的宝剑。见他前仰后合，也不知是真醉呀，也不知是假醉，信口开言道：“小弟告诉二位兄长说，总要叫姓展的服输到地儿，或将他革了职，连包相也得处分。那时节小弟心满意足，方才出这口恶气。我只看将来我那些哥哥们怎么见我？怎么对得过开封府？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上面丁兆兰却不言语。柳青在旁，连声夸赞。



外面众人俱各听见，惟独徐爷心中按捺不住，一时性起，手持利刃，竟奔厅上而来，进得门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姓白的，先吃我一刀！”白玉堂正在那里谈的得意，忽见进来一人手举钢刀，竟奔上来了，忙取腰间宝剑，罢咧，不知何时失去。谁知丁大爷见徐爷进来，白五爷正在出神之际，已将宝剑窃到手中。白玉堂因无宝剑，又见刀临切近，将身向旁边一闪，将椅子举起往上一迎，只听“拍”的一声，将椅背砍得粉碎。徐爷又抡刀砍来，白玉堂闪在一旁，说道：“姓徐的，你先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徐爷听了，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！”白玉堂道：“我知你的来意，知道拿住展昭，你会和丁家兄弟前来救他。但我有言在先，已向展昭言明，不拘时日，他如能盗回三宝，我必随他到开封府去。他说只用三天，即可盗回。如今虽未满限，他尚未将三宝盗回。你明知他断不能盗回三宝，恐伤他的脸面，今仗着人多，欲将他救出，三宝也不要了，也不管姓展的怎么回复开封府，怎么腆颜见我。你们不要脸，难道姓展的也不要脸么？”徐爷闻听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姓白的，你还作梦呢！”即回身大叫：“展大哥，快将三宝拿来！”早见展爷托定三宝，进了厅内，笑吟吟的道：“五弟，劣兄幸不辱命。果然未出三日，已将三宝取回，特来呈阅。”

白玉堂忽然见了展爷，心中纳闷，暗道：“他如何能出来呢？”又见他手托三宝，外面包的包袱还是自己亲手封的，一点也不差，更觉诧异。又见卢大爷、丁二爷在厅外站立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如今要随他们上开封府，又灭了我的锐气；若不同他们前往，又失却前言。”正在为难之际，忽听徐爷嚷道：“姓白的，事到如今，你又有何说？”白玉堂正无计脱身，听见徐爷之言，他便拿起砍伤了椅子向徐爷打去。徐爷急忙闪过，持刀砍来。白玉堂手无寸铁，便将葱绿氅脱



下，从后身脊缝撕为两片，双手抡起，挡开利刃，急忙出了五义厅，竟奔西边竹林而去。卢方向前说道：“五弟且慢，愚兄有话与你相商。”白玉堂并不答言，直往西去。丁二爷见卢大爷不肯相强，也就不好追赶。只见徐爷持刀紧紧跟随，白玉堂恐他赶上，到了竹林密处，即将一片葱绿氅搭在竹子之上。徐爷见了，以为白玉堂在此歇息，蹑足潜踪，赶将上去，将身子往前一窜，往下一按，一把抓住，道：“老五呀！你还跑到那里去？”用手一提，却是一片绿氅，玉堂不知去向。此时白玉堂已出竹林，竟往后山而去。看见立峰石，又将那片绿氅搭在石峰之上，他便越过山去。这里徐爷明知中计，又往后山追来，远远见玉堂在那里站立，连忙上前。仔细一看，却是立峰石上搭着半片绿氅，已知玉堂去远，追赶不及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柳青正与白五爷饮酒，忽见徐庆等进来，徐爷就与白五爷交手，见他二人出了大厅就不见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我若偷偷儿的溜了，对不住众人；若与他等交手，断不能取胜。到了此时，说不得仗着胆子，只好充一充朋友。”想罢，将桌腿子卸下来，拿在手中，嚷道：“你等既与白五弟在神前结盟，生死共之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真乃叫我柳某好笑！”说罢，抡起桌腿，向卢方就打。卢方一肚子的气正无处可出，见柳青打来，正好拿他出出气。见他临近，并不招架，将身一闪躲过，却使了个扫堂腿。只听“噗通”一声，柳青仰面跌倒。卢爷叫庄丁将他绑了，庄丁上前将柳青绑好。柳青白馥馥一张面皮，只羞得紫巍巍满面通红，好生难看。

卢方进了大厅，坐在上面。庄丁将柳青带到厅上，柳青便将二目圆睁，嚷道：“卢方！敢将柳某怎么样？”卢爷道：“我若将你伤害，岂是我行侠尚义所为？所怪你者，实系过



于多事耳。至我五弟所为之事，无须与你细谈。叫庄丁将他放了去罢。”柳青到了此时，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。卢方道：“既放了你，你还不走，意欲何为？”柳青道：“走可是不走吗？难道说我还等着吃早饭么？”说着话，搭搭讪讪的就溜之乎也。

卢爷便向展爷、丁家兄弟说道：“你我仍须到竹林里寻找五弟去。”展爷等说道：“大哥所言甚是。”正要前往，只见徐爷回来，说道：“五弟业已过了后山，去的踪影不见了。”卢爷跌足道：“众位贤弟不知，我这后山之下乃松江的江岔子。越过水面，那边松江极是捷径之路，外人皆不能到。五弟在山时，他自己练的独龙桥，时常飞越往来，行如平地。”大家听了，同声道：“既有此桥，咱们何不追了他去呢？”卢方摇头道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！名虽叫独龙桥，却不是桥，乃是一根大铁链，有桩二根，一根在山根之下，一根在那泊岸之上，当中就是铁链。五弟他因不知水性，他就生心暗练此桥，以为自己能够在水上飞腾越过，也是五弟好胜之心。不想他闲时治下，竟为今日忙时用了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各发怔。

忽听丁二爷道：“这可要应了蒋四哥的话了。”大家忙问什么话，丁二爷道：“蒋四哥早已说过，五弟不是没有心机之人。巧咧，他要自行投到，把众弟兄们一网打尽。看他这个光景，当真的他要上开封府呢。”卢爷、展爷听了，更觉为难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我们岂不白张了心么？怎么去见相爷呢？”丁二爷道：“这倒不妨。还好，幸亏将三宝盗回，二位兄长也可以交差，盖的过脸儿去。”丁大爷道：“天已亮了，莫若俱到舍下，与蒋四哥共同商量个主意才好。”

卢爷吩咐水手预备船只，同上茱花村；又派人到蚯蚓湾芦苇深处，告诉丁二爷昨晚坐的小船也就回庄，不必在那里



等了；又派人到松林，将姚六、费七、白福等松放回来。丁二爷仍将湛卢宝剑交与展爷佩带。卢爷进内略为安置，便一同上船，竟奔茉花村去了。

且说白玉堂越过后墙，竟奔后山而来。到了山根之下，以为飞身越渡，可到松江，仔细看时，这一惊非小，原来铁链已断，沉落水底。玉堂又是着急，又是为难，又恐后面有人追来。忽听芦苇之中，礪呀、礪呀摇出一只小小渔船。玉堂满心欢喜，连忙唤道：“那渔船快向这边来，将俺渡到那边，自有重谢。”只见那船上摇橹的却是个年老之人，对着白玉堂道：“老汉以捕鱼为生，清早利市，不定得多少大鱼。如今渡了客官，耽延工夫，岂不误了生理？”玉堂道：“老丈，你只管渡我过去，到了那边，我加倍赏你如何？”渔翁道：“既如此，千万不可食言。老汉渡你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将船摇至山根。

不知白玉堂上船不曾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

且说白玉堂纵身上船，那船就是一晃，渔翁连忙用篙点住，道：“客官好不晓事。此船乃捕鱼小船，俗名划子，你如何用猛力一趁？幸亏我用篙撑住，不然连我也就翻下水去了。好生的荒唐呀！”白玉堂原有心事，恐被人追上，难以脱身，幸得此船肯渡，他虽然叨叨数落，却也毫不介意。那渔翁慢慢的摇起船来，撑到江心，却不动了，便发话道：“大清早起的，总要发个利市。再者俗语说的是：‘船家不打过河钱。’客官有酒资拿出来，老汉方好渡你过去。”白玉堂道：“老丈，你只管渡我过去，我是从不失信的。”渔翁道：“难，难，难，难！口说无凭，多少总要凭信的。”白玉堂暗道：“叵耐这厮可恶！偏我来的仓猝，并未带得银两。也罢，且将我这件衬袄脱下给他。幸得里面还有一件旧衬袄，尚可遮体，候渡到那面，再作道理。”想罢，只得脱下衬袄，道：“老丈，此衣足可典当几贯钱钞，难道你还不凭信么？”渔翁接过抖起来看，道：“这件衣服若是典当了，可以比捕鱼有些利息了。客官休怪，这是我们船家的规矩。”

正说间，忽见那边飞也似的赶了一只渔船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好呀！清早发利市，见者有分，须要沽酒请我的。”说话间，船已临近。这边的渔翁道：“什么大利市，不过是件



衣服。你看看，可典多少钱钞！”说罢，便将衣服掷过，那渔人将衣服抖开一看，道：“别管典当多少，足够你我喝酒的了。老兄，你还不口头馋么？”渔翁道：“我正在思饮，咱们且吃酒去。”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已然跳到那边船上。那边渔人将篙一支，登时飞也似的去了。

白玉堂见他们去了，白白的失去衣服，无奈何，自己将篙拿起来撑船。可煞作怪，那船不往前走，止于在江心打转儿。不多会，白玉堂累的通身是汗，喘吁不止，自己发恨道：“当初与其练那独龙桥的，何不下工夫练这渔船呢？今日也不至于受他的气了。”正在抱怨，忽见小小舱内出来一人，头戴斗笠，猛将斗笠摘下，道：“五弟久违了！世上无有十全的人，也没有十全的事，你抱怨怎的？”白玉堂一看，却是蒋平，穿着水靠，不由的气冲霄汉，一声怪叫道：“哎哟！好病夫！那个是你五弟？”蒋爷道：“哥哥是病夫，好称呼呀！这也罢了。当初叫你练练船只，你总以为这没要紧，必要练那出奇的顽意儿。到如今，你那独龙桥那里去了？”白玉堂顺手就是一篙，蒋平他就顺手落下水去。白玉堂猛然省悟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他善识水性，我白玉堂必被他暗算。”两眼尽往水中注视，再将篙拨船时，动也不动，只急得他两手扎煞。

忽见蒋平露出头来，把住船边，道：“老五呀！你喝水不喝？”白玉堂未及答言，那船已然底儿朝天，把个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。蒋平恐他过于喝多了水，不是当耍的；又恐他不喝一点儿水，也是难缠的：“莫若叫他喝两三口水，趁他昏迷之际，将就着到了茱花村，就好说了。”他左手揪住发绺，右手托定腿洼，两足踏水，不多时，即到北岸，见有小船三四只在那里等候。这是蒋平临过河拆桥时，就吩咐下的。船上共有十数人，见蒋爷托定白玉堂，大家便嚷道：



“来了，来了！四老爷成了功了！上这里来。”蒋爷来到切近，将白玉堂往上一举。众水手接过，便要控水。蒋爷道：“不消，不消。你们大家把五爷寒鸦赴水的背剪了，头面朝下，用木杠即刻抬至茉花村。赶到那里，大约五爷的水也控净了，就苏醒过来了。”众水手只得依命而行，七手八脚的捆了，用杠穿起，扯连、扯连抬着个水淋淋的白玉堂，竟奔茉花村而来。

且说展熊飞同定卢方、徐庆、兆兰、兆蕙相陪，来到茉花村内。刚一进门，二爷便问伴当道：“蒋四爷可好些了？”伴当道：“蒋四爷于昨晚二员外起身之后，也就走了。”众人诧异道：“往那里去了？”伴当道：“小人也曾问来，说：‘四爷病着，往何方去呢？’四爷说：‘你不知道，我这病是不要紧的；皆因有个约会等个人，却是极要紧的。’小人也不敢深问，因此四爷就走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心中纳闷，惟独卢爷着急道：“他的约会，我焉有不知的？从来没有提起，好生令人不解。”丁大爷道：“大哥不用着急，且到厅上坐下，大家再作商量。”说话间，来至厅上。丁大爷先要去见丁母，众人俱言：“代为叱名请安。”展爷说：“俟事体消停，再去面见老母。”丁大爷一一领命，进内去了。丁二爷吩咐伴当：“快快去预备酒饭！我们俱是闹了一夜的了，又渴又饥。快些，快些！”伴当忙忙的传往厨房去了。少时，丁大爷出来，又一一的替老母问了众人的好，又向展爷道：“家母听见兄长来了，好生欢喜，言事情完了，还要见兄长呢。”展爷连连答应。早见伴当调开桌椅，安放杯箸，上面是卢方，其次展昭、徐庆、兆兰、兆蕙在主位相陪。

刚然入座，才待斟酒，忽见庄丁跑进来，禀道：“蒋老爷回来了，把白五爷抬来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又是惊骇，又是欢喜，连忙离座出厅，俱各迎将出来。到了庄门，果见蒋四



爷在那里吩咐，把五爷放下，抽杠解缚。此时白玉堂已然吐出水来，虽然苏醒，尚不明白。卢方见他面目焦黄，浑身犹如水鸡儿一般，不觉泪下。展爷早赶步上前，将白玉堂扶着坐起，慢慢唤道：“五弟醒来，醒来。”不多时，只见白玉堂微睁二目，看了看展爷，复又闭上，半晌，方嘟囔道：“好病夫呀！淹得我好，淹得我好！”说罢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又吐出许多清水，心内方才明白了。睁眼往左右一看，见展爷蹲在身旁，卢方在那里拭泪，惟独徐庆、蒋平二人，一个是怒目横眉，一个是嬉皮笑脸。白玉堂看见蒋爷，便要挣扎起来，道：“好病夫呀！我是不能与你干休的。”展爷连忙扶住，道：“五弟，且看愚兄薄面，此事始终皆由展昭而起。五弟如有责备，你就责备展昭就是了。”丁家弟兄连忙上前，扶起玉堂，说道：“五弟且到厅上去，沐浴更衣后，有什么话再说不迟。”白玉堂低头一看，见浑身连泥带水，好生难看，又搭着处处皆湿，遍体难受的很，到此时也没了法子了，只得说：“小弟从命。”

大家步入庄门，进了厅房。丁二爷叫小童掀起套间软帘，请白五爷进内。只见澡盆、堂布、香肥皂、胰子、香豆面，床上放着洋布汗褂中衣、月白洋绉套裤、靴、袜、绿花氅、月白衬袄、丝绦、大红绣花武生头巾，样样俱是新的。又见小童端了一磁盆热水来，放在盆架之上，请白老爷坐了，打开发纂，先将发内泥土洗去，又换水添上香豆面洗了一回，然后用木梳通开，将发纂挽好，扎好网巾。又见进来一个小童，提着一桶热水注在澡盆之内，请五老爷沐浴，两个小童就出来了。白玉堂即将湿衣脱去，坐在矮凳之上，周身洗了，用堂布擦干，穿了中衣等件。又见小童进来，换了热水，请五老爷净面。然后穿了衣服，戴了武生巾。其衣服靴帽尺寸长短，如同自己一样，心中甚为感激丁氏弟兄，只



是恼恨蒋平，心中忿忿。

只见丁二爷进来，道：“五弟沐浴已毕，请到堂屋中谈话饮酒。”白玉堂只得随出，见他仍是怒容满面。卢方等立起身来，说：“五弟这边坐，叙话。”玉堂也不言语，见方才之人皆在，惟不见蒋爷，心中纳闷。只见丁二爷吩咐伴当摆酒，片时工夫，已摆得齐整，皆是美味佳肴。丁大爷擎杯，丁二爷执壶，道：“五弟想已饿了，且喝一杯暖一暖寒气。”说罢，斟上酒来，向玉堂说：“五弟请用。”白玉堂此时欲不饮此酒，怎奈腹中饥饿，不作脸的肚子咕噜噜的乱响，只得接杯一饮而尽。又斟了门杯，又给卢爷、展爷、徐爷斟了酒。大家入座。

卢爷道：“五弟，已往之事，一概不必提了。无论谁的不是，皆是愚兄的不是。惟求五弟同到开封府，就是给为兄的作了脸了。”白玉堂闻听，气冲斗牛，不好向卢方发作，只得说：“叫我上开封府，万万不能！”展爷在旁插言道：“五弟不要如此，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，还是大哥所言不差。”玉堂道：“我管什么‘三思’‘四思’，横竖我不上开封府去。”展爷听了玉堂之言，有许多的话要问他，又恐他有不顺情理之言，还是与他闹是不闹呢？

正在思想之际，忽见蒋爷进来，说：“姓白的，你别过于任性了。当初你向展兄言明盗回三宝，你就同他到开封府去。如今三宝取回，就该同他前往才是。即或你不肯同他前往，也该以情理相求，为何竟自逃走？不想又遇见我救了你的性命，又亏丁兄给你换了衣服，如此看待，为的是成全朋友的义气。你如今不到开封府，不但失信于展兄，而且对不住丁家弟兄。你义气何在？”白玉堂听了，气的喊叫如雷，说：“好病夫呀！我与你势不两立了！”站起来，就奔蒋爷拼命。丁家弟兄连忙上前，拦住道：“五弟不可，有话慢说。”



蒋爷笑道：“老五呀，我不与你打架。就是你打我，我也不还手。打死我，你给我偿命。我早已知道你是没见过大世面的，如今听你所说之言，真是没见过大世面。”白玉堂道：“你说我没见过大世面，你倒要说说我听。”

蒋爷笑道：“你愿听，我就说与你听。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，忠义祠题诗，万代寿山前杀命，奏折内夹带字条，大闹庞府杀了侍妾。你说这都是人所不能的。这原算不了奇特，这不过是你仗着有飞檐走壁之能，黑夜里无人看见，就遇见了皆是没本领之人。这如何算的是大能干呢？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呢？如若是见过世面，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中，瞻仰过天子升殿，先是金钟声响，后见左右宫门一开，带刀护卫一对一对的按次序而出，雁翼排班侍立，一个个真似天神一般。然后文武臣工步上丹墀，分文东武西而立。丹墀下御林军俱佩带绿皮鞘腰刀，一个个雄抖抖气昂昂按班而立。又听金鞭三下响，正宫门开处先是提炉数对，见八人肩舆上坐着天子，后面龙凤扇二柄紧紧相随，再后是御前太监蜂拥跟随。天子升殿，真是雅雀无声，那一番严肃齐整，令人悚然，就是有不服王化的，到了此时也就骨软筋酥。且慢说天子升殿，就是包相爷升堂问事，那一番的威严，也令人可畏。未升堂之时，先是有名头的皂班、各项捕快、各项的刑具、各班的皂役，也是一班一班的由角门而进，将铁链夹棍各样刑具往堂上一放，便阴风惨惨。又有王、马、张、赵将御铡请出，喊了堂威，左右排班侍立。相爷从屏风后步入公座。那一番赤胆忠心、为国为民一派的正气，姓白的，你见了虽不至骨软筋酥，也就威风顿减。这些话仿佛我薄你，皆因你所为之事都是黑夜之间，人皆睡着，由着你的性儿，该杀的就杀，该偷的就偷拿了走了；若在白昼之间，这样事全是不能行的。我说你没见过大世面，所以不敢上开封府去，



就是这个缘故。”

白玉堂不知蒋爷用的是激将法，气的他三尸神暴出，五陵豪气飞空，说：“好病夫！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样人？慢说是开封府，就是刀山箭林，也是要走走的。”蒋爷笑嘻嘻道：“老五哇，这是你的真话呀？还是仗着胆子说的呢？”玉堂嚷道：“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，也不便与你撒谎。”蒋爷道：“你既愿意去，我还有话问你。这一起身虽则同行，你万一故意落在后头，我们可不能等你；你若从尿道里逃了，我们可不能找你。还有一件事更要说明，你在皇宫内院干的事情，这个罪名非同小可。到了开封府，见了相爷必须小心谨慎，听包相爷的钧谕，才是大丈夫所为。若是你仗着自己有飞檐走壁之能，血气之勇，不知规矩，口出胡言大话，就算不了行侠尚义英雄好汉，就是个浑小子，也就不必上开封府去了。你就请罢，再也不必出头露面了。”白玉堂是个心高气傲之人，如何能受得这些激发之言，说：“病夫！如今我也不合你论长论短，俟到了开封府，叫你看看白某是见过大世面，还是没有见过大世面，那时再与你算帐便了。”蒋爷笑道：“结咧！看你的好好劲儿了。好小子！敢作敢当，才是好汉呢！”

兆兰等恐他二人说翻了，连忙说道：“放着酒不吃，说这些不要紧的话作什么呢？”丁大爷斟了一杯酒，递给玉堂。丁二爷斟了一杯酒，递与蒋平，二人一饮而尽。然后大家归座，又说了些闲话。白玉堂向着蒋爷道：“我与你何仇何恨？将我翻下水去，是何缘故？”蒋爷道：“五弟，你说话太不公道。你想想，你作的事那一样儿不利害，那一样儿留情分，甚至说话都叫人磨不开。就是今日，难道不是你先将我一篙打下水去么？幸亏我识水性，不然我就淹死了。怎么你倒恼我？我不冤死了么？”说罢，众人都笑起来了。丁二爷



道：“既往之事，不必再说。莫若大家喝一回，吃了饭，也该歇息歇息了。”说罢，才要斟酒。

展爷道：“二位贤弟且慢，愚兄有个道理。”说罢，接过杯来，斟了一杯，向玉堂道：“五弟，此事皆因愚兄而起，其中却有区别。今日当着众位仁兄贤弟俱各在此，小弟说一句公平话，这件事系五弟性傲之故，所以生出这些事来。如今五弟既愿到开封府去，无论何事，我展昭与五弟荣辱共之。如五弟信的，及就饮此一杯。”大家俱称赞道：“展兄言简意深，真正痛快。”白玉堂接杯一饮而尽，道：“展大哥，小弟与兄台本无仇隙，原是义气相投的。诚然是小弟少年无知不服气的起见。如到开封府，自有小弟招承，断不累及吾兄。再者小弟屡屡唐突冒昧，蒙兄长的海涵，小弟也要敬一杯，陪个礼才是。”说罢，斟了一杯，递将过来。大家说道：“理当如此。”展爷连忙接过，一饮而尽，复又斟上一杯，道：“五弟既不挂怀劣兄，五弟与蒋四兄也要对敬一杯。”蒋爷道：“甚是，甚是。”二人站起来，对敬了一杯。众人俱各大乐不止。然后归座，依然是兆兰、兆蕙斟了一杯，彼此畅饮。又说了一回本地风光的事体，到了开封府应当如何的光景。

酒饭已毕，外面已备办停当。展爷进内与丁母请安禀辞，临别时留下一封谢柬，是给松江府知府的，求丁家弟兄派人投递。丁大爷、丁二爷送至庄外，眼看着五位英雄带领着伴当数人，蜂拥去了。一路无话。

及至到了开封府，展爷便先见公孙策商议，求包相保奏白玉堂，然后又与王、马、张、赵彼此见了。众人见白玉堂少年英雄，无不羡慕。白玉堂到此时也就循规蹈矩，诸事仗卢大爷提拨。展爷与公孙先生来到书房，见了包相，行参已毕，将三宝呈上。包公便吩咐李才送至后面收了。展爷便将



自己如何被擒、多亏茉花村双侠搭救，又如何蒋平装病、悄地里拿获白玉堂的话，说了一遍：“惟求相爷在圣上面前递折保奏。”包公一一应允，也不升堂，便叫将白玉堂带到书房一见。展爷忙至公所，道：“相爷请五弟书房相见。”白玉堂站起身来就要走。蒋平上前拦住，道：“五弟且慢，你与相爷是亲戚？是朋友？”玉堂道：“俱各不是。”蒋爷道：“既无亲故，你身犯何罪，就是这样见相爷，恐于理上说不去。”白玉堂猛然省悟道：“亏得四哥提拨，险些儿误了大事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

且说白玉堂听蒋平之言，猛然省悟道：“是呀！亏得四哥提拨，不然我白玉堂岂不成了叛逆了么？展兄快拿刑具来。”展爷道：“暂且屈尊五弟。”吩咐伴当：“快拿刑具来！”不多时，不但刑具拿来，连罪衣罪裙俱有，立刻将白玉堂打扮起来。此时卢方同着众人，连王、马、张、赵俱随在后面，展爷先到书房，掀起帘栊，进内回禀。

不多时，李才打起帘子，口中说道：“相爷请白义士。”只一句弄的白玉堂欲前不前，要退难退，心中反倒不得主意。只见卢方在那边打手式，叫他屈膝。他便来至帘前，屈膝肘进，口内低低说道：“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条，恳祈相爷笔下超生。”说罢，匍匐在地。包相笑容满面道：“五义士不要如此，本阁自有保本。”回头吩咐展爷去了刑具，换上衣服，看座，白玉堂那里肯坐。包相把白玉堂仔细一看，不由的满心欢喜。白玉堂看了包相，不觉的凜然敬畏。包相却将梗概略为盘诘，白玉堂再无推诿，满口应承。包相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圣上屡屡问本阁要五义士者，并非有意加罪，却是求贤若渴之意。五义士只管放心。明日本阁保奏，必有好处。”外面卢方等听了，连忙进来，一齐跪倒，白玉堂早已跪下。卢方道：“卑职等仰赖相爷的鸿慈，明日圣上倘不见



怪，实属万幸；如若加罪时，卢方等情愿纳还职衔以赎弟罪，从此作个安善良民，再也不敢妄为了。”包公笑道：“卢校尉不要如此，全在本阁身上，包管五义士无事。你等不知圣上此时励精图治，惟恐野有遗贤，时常的训示本阁，叫细细访查贤豪俊义，焉有见怪之理。只要你等以后与国家出力报效，不负圣恩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吩咐众人起来，又对展爷道：“展护卫与公孙主簿，你二人替本阁好好看待五义士。”展爷与公孙先生一一领命，同定众人，退了出来。

到了公厅之内，大家就座。只听蒋爷说道：“五弟，你看相爷如何？”白玉堂道：“好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！”蒋爷笑道：“你也知是恩相了。可见大哥堪称是我的兄长，眼力不差，说个‘知遇之恩’诚不愧也。”几句话说的个白玉堂脸红过耳，瞅了蒋平一眼，再也不言语了。旁边公孙先生知道蒋爷打趣白玉堂，惟恐白玉堂年幼脸急，连忙说道：“今日我等虽奉相谕款待五弟，又算是我与五弟预为贺喜。候明日保奏下来，我们还要吃五弟喜酒呢。”白玉堂道：“只恐小弟命小福薄，无福消受皇恩。倘能无事，弟也当备酒与众位兄长酬劳。”徐庆道：“不必套话，大家也该喝一杯了。”赵虎道：“我刚要说，三哥说了，还是三哥爽快。”回头叫伴当，快快摆桌子端酒席。

登时进来几个伴当，调开桌椅，安放杯箸。展爷与公孙先生还要让白玉堂上坐，却是马汉、王朝二人拦住，说：“住了，卢大哥在此，五弟焉肯上坐。依弟等愚见，莫若还是卢大哥的首座，其下挨次而坐，倒觉爽快。”徐庆道：“好！还是王、马二兄吩咐的是。我是挨着赵四弟一处坐。”赵虎道：“三哥，咱两个就在这边坐，不要管他们。来，来，来，且喝一杯。”说罢，一个提壶，一个执盏，二人就对喝起来。众人见他二人如此，不觉大笑，也不谦让了，彼此就



座，饮酒畅谈，无不倾心。

及至酒饭已毕，公孙策便回至自己屋内写保奏折底，开首先叙展护卫一人前往陷空岛，拿获白玉堂，皆是展昭之功；次说白玉堂所作之事虽暗昧小巧之行，却是光明正大之事，仰恳天恩，赦宥封职，广开进贤之门等语。请示包相看了，缮写清楚，预备明日五鼓，谨呈御览。

至次日，包公派展爷、卢大爷、王爷、马爷随同白玉堂入朝。白五爷依然是罪衣罪裙，预备召见。到了朝房，包相进内递折。仁宗看了，龙心大悦，立刻召见包相。包相又密密保奏一番。天子即传旨，派老伴伴陈林晓示白玉堂，不必罪衣罪裙，只于平人服色带领引见。陈公公念他杀害郭安，有暗救自己之恩，见了白玉堂，又致谢了一番，然后明发上谕，叫白玉堂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更显得少年英俊。及至天子临朝，陈公公将白玉堂领至丹墀之上，仁宗见白玉堂一表人物，再想起他所作之事，真有人所不能的本领、人所不能的胆量，圣心欢喜非常，就依着包卿的密奏，立刻传旨：“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卫之职。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，即着白玉堂补授，与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，以为辅弼。”白玉堂到了此时，心平气和，惟有俯首谢恩。下了丹墀，见了众人，大家道喜，惟卢方更觉欢喜。至散朝之后，随到开封府。此时早有报录之人报到，大家俱知白五爷得了护卫，无不快乐。白玉堂换了服色，展爷带到书房，与相爷行参。包公又勉励了多少言语，仍叫公孙先生替白护卫具谢恩折子，预备明早入朝代奏谢恩。一切事宜完毕。

白玉堂果然设了丰盛酒席，酬谢知己。这一日群雄豪聚，上面是卢方，左有公孙先生，右有展爷，这壁厢王、马、张，那壁厢赵、徐、蒋，白玉堂却在下面相陪。大家开怀畅饮，独有卢爷有些愀然不乐之状。王朝道：“卢大哥，



今日兄弟相聚，而且五弟封职，理当快乐，为何大哥郁郁不乐呢？”蒋平道：“大哥不乐，小弟知道。”马汉道：“四弟，大哥端的为着何事？”蒋平道：“二哥，你不晓得。我弟兄原是五人，如今四个人俱各受职，惟有我二哥不在座中，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？”蒋平这里说着，谁知卢爷那里早已落下泪来，白玉堂便低下头去了。众人见此光景，登时的都默默无言。半晌，只听蒋平叹道：“大哥不用为难，此事原是小弟作的，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？”白玉堂忙插言道：“小弟与四哥同去。”卢方道：“这倒不消。你乃新受皇恩，不可远出。况且找你二哥，又不是私访缉捕，要去多人何用？只你四哥一人足矣。”白玉堂说：“就依大哥吩咐。”公孙先生与展爷又用言语劝慰了一番，卢方才把愁眉展放。大家豁拳行令，快乐非常。到了次日，蒋平回明相爷去找韩彰，自己却扮了个道士行装，仍奔丹凤岭翠云峰而来。

且说韩彰自扫墓之后，打听得蒋平等由平县已然起身，他便离了灵佑寺，竟奔杭州而来，意欲游赏西湖。一日，来到仁和县，天气已晚，便在镇店找了客寓住了。吃毕晚饭后，刚要歇息，忽听隔壁房中有小孩啼哭之声，又有个山西人唠哩唠叨，不知说什么，心中委决不下。只得出房来到这边，悄悄张望，见那山西人左一掌、右一掌，打那小孩子，叫那小孩子叫他父亲，偏偏的那小孩子却又不肯。韩二爷看了，心中纳闷，又见那小孩子捱打可怜，不由的迈步上前，劝道：“朋友，这是为何？他一个小孩子家，如何禁得住你打呢？”那山西人道：“克（客）官，你不晓得。这怀（坏）小娃娃是哦（我）前途花了五两银子买来作干儿的。一炉（路）上哄着他迟（吃），哄着他哈（喝），他总叫哦大收（叔）。哦就说他：‘你不要叫哦大收，你叫哦乐子。大收与乐子没有什么坟（分）别，不过是一蹭（层）儿拔（罢）’



咧。’可奈这娃娃到了店里，他不但不叫哦乐子，连大收也不叫了。竟管着哦叫一蹭儿。克官，你想想，这一蹭儿是怀什么敦希（东西）呢？”韩爷听了，不由的要笑。又见那小孩子眉目清秀，瞅着韩爷，颇有望救之意。韩爷更觉不忍，连忙说道：“人生各有缘分。我看这小孩子，很爱惜他。你若将他转卖于我，我便将原价奉还。”那山西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微赠些利息，哦便卖给克官。”韩二爷道：“这也有限之事。”即向兜肚内摸出五六两一锭，额外又有一块不足二两，托于掌上，道：“这是五两一锭，添上这块算作利息，你道如何？”那山西人看着银子眼中出火，道：“求（就）是折（这）样罢！哦没有娃娃赘累，哦还要赶炉呢。咱蒙（们）仍蝇（人银）两交，各无反悔。”说罢，他将小孩子领过来交与韩爷，韩爷却将银子递过。这山西人接银在手，头也不回，扬长出店去了。

韩爷反生疑忌，只听小孩子道：“真便宜他，也难为他。”韩爷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小孩子道：“请问伯伯，住于何处？”韩爷道：“就在隔壁房内。”小孩子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到那边再为细述。”韩爷见小孩子说话灵变，满心欢喜，携着手来到自己屋内，先问他吃什么。小孩子道：“前途已然用过，不吃什么了。”韩爷又给他斟了半盏茶，叫他喝了，方慢慢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家住那里？因何卖与山西人为子？”小孩未语先流泪，道：“伯伯听禀，我姓邓名叫九如，在平县邓家洼居住。只因父亲丧后，我与母亲娘儿两个度日。我有一个二舅，名叫武平安，为人甚属不端。一日，背负一人寄居我们家中，说是他的仇人，要与我大舅活活祭灵。不想此人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儿，我母亲私行将他释放，叫我找我二舅去，趁空儿我母亲就悬梁自尽了。”说至此，痛哭起来。韩爷闻听，亦觉惨然，将他劝慰多时，又问



以后的情节。邓九如道：“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无法无天，况我们又在山环居住，也不报官，便用棺材盛殓，于次日烦了几个无赖之人帮着，抬在山洼掩埋。是我一时思念母亲死的苦情，向我二舅啼哭。谁知我二舅不加怜悯，反生怨恨，将我踢打一顿。我就气闷在地，不知魂归何处。不料后来苏醒过来，觉得在人身上，就是方才那个山西人。一路上多亏他照应吃喝，来到此店，这是难为他。所便宜他的缘故，他何尝花费五两银子，他不过在山洼将我捡来，折磨我叫他父亲，也不过是转卖之意。幸亏伯伯搭救，白白的叫他诈去银两。”韩爷听了，方知此子就是邓九如，见他伶俐非常，不由的满心欢喜，又是叹息。当初在灵佑寺居住时，听的不甚的确，如今听九如一说，心内方才明白。只见九如问道：“请问伯伯贵姓？因何到旅店之中？却要往何处去？”韩爷道：“我姓韩名彰，要往杭州，有些公干。只是道路上带你不便，待我明日将你安置个妥当地方，候我回来，再带你上东京便了。”九如道：“但凭韩伯伯处置。使小侄不至漂泊，那便是伯伯再生之德了。”说罢，流下泪来。韩爷听了，好生不忍，道：“贤侄放心，休要忧虑。”又安慰了好些言语，哄着他睡了，自己也便和衣而卧。

到次日天明，算还了饭钱，出了店门，惟恐九如小孩子家吃惯点心，便向街头看了看，见路西有个汤圆铺，携了九如，来到铺内，拣了个座头坐了，道：“盛一碗汤圆来。”只见有个老者端了一碗汤圆，外有四碟点心，无非是糖耳朵、蜜麻花、蜂糕等类，放在桌上，手持空盘，却不动身，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九如，半晌，叹了一口气，眼中几乎落下泪来。韩二爷见此光景，不由的问道：“你这老儿为何瞅着我侄儿？难道你认得他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小老儿认却不认得，只是这位相公有些厮像……”韩爷道：“他像谁？”那老



儿却不言语，眼泪早已滴下。韩爷更觉犯疑，连忙道：“他到底像谁？何不说来？”那老者拭了泪，道：“军官爷若不怪时，小老儿便说了。只因小老儿半生乏嗣，好容易生了一子。活到六岁上，不幸老伴死了，撂下此子，因思娘也就呜呼哀哉了。今日看见小相公的面庞儿颇颇的像我那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却又咽住不言语了。韩爷听了，暗暗忖度道：“我看此老颇觉诚实，而且老来思子。若九如留在此间，他必加倍疼爱小孩子，断不至于受苦。”想罢，便道：“老丈，你贵姓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小老儿姓张，乃嘉兴府人氏，在此开汤圆铺多年。铺中也无多人，只有个伙计看火，所有座头俱是小老儿自己张罗。”韩爷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告诉你，他姓邓名叫九如，乃是我侄儿。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干，带着他行路甚属不便，我意欲将这侄儿寄居在此，老丈你可愿意么？”张老儿听了，眉开目笑道：“军官爷既有公事，请将小相公留居在此。只管放心，小老儿是会看承的。”韩爷又问九如道：“侄儿，你的意下如何？我到了杭州，完了公事，即便前来接你。”九如道：“伯伯既有此意，就是这样罢，又何必问我呢？”韩爷听了，知他愿意，又见老者欢喜无限。真是两下情愿，事最好办。韩爷也想不到如此的爽快，回手在兜肚内掏出五两一锭银子来，递与老者道：“老丈，这是些须薄礼，聊算我侄儿的茶饭之资，请收了罢。”张老者那里肯受。

不知说些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

且说张老见韩爷给了一锭银子，连忙道：“军官爷，太多心了。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费无几，何用许多银两呢。如怕小相公受屈，留下些须银两也就够了。”韩爷道：“老丈不要推辞，推辞便是嫌轻了。”张老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小老儿就从命。”连忙将银接过。韩爷又说道：“我这侄儿，烦老丈务要分心的。”又对九如道：“侄儿耐性在此，我完了公事即便回来。”九如道：“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，我在此与张老伯盘桓，是不妨事的。”韩爷见九如居然大方，全无小孩子情态。不但韩二爷放心，而且张老者听见邓九如称他为张老伯，乐得他心花俱开，连称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军官爷只管放心，小相公交付小老儿，理当分心，不劳吩咐的。”韩二爷执了执手，邓九如又打了一恭。韩爷便出了汤圆铺，回头屡屡，颇有不舍之意。从此韩二爷直奔杭州，邓九如便在汤圆铺安身，不表。

且说包兴自奉相谕送方善与玉芝小姐到合肥县小包村，诸事已毕，在太老爷太夫人前请安叩辞，赏银五十两；又在大老爷大夫人前请安禀辞，也赏了三十两；然后又替二老爷二夫人请安禀辞，无奈何，赏了五两银子。又到甯老先生处禀了辞，便吩咐伴当，扣备鞍马，牢拴行李，出了合肥县，



迤逦行来。一日，路过一庄，但见树木丛杂，房屋高大，极其凶险，包兴暗暗想道：“此是何等样人家，竟有如此的楼阁大厦？又非世冑，又非乡宦，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”正在思索，不提防“咕咚”的响了一枪，坐下马是极怕响的，“唵”的一声往前一窜。包兴也未防备，身不由己，掉下马来。那马咆哮着，跑入庄中去了。幸喜包兴却未跌着，伴当连忙下马搀扶。包兴道：“不妨事，并未跌着。你快进庄去将马追来，我在此看守行李。”伴当领命，进庄去了。

不多时，喘吁吁跑了回来，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好利害！世间竟有如此不讲理的。”包兴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伴当道：“小人追入庄中，见一人肩上担着一杆枪，拉着咱的马。小人上前讨取，他将眼一瞪，道：‘你这斯如此的可恶！俺打的好好树头鸟，被你的马来，将俺的树头鸟俱各惊飞了，你还敢来要马！如若要马时，须要还俺满树的鸟儿，让俺打的尽了，那时方还你的马。’小人打量他取笑儿，向前陪礼央告道：‘此马乃我主人所乘，只因闻枪怕响，所以惊窜起来，将我主人闪落，跑入贵庄。爷上休要取笑，尚乞赐还，是恳！’谁知那人道：‘什么恳不恳，俺全不管。你打听打听，俺太岁庄有空过的么？你去回复你主人，如要此马，叫他拿五十两银子来此取赎。’说罢，他就将马拉进去了。想世间那有如此不说理的呢？”包兴听了，也觉可气，便问：“此处系何处所辖？”伴当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包兴道：“打听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”说罢，伴当牵了行李马匹先行，包兴慢慢在后步行。走不多路，伴当复道：“小人才已问明，此处乃仁和县地面，离衙有四里之遥。县官姓金名必正。”

你道此人是谁？他便是颜查散的好友，自服阕之后归部铨选，选了此处的知县。他已曾查访此处有此等恶霸，屡屡要剪除他，无奈吏役舞弊欺瞒，尚未发觉。不想包兴今日为



失马，特特的要拜会他。

且说包兴暂时骑了伴当所乘之马，叫伴当牵着马垛子，随后慢慢来到县衙相见。果然走了三里来路，便到镇市之上，虽不繁华，却也热闹。只见路东巷内路南，便是县衙，包兴一伸马进了巷口，到了衙前下马。早有该值的差役，见有人在县前下马，迎将上去，说了几句。只听那差役唤号里接马，恭恭敬敬将包兴让进，暂在科房略坐，急速进内回禀。不多时，请至书房相见。

只见那位县官有三旬年纪，见了包兴，先述未得迎接之罪，然后彼此就座。献茶已毕，包兴便将路过太岁庄将马遗失、本庄勒捐不还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金令听了，先陪罪道：“本县接任未久，地方竟有如此恶霸，欺侮上差，实乃下官之罪。”说罢，一揖，包兴还礼。金公急忙唤书吏，派马快前去要马。书吏答应，下来。金公却与包兴提起颜查散是他好友，包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颜相公乃是相爷得意门生，此时虽居翰苑，大约不久就要提升。”金相公又要托包兴寄信一封，包兴一一应允。

正说话间，只见书吏去不多时，复又转来，悄悄的请老爷说话。金公只得暂且告罪失陪。不多时，金爷回来，不等包兴再问，便开口道：“我已派人去了。诚恐到了那里，有些耽搁，貽误公事，下官实实吃罪不起。如今已吩咐，将下官自己乘用之马备来，上差暂骑了去。俟将尊骑要来，下官再派人送去。”说罢，只见差役已将马拉进来，请包兴看视。包兴见此马比自己骑的马胜强百倍，而且鞍鞯鲜明，便道：“既承贵县美意，实不敢辞。只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容留恶霸，恐于太爷官声是不相宜的。”金令听了，连连称“是”，道：“多承指教，下官必设法处治。恳求上差到了开封，在相爷跟前代下官善为说辞。”包兴满口应承。又见差役进来，



回道：“跟老爷的伴当牵着行李垛子，现在衙外。”包兴立起身来，辞了金公。差役将马牵至二堂之上。金令送至仪门，包兴拦住，不许外送。

到了二堂之上，包兴伴当接过马来，出了县衙，便乘上马。后面伴当拉着垛子。刚出巷口，伴当赶上一步，回道：“此处极热闹的镇店，从清早直到此时，爷还不饿么？”包兴道：“我也有些心里发空，咱们就在此找个饭铺打尖罢。”伴当道：“往北去路西里，会仙楼是好的。”包兴道：“既如此，咱们就到那里去。”

不一时，到了酒楼门前。包兴下马，伴当接过去拴好。伴当却不上楼，就在门前走桌上吃饭。包兴独步登楼，一看见当门一张桌空闲，便坐在那里。抬头看时，见那边靠窗有二人坐在那里，另具一番英雄气概，一个是碧睛紫髯，一个是少年英俊，真是气度不凡，令人好生的羡慕。

你道此二人是谁？那碧睛紫髯的，便是北侠，复姓欧阳名春，因是紫巍巍一部长髯，人人皆称他为“紫髯伯”。那少年英俊的，便是双侠的大官人丁兆兰，只因奉母命与南侠展爷修理房屋，以为来春毕婚。丁大官人与北侠原是素来闻名、未曾见面的朋友，不期途中相遇，今约在酒楼吃酒。包兴看了，堂官过来问了酒菜，传下去了。又见上来了主仆二人，相公有二十年纪，老仆却有五旬上下，与那二人对面坐了。因行路难以拘礼，也就叫老仆打横儿坐了。不多时，堂官端上酒来，包兴慢慢的消饮。

忽听楼梯声响，上来一人，携着一个小儿。却见小儿眼泪汪汪，那汉子怒气昂昂，就在包兴坐的座头斜对面坐了。小儿也不坐下，在那里拭泪。包兴看了，又是不忍，又觉纳闷。早已听见楼梯响处，上来了一个老头儿，眼似銚铃，一眼看见那汉子，连忙上前跪倒，哭诉道：“求大叔千万不要



动怒。小老儿虽然短欠银两，慢慢的必要还清，分文不敢少的。只是这孩子，大叔带他去不得的。他小小年纪又不晓事，又不能干，大叔带去怎么样呢？”那汉子端坐，昂然不理，半晌，说道：“俺将此子带去作个当头，俟你将帐目还清，方许你将他领回。”那老头儿着急道：“此子非是小老儿亲故，乃是一个客人的侄儿，寄在小老儿铺中的。倘若此人回来，小老儿拿什么还他的侄儿？望大叔开一线之恩，容小老儿将此子领回。缓至三日，小老儿将铺内折变，归还大叔的银子就是了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只见那汉子将眼一瞪，道：“谁耐烦这些！你只管折变你的去，等三日后，到庄取赎此子。”

忽见那边老仆过来，对着那汉子道：“尊客，我家相公要来领教。”那汉子将眼皮儿一撩，道：“你家相公是谁？素不相识，见我则甚？”说至此，早有位相公来到面前，道：“尊公请了。学生姓倪名叫继祖。你与老丈为着何事？请道其详。”那汉子道：“他拖欠我的银两，总未归还。如今要将此子带去，见我们庄主，作个当头。相公，你不要管这闲事！”倪继祖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主管是替主索帐了。但不知老丈欠你庄主多少银两？”那汉子道：“他原借过银子五两，三年未还，每年应加利息银五两，共欠纹银二十两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小老儿曾归还过二两银，如何欠的了许多？”那汉子道：“你总然归还过二两银，利息是照旧的。岂不闻‘归本不抽利’么？”只这一句话，早惹起那边两个英雄豪侠，连忙过来道：“他除归还过的，还欠你多么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尚欠十八两。”

倪继祖见他二人满面怒气，惟恐生出事来，急忙拦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二兄不要计较于他。”回头向老仆道：“倪忠，取纹银十八两来。”只见老仆向那边桌上打开包袱，拿出银



来，连整带碎约有十八两之数，递与相公。倪继祖接来，才待要递给恶奴，却是丁兆兰问道：“且慢！当初借银两时，可有借券？”恶奴道：“有，在这里。”回手掏出，递给相公。相公将银两付给，那人接了银两，下楼去了。此时包兴见相公代还银两，料着恶奴不能带去小儿，便过来将小儿带至自己桌上，哄着吃点心去了。

这边老者起来，又给倪继祖叩头。倪继祖连忙搀起，问道：“老丈贵姓？”老者道：“小老儿姓张，在这镇市之上开个汤圆铺生理。三年前曾借到太岁庄马二员外银五两，是托此人的说合。他名叫马禄。当初不多几月就归还他二两，谁知他仍按五两算了利息，生生的诈去许多，反累的相公妄费去银两，小老儿何以答报？请问相公意欲何往？”倪相公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学生原是欲上东京预备明年科考，路过此处打尖，不想遇见此事。这也是事之偶然耳。”又见丁兆兰道：“老丈，你不吃酒么？相公既已耗去银两，难道我二人连个东道也不能么？”说罢，大家执手，道了个“请”字，各自归座。张老儿已瞧见邓九如在包兴那边吃点心呢，他也放了心了，就在这边同定欧阳春三人坐了。丁大爷一壁吃酒，一壁盘问太岁庄。张老儿便将马刚如何倚仗总管马朝贤的威势、强梁霸道、无所不为、每每竟有造反之心。丁大爷只管盘诘，北侠却毫不介意，置若罔闻。此时倪继祖主仆业已用毕酒饭，会了钱钞，又过来谦让北侠二人，各不相扰，彼此执手，主仆下楼去了。

这里张老儿也就辞了二人，向包兴这张桌上而来。谁知包兴早已问明了邓九如的原委，只乐得心花俱开，暗道：“我临起身时，三公子谆谆嘱咐于我，叫我在邓家洼访查邓九如，务必带至京师，偏偏的再也访不着，不想却在此处相逢。若非失马，焉能到了这里，可见凡事自有一定的。”正



思想时，见张老过来道谢，包兴连忙让坐，一同吃毕饭，会钞下楼，随至汤圆铺内。包兴悄悄将来历说明：“如今要把邓九如带往开封，意欲叫老人家同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要知张老儿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

且说包兴在汤圆铺内问张老儿：“你这买卖一年有多大的来头？”张老道：“除火食人工，遇见好年头，一年不过剩上四五十吊钱。”包兴道：“莫若跟随邓九如上东京，见了三公子。那时邓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义儿，你就照看他，吃碗现成的饭如何？”张老儿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又将韩爷将此子寄居于此的原因说了：“因他留下五两银子，小老儿一时宽裕，卸了一口袋面，被恶奴马禄看在眼里，立刻追索欠债。再也想不到有如此的奇遇。”包兴连连称“是”，又暗想道：“原来韩爷也来到此处了。”一转想道：“莫若仍找县令，叫他把邓九如打扮打扮，岂不省事么？”因对张老道：“你收拾你起身的行李，我到县里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出了汤圆铺上马，带着伴当，竟奔县衙去了。

这里张老儿与伙计合计，作为两股生理，年齐算帐。一个本钱，一个人工，却很公道，自己将积蓄打点起来。不多时，只见包兴带领衙役四名赶来的车辆，从车上拿下包袱一个。打开看时，却是簇新的小衣服、大衫、衬衫，无不全备。是金公子的小衣服，因说是三公子的义儿，焉有不尽心的呢？何况又有太岁庄留马一事，借此更要求包兴在相爷前遮盖遮盖。登时将九如打扮起来，真是人仗衣帽，更显他粉



妆玉琢，齿白唇红，把张老儿乐的手舞足蹈。伙计帮着把行李装好，然后叫九如坐好。张老儿却在车边，临别又谆嘱了伙计一番：“倘若韩二爷到来，就说在开封府恭候。”包兴乘马，伴当跟随，外有衙役护送，好不威势热闹，一直往开封去了。

且说欧阳爷与丁大爷在会仙楼上吃酒，自张老儿去后，丁大爷便向北侠道：“方才眼看恶奴的形景，又耳听豪霸的强梁，兄台心下以为何如？”北侠道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贤弟，咱们且吃酒，莫管他人的闲事。”丁大爷听了，暗道：“闻得北侠武艺超群，豪侠无比。如今听他的口气，竟是置而不论了。或者他不知我的心迹，今日初遇，未免的含糊其词，也是有的。待我索性说明了，看是如何。”想罢，又道：“似你我行侠尚义，理当济困扶危，剪恶除奸。若要依小弟主意，莫若将他除却，方是正理。”北侠听了，连忙摆手道：“贤弟休得如此。岂不闻窗外有耳？倘漏风声，不大稳便，难道贤弟醉了么？”丁大爷听了，便暗笑道：“好一个北侠！何胆小到如此田地？真是‘闻名不如见面’。惜乎我身边未带利刃，如有利刃，今晚马到成功，也叫他知道知道我双侠的本领、人物。”又转念道：“有了，今晚何不与他一同住宿，我暗暗盗了他的刀且去行事。俟成功后，回来奚落他一场，岂不是件快事么？”主意已定，便道：“果然小弟力不胜酒，有些儿醉了。兄台还不用饭么？”北侠道：“劣兄早就饿了，特为陪着贤弟。”丁大爷暗道：“我何用你陪呢。”便回头唤堂官，要了饭菜点心来。不多时，堂官端来，二人用毕，会钞下楼，天刚正午。

丁大爷便假装醉态，道：“小弟今日懒怠行路，意欲在此住宿一宵，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”北侠道：“久仰贤弟，未获一见。今日幸会，焉有骤然就别之理，理当多盘桓几日为



是。劣兄惟命是听。”丁大爷听了，暗合心意道：“我岂愿意与你同住，不过要借你的刀一用耳。”正走间，来到一座庙宇门前，二人进内，见有个跛足道人，说明暂住一宵，明日多谢香资。道人连声答应，即引至一小院，三间小房，极其僻静。二人俱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放下行李，北侠将宝刀带着皮鞘子挂在小墙之上，丁大爷用目注视了一番，便彼此坐下，对面闲谈。丁大爷暗想道：“方才在酒楼上，惟恐耳目众多，或者他不肯吐实。这如今在庙内，又极僻静，待我再试探他一回，看是如何。”因又提起马刚的过恶，并怀造反之心：“你若举此义，不但与民除害，而且也算与国除害，岂不是件美事？”北侠笑道：“贤弟虽如此说，马刚既有此心，他岂不加意防备呢？俗言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’，岂可唐突？倘机不密，反为不美。”丁大爷听了，更不耐烦，暗道：“这明是他胆怯，反说这些以败吾兴。不要管他，俟夜间人静，叫他瞧瞧俺的手段。”

到了晚饭时，那瘸道人端了几碗素菜、馒头米饭，二人灯下囫囵吃完，道人撤去，彼此也不谦让。丁大爷因瞧不起北侠，有些怠慢，所谓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了。谁知北侠更有讨厌处，他闹了个吃饱了食困，刚然喝了点茶，他就张牙咧嘴的哈气起来。丁大爷看了，更不如意，暗道：“这样的酒囊饭袋之人，也敢称个‘侠’字，真真令人可笑！”却顺口儿道：“兄台既有些困倦，何不请先安歇呢？”北侠道：“贤弟若不见怪，劣兄就告罪了。”说罢，枕了包裹，不多时便呼声振耳。丁大爷不觉暗笑，自己也就盘膝打坐，闭目养神。

及至交了二鼓，丁大爷悄悄束缚，将大衫脱下来，未出屋子，先显了个手段，偷了宝刀，背在背后。只听北侠的呼声益发大了，却暗笑道：“无用之人，只好给我看衣服。少



时事完成功，看他如何见我？”连忙出了屋门，越过墙头，竟奔太岁庄而来。一二里路，少刻就到。看了看墙垣极高，也不用软梯，便飞身跃上墙头。看时原来此墙是外围墙，里面才是院墙。落下大墙，又上里面院墙。这院墙却是用瓦摆就的古老钱，丁大爷窄步而行。到了耳房，贴墙甚近，意欲由房上进去，岂不省事。两手扳住耳房的边砖，刚要纵身，觉得脚下砖一跣，低头看时，见登的砖已离位。若一抬脚，此砖必落，心中暗道：“此砖一落，其声必响，那时惊动了人反为不美。”若要松手，却又赶不及了，只得用脚尖轻轻的碾力，慢慢的转动，好容易将那块砖稳住了。这才两手用力，身体一长，便上了耳房。又到大房，在后坡里略为喘息。只见仆妇丫鬟往来行走，要酒要菜，彼此传唤。丁大爷趁此空儿到了前坡，爬伏在房檐窃听。

只听众姬妾卖俏争宠道：“千岁爷，为何喝了捏捏红的酒，不喝我们挨挨酥的酒呢？奴婢是不依的。”又听有男子哈哈笑道：“你放心！你们八个人的酒，孤家挨次儿都要喝一杯。只是慢着些儿饮，孤家是喝不惯急酒的。”丁大爷听了，暗道：“怨不得张老儿说他有造反之心，果然他竟敢称孤道寡起来。这不除却，如何使得！”即用倒垂势，把住椽头，将身体贴在前檐之下，却用两手捏住椽头，倒把两脚撑住凌空，换步到了檐柱，用脚登定。将手一撒，身子向下一顺，便抱住大柱，两腿一抽，盘在柱上。头朝下，脚向上，哧、哧、哧顺流而下，手已扶地。转身站起，瞧了瞧此时无人，隔帘往里偷看。见上面坐着一个人，年纪不过三旬向外，众姬妾围绕着，胡言乱语。丁大爷一见，不由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回手抽刀。罢咧！竟不知宝刀于何时失去，只剩下皮鞘。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时，脚下一跣，身体往前一栽，想是将刀甩出去了。自己在廊下手无寸铁，难



以站立，又见灯光照耀，只得退下。见迎面有块太湖石，暂且藏于后面，往这边偷看。

只见厅上一时寂静，见众姬妾从帘下一个一个爬出来，方嚷道：“了不得了！千岁头的头被妖精取了去了！”一时间，鼎沸起来。丁大爷在石后听的明白，暗道：“这个妖精有趣。想是此贼恶贯已满，遭此凶报。倒是北侠说着了，恶有恶报，丝毫不爽。我也不必在此了，且自回庙再作道理。”想罢，从石后绕出，临墙将身一纵，出了院墙。又纵身上了外围墙，轻轻落下，脚刚着地，只见有个大汉奔过来，“嗖”的就是一棍。丁大爷忙闪身躲过，谁知大汉一连就是几棍。亏得丁大爷眼快，虽然躲过，然而也就吃力的很。正在危急，只见墙头坐着一人，掷下一物，将大汉打倒，丁大爷赶上一步按住。只见墙上那人飞身下来，将刀往大汉面前一晃，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快说！”

丁大爷细瞧飞下这人，不是别个，却是那胆小无能的北侠欧阳春，手内刀就是他的宝刀，心中早已明白，又是欢喜，又是佩服。只听大汉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花蝶呀，咱们是前生的冤孽，不想俺弟兄皆丧于你手！”丁大爷道：“这大奴好生无礼，那个是什么花蝶？”大汉道：“难道你不是花冲么？”丁大爷道：“我叫兆兰，却不姓花。”大汉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俺错认了。”丁大爷也就将他放起。大汉立起，掸了尘土，见衣裳上一片血迹，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血呀？”丁大爷一眼瞧见那边一颗首级，便知是北侠取的马刚之首，方才打倒大汉，就是此物，连忙道：“咱们且离此处，在那边说去。”

三人一壁走着，大爷丁兆兰问大汉道：“足下何人？”大汉道：“俺姓龙名涛。只因花蝴蝶花冲将俺哥哥龙渊杀害，是俺怀仇在心，时刻要替兄报仇。无奈这花冲形踪诡秘，谪



许多端，再也拿他不着。方才是我们伙计夜星子冯七告诉于我，说有人进马刚家内。俺想马刚家中姬妾众多，必是花冲又相中了那一个，因此持棍前来，不想遇见二位。方才尊驾提‘兆兰’二字，莫非是茉花村丁大员外么？”兆兰道：“我便是丁兆兰。”龙涛道：“俺久要拜访，未得其便，不想今日相遇，又险些儿误伤了好人。”又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丁大爷道：“此位复姓欧阳名春。”龙涛道：“哎呀！莫非是北侠紫髯伯么？”丁大爷道：“正是。”龙涛道：“妙极！俺要报杀兄之仇，屡欲拜访，恳求帮助，不期今日幸遇二位。无什么说的，求恳二位帮助小人则个。”说罢，纳头便拜。丁大爷连忙扶起，道：“何必如此。”龙涛道：“大官人不知，小人在本县当个捕快差使。昨日奉县尊之命，要捉捕马刚。小人昨奉此差，一来查访马刚的破绽，二来暗寻花蝶的形踪，与兄报仇。无奈自己本领不济，恐不是他的对手，故此求二位官人帮助帮助。”北侠道：“既是这等，马刚他已遭天报，你也不必管了。只是这花冲，我们不认得他，怎么样呢？”龙涛道：“若论花冲的形景，也是少年公子模样，却是武艺高强。因他最爱采花，每逢夜间出入，鬓边必簪一枝蝴蝶，因此人皆唤他是‘花蝴蝶’。每逢热闹场中，必要去游玩，若见了美貌妇女，他必要下工夫，到了人家采花。这厮造孽多端，作恶无数。前日还闻得他要上灶君祠去呢，小人还要上那里去访他。”北侠道：“灶君祠在那里？”龙涛道：“在此县的东南三十里，也是个热闹去处。”丁大爷道：“既如此，这时离开庙的日期尚有半个月的光景，我们还要到家中去。倘到临期，咱们俱在灶君祠会齐。如若他要往别处去，你可派人到茉花村给我们送个信，我们好帮助你。”龙涛道：“大官人说的极是。小人就此告别，冯七还在那里等我听信呢。”

龙涛去后，二人离庙不远，仍然从后面越墙而入，来到



屋中，宽了衣服。丁大爷将皮鞘交付北侠，道：“原物奉还。仁兄何时将刀抽去？”北侠笑道：“就是贤弟用脚稳砖之时，此刀已归吾手。”丁大爷笑道：“仁兄真乃英雄，弟弗如也。”北侠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丁大爷又问道：“姬妾何以声言妖精取了千岁之头？此是何故？小弟不解。”北侠道：“凡你我侠义作事，不要声张，总要机密，能够隐讳，宁可不露本来面目。只要剪恶除强、扶危济困就是了，又何必谆谆叫人知道呢。就是昨夕酒楼所谈及庙内说的那些话，以后劝贤弟再不可如此，所谓‘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’，方于事有裨益。”丁兆兰听了，深为有理，连声道：“仁兄所言最是。”又见北侠从怀中掏出三个软搭搭的东西，递给丁大爷道：“贤弟请看妖怪。”兆兰接来一看，原是三个皮套做成皮脸儿，不觉笑道：“小弟从今方知仁兄是两面人了。”北侠亦笑道：“劣兄虽有两面，也不过逢场作戏，幸喜不失本来面目。”丁大爷道：“噯哟！仁兄虽是作戏呀，然而逢着的也不是当耍的呢。”北侠听罢，笑了一笑，又将刀归鞘搁起，开言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劣兄虽逢场作戏，杀了马刚，其中还有一个好处。”丁大爷道：“其中还有什么好处呢？小弟请教，望乞说明，以开茅塞。”

未知北侠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